武俠世界

斷劍殘鈎　一支斷劍，半截殘鈎，威震江湖黑白兩道，斷劍劃開江湖武林秘史，殘鈎鈎出人間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眞僞善惡，及眞理與邪魔！



883

◀編　後　話▶

下期的巨型大小說，我們特別精選一篇由各位讀者甚爲稔熟，名滿東南亞青年作家蕭逸先生的巨著：「桃花劫」本故事寫盡江湖兒女正義本色，他們憑機智，仗絕技，縱橫湖海，行俠仗義，濟急扶危，氣勢凜然，令人稱快。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身世離奇，飄零隱秘，內容情節高深莫測，迂迴曲折，是一篇充滿傳奇性的俠艷巨型小說，幸勿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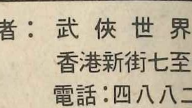
***　　***　　***

東方三俠呂偉良等人在日本完結了「心靈間諜」一案後，又接獲密令萬里迢迢的飛往南美古巴。今期刊出的「鐵拐」故事「特種部隊」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發現！一支來歷不明、所向無敵的特種部隊爲什麼突然在古巴從天而降？事必有因，絕不尋常！眞相內幕，奪魄驚心。本故事除了令你感到驚奇之外，旖旎明媚的南美風光，還可使你大開眼界，耳目爲之一新！………

「斷劍殘鈎」今期已開始連載，故事即期掀起高潮，作者高皐先生爲譽滿東南亞名作家，是篇爲他久休後之最精心作品。橋段風格，新穎獨特，令人愛不釋卷。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8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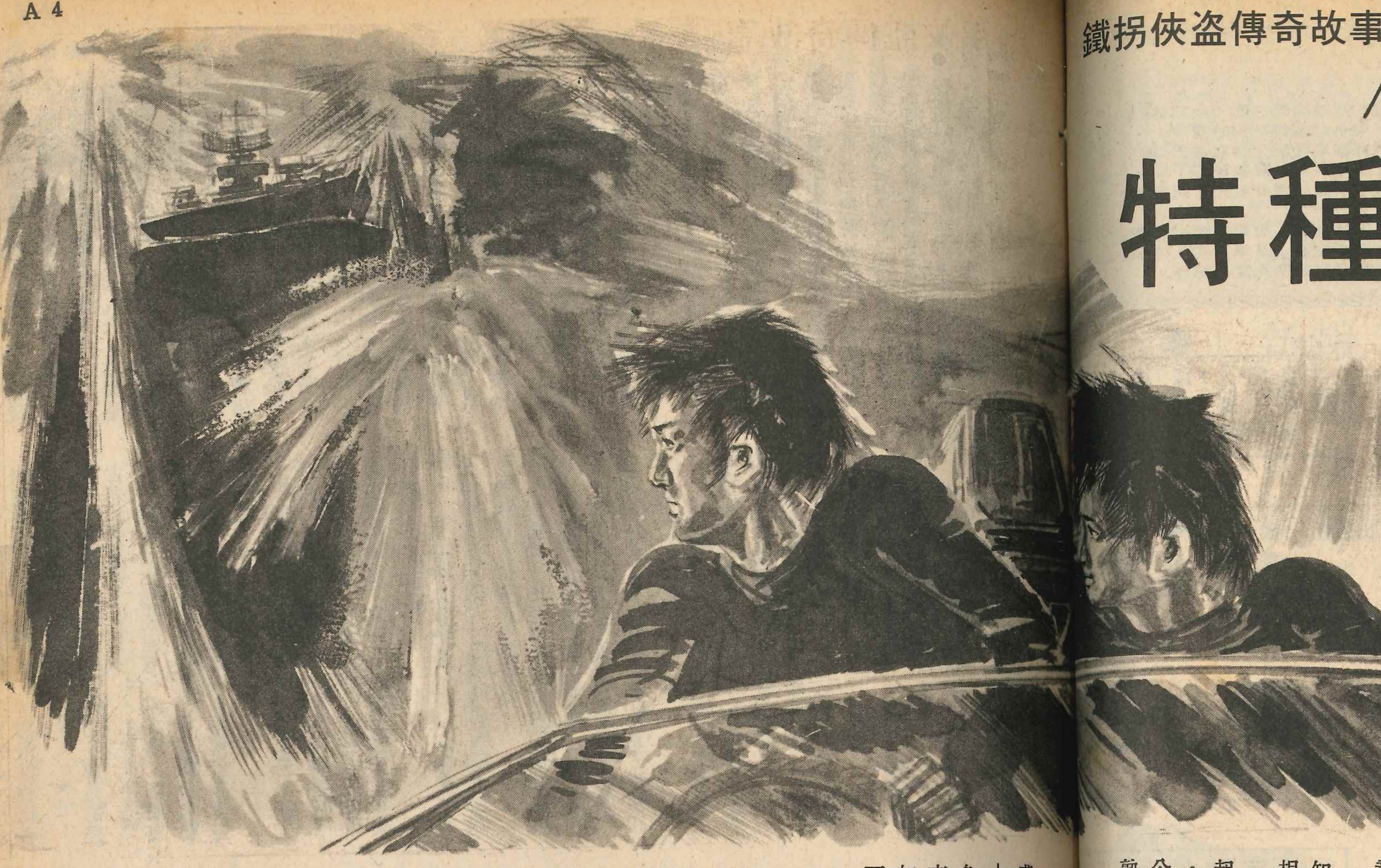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特種部隊

身陷虎穴　險中求勝

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離開日本之後突然飛往古巴。

所以稱爲突然，是由於事情來得太過急促，甚至可以說，這完全不是三俠事前所能預料得到的。

本來三俠打算到日本其他城市遊覽，但是屬於日本「四大公司」之一的國民公司，爲了酬謝三俠破了「心靈間諜」一案，報答三俠將國民公司最優秀的華裔科學家何志龍救出魔掌，特意遣人送來三張旅遊機票，更派了一個專人陪同他們遠赴南美洲旅遊。

呂偉艮覺得有點兒問心有愧，因爲在「心靈間諜」一案中，他們三俠雖然與歹徒們鬥智鬥力終於能令到國民公司的高級工程師何志龍脫險歸來。但是，案中各方面所力爭的「R——十六」方程式的秘密，却被日本政府充公。

也就是說：「心靈間諜」一案結束了之後，國民公司並未得到什麼實際的好處。唯一的好處只不過阻止了他們的對手——其他三間同類型的大公司，在爭奪「R——十六」方程式之戰中敗下陣來！

但是現在國民公司的最高領導人長谷川竟然專誠派人到他的酒店來，表示爲了酬謝三俠仗義相助，要由國民公司出費邀請他們旅遊南美。

長谷川派來的專使是個會講多國言語的日本人大久保。

大久保年紀與呂偉艮差不多，只不過三十餘歲而已。

三俠一眼望過去，就肯定大久保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

當時大久保是携同四張機票和大疊介紹古巴的宣傳小册子前來拜訪三俠的。

在此之前，三俠只接過長谷川親自打到酒店的電話。

電話是對三俠表示感謝，然後又表示要請三俠去旅遊觀光，以鬆弛他們的神經。當時三俠還以爲對方所稱的只不過是日本國內旅行而已。結果却大大地出乎三人意料之外。

大久保很好口才，他說：長谷川先生知道三俠喜愛旅遊，所以才會選擇這種變相的「送禮方式」來酬答三俠。

大久保又說：爲了三俠旅途上的方便起見，長谷川特別派他爲三俠的義務嚮導，因爲他本人不但懂多國方言，也常常因公外遊，所以對各地環境及交通情況十分熟悉！

其實，三俠後來才知道，大久保的任務，不但是「義務嚮導」，還是「司庫」呢。

因爲自從他們離開了東京以至現在，他們的每一項支出都由他爭先付款，三俠幾乎毫無機會掏腰包。

雖然大久保早已向三俠暗示，這次旅行的一切費用全由「公費」支付，無須三俠付出分文云。但是三俠始終感到有些過意不去。

國民公司已然是日本目前「四大公司」之一，長谷川也是個日本十大鉅富中名列前茅的富豪。所謂「公費」，意思是由「國民公司」支付。但是，「歸根究底」三俠並非這種人——貪便宜的人。

同時在另一方面，三俠都同是富於思考的人，絕非有勇無謀之輩，他們雖然沒有明言，內心却不約而同地覺得有些奇怪！那是由於長谷川這種「請客」或稱「酬答」的方式太特別。

最不合情理的地方就是：旅遊目的地爲什麼要事先由主方選定？

按照一般常理，主方有心請客，「菜色」或「禮物」，應由客方選擇。那不但是禮貌上的事，也是爲了適合客人的口味與興趣起見。

尤其是請人家去旅遊，在未徵得人家同意之前，豈可連機票也選購定？

奇就奇在訂購好機票之後才告訴三俠，然後才全部交由大久保代辦一切必須的手續，不必三俠花費腦筋。

這件事若落在普通人身上，他們的感受上只限於「歡欣，喜不自勝」！

但是三俠却不是普通人，他們雖則在盛情難却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份「厚禮」——事實上也不到他們有所選擇，因爲大久保持着機票而來，當時還有國際特警東京行動隊長鈴木等人在旁慫恿。可是事到如今，他們已在飛往南美的航機之上，然而三俠內心的疑團仍存！

不過無論如何，一切亦已成爲事實了，三俠惟有靜觀其變！

老實說，如果不是由於國際特警隊長鈴木的慫恿，三俠也還須要一段時間的考慮。但在阿生這方面來說，鈴木既是自己人，他也確信此事並無什麼可疑之處。

呂偉艮去旅遊過的地方不少，就是未到過古巴。他在許多僑胞口中知道那是一個十分美麗的美洲國家。這也是三俠這次欣然接受這項「盛情厚禮」的主要原因之一。

撇開一切政治不談，單是講環境，古巴也是個令人神往的人間仙境。

古巴位於美國之南——與著名的美亞美海灘遙遙相對。

古巴也是將墨西哥灣，加勒比海與大西洋等三個水域分隔開的地方。因爲它位於墨西哥灣之東南，加勒比海之北，而東北都是大西洋。

古巴實際上是由千多個大小島嶼形成的，但人們在地圖上只能見到最大的古巴島以及松林島而已！

名著小說「金銀島」也就是以古巴的松林島作爲背景的。

古巴最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地勢大部份平坦，二是氣候長年溫和，後者對住慣香港的人來說，更加爲之神往！

香港人多忌冷怕熱，古巴這島國的平均溫度却在二十至三十度（攝氏）之間。可以稱得上既不太熱，亦非太冷。

正是由於溫度適中，所以這兒的草木常青，繁花似錦，就彷彿一個龐大無比的花園一樣。

三俠與大久保在航機將降落之前，從高空俯視這島國，就像一條綠色帶飄浮在大海之上差不多，看下去已經令人心曠神怡！

當航機再較爲低飛時，「綠油油的絲帶」之上所點綴的顏色又較爲明顯了一點兒，那鮮艷的顏色，也就是美得叫人心動的鮮花。

難怪史蒂文生會選擇這兒作爲他筆下小說的書中背景。

難怪人們都稱呼這是人間仙境。

古巴本來是印第安族與加勒比族人的故鄉，但時至今日，白種人約佔七成，黑種人佔一成，其餘的便是我們華僑以及混血兒們。

古巴近年來的「名氣」頗响，在人們心目中絕不感到陌生。

在我們東方人心目中，只要聽到古巴這名字，就會不期而然想起一個大鬍子的形像來，就彷彿「金銀島」中所描寫的海盜一樣。

那大鬍子曾令到整個南北美洲陷於不安，同時亦將古巴人民的生活方式大大地改變了，他，就是當今的古巴總理卡斯特羅。

當年甘迺廸總統未死，就曾經爲了蘇聯將攻擊性的飛彈置於古巴國土之下，而

大感生氣。結果當時的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就是在聯合國會議桌上史無前例地脫鞋擊桌那個失禮的傢伙),在僵持中軟化下來,終於將俄製飛彈撤出了古巴。

假如閣下是個喜歡吸烟人士,尤其是你如果喜歡吸雪茄烟的話,對古巴就更加懷念,因爲世界上最好的菸草,就是出自這個南美島國的。

據說以前有個西班牙國王就曾經利用「夏灣拿菸草」向英國的奴隸市場交換非洲黑人。可見古巴的菸草早已馳名於世,甚至可以作爲貨幣一般使用。

三俠對政治向無異見,只要古巴人喜歡社會主義方式的生活,卡斯特羅就算做一輩子的總理又何妨?問題却是人民的眞正意願如何,相信外間人永難知得清楚!

沒有自由選擇制度的政治,它的統治者是不會容許人民擅自表達意見的。

言論沒有自由,出版也沒有自由,試問誰會愚蠢到隨便說出足以招惹麻煩的眞心話?於是逆來順受,生活就在得過且過的情況下渡過。

三俠步出機場時,受到了極嚴密的檢查。

阿生事前受到大久保的忠告,把國際特警的身份掩飾過去。

因爲卡斯特羅政權既然沒有加入國際特警組織,而且更與蘇共携手,自然更加不會歡迎國際特警人員入境。

三俠都是喜歡冒險的人,他們當然不會担心什麼。相反,他們更加希望看看極權國家裏面人民的生活實況。

夏灣拿,又有人譯作哈瓦那,英文原名却是:**Havana**,據說這原本是一名美麗而善良的少女的芳名,首都所以改此名,正是爲了紀念那少女。

夏灣拿最值得參觀的地方,就是那座古老的大炮台。

炮台的高牆後建有一座高塔,塔頂有警鐘,每逢有敵人來襲時,警鐘就會大鳴,當然,這只不過是古巴人的傳統防海盜方法之一。

此外,古巴人的居室,牆壁都很厚,門窗之上均加上鐵欄,街道故意建築得曲折迂迴,彷彿八陣圖一般 這完全是與防海盜侵襲有關。據說以前的海盜多數是來自西班牙的。

三俠在大久保的嚮導下,參觀了不少名勝古蹟,但最令三俠欣賞的,還是那些彩色繽紛,鮮艷奪目的花朶!

艷麗動人的色彩,大自然的美景,眼前所見盡是七彩畫圖似的景色。

正當呂林夫婦二人爲眼前的美麗景色而看得出神之際,突然發覺不見了阿生和大久保。

夫婦回頭張望,發覺二人遠遠落後,他們似乎在細談着些什麼。不像呂林夫婦二人一樣,全神貫注去欣賞風景。

呂偉艮不作聲,在沉思。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他們到底是爲了什麼而來此?」

呂偉艮道:「我們三人是爲了看風景,大久保似乎另有目的。」

「另有目的?什麼目的?」林愛莉怔怔地說。

呂偉艮道:「老實說,我早已發覺事情似乎有些不對。」

這時候,阿生和大久保二人已走過來了,由於呂林二人停止了脚步在等他們,所以四個人很快又聚集在一處。

「你們在談什麼?」林愛莉忍不住,首先就問。

阿生望望大久保,若有所思地說:「留待慢慢再告訴你吧!」

但是,林愛莉還未催促阿生,大久保就已經爭先說道:「我想,還是在這裏說好些,起碼,這裏沒有人可以偷聽我們說話。」

呂林夫婦二人又是一怔。

到底是什麼重要的說話?爲什麼會怕被人偷聽呢?的確奇怪!

阿生道:「大久保先生原來是我的同事!」

「國際特警?」呂林夫婦二人不約而同地,低聲驚叫了一聲!

大久保左張右望,隣近並無其他的遊客。

大久保抱歉地對呂林二人說道:「這是巴黎總部的命令,並非我存心欺騙兩位,不,應該包括我的同事在內,我騙了三位!」

呂偉艮果然並非過份敏感,事情果然有些兒不大對勁!

大久保自我介紹,他是屬於東京辦事處的國際特警隊員,但奉了巴黎總部密令,要把三俠帶到古巴來,進行一件秘密工作!

「無論什麼工作,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不當的。」林愛莉有些生氣地說,「爲什麼老早不對我們先行言明?」

「這也不能怪大久保,愛莉姐。」阿生說:「一則,這是巴黎總部的密令,二則,如果早已說明一切,你們可能不肯同來。」

林愛莉還是生氣地說:「你以爲我們來了,就一定要聽他擺佈麼?」

阿生道:「愛莉姐,別這樣,此事根本與大久保先生無關,他只是奉命行事,我們又何必令他難堪!」

呂偉艮也看見大久保垂着頭,滿面慚愧,他有點不忍!

「算了。」呂偉艮終於說:「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那件事,然後再談其他。」

阿生道:「這是有關古巴干預安哥拉內戰的事,我們奉命查個明白的。」

「安哥拉?就是非洲安哥拉?」呂偉艮問。

阿生點點頭。

呂偉艮又問:「爲什麼却要跑到古巴來?」

阿生道:「古巴插手安哥拉內戰,已是衆人皆知的事。現在我們必須搜集這方面的情報,及時通知巴黎總部。」

林愛莉道:「我們在這裏人生路不熟,如何可以獲得情報。」

大久保這時候才說:「我們的工作不是獨立的,巴黎總部的人,將會來此與我們會合。」

呂偉艮却說:「好了,即使我們查得古巴出兵安哥拉,及時通知巴黎總部又如何?」

大久保道:「他們會採有效行動,向衆人展示其中眞相。」

「這又有什麼用?」林愛莉嘆氣道。

大久保苦笑聳肩:「參加我們國際特警組織,只許服從,不准細問根由。即如我奉命騙三位到這兒來一樣,也是爲了服從命令而已!」

阿生道:「我雖然不知道巴黎總部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但我却了解我們工作的目標,那是爲了維護世界和平,假如古巴繼續出兵安哥拉,安哥拉內戰加劇,美蘇兩個大國的磨擦亦將因而加深,那就會將世界大戰推向危險的邊緣。」

呂偉艮向大久保道:「閣下並非日本國民公司的人員麼?」

大久保苦笑了一下,抱歉地說:「對不起,那只不過是鈴木先生所安排的。他是奉了巴黎總部之命,要求長谷川先生如此這般協助我們,目的是要找個藉口,讓三位跟我們到古巴來。」

林愛莉道:「換句話說,機票以及一切費用,全是國際特警組織所支付的。」

「是的。」大久保道:「若非如此,鈴木先生担心各位不肯就範。」

林愛莉道:「好了,現在我們既然來了,你們要我們做些什麼?」

「稍後將有個古巴人與我們會晤。」大久保看看腕表,「根據約定的時間,五至七分鐘之後,將有個四十餘歲的古巴人在此與我們會合。」

「他是誰?」林愛莉問。

「是國際特警方面派駐古巴的,他比較了解這裏的一切。」大久保道。

呂偉艮問:「你認得他嗎?」

「不!我們從來未見過面。」大久保道。

林愛莉立刻就說:「然則,你們如何知道對方就是自己人?」

大久保正待說話時,阿生却示意各人不要再談這件事。

原來那邊有人來了。

這本來是遊客經常出沒的地區,但年來到古巴來旅遊的人越來越少,所以三俠和大久保才「孤獨地」站在那兒有好一會兒,直至到這個掛着照相機的人出現,才顯得不致太過寂寞!

三俠和大久保起初還以爲那是旅客,後來發覺他只是到處招徠遊客影相的人。

渾身古銅色的皮膚,上唇的鬍子在笑臉上一聳一聳的——這種職業笑容,對三俠來說絕對不會感到陌生!

這人胸前掛了一副陳舊的相機,手中拿着一本作爲「樣本」的相簿,含笑迎住三俠等人走了過來!

「各位,歡迎歡迎,歡迎你們到偉大的古巴來觀光!」那人像演戲似的,張開了手臂,說道:「這是風景最美麗的國家,各位既然如此懂得選擇,何不留下一點紀念?」

呂偉艮沒有理會他,反而問大久保:「酒店的侍者不是警告過我們,叫我們不可胡亂映相的麼?」

「是的。」大久保道:「但是這兒附近並無『禁止拍照』的木牌出現。」

那個映相人又在嚕嚕嚛嚛:「各位,需要映一張全體紀念相麼?即映即有,幾分鐘就可以見到倩影。」

說話的時候,他還不斷把「樣本」翻開,讓各位見到。

樣本相一般當然是最好的,否則豈非「自暴其短」?

但是,大久保似乎被他手上的樣本照片吸引住了。

大久保開始問對方:「價錢如何?」

「每張美金一元。」對方答了。

「我是日本人,你收日幣好不好?」大久保果然摸出一張日本紙幣遞了過去。

對方接過了,瞥了一眼,立刻發覺紙幣缺去了一角。

對方朝四人打量了一遍,但是,他仍然沒有說什麼。

只是他翻開手上的樣本相簿其中一頁,將鈔票湊上去。

原來相簿上亦有一角日幣,兩者拼湊之下便成爲一張完整無缺的鈔票。

三俠冷眼旁觀,心裏早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但在外人看來——假定遠處有人向他們窺伺的話,還以爲他們正在討價還價,然後看看樣本照片而已。

大久保低聲道:「巴黎方面的人到了麼?」

「早已到了,」對方那個古巴人就是大久保剛才所說的特警隊員。

他仍然佯作爲各人拍照,一邊却跟大久保不斷地交談。

如此一來,即使遠處有人向他們窺伺,相信也看不出破綻。

大久保最後從他手上取過了一些即映即有的照片,二人才告分別。

臨別時對方還聲聲多謝,好像三俠等人員的光顧了他似的。

大久保解釋:「這是必須的步驟,這兒附近雖則眼見無人,但較遠處可能有人監視。因爲他們是外國遊客,當局爲了『防諜』,可能有人用望遠鏡監視一切。」

大久保接過來的果然是一叠即映即有的照片,只是其中却夾了一張咭片。

咭片上印住一間餐室的名字,但看上去也無可疑之處。

一般遊客身上都可以找到許多這種咭片,什麼餐室啦,酒店啦,購物中心啦……等等,有些是嚮導給他們的,有些是在酒店櫃枱上自己取來的。

遊客既是外地來的人,自然對一切環境不會太熟悉。但有了這些咭片,只要遞給街車司機看,他就會按址把你送到那兒去!

所以,這些咭片絕無可疑之處。但在三俠看來,却是心裏明白。

阿生首先問大久保:「我們在何處與巴黎派來的人會面?」

「就是這間餐室。」大久保將咭片揚了一下,「今晚晚餐時份。」

× × ×

三俠與大久保分別回到酒店房間,準備更衣沐浴之後,再相約到那間餐室去——就是咭片上印着「艮夜」的餐室。

但是,當四個人分別進入兩間房的時候,還未稍息,便感到有些不妙!

呂林夫婦二人住在二二四號房,阿生和大久保則共住在隣室——二二六號房。

四個人都是極度敏感的人,尤其是當

三俠剛知道了他們此行的目的之後，警惕性更加爲之大大地提高了。

因此，他們剛入房，便開始留意到一些隱秘的地方。

但是，三俠和大久保同是特殊人物，對於每一件事，每一種可能性，都非常之敏感。因此，他們入房後便首先覺得有些物件的外型，擺放的位置與方向等等，都稍有差異。

同樣一件物件，同樣放在同一位置，在一般人看來，並無可疑之處，但在三俠和大久保的眼中，其中就可能大有文章。

那未必是侍者的手脚會加以移動過的，憑他們的經驗，自然懂得怎麼樣應付。

因此，他們首先便是不作聲，即使偶然說話，所講的也是無關重要的。

憑他們以往的經驗，目前的情形表示已經有人在房間中做過手脚，下一步只等待他們去檢查而加以證實罷了。

對於這些事情，四個人都不會大驚小怪，也曉得如何去應付。

只不過奇怪的是，爲什麼這麼快就有人注意到他們這四個人？

呂偉艮揚聲叫林愛莉先去洗澡，於是林愛莉去開了水喉。

浴室門是故意打開的，讓水聲掩飾呂偉艮的檢查行動進行時所發出的聲响。

呂偉艮已經着手進行，連串的檢查工作。

電話機中有窃聽儀器，天花板及床頭燈也同樣有。

呂偉艮沒有拆除它，只是他担心阿生他們上當而已！

於是他故意揚聲對他妻子說：「怎麼不見了我的內衣？」

林愛莉全憑手勢領略她丈夫的眞正意思，這時候她人雖然在浴室之內，却未開始洗澡。她會意地說道：「看看另一個箱吧！」

「都看過了，不見啊！」呂偉艮其實摸也未摸過什麼行李箱。

林愛莉又故意道：「可能放錯在阿生的行李裏，你過去看看吧！」

於是呂偉艮便順理成章地到隣房去。

既然已經證實了房內裝了竊聽儀器，呂偉艮自然更加要小心翼翼。他必須像演戲一樣，而且不能稍有破綻。

呂偉艮到「二二六」去。

開門的是大久保。

大久保担心呂偉艮胡亂說話，先向他打了一個手勢！

呂偉艮看情形已經心裏明白了，原來阿生正在檢查各處。

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開了水喉掩飾一切雜音，然後由阿生檢查各處被認爲可疑的隱秘地方。

呂偉艮故意揚聲對阿生說：「我的內衣可能給你檢錯了。」

房門關上。

阿生和大久保進了浴室，呂偉艮也入去；大久保已經看過浴室，這兒並無竊聽儀器。所以他們在此低聲交談。

「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艮低聲問。

大久保道：「不要太過大驚小怪，古巴的防諜特工通常對每一個外來遊客，幾乎一視同仁的用這辦法監視。」

阿生道：「但是，我們仍得小心點，尤其是今晚餐室之約。」

大久保道：「相信不會有事吧！我們只要不提那間餐室的名字就行。而且，今晚之約，我們一定要赴，否則就無法與巴黎派來的人取得連絡。」

呂偉艮担心時間太久，可能引起偷聽這裏情況的人的注意，因此隨便在阿生的行李中取去一件白色內衣就退回他的房間去。

呂偉艮所以要這樣做，完全是掩人耳目。「耳」在兩間房之內，那麼，難保「目」不在房外；因此，呂偉艮必須假戲眞做。

回到自己那間房時，呂偉艮發覺林愛莉仍在繼續檢查各處地方，看看有沒有竊聽儀器裝置在其他地方。

兩間房的窗簾一直都是落下的，因此如果有人監視他們，相信可能在酒店之內；例如喬裝成酒店侍者等。

大久保的看法雖然比較樂觀，但呂偉艮仍然十分的謹愼。

大約半小時之後，阿生用電話接綫到呂偉艮的房間裏。

接電話的是呂偉艮。

阿生故意在電話中說：「師父，你們換好衣服了麼？」

「差不多了。」呂偉艮又故意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

「見面後再商量好不好？」阿生說。

「那麼，三分鐘後，我們過來。」呂偉艮說完就掛綫。

林愛莉正在收拾一切，他們早已商量好了，必要時不再返回這裏。

三分鐘後，四個人會合後，離開了酒店。

一輛街車停在酒店門口，四個人坐了上去。

車子開行後，大久保依照他們商量好的應變計劃，令司機先把車子向北行，等到他們證明沒有人跟踪時，才改道開往艮夜餐室。

有些街道上十分熱鬧，彷彿有什麼節目或慶典似的。

車子開行了一程之後，大久保發覺司機原來陽奉陰違——他並未依大久保的吩咐去做。

街車原來正向南駛。

艮夜餐室在市區之南，照理這樣行駛的方向是對的。

但問題却是：大久保並未示意司機南行，同時，亦未將「艮夜餐室」的名字提及。

大久保於是問：「司機，你載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司機朝望後鏡一笑，因爲大久保和呂林夫婦二人都坐在後面。只有阿生一個人坐在司機位的旁邊。

司機道：「你們何必兜圈子？我知道你們想到何處去，可是艮夜餐室麼？」

此語一出，各人彷彿聽到一枚計時炸彈在車中爆炸一樣！

當初各人還以爲司機志在多繞一些路，賺多些車資而已！

許多地方的街車司機都有此陋習，就是專門欺負遊客。

由於遊客不熟悉當地的環境，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被街車司機帶去「遊車河」，走多了不知多少的寃枉路而不自覺。

剛才呂偉艮等三俠因爲對夏灣拿街道不熟悉，尤其是這是入黑時份，自然更難分別得出方向來；但大久保却分得東南西北。

當時大久保既然發覺司機陽奉陰違，還以爲他志在多賺車資。但現在司機竟然自動說出「艮夜餐室」，試問又怎能叫他們再冷靜下來？

阿生立刻就要採取行動。

但司機很快又補充道：「別緊張，後面雖然有一輛車子跟踪而來，但那是我們自己人，是爲了保護四位而來的。」

各人又是一怔！

他們不約而同，回頭張望。街上的車子雖則不多，他也有好幾輛來來往往。於是他們如夢初覺地，第一次曉得一直有人跟踪他們，而並非僅止於一種防範與幻想而已！

司機雖然無惡意，但，各人仍放心不下。

阿生問：「你剛才說什麼？我們一點兒也聽不懂啊！」

阿生是受過各種訓練的，尤其是當他在「特務學院」中受訓時，已經明白到反間諜與反間計等等「計中之計」。

因此，阿生決不能就此輕信對方是「自己人」，反而莫名其妙地問。

「有件事要告訴各位，克爾格出了亂子，艮夜餐室之約臨時要改變了。」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對各人說道。

各人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

克爾格就是那個喬裝攝影師的中年古巴人，他的名字還是由大久保後來告知三俠的。

司機不但知道有「艮夜餐室」之約，還知道克爾格這名字，他自然不是局外人了。

大久保再難忍受了，他問道：「你是誰？」

「我們是同路人，爲了艮夜餐室出了事，我們奉命在酒店外面等候各位，以免再落入古巴軍警的手中。」司機又說：「不過各位大可以放心，艮夜餐室雖然出了事，但我們一切計劃照舊。現在我就帶各位到一處新的集合地點去。」

大久保忍不住又問：「艮夜餐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誰人洩漏天機，將艮夜餐室的秘密說出，引致大批軍警包圍那裏。」司機說，「我們担心各位未能及時知道此事而陷入羅網，又不敢用電話通知，惟有如此。」

三俠和大久保交換着眼色；他們的眼色之中都充滿了無限驚奇！

眞的，若非這司機現在這麼說了出來，他們眞的會直闖艮夜餐室。

現在車子拐了彎，離開一條擠滿人羣的熱鬧街道。

回頭看看，後面一輛車子也跟了上來。但在黑夜之中，他們只可以見到兩支車頭燈而已。至於車子是什麼欵式，裏面載了多少人等等，根本就無法可以見到。

司機將車子緩緩開入一間車房之內；後面那輛車子也跟了入來。

車房顯然是屬於建築物的一部份。

裏面一片黑暗，車內的人只可以聽到後面有人將車房的大門關上時所發出的「隆隆」然的鐵閘聲。

汽車熄了火，然後才看見天花板上的燈光開始亮起來！

這是什麼地方？

——三俠和大久保的內心，第一個疑問就首先產生。

隨後而來的問題是：艮夜餐室是否眞的出了事？僞裝攝影師的古巴人克爾格何故會出了亂子？他是否已被捕？

還有，就是巴黎方面派來的國際特警是否候在這裏？

此時此地，三俠和大久保的內心不但想得太多，感到可疑之事也太多。

他們不但滿腹疑團，更步步爲營！

呂偉艮身經萬險，自然比其他人更老於世故。他趁住司機先行落車之際，輕聲提醒各人：「大家見機行事，我看此事絕不簡單！」

司機落車之後，三俠與大久保也落了車。

後面一輛汽車之內，先後跳出五名彪形大漢。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每個人的腰間都插有一支手槍。

五名大漢在後面虎視眈眈。

司機擺手示意三俠和大久保跟他入內：「請到裏面去。」

既來之則安之，三俠和大久保惟有跟他進入建築物後面去。

五名彪形大漢一直在後面亦步亦趨，令到三俠等人深感不安！

司機帶各人進入一間房，裏面早已有數名男子在着。

其中一人趨前與三俠等握手寒暄，他顯然是這班人中的首領。

當他走到大久保面前的時候，他就說：「你一定就是大久保同僚，我叫卡杜里，是巴黎總部派來的。克爾格被捕的事，你們可知道了？」

大久保指指司機：「聽他說過。」

「那麼不幸的事接連發生，表示我們的行藏已告敗露！」卡杜里說：「我在這裏想先請問各位有什麼高見？」

大久保道：「我想知道閣下的眞正身份。可否讓我先看看你的證件？」

「噢！是的，我太糊塗了！」卡杜里從口袋中摸出一份證件來：「巴黎方面是因爲我比較熟悉古巴的情形，所以選派我來。」

大久保接過證件。

證件表面上看來，完全與阿生、大久保二人所持有的一樣。

但是，阿生目光銳利，他不但在國際特警組織裏面深造過，在「特務學院」裏受訓時，也是個十分出色的僞證專家。

因此，一切僞造證件在他的眼中，亦難免會敗露。

阿生心感不妙，向大久保打眼色。

但在這斗室之內，每個人都站立得十分接近。大久保可以見到阿生的表情，對方自然也同樣可以見到了。

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也見到了。

他們早就感到不大對勁，現在只不過進一步經阿生證實而已！

於是他們立刻就想動手。

但是，對方却先發制人。

站在他們身前身後的人，紛紛拔出手槍來，喝令他們不要輕舉妄動。

大久保力持鎭定，聳聳肩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卡杜里道：「你不必裝蒜了，我知道你們已看出了破綻。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是存心試探你們的。」

大久保道：「換句話說，你不是巴黎派來的卡杜里。」

「當然不是。」那中年人哈哈大笑，「國際特警太狡滑了，但結果你們仍然難免要上當！」

大久保道：「我實在不明白，我們到底犯了何罪？你們又是何方神聖？」

「你們眞的是聰明一世，笨極一時，時到如今，還何必繞圈子？」那中年人道：「你們是國際特警，我們已經知道了，現在你們必須說出此行到古巴來的眞正任務。」

三俠和大久保，又交換了一個眼色，原來對方所知有限。否則，他又何必這樣問？

雖然有些特務十分狡滑，他們明明知道了，也故意左問右問，但他們到底知道多少？三俠和大久保均表懷疑。

呂偉艮插嘴道：「我倆夫婦絕對不是什麼國際特警，最好請你弄清楚。我們只是遊客，你們沒有理由這樣對待我。」

「少說廢話！」中年人生氣地說：「其實你們開始與克爾格接觸時，我們就一直非常留心你們的一擧一動。」

三俠和大久保都難免會想像得到，若非僞裝攝影師的克爾格失手被擒，對方亦決不會誘捕他們這四個人。

中年人示意他的手下，先將三俠等人扣押起來，推入一間黑房中去。

三俠和大久保都完全看不見室內的環境，只是大久保却在被人用力推入來時，與一個人撞個滿懷，登時把那個人撞得「喲」的一聲。

大久保彷彿認出了對方的聲音，問道：「誰在這裏？」

對方道：「我是克爾格，你是誰？」

「我是大久保。」

「對不起，日本朋友，這回是我害苦了你們！」

「你怎麼弄成這副樣子？」

「總之一言難盡，先坐下來，慢慢再說。」

大久保在黑暗中，被人扯了一把，一屁股的坐在地上，與那個人併肩兒坐在一起！

大久保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一直派人跟踪我，可惜我們都一無所覺，結果上當了！」克爾格道。

「艮夜餐室的情形如何？」大久保問道。

「我也不知道。」

「你都招了供？」

「不！請相信我，我……我什麼都沒有說過。」

大久保有點生氣：「然則，他們怎會知道我們的行踪？」

「他們一直在監視着我們。」

「唉！這回糟糕了！」

「日本朋友，冷靜點，也許艮夜餐室的朋友遲早會來救我們。」

話猶未完，外面傳來連串槍聲，登時令到三俠大爲興奮！

但是大久保却問他身邊的克爾格：「今日是什麼日子？」

「應該是開始慶祝新年的時候了，」克爾格說道，「外面可能正在擧行嘉年華會。」

三俠的心頓然又冷却下來，本來他們以爲有人來救他們出去，原來只不過是一陣陣炮竹聲而已，怎不失望？

古巴人慶祝新年可能是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最長時間的。

他們慶祝新年分三天擧行。

第一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這是所有民間慶祝新年節目的開始。其實這是聖誕前夕，但他們當是年節開始。

第二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這才是除夕，像中國人一樣，家人團聚列爲最主要節目之一。「團年晚餐」份外豐富。

第三天是一月六日，這是年節的最後一天，古巴人稱此日爲「諸王日」。

中國人在新年派「利是紅包」給孩子們，但古巴人却喜歡在這日送禮物給孩子們，意義應該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爲什麼三俠進來時却看不見街上有什麼娛樂氣氛？

根據大久保解釋，自從古巴革命後，人民的賀節節目多數改在晚上擧行，因爲日間大多數的人都下田去了。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一直在想，想着這時候的形勢。

忽然又聽到克爾格問：「日本朋友，我們的下一步行動，會不會受到影响？」

「當然會。」大久保嘆了一口氣！

「你可知道，我們下一步計劃如何展開？」

「我不知道。」

「那麼，誰會知道？」

大久保道：「老實說，我以爲你會比我更加清楚。」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以上連串的對話，在一般人聽來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但在頭腦一向冷靜的呂偉艮聽來，却有些刺耳！

他低聲對身邊的阿生道：「發覺有些不對麼？」

阿生用他們才聽得憧的中國方言道：「是的，我早已發覺情形有些不對了。」

「是什麼不對？」呂偉艮有意考驗阿生。

阿生道：「那個人不會是克爾格，還好大久保並未上當！」

呂偉艮却說：「不！他實際上已經上了當。他剛才一番說話，等於間接承認了自己的眞正身份，太笨了！」

阿生於是立刻用英語制止大久保再說下去：「你說得太多了。」

大久保會意地說：「放心吧！我也早知道這位先生不會是克爾格。不過他既然要談，我也不好意思不陪他談下去。」

其實大久保也是談到中途才發覺事情有些不對勁！如果他早已發覺的話，他就不該再問及艮夜餐室的事了。

大久保發覺他身畔坐着的人就要離去，他立刻一手將他抓住。

那人在黑暗中反抗，與大久保扭作一團。

燈光突然放亮，對久處黑暗中的人來說，有些刺眼！

呂偉艮聽到有人開門走進來，林愛莉和阿生非常有默契地，走到一旁。

進來的人高聲吆喝着。

但是大久保並不因此而停手，依舊與那人作滾地葫蘆。

有人朝天花板開了一槍，企圖制止這場打鬥。

另外一名槍手由門外撲入來。

由於他們的注意力太過集中在打鬥中的兩個人身上，竟未注意到三俠分別立於門後，更加令對方感到意外的就是三俠的默契，以及動作的快速程度。

呂偉艮鐵枴杖一經出手，永不落空，持着手槍由門外衝入來的人首先被他迎頭擊了一下，登時滿天星斗。

阿生迅速奪槍。

門外有第三名槍手出現。

第三名槍手見狀嚇得一跳，立刻咆哮一聲，又企圖馳援。

但是，林愛莉手急眼快，以第一時間將鐵門掩上了。

阿生一槍在手，如虎添翼，衝過去開了一槍，殺了第一個槍手，然後協助大久保對付冒充克爾格的人。

呂偉艮在那踣倒地上的第二名槍手的頸後再加一杖，那傢伙立即昏倒過去。

「砰」的一聲，子彈由第三名槍手在門外發射，擊在鐵門之上，鏗鏘有聲，幸好子彈未能穿過鐵門，否則林愛莉便會首當其衝！

門外傳來一片吵鬧聲！

大批持槍的人聞聲趕來。

三俠雖然明知處境危險，却也力持鎭靜！

這間房的門是鐵板製成的，所以要用子彈穿過可不是太容易的事。

但是，這間房裏面却沒有門閂。也就是說，門不可能在內面栓上，只有在外面才可以加鎖。原來這是一間專供囚禁犯人用的房間。

呂林夫婦二人無可奈何，惟有拚力將門抵住。

外面的人要將鐵門推開，因此與呂林夫婦二人變成門外角力的局面。

呂偉艮和林愛莉二人仍是練過武功的人，體力也相當，無奈外面的人數太多，因此時間對呂林二人非常不利。

就在雙方爭持之際，阿生揚聲叫了過來：「讓他們來看看吧！」

呂林二人回頭一看，阿生這時已將那個冒充克爾格的古巴人制住。

阿生把他的一條手臂彎向後面，痛得他淚水直冒！

阿生的另一隻手却握住一支手槍——

不久之前由第二名槍手之中奪得的手槍。

那傢伙被呂偉艮先後擊中兩杖，至今還未醒來。

呂林夫婦實在有點吃不消，只有將鐵門放開。

「錚」的一聲，鐵門在爭持不下之際，呂林二人突然分向兩旁退開了，於是鐵門被門外的人推得倒向後面，撞及牆上，鏗鏘有聲！而正用力加在門上的人，也身不由主地，飛撞而入，跌跌倒倒的，堆在一起。

呂林夫婦二人靈機一觸，分別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又各自從來人手上奪了兩支手槍，閃到阿生身後。

此時也，地上的人跌得七顚八倒，神智不清之際，門外未進來的人却又看見阿生正制住一人，以手槍威脅住他。

於是想開槍的，不敢再開槍，想進來的也感猶疑！

空氣中有過片刻的沉寂！

一名古巴中年男子最後出現門外，三俠和大久保都認得他，他就是最先審問過他們的人，也是這班人的首領。

中年人顯然是最後才知道這件事的人，他怔怔地說：「這是怎麼回事？」

大久保這時手上也有一支手槍，那是他從第一名槍手手上奪得的。

第一名槍手，也就是被阿生一槍擊倒地上的古巴人。

當時他正企圖替冒充克爾格的古巴人解圍，疏忽了阿生自後偷襲。

現在四個人有四支手槍之外，還有二名人質在手上。

形勢成僵持的局面！

室內除了三俠和大久保之外，還有那人質以及其他好一些人。

這些人之中，包括了一死一昏倒在地上的人，以及那些歎在一旁，不知所措的人在內。

不知所措的人，顯然是投鼠忌器，被阿生的聲勢嚇倒了。

他們都曉得，只要他們迫前半步，那人質就隨時會死在阿生的手中。

中年人雖然在盛怒之下，却是滿臉的莫名其妙；他絕難相信在短短的刹那間，一起都改變得這麼快。

他雖然身爲首領，但在這時候却是不知如何是好！

「誰開燈的？」身爲首領的中年人在極度沉寂中咆哮着。

有人回答道：「我們因爲聽到卡思魯的呼救聲，不得不開燈入內查看，但想不到……」

他根本沒有機會說下去，已經給中年首領一掌打得側過臉去。

隨即詛咒了一句：「飯桶！蠢才！」

大久保却在內揚聲道：「別嚕嗦了！都給我滾開吧！」

中年人並不示弱：「你們還是乖乖的投降吧！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大久保朝天花板開了一槍。

室內室外各人同時嚇了一跳！

那首腦與他身旁的人，不約而同地，紛紛倒退一步。

阿生推着人質出去。

大久保的示威方式果然有效，沒有人敢阻止他們。

呂偉艮提醒阿生：「你手上的人質未必是個重要人物。」

他的意思是：這未必是一張皇牌。只要這人質不是太重要的人物，他的存在價值就成了疑問。

也就是說：對方隨時也有可能在必要時犧牲了他。

只要對方準備犧牲他，那時這四個人的性命同樣難保。

呂偉艮是用中國方言提醒他的，因此大久保等人根本聽不懂。至於林愛莉，她是中國人，當然聽得懂。

阿生這時答道：「師父，我明白了！你只要帶他們先逃出去，我自有辦法。」

阿生所指的「他們」，是指林愛莉和大久保二人。

呂偉艮也曉得阿生是個有胆有色的人；決非有勇無謀之輩，但眼前形勢，委實是太過險惡，稍一不慎，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各人退到室外，只有兩個人例外，那就是倒在地上的一死一傷！

爲首的中年古巴人步步後撤，表示阿生的心理攻勢暫時成功了。

大久保，呂偉艮夫婦等三人握住手槍，在旁虎視眈眈！即使正在步步後退之中也是目不轉睛地盯住那班古巴人。

他們沿住走廊，通過旁門，退入進來時經過的地方，最後來到了車房。

車房的在門是關上了的。

大久保過去試將門推開，但推不動。

阿生這邊已將人質押上了一輛汽車。

三俠手上共有三支手槍，只有一支指住人質，其他二支却指住步步進迫過來的古巴槍手們。

古巴槍手們雖然投鼠忌器，不敢隨便開槍，但是，他們却一步也沒有放鬆，三俠等人退倒一步，他們也就進迫一步。

只要稍有機會可乘，三俠和大久保他們就會死在亂槍之下。

大久保無法開動那車房的閘門。

阿生因爲要監視人質，看不見後面的情形，但呂林夫婦二人都看得十分清楚。

他們急忙過去協助。

但是，合三人之力仍然無法可以開啓那度鐵製的大閘門。

阿生也感到不妙！

那中年古巴人揚聲叫了過來：「我們來個交換條件，你放了人質，我們開閘讓你們自由離去吧。」

阿生當然不會答應。但回心一想，如果閘門開不得，時間的拖延，對他們絕對不利。

因此阿生說：「好吧！請你先開了閘門，我立即放人。」

「別開玩笑了，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中年人道：「你先放人，我們保證開閘讓你離去，決不食言！」

在阿生手上的人質（也就是冒充克爾格的古巴人卡思魯），這時已嚇得渾身大汗，他知道處境比起阿生等人更加危險。最少阿生他們手上還有一支手槍足供自衞之用，而他却是夾縫中的人物，任何一方先行開槍交火，他就會變作「擋箭牌」，甚至死於亂槍之下。

因此，他一直在等機會。

但是，他不幸落在精明過人的阿生的手上，那有讓他可乘之機？

這時候他既然聽到了雙方在討價還價，便趁機說道：「我可以保證他們不會殺死你們，因爲你們原來一無所知，我從黑暗中的交談已查得十分清楚。」

縱然如此，阿生仍然不會把他放開。

阿生明白他是他們眼前唯一的護身符，豈能隨便失去。

這時候，呂林二人和大久保都回來了，但只有林愛莉一個人上車。

林愛莉坐到司機位上去，提醒阿生小心戒備，切莫鬆懈！

阿生因爲看不見後面的情形，還以爲閘門經已打開，但是，林愛莉却說：「閘門打不開，只有另想辦法。」

林愛莉並未說出用何種辦法，那邊呂偉艮與大久保二人已登上了另一輛汽車。

這車房之內，最少停放了四輛汽車，二輛是中型私家車，一輛大卡車，一輛貨車。

呂偉艮和大久保二人現在就是登上了那輛貨車去。

由大久保做司機，强行將貨車直衝出去！

「轟隆」一聲，整座建築物都爲之一震！

但是，鐵門只是給撞得凹陷而已，沒有給撞開。

大久保匆匆把車子倒後，準備再作第二次的狂衝直撞。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槍聲大作。

三俠和大久保等人大吃一驚！這一次他們聽得比較清楚，的確是槍聲，絕不可能再是炮仗聲了。

起初他們以爲古巴人會不顧一切地開槍，於是紛紛伏下。

但是，他們很快就明白完全不是他們想像中那一回事。

站在由車房通往屋後的通道上的古巴人，不但沒有向三俠等人開槍，而且正紛紛回轉身去，對付來自身後的突襲！

這是怎麼一回事？

三俠和大久保等人一時之間實在也想不清楚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爲什麼會有人由屋後向古巴人施突襲？難道是「籠裏鷄作反」？

不管怎樣，大久保仍然須要把握這千載一時的機會，繼續努力，希望能及時將大閘門撞開衝開去。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大閘門只被撞開了一個小洞，汽車根本就不可能由此洞開過去。

呂偉艮叫道：「不要再撞了，我們趕快徒步衝出去。」

大久保覺得這也是道理，於是匆匆下了車。

這時候，屋後槍聲卜卜，一場激戰正在後面展開。

呂偉艮通知阿生和林愛莉二人，叫他們棄車徒步由閘門破口衝出去。

阿生知道情勢危急，押住了卡思魯落車！

現在屋後的古巴人已無閒分心來理會他們了，所以他們亦無須任何掩護，便可以安然由鐵閘上的破洞逃出去。

後面沒有人追出來，也沒有人向他們開槍！

三俠和大久保他們現在只担心到了街上之後，如何可以迅速離開現場。

豈料就當各人由破閘中擠出來時，突然聽到了一聲轟天雷似的吆喝聲：「不准動，舉高雙手，放下槍來。」

黑暗中撲出數名大漢，先後繳去了三俠和大久保的手槍。

連同卡思魯在內，五個人先後被人推上一輛汽車之內。

那只不過是一輛中型房車，但這時却擠了七八個人——三俠與大久保已是四個，加上一個俘虜卡思魯，對方一個司機與二名手持手提機槍的槍手，足足八個人。

二名槍手分左右要脅住車中各人，又叫司機趕快開車。

二俠弄得一頭霧水。

他們是誰？

爲什麼會神出鬼沒地，出現於車房外面？

車房外面一片昏暗，彷彿還有其他車輛以及一些人。

他們會不會是卡思魯等人的同黨？

然則，三俠和大久保的努力就等於白費了。

車內擠迫得像渣甸魚一樣，三俠即使有機可乘，這時也不敢反抗；因爲即使反抗成功了，也不知如何逃出去。

這時候，槍聲仍在後面响個不停。

附近一些較繁盛的街道上有人在遊行，燃放炮竹慶賀新年，於是槍聲與炮竹聲混成一片，這也就是這場槍戰還未引起太多人注意的原因之一。

不管以後的發展如何，總之眼前一切就够令三俠爲之撲索迷離！

他們不明白目前的處境是凶還是吉？

令他們大感意外的就是眼前這些人對他們似無惡意。

但是，當他們回頭想想不久以前才發生過的一連串事實，對方爲了查悉他們這四個人此行的眞正任務而不惜用種種反間計，無非都是希望他們講出一切眞相時，又有點不寒而慄！

車子繞到一些較爲僻靜的街道上去。

許多大街之上，不但光綫充足，也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羣。

人們似乎都沉醉在嘉年華會的歡樂氣氛中，却沒有人注意到這輛急速開行的車子。

三俠和大久保心裏有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車子開始緩慢下來。

呂偉艮等人先是感到奇怪，後來却是爲之大吃一驚！

因爲出現在前面路口不遠處的，是一輛軍車。

車身之上漆了很易辨認的顏色以及徽號，而且亦只有軍車才有這麼大的體積。

從車子突然之間緩慢下來這一點推測，可能是前面有軍警設下了檢查站，截查來往車輛，因此三俠和大久保都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但是回頭看看車中其他人，他們却毫無懼色！

各人正在內心忖測之際，已見到了軍車後面吐出了一條跳板。

載着八個人的中型房車，緩緩地駛了進車廂之內。

整輛車子開進軍車車腹之內，尚有許多餘位，可見軍車體積之大。

現在三俠和大久保才恍然大悟，他們又一次落入了別人的圈套之內；而且這一次比上次可能更慘。

當跳板拉上後，也剛好將軍車後面的空位掩飾得非常完整。

同時三俠等人也察覺得到，軍車正在慢慢地開動。

尋幽搜秘　驚心動魄

軍車開行後，有人過來將私家車的車門拉開，二名槍手首先下了車，然後看見有人過來跟大久保招呼。

三俠一直担心，但現在却放下了心頭大石，雖然不明白的事還多。

因爲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他們見過的攝影師克爾格。

克爾格原來並未被捕，他安然無事地在對住各人微笑。

大久保回頭望望身邊的「俘虜」卡思魯——他就是黑暗中扮克爾格的人，而且還令到大久保上當。

大久保將情形告知克爾格，克爾格却冷然一笑道：「他們有什麼本領可以抓得住我？那只不過是他們的夢想而已！」

克爾格又將身邊人介紹給三俠他們認識，原來這些才是來自巴黎總部的國際特警人員，包括一名海外行動隊長卡杜里在內。

卡杜里也是古巴人，巴黎總部選派他來，相信也是由於他比較熟悉古巴的環境，同時更由於他本身是古巴人，容易掩人耳目所致。

那麼，不用多說，這軍車也是假裝的了。

卡杜里向各人解釋：古巴特務已探悉國際特警方面派人偷入境內，所以到處收買情報，明查暗訪，希望知道國際特警們此行的目的。

不知他們用何種方法，總之他們查到「一鱗半爪，於是艮夜餐室被搜查。

同時古巴特務又知道三俠和大久保等人，曾與克爾格連絡過，約好了當晚在艮夜餐室相會。因此，他們才派出街車和司機等人，將三俠誘入圈套，不惜用盡了千方百計，希望騙取到一些有用的口供。

可惜三俠和大久保等人確確實實是未知下一步的行動。

然後，偷襲那特務巢穴的，又是一些什麼人？

根據克爾格說：那是古巴的武裝游擊隊份子，他們那一羣人一直不滿卡斯特羅政權，到處作反！令到軍警非常頭痛！

眼前這一輛假裝軍車也是由游擊隊人員加以控制的。

車上穿了軍服的「古巴軍隊」，當然也是由游擊隊隊員扮演的。

克爾格暗示，在此時此地，他們爲了保證一切工作能順利地展開，不得不依靠游擊隊！因爲此時此地的游擊隊不但消息靈通，而且行動迅速。

這次三俠和大久保等人被帶到古巴特務的神秘機關去，也全靠游擊隊通風報訊

，同時亦欣然答允義助他們一臂之力。

結果三俠現在和大久保一齊被救出了，難得他們也帶來了一名俘虜。

經過辨認之後，車上一名游擊隊首領認出了此人是古巴政府特務的第二號頭目卡思魯，怪不得追捕三俠的人處處投鼠忌器，不敢硬闖了。

卡思魯當知道了對方的身份有游擊隊人員在內之後，也爲之三魂不齊，七魄無全！

但是，他的命運相信很難有什麼好的改變了；因爲身爲國際特警的，希望從他身上知道一些秘密。

而身爲游擊隊的人，更開口要求卡杜里和克爾格等人，最後將卡思魯交給他們帶回總部去審訊。

三俠雖則不知以後此事的發展，但從雙方的關係如此艮好，可以忖測得到，到頭來國際特警方面一定會爲了酬答游擊隊的義助，最後必把卡思魯交由特擊隊處理，以作爲一種報答。

現在這輛軍車正以普通速度前進。

三俠還以爲它會駛到游擊隊的秘密巢穴去，但卡杜里和克爾格却明白表示：他們的行動今天晚上立刻就要展開。

原來他們老早就有計劃要利用今晚這歡樂的節日，展開一項行動。

他們知道在今晚的嘉年華會中，古巴人會大事慶祝！

主要的大街之上，都有化裝遊行，歌舞表演，以及樂隊演奏……等等節目；就是許多街道之上，亦有軍車，警車來往巡邏。

因此，他們選擇這一天晚上展開工作，是最適當的。

一切都依照原來計劃展開。惟一不同的，就是計劃與行動並非由艮夜餐室開始，而是由軍車開始而已！

這軍車如果能夠繼續保持假裝，不致被人揭發的話，的確是他們最好的「護身符」！

問題却是：街上來來往往巡邏着的軍車警車並不止這一輛，萬一他們與迎面而來的軍警車輛相遇，又答不出番號的話，就大有可能會露出了馬脚。

不過三俠所關心的，並非這些，反正，一切有游擊隊和國際特警的人，爲他們担心。

目前他們關心的，却是他們到底要做一些什麼工作？

大久保一直不知道所謂「下一步行動」是什麼，否則他早已告訴了呂偉艮等三俠。

但是，假如他們早已知道的話，會否答應去幹還屬其次，最重要一點却是消息會不會外洩？

現在已是最後關頭，也是「下一步行動」即將開始之前的最後準備時刻，因此，負責指揮是次行動的卡杜里，就對三俠作了一次比較詳盡的解釋。

卡杜里似乎並不因爲游擊隊人員在旁而有所顧忌，也許他們的目標並無互相抵觸的緣故。

於是卡杜里把車上唯一的「異己份子」卡思魯關到私家車後面的行李箱之內，雖然他們並不打算釋放他，但仍然不想讓他知得太多。

根據卡杜里解釋：國際特警方面須要知道古巴插手安哥拉內戰的行動計劃。因此今晚他們要偷進一處警衞森嚴的地方。

這地方表面上是一個陸軍單位，其實却是古巴卡斯特羅政府假借援助爲名，插手安哥拉的實際指揮部。

根據游擊隊方面的消息，這裏面有蘇聯人員辦公。

舉世皆知蘇聯是最懂得利用附庸國去充當炮灰的國家，美國儘管到處被人唾罵不够義氣，最少他們以前也曾試過出錢又出力，並不像蘇聯人一樣「一味靠指」！

南越與南北韓之戰，便是一個十分典型的生動例子。

那個陸軍軍部既是「援助安哥拉」的後勤指揮部，那麼，其中必有許多關係到今後計劃和行動的詳細資料。

那些資料，也就是國際特警希望找到的珍貴東西！

但是，根據游擊隊提供：那些資料可能存放在一個保險箱之內。

那保險箱並非一般人所能開啓的。這也就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方面必須勞動鐵枴俠盜呂偉艮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還包括了：第一，當時三俠正在日本東京。

古巴政府的「防諜特務」，對來自美國，或美洲其他地區的旅客最爲敏感。但對來自亞洲地區，易於疏忽了。

第二，三俠之中有一個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所信任的人，他當然就是阿生。

第三，呂偉艮身邊有他妻子林愛莉在着，夫婦一齊來古巴旅遊，比較順理成章，不似單身旅客那麼容易惹人注目。

第四，最難得就是三俠合作慣了，在行動上比較容易取得默契！

因此，三俠這次被「邀請」到古巴來，並非偶然的事。

只不過這種「邀請」方式，實在不敢恭維而已。

但無論如何，事到如今，一切已成定局，三俠如果不把這件事弄得好好的，只怕他們要躲開古巴也就難乎其難！

軍車不知怎的，停了下來。

車上各人的心情都難免緊張起來！

軍車四周都用帆布圍住，由游擊隊假裝的「古巴陸軍」荷槍實彈地躲在帆布後面，對外虎視眈眈！

這時候，三俠與卡杜里等人躲在這輛中型私家房車之內談話。

除了三俠，卡杜里和克爾格等人之外，還有游擊隊一名頭目，當然，大久保亦在其中，他才是這次行動穿針引綫的人。

軍車一經停下，房車車內的游擊隊頭目首先跳了下來。

「什麼事？」頭目向一名手持手提機關槍的游擊隊員。

各人正從帆布帳篷的縫罅中，往外窺伺！

原來遠處街口正有一輛差不多同一大小，同一類式的軍車停在該處。

司機在等待着指示，應否繼續前進？萬一兩車相遇，一眞一假，大有可能會露出破綻的。那時怎辦？

游擊隊頭目想了想，吩咐下去：「繼

續前進。」

但是，他又吩咐司機不要把車子的速度開得太快。

其他假裝成古巴陸軍的游擊隊員們，奉命小心戒備，而且要露出面目於帆布之外，免啓對方疑心！

至於呂偉良等三俠和大久保等人，被勸躲在「車中車」——那輛中型私家車之內，以防萬一雙方被迫交火時，也不致發生危險！

司機果然按照指示，慢慢地將假裝軍車開過去。

用這種速度在街上行駛的車子，就只負上巡邏任務的軍警車輛。

卡杜里雖則奉勸三俠留在房車之內，但阿生還是跟他在一起，與游擊隊人員躲在帳篷之後，小心注視着街上的一切。

前面街口的軍車也在移動。

「看來他們可能會開走，再慢一些！」游擊隊頭目對司機說。

僞裝軍事有如蟻行一樣，避免與街口那輛眞的軍事相遇。

直至到前面那輛軍車拐了彎，游擊隊頭目才舒了一口氣！

他用小電筒照射了一下手腕上戴的手表，喃喃地說：「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必須趕到目的地去，繞道開快一些吧。」

司機非常有默契，僞裝軍車於是加了油，開得頗快。

阿生眞的有點担心，假如剛才那輛停在街口的眞軍車對他們稍存疑心，派人躲在一角負責監視他們動靜的話，他們勢必發覺情形有點兒不對勁！

如果換上阿生是那輛軍車上的指揮官的話，他也會這樣做。

但是，他們這輛僞裝的軍車轉眼已駛過了幾條街道，後面却未見有人追來。

不過這並不是一定安全，也不等於說：阿生的担心不會變成事實！

假如剛才那輛軍車上跳下一人，躲在路口附近監視一切，他必然發覺僞裝軍事先慢後快，然後疾馳而去。

於是負責監視的人，會用無綫電對講機之類，及時通知表面上已經開走了的軍車；而那輛軍車上的指揮官，亦必然會按照僞裝軍車行駛的方向，通知其他巡邏單位。

其他巡邏車輛，只要及時接獲通知，便會展開兜截行動。

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向富於幻想的阿生心中所担心的事而已，還好直至目前爲止，仍未成爲事實！

阿生的想法並未告知其他人，僅游擊隊這一類人物，應該比他更加富於警惕性才對——阿生心裏同時也這麼想過。

僞裝軍車終於又再次停下來了。

這一次，車上各人並無半點驚懼之色，反而有些緊張！

三俠也不難想像得到，可能是車子已開到了目的地。

果然，游擊隊頭目取出了望遠鏡來。

這是一副較爲新款的望遠鏡，但在三俠眼中看來，並無奇特之處，只不過是一副可以在黑夜中發生作用的紅外光望遠鏡而已！

頭目往那邊遠處望過去。

三俠等人用肉眼可以在朦朧月色之下見到那是一個戒備森嚴的地方。

那一系列建築物的前面，有一大塊空地；空地前面有一幅矮牆。

矮牆之上有長矛似的鐵枝圍繞着。

牆後的空地之上，有不少種植得十分講究的花卉樹木。

空地之上規劃得十分有秩序，可供六至八輛汽車並排通過。

通道是水泥築成的，兩旁是矮林以及鮮艷奪目的花卉。

分左右推開，是兩幅面積頗大的草坪；草坪之上，綠草如茵！遠望過去，彷彿一幅翠綠的天鵝絨！即使在這黑夜之中，朦朧月色之下，仍然顯得十分奪目！

每幅草地的四周，都有足够容納數列汽車通過的水泥通道。

根據游擊隊的頭目說，那是用來操兵的地方。

游擊隊經常派人來此離遠監視，所以，許多事情他們都比國際特警方面更爲清楚。

主要建築物距離入口處最少也有一百幾十碼之遙。

入口處有一個供站崗守衞用的小亭，那兒駐有二名武裝守衞。

游擊隊頭目道：「小亭之內有直綫電話通到建築物裏面。」

這時候，卡杜里又取出一幅剖面地圖來。

「這是建築物內部的大概情形。」卡杜里說道，「我們先蹲下來，小心研究清楚。」

三俠和大久保等人也十分明白，如果亮了手電筒，光綫會引起別人的注意；但如果蹲下來，躲在帳篷之內，可以避免光綫外洩。

於是各人圍攏着，蹲下來，由卡杜里亮了電筒，逐一指示圖中所示的一切；游擊隊頭目則從旁指點。

大致上來說：建築物只有兩層高。

入口處是警衞室。根據游擊隊所提供的資料，那兒通常有四名守衞。

此外兩道側門亦各有四名武裝守衞，通常每六小時換班一次。

國際特警所須要的資料，就在二樓的參謀總長的辦公室之內。

通常二樓各辦公室只有日間才有人辦公，晚上只有守衞人員每隔相當時間才循例巡視一次。

游擊隊頭目看看腕表，道：「還有二十分鐘時間。」

他的意思是：還有二十分鐘左右，就是換班時間。那正是午夜時份。

依照事先擬好的計劃，他們的行動最好選擇換班之後五分鐘開始。因爲每次換班之後，守衞照例到各處巡視一次。

過了這一刻，除非有特別須要，否則只要在一小時之後才再照例巡一次。

也就是說：等他們巡視過一次之後，最少有四十五分鐘的活動時間；對呂偉艮等三俠來說，這應該足够有餘了。

然則，三俠如何可以混入去？

卡杜里和游擊隊方面，已經擬好了行事的步驟。

他們告訴了三俠一遍。

陪同三俠一齊行動的，還有卡杜里本人。

卡杜里本來提議三俠之中，讓林愛莉留在車內。

但是，林愛莉堅持要和她丈夫一齊行動。

於是四個人，在車內先穿上了夜行衣——由頂至踵盡是黑色的衣服和面罩。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應用的必須工具。

當然，手槍是最重要的，而且都配上了滅聲筒。

車子開動了。

但這輛僞裝軍車並非直接開往目的地，只是繞道而行。

在適當的地方，車子停下，四周寂靜無人，於是一聲暗號，四條黑影如飛竄向一叢矮林後面。

軍車繼續開動。

這一次，它却朝住那陸軍辦事處前進了。

軍車的突然出現，果然引起門前守衛人員的注意。

等到軍車在入口處的門外停了下來，更引起建築物內部守衛軍士的注意。

呂偉艮等四個人，就趁此機會，翻過矮牆，越過鐵欄，直竄向那些矮林與花卉之間，躲了一陣，然後沿住那列陰影，蛇行鼠步，急竄輕縱而前。

這是一次冒險，軍車是僞裝的，但游擊隊自認爲假的十分似，因此他們故意在門前停下，由僞裝軍士與守衛閒聊幾句。

他們都是古巴人，而且穿上了同一制服——古巴陸軍的制服。所以如果沒有特別理由，在這種環境底下，應該很容易瞞天過海的。

但是，「胆够大，心不够細」的游擊隊員們，這一次似乎太大意了！

他們有了勇氣面對强敵，初步完成了「轉移視綫，聲東擊西」的任務，却疏忽了「車中車」後面的人。

「車中車」也就是軍車之上還載有另一輛汽車。

那中型房車後面的行李箱之內，困着一名曾作爲人質的俘虜——卡思魯——古巴特務的第二號頭目。

這傢伙一直不敢動彈，他雖然被困於行李箱之內，但是，他却隱約可以聽到外面傳來的談話聲浪。

這時候，他彷彿聽到有人在車外互相祝賀新年快樂！

又聽到由游擊隊員冒充的軍士佯稱正在奉命各處巡邏。

身爲特務頭目的卡思魯，自然不難想象得到這是什麼一回事，更明白到這是他千載難逢的脫身良機！

於是，他在車後的行李箱之內，拚命地掙扎，希望聲浪會引起外面守衛們的注意！

由游擊隊員冒充的僞裝軍士，正作成偷閒抽烟，與「同僚」閒聊幾句之際，忽然聽到車上傳出聲响，也爲之暗自吃了一驚！

留在車上的僞裝軍士發覺情形不妙，自然是立刻加以制止。

但是，正與車下「軍士」交談中的守衛們，這時却忍不住問：「車上發生了什麼事？好像有人在打架！」

當時正在車下與守衛們閒聊，而且正在吸烟稍息的僞裝軍士共有三人，其中一名「伍長」立刻靈機一觸，說道：「噢！是的，有個弟兄偷偷帶了酒在車上喝，我發覺時他已經喝醉了，至今還未醒來。」

「讓我看看他。」一名守衛走了過來，一邊嚕嚕囌囌地說：「當值時，你豈可讓他喝酒？這是犯規的。」

「我也知道，不過……」假「伍長」吃驚地追了上去。

只要那帆布篷一經守衛揭開，一切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因爲車中有車，單是這點就無法加以解釋，更不要說其他了。

那位僞裝「伍長」本來已經够聰明，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藉口。

就是連他的上司——這時躲在車內的游擊隊頭目，也暗暗讚這個「伍長」爲人有急智，想不到遇上了這個重視軍紀的守衛，却又弄巧反拙！

「伍長」在後面企圖制止守衛，一邊追過來，一邊說道：「同志，這是歡樂的日子，算了吧，何必認眞……」

話猶未完，守衛的一隻手已伸到了篷帳的邊緣！

「伍長」鞭長莫及，根本來不及阻止他。

眼看他們的行藏就要敗露，就是與「伍長」同時落了車的二名僞裝軍士，也在心理上作好了應變的準備。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帆布帳篷的裂口處，撲出了一個人來。

他剛好與守衛撞了一個滿懷，二人雙雙倒在地上。

此人滿口胡言，嘻嘻哈哈，瘋瘋癲癲的，但誰也可以看得出，他喝醉了！

「伍長」立刻在責罵聲中過去排解。

守衛被「醉兵」纏住，爲之啼笑皆非；就是他的同伴也暫時離開了崗位，走了過來帮着「伍長」排解。

這當然是游擊隊員們臨時安排的好戲；也只有這一招才可以阻止守衛窺破了車中的秘密。

「伍長」一邊用責罵的口吻喝止他的下屬，一邊叫人倒盆冷水來。

當然，「伍長」也明知這「醉兵」絕非眞的醉了。

但是，「伍長」却是個急才，他非常懂得利用時機。

他看見這位「下屬」假戲實在演得不錯，便順水推舟地，故意叫人協助他弄一盆冷水來，表面當然是讓他的「下屬」從「醉鄉」甦醒過來，實則却是借此機會令到對方先忙一陣。

眞是「錯有錯着」。

這時候屋內的守衛也離遠看見了門外的情景。

領班的不知道發生了何事，於是用電話向崗哨查問。

接電話的守衛告訴裏面的人：「有位同志喝多了一點酒，我們正想辦法弄醒他！你們最好帮帮手，弄盆冷水來將他照頭淋一下。」

掛了綫之後，果然有人將一桶水挽住，通過水泥通道，走向了門外。

呂偉艮等人正在設法由那邊窗口入屋，現在有人充份地分散了守衛的注意力，當然最好不過。

呂偉艮向阿生示意！

阿生閃電的閃到了窗前。

事前他們作好了許多心理準備，也經過了一番選擇。

那扇窗門與其他的並無二樣，唯一不同的，只是有樹影投在窗前，這是最好的掩護，所以呂偉艮選擇了這裏。

阿生會意地竄至窗前，用第一時間，用最敏捷的手法，將一片膠片由窗縫中插了入去。

「卡察」一聲，窗門應聲而開！

阿生翻身入內。

呂林夫婦與卡杜里等三人亦尾隨其後，先後躍了進去。

呂偉艮和阿生合作得最多，師徒二人也最有默契。

卡杜里殿後，將窗門輕輕地掩回了原狀！

若果來自游擊隊的情報可靠的話，他們此行相當安全才對。因爲根據游擊隊的資料，古巴革命後，國內人民爲起碼的生活而亡命地苦拚死幹！

下田的，種甘蔗，摘烟草。到工廠去的，捲雪茄，爲蔗糖做各種加工工作。每個人都忙個不了。

人民爲起碼的生活而忙得不亦樂乎，當然談不上什麼享受了。因此，自從卡斯特羅革命成功後，一直至今，所有屋宇一如舊貫，拆舊建新的，絕無僅有。

眼前這一幢龐大的建築物，也是卡髯子執政前遺留下來的老古董！所以一切門窗，十分的簡陋。

以「注重外表」著稱的一種政權，表面尚且如此馬馬虎虎，裏面人家永遠也見不到，自然更不必提了。

儘管來自游擊隊的情報足以令到三俠等人放下心頭大石，但他們仍然小心翼翼，以防誤觸警鐘。

以三俠的經驗，更危機四伏的地方，他們也去過了，對於這裏應該毫無困難才對。但是，呂偉艮也時時提醒他的徒兒阿生，越是看似容易的事，就越加要小心！

「陰溝裏翻船」的故事也聽得多了，三俠都不是大意的人。他們步步爲營地，摸索到二樓的「目的地」去。

也許是由於門外的「吸引力」太大，三俠等人在這裏面竟然出乎意外地順利。

呂偉艮很快就找到了總參謀長的辦公室之所在。

那是一間相當大的辦公室。

門上有鎖，門板之上有字——這的確是參謀長的辦公室。

呂偉艮已經看到了卡杜里的示意，但是他並不急於入內。

呂偉艮是個甚有經驗的人，他小心地先行觀察了四周的環境。

在任何環境底下，呂偉艮絕對不敢欺場，這是他的成功秘訣！

儘管游擊隊的情報早已指出，這裏面並無任何電子防盜裝置，但是，呂偉艮習慣了相信自己的眼睛，多過相信別人的嘴巴。

何況他了解到一個事實，就是最準確的情報，也有不可靠的可能性存在；假如一切都絕對可靠的話，世界上就沒有人吃敗仗，甚至世界大戰也不會發生了。

三俠手上只有一般性的「道具」，並無超時代的電子探測儀器。因此，他們只能憑經驗和目光去作判斷。

門上了鎖。

憑呂偉艮的高超開鎖技術，要開啓它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呂偉艮所以不急急動手，當然有他的主觀理由。

第一，這兒是陸軍一個頗重要的單位，表面上也很重要。

它是陸軍參謀部。

第二，它實際上的地位更重要。

它掌管了出兵安哥拉的幕後策劃工作。照計這個時候應該還有些人在工作才對，爲什麼鬼影也不見一個？

也許唯一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人們都回去「過年」了。

第三，像這麼重要的地方，照計不可能防盜系統做得這麼馬虎的。

第四，如果一切如此輕而易擧，巴黎總部方面根本不必驚動到三俠。

呂偉艮就憑了些理由，示意阿生和林愛莉小心觀察清楚。

經過一番觀察之後，終於找到了一些破綻。

門角處有隆起的地方——那兒雖則蓋上了白色的漆油，但有經驗的人，應該看得出那是一條經過掩飾的電綫。

這可能就是一個警鐘系統！

於是三俠開始進行截斷電路的工作。

外行人一定認爲這是十分簡單，輕而易擧的事。

「截斷綫路」，那應該是「擧手之勞」而已！

不！其實事情絕非如此簡單。

凡是一套警鐘系統，設計者一定設想周到，包括萬一被人截斷了電路之後，警鐘就會自動失效。

因此，有一種警鐘有以下情形：只要有人故意將電源截斷，警鐘立刻就會自動响個不停；與一般人想像中的情形恰好相反。

於是呂偉艮必須憑他豐富的經驗，做了一番準備工夫。

在阿生與林愛莉二人從旁協助一切，卡杜里的工作就只有放哨。

一切看來都十分安全，因爲二樓各辦公室都沒有人工作。

唯一要担心的，似乎就是來自下面的武裝守衛們。

三俠在小心從事下，終於把門角隱藏着的警鐘系統拆除。

但呂偉艮習慣性地，並不謬謬然進入房間之內。

他以小電筒往各處照射了一遍，直至證明沒有任何陷阱，這才入內。

根據卡杜里的資料和圖則所示，那保險箱應該在書櫃後面。

阿生先過去將窗簾落下，以防手電筒的光綫偶一不愼就會外洩。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不禁朝門際瞭望過去。

那兒仍然有一輛軍車停在附近，幾個

人影在移動。

剛好有個守衛沿住水泥通道回來。

阿生沒有看下去。

他爲了爭取時間，過去協助呂偉良做各種檢查工作。

保險箱在一個可以移動的書櫃後面收藏於牆壁之內。

因此，三俠和卡杜里是必須小心看清楚，書櫃上是否有警鐘。

還有地板之上，天花板之上，以及一個可能觸發警報系統的地方……

總之，他們的工作殊不簡單！

× × ×

門外，一場活劇上演完了。

游擊隊頭目離遠用望遠鏡監視三俠等人的行動，發覺他們早已安然進入屋內。

頭目躲在車內，由罅縫中外望，並未引起門前守衛的注意。

相反，守衛們反而被他略施小計，便弄得忙個不停。

原來頭目是個頭腦相當冷靜的人，他眼看四方，耳聽八面，一發覺事情不妙，立刻在車內吩咐各人依計行事。

二名游擊隊隊員以迅速行動到汽車（在軍車中的房車）後面的行李箱內，用一條沾了蒙汗藥的小手帕，掩住卡思魯的鼻子。

不及一分鐘，卡思魯已昏迷過去。

這種沾上哥羅方的迷魂帕，是游擊隊隊員常備的隨身「武器」之一，但他們所以不用於卡思魯，是以爲在他嘴巴塞住了一團「威士」之後，他就乖乖的不敢動，想不到他並非不敢動，只不過「伺機而動」而已！

另一方面，一名擅於演戲的隊員，却詐醉撲倒下去，及時阻止了守衛伸手企圖揭開帳篷！

但事到如今，戲也演完了。

「醉兵」被人倒了一盆冷水之後，也只好佯作清醒過來，狼狽地登上車內。

爲了避免再度露出破綻，僞裝軍士的「伍長」亦匆匆向守衛道歉，然後率領下屬，登車離去。

車中各人悄悄舒了一口氣！

× × ×

就當僞裝軍車開走了之後不久，守衛們已經議論紛紛！

「太過份了！」其中一個守衛說。

另一個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在當值的時候竟讓他喝得這麼醉。」

「嗯！我覺得有些不大對勁呢！」

「你說什麼？」最後幾個守衛都在討論此事。

「他似乎沒有酒味。」

「但是，他剛才那副樣子分明是眞的醉了。」

「嘿！有問題，我也記得他的確沒有酒的氣味，怎麼會醉？」

「對了，會不會是——」

「我記起了，是你要過去揭開帳篷細看時，他才由裏面撲下來的。」

「的確有問題，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太奇怪了。」

「嗯！一定是游擊隊，又在作弄我們了。」

「但是，那是一輛軍車。」

「軍車又怎樣？可能是偷來的。」

「說得有道理，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游擊隊十分活躍。」

「然則，他們來此的目的何在？」

「對了，他們爲什麼不讓我去看看車上的情形，一定上面有古怪！」

「會不會是……是車上儎了什麼偷來的物件？」

「不會的。第一，如果車上載着見不得人的東西，他們不會取道經此，故意引起我們的注意，這等於自討苦吃！第二，他們不但開車道經此地，還停下車來，與我們閒聊——」

「嗯！慢着——」一名守衛像觸電似的，彷彿想起了什麼，「對了，他們這樣做，一定是另有目的，而且，目標就在這裏。」

「我們快去看看！說不定有人混了入去。」

於是幾個武裝守衛分工合作，有人去撥電話通知屋內其他守衛，有人奔向屋內，協助正門的守衛展開搜查工作。

× × ×

呂偉良已經得手了！

他輕易地將書櫃後面的保險箱弄開，搜出一疊列爲最高機密的文件檔案，攤開在桌子之上，由阿生和卡杜里二人分別以電子攝影機拍照。

攝影機是間諜用的那一種，即使在黑暗中，也可以拍得清楚的照片。

他們要兩個人同時工作，是爲了盡量節省時間起見。

阿生和卡杜里是受過訓練的，合作起來，份外顯得純熟。

林愛莉奉了呂偉良之命，在窗簾背後小心注視外面的一切動靜！

至於呂偉良本人，却趁住這空檔，溜到門外去了。

這完全是事先安排好的計劃一部份，一切必須依原來計劃進行，而且要在時間的配合方面做得天衣無縫！

當呂偉良剛完成辦公室外面的工作，剛返回辦公室之內時，林愛莉就向他發出一種緊急訊號！

呂偉良跑近窗前俯視，發覺有守衛正急步飛奔，朝住屋中跑過來，最令他們感到吃驚的，就是他們一邊跑來，一邊往上望。彷彿知道有人偷上了二樓一樣。

林愛莉再次用口哨發出緊急訊號——這也是事先約好的。

阿生和卡杜里都聽到了。

呂偉良索性直接用聲音表達：「快些準備撤退！他們可能立刻就要上來。」

說話時，呂偉良同時看看腕錶，因爲時間對他們今次的行動十分重要；他們要在若干時間之內做好這件工作，而僞裝的軍車更加要在約好的時間在另一邊出口的街道上等候。

假如時間上配合失準，他們的撤退就有麻煩！

現在阿生和卡杜里二人已完成了攝影工作，剛分頭將文件還原。

呂偉良担心守衛正衝上二樓來！

這裏只有二樓，再上去便是天台，守衛暫時不會上天台的。

於是呂偉良轉身到了門後，從門縫中往外面監視。

一陣急促的步聲。

幾個人影出現在視綫範圍之內。

有人發出命令：「你到那邊去，你，快跟我到這邊來。」

立刻就有個人要直闖參謀長辦公室——這正是呂偉良等人之所在！

呂偉良暗吃一驚！

他立即按動了懷中儀器的一個緊急按掣，那是用以遙控一些事前放置在二樓各處的爆炸裝置的。

那些爆炸裝置就是呂偉良不久之前，趁住空檔時間，到辦公室外面去，小心擺放於各處隱秘地方。

本來那些爆炸裝置都有時間掣，到了一定的時間，便會發生作用。

但是，現在呂偉良爲了轉移目標，自然不能再等了。

因爲每一套爆炸裝置上面，都有編號；每一個編號，都可以用遙控掣，加以控制。

無綫電遙控掣是用半導體那一種，新型，袖珍，呂偉良爲了必要時須要緊急採用，所以一直把它掛於胸前。

能否完成轉移目標是另外一回事，總之眼前正用得着。

按掣也不是可以亂按的，呂偉良必須憑記憶，記下它的編號之所在位置，因爲，每一個編號只負責遙控其中一個爆炸單位。

同時每個單位的作用亦未必盡然相同，有些發生爆炸，有些發生燃燒，有些只負責製造槍聲或者其他音響效果等等。

這一類間諜用的自動爆炸裝置，非常敏感，也十分實用，如果不是用緊急無綫電遙控掣加以控制，在若干指定時間之內，會繼續地發生作用。

但是現在，一經呂偉良加以遙控，第一套已經傳來效果——那是一聲槍聲！

「砰」然一聲，隨即傳來了一陣急促步聲，好像有人要逃走似的。

這套遙控的爆炸裝置，呂偉良記得擺放在東面通道盡頭處。

因爲等一會兒他們四人必須利用西面通道逃走，所以大部份這類裝置都安置在東面的各通道之上。

當然，還有些放在樓梯，其他辦公室內外，以及撤退的途徑之上。

一響槍聲之後，加上了連串的步聲，任誰也會產生一種錯覺；於是一聲號令，各人奉命到東面通道追捕奸細。

準備到參謀長辦公室來查看的人亦同樣上當；他這時已回頭飛奔而去。

呂偉良稍爲鬆了一口氣！

阿生等人已辦妥了「善後工作」，紛紛到了門後呂偉良站立的地方！

各人還沒有開門出去。

呂偉良在這一剎那間，開動了第二套爆炸裝置；憑他記憶所及，那是在東面一條通道拐彎處的。

一經按掣，傳來連聲爆炸，東面通道之上濃烟密佈。

所有的守衛的視綫，都集中在東面通道之上。於是呂偉良等人安然由辦公室內逃出，沿住西面跑道逃走。

一切依照了原定計劃。

呂偉良一邊逃走，一邊按動了其他的一些按掣，令到遍佈在二樓的其他爆炸裝置紛紛發生連串爆炸！

一時之間，彷彿這兒發生了一場戰爭似的，人們紛紛趕往建築物的東部。

儘管「調虎離山」之計獲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西門的守衛仍然不敢擅離崗位。但由於大部份守衛人員均趕往東部「馳援」，所以西門上留下原來的四名守衛。

他們都是受過訓練的軍士，自然知道緊守崗位的重要性。因此非到迫不得已時，他們是不會離開的。

阿生知道這是最後關頭，再就近施展了聲東擊西之計！

槍聲一響，西門的守衛果然有人過來查看，阿生躲在一角看得分明，及時擊破了一個龐大的玻璃窗。

那陣「嘩啦啦」的音響，就像有人要由那兒逃去一樣。

四個守衛着西門的人，有二個已被調開了。

呂偉良和卡杜里二人打了一個眼色，差不多同一時間，二人分別發射了他們手上的滅聲手槍。

但見火光閃了兩下，二名守衛先後倒臥在血泊之中。

四個人，先後由西面衝出，直奔向街上。

一輛軍車依時開到路旁等候。等到其他守衛發覺時，各人已安然上了車。

游擊隊頭目一邊下令開車，一邊急不及待地問：「成績如何？」

「一切按步完成！」卡杜里說：「就是最後時間不足。」

車上大部份人均知道此項行動的整個計劃，所以各人均感欣喜！

但是，知得最詳盡的克爾格却說：「是不是來不及將文件還原？」

「不！文件已經放回保險箱之內。」卡杜里說道：「只是書櫃還來不及推回原位。」

「算了，反正你們已經得手。」游擊隊的頭目說。

但是，卡杜里仍然有些担心地說：「只怕他們疑心之餘，將計劃改變。」

「放心好了，那班豬玀很懶。」游擊隊頭目說：「他們一切聽命於貪婪的北極熊，我以爲不易有所改變。」

「咦！你們看吧！」司機突然發出了緊急警告！

車上各人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若非前面有人攔住了去路，當然就是後面有人追踪他們的車子。

果然，後面有一輛軍車，開足馬力追來！

車上各人難免有點担心，因爲今晚許多街道之上均有軍警單位參加巡邏，他們之間互有連絡，車上自然有無綫電通訊設備。

只要其中一個單位接到報告，其他分佈各處的巡邏車也會在同一時間之內接到同樣的報告，而同時展開包圍行動。

但是，游擊隊頭目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婉言安慰各人。

這時候，後面的軍車已經越追越近，眼看就要越過他們。

偽裝軍車開得飛快，後面的軍車仍然無法越過。

突然槍聲响了三聲。

車上各人可以從帳篷之內清楚看見，那只不過是警告槍聲。

游擊隊頭目下令他的部下採取行動。帳篷開處，一枚手榴彈往後飛出，朝準追來的軍車擲去。

「轟隆」一聲巨响！隨即又傳出了連聲爆炸。

眞正屬於古巴陸軍的車輛毀於烟霧瀰漫之中。

各人正感到悄悄舒了一口氣，前面又傳來了陣陣「嗚嗚」哀鳴——那是警車的吵耳聲浪，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車子橫衝直撞，幸好人們集中於幾條較繁盛的大街慶祝新年，這一帶比較僻靜，否則難以想像！

偽裝軍車毫不退縮，還對準了警車疾馳而去。

眼看兩車即將相撞，車內各人亦紛紛作好了心理準備。

就在最後一刹那間，警方的車輛突然扭駄，開上了行人道去。

偽裝軍車勇往直前，不閃也不避，原來是司機看準了警車的心理，他們兩者之間，有如大人與小孩——一車是龐然大物，一車却小得很，如果硬撞，吃虧的當然是後者。

警車的司機心理果然亦如此，所以才會急急迴避。

等到警車掉頭再追時，偽裝軍車經已去遠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危機已成爲過去，甚至可以說：正是開始！

警車聲此起彼落，目標也越來越明顯了，各人在驚悍之餘，不得不小心應付目前這種情勢。

游擊隊人員在他們的頭目領導下，展開了連串工作！

有人把私家車車廂後面的卡思魯搬了出來。

卡思魯被哥羅芳迷倒之後，至今仍未甦醒過來。

有人把偽裝軍車上的一些物件逐一搬到了身邊。

有人用手提機關槍，瞄準了車後的方向。

最後，游擊隊頭目以命令的口吻，叫三俠，卡杜里，克爾格及大久保等人，擠進私家車去！

頭目還吩咐担任司機之責的克爾格，只要看到了他的手號，便立刻將馬達開動，準備好將車子倒後。

車子是由後面跳板開上來的，因此它如果要駛離這輛大軍車，必須先倒後退下去才可以開走。

呂偉艮等人自然也明白到頭目的意思；他是使用了「金蟬退壳」之計！但爲什麼不立即就開始？

原來游擊隊頭目亦非一個有勇無謀的人，他想到了這是最後一計——若要三俠等人安然逃脫的話。

換句話說，此計不能再失敗了！

游擊隊頭目站到前面去，暫時見不到有車在後追來，前面亦無人阻住他們的去路。

於是頭目吩咐了司機在接近一處橫街街口時，將軍車停下。

司機依足命令去做。

跳板在停車的刹那間放下，私家車亦於此時後退，滑下了大軍車，直駛街上。

頭目向三俠等人揮手告別，跳板迅速再度拉上。

克爾格把車子開往橫街。

大軍車仍往前衝，它已成爲追踪的目標！

所以在街上負責戒備的巡邏車輛包括了軍、警兩方面的，都奉命向一輛偽裝軍車展開追擊。

由於偽裝軍車假得可以魚目混珠，所以它的外型與其他軍車並無大分別；唯一的分別只在那頂上的帳篷！

當晚正在街上的所有軍車，車頂的帆布帳篷都是落下的。

軍士們都站在軍車車卡之上，沿住街道巡邏！就只有這輛偽裝的，拉起了帳篷，見不到人面。

因此，無綫電通訊中，已有人說出了偽裝軍車的迥異之處。

於是指揮官又在無綫電中命令所有巡邏單位，必須兜截一輛拉起了帆布帳篷的大型軍車。

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軍警所採用的無綫電連絡頻率，游擊隊早已偵悉得一淸二楚。

於是指揮官向各單位所發佈的每一句話，也都給游擊隊頭目聽得一淸二楚。

游擊隊頭目輕輕一笑，立即命令他的手下將帳篷落下。

當私家車駛離軍車之後，頭目亦已由後面坐到司機位一旁去，他一直扭開無綫電通訊儀器。

儀器上的波段完全校正了軍警連絡時所採用的。

游擊隊的軍車依舊的可以橫衝直撞，因爲現在看來，他們的車子與其他街道上疾馳的軍車看來並無兩樣。

他們甚至還可以在無綫電通訊中聽到有人報告：偽裝軍車忽然又失去了下落。

頭目在得意洋洋地笑了！

其實像今晚這場面，他們也不是第一次見到，以前試得多了。

唯一不同的，也許就是這次他們的任務不同，而且是與國際特警組織合作的。

頭目在輕輕鬆鬆的狀態下指揮若定。

他現在只想着如何去戲弄「卡鬍子」政權的軍警。

他心裏所担心的，反而是三俠他們，他不知道他施用的「金蟬退壳」之計是否成功！

× × ×

克爾格開着那輛私家車穿過了幾條街，目的地是一處海邊。

海邊有個碼頭。

碼頭是預先約好的地方，國際特警方面有人在該處接應他們。

但是，刹那間整個夏灣拿市都爲之緊張起來。

軍警單位已接到緊急通知，奉命展開了連串的戒備行動。

許多街頭要道之上，已由軍警設下了

崗哨，架起鐵馬，設立了臨時檢查站。

克爾格知道他們的車子無法接受這項檢查，屆時亦必然露出馬脚，因爲三俠都是「外國人」。

因此，克爾格已經非常之乖巧，他只要離這兒到前面的路口有軍警的車子出現，便立刻繞道而行。

但是，最後他已轉無可轉，繞無可繞了；因爲差不多所有交通要道，均由軍警單位加以控制。車輛根本無可避免地，必須受到軍警人員的檢查。

卡杜里靈機一觸，叫克爾格停車於道旁，然後叫大家落車。

在車上逃走的時候，三俠等人早已先後脫下了身上的夜行衣。

這時候，他們表面上打扮得亦一如常人；但儘管如此，相信只要見到軍警人員，這輩面目陌生的「外國人」，相信難免會被軍警搜身。

而卡杜里和阿生的身上，都分別收藏了縮影菲林。

這些菲林就是他們此行任務最大收穫，當然不可以失去的。

至於其他物件，絕大部份留在大軍車之上。

因爲那是國際特警方面答應過游擊隊，把這項行動後所有用過的「道具」，都留下給游擊隊應用。

所以現在三俠等人不必爲其他事情再担心什麼。

他們唯一要想通的，就是如何抵達碼頭，將縮影菲林保存。

卡杜里要熟悉夏灣拿街道環境的克爾格帶路。

他對克爾格道：「我們快些朝住最繁盛的街道走。」

克爾格不大明白他的意思，這個時候走向大街大巷，在明亮的燈光照射之下，他們就會原形畢露，那豈不是等於「送死」麼？

但是，在國際特警組織的編制裏，他——卡杜里到底是一名隊長，他在這時候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命令。

不但克爾格必須絕對服從，就是阿生亦不能反抗！否則，他日就會受到巴黎總部的處分。

此時此地，克爾格亦唯有一邊繞道向住大街上走。

一邊却忍不住問道：「爲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在街上雖然危險，但我們希望遇上那兒可能出現的人羣。」卡杜里說道，「只要有歡渡節日的人羣，我們才有辦法脫險！」

現在各人都明白了卡杜里的意思，他是想混在人羣之中，然後瞞過追捕而來的軍警耳目。

但是，他們剛想在一處彎角轉入一條街道之際，迎面有一小隊軍警荷槍實彈而來。

爲首一人還用一支強光手電筒，向各黑暗角落掃射，光柱也曾在克爾格的左邊不及數尺處一掠而過。

克爾格急忙退後。

跟在後面的各人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們的反應十分敏銳。

看見克爾格的行動，已無須多問，立即紛紛退縮一旁，不敢拐彎。

軍警的步履聲淸楚可聞，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紛紛找地方躲一陣。

一小隊軍警果然朝住這邊搜索過來，電筒的光圈幾乎投到每一個可能照射得到的角落。

呂偉艮等人沉住氣，好不容易才挨得到軍警在前面走過。

卡杜里示意各人分批前進，然後約好在一處碼頭集合。

由於大街上人羣混集，燈光燦爛，熱鬧非凡，因此沒有人注意到這一批「逃亡的人」的動態。

各人掠過大街，仍然可以見到不少軍警在街上展開截查路人的行動。

捕逃亡客　緝游擊隊

沿住海旁一帶，燈光明亮，也出乎意外地，佈滿了軍警。

卡杜里，大久保與三俠等人都已先後到達預先約好的地點，但大家都給眼前的情景嚇呆了，誰也不敢露面。

呂偉艮覺得國際特警方面似乎太過大意了。他們早該想到古巴軍警一定會封鎖各碼頭，以防各人由水路遁去。

同時游擊隊方面也不該太早收手，他們最少也要協助各人逃出古巴，然後才算「大功告成」！

現在這情形，眞的是不知如何是好。

各人雖然先後到達碼頭一帶，但是，藏匿的地點却不同。由於各人不敢露面，自然亦無法連絡。看情形，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逃走！

海面上很平靜，載着古巴海軍的快艇，亮了探射燈，四處掃射。

碼頭上雖然停泊了幾艘快艇，但離遠望過去，似乎見不到有人。如果那就是準備接載呂偉艮等人逃出古巴的交通工具，他們顯然亦在監視之列。試問如何逃走？

呂偉艮等三俠一向樂觀，但處身於這種環境底下，顯然沒有僥倖讓他們逃脫的可能；要產生奇蹟，亦非個人能力所及！

林愛莉洩氣地說：「看來我們還是先退回酒店再說。」

「那等於送死！」呂偉艮低聲提醒她：「古巴的特務此刻可能已在酒店等着我們。」

阿生也認爲那是十分危險的事，目前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第一是與那邊卡杜里取得連絡，看看他有何方法；第二是獨自行動，設法離開古巴，不理會卡杜里那般人。但是，除非眼前立刻就有奇蹟出現，否則只有後者一法可行。

三俠正在商議下一步行動之前一刹那間，槍聲突然响個不停。

海傍一帶，軍警紛紛找尋障碍物，一時之間，秩序大亂。

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三俠在驚愕之下，但見海面上亦槍聲大作，照明彈接二連三地升空亮起，照得如同白晝。

「可能是他們闖出了重圍！」林愛莉道，「也許不會再理會我們了。」

呂偉艮也有一種感覺，就是國際特警

的人員經已由另一處海傍硬闖，闖出了重圍，由水道逃向了公海去。

許多人都知道古巴北面海岸是與美國南部的美亞美海灘遙遙相對的，只要用快艇闖出重圍，避過火網往北急駛，古巴海軍就感到焦慮；因爲他們如果啣尾直追，也得小心翼翼，否則很易與公海上巡邏的美國海軍發生衝突，那是對他們非常不利的事情！

問題只是：逃亡的人能否逃出火網？

槍聲越來越密，情形令人十分焦慮，三俠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海面上一艘快艇冒住炮火衝向北面海域。

在照明彈照射之下，可以見到數艘古巴海軍艦艇正紛紛展開追逐。

在逃快艇速度極快，但並未還火。槍彈炮彈雖然先後在它前後左右落下，甚至艇身曾先後多次中彈，但未見造成任何威脅，只有越駛越快，快得有如火箭一樣！

在三俠匿藏處附近的海岸綫之上，另一艘快艇又告啓碇。

古巴海軍事前並未想像得到有此情形發生，因爲快艇之上看似無人，怎會突然離岸？加上速度奇快，軍警無不驚奇！

快艇艇身不大，在炮火下左穿右插，靈活輕巧，負責追擊在逃者的古巴海軍前後勢難兼顧，竟然又給它突圍而出。

由於前後兩艘快艇逃亡方向有別——一艘逕向北面疾馳，另一艘則衝向西北，因此令到追捕的海軍艦艇疲於奔命。

呂偉艮等三俠目睹海面上的情景，心裏明白，卡杜里等人果然棄他們而去。但他們絕不埋怨，最低限度他們已助阿生完成了任務；只要卡杜里等人將縮影底片帶走，此行目的已達。

留下來的問題似乎就只有：他們如何離開這危險地區？

在海傍一帶戒備的軍警，視綫紛紛集中在海面之上，這對三俠來說，應該是千載一時之機會。

他們本來與卡杜里等人約好在一個有特殊標誌的小碼頭集合，但事到如今，他們似乎無須再往該處了。

因爲那個小碼頭看不見人，連燈光也沒有。卡杜里等人大概已改變了初衷，在較遠處的海邊落了快艇逃亡而去。

呂偉艮等三俠趁住軍警的視綫移向海面上之際，立即撤離藏匿之地。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發覺後面有一輛警車疾馳而至。

三俠急忙躲避，但警車已近在咫尺之間。

三俠退入一處黑暗角落，警車竟然就停在他們面前不及數碼的路邊！

三俠根本無路可逃，警車的目標分明在他們三人身上。

三俠被捕已成定局，因爲他們手無寸鐵，反抗亦只有招來殺傷而已！

一陣步聲迫近，警車上跳下的人已亮了電筒，光圈投向三人的身上。

三俠沒有反抗，視綫却被電筒的光綫照耀得難以張目。

三個穿上古巴警察制服的古巴人迅速將三俠押上警車。

警車亮燈響號，疾馳而去。

× × ×

「不能讓他們逃往公海！集中炮火轟擊。」一名古巴海軍指揮官咆哮着。

二艘風馳電掣的快艇疾似追風，刹那之間已穿過火網，朝住公海去。

兩艘快艇雖則分兩個不同方向前進，但是海軍快艇依然分道揚鑣，苦追不捨。

朝西北角海面逃亡的一艘終於被一枚炮彈命中，發生爆炸！

一時火光四冒，海上彷彿發生了一次海嘯似的，水柱冲天！

艦艇上的海軍官兵，發出了一陣歡呼聲！

他們現在可以集中火力在另一艘疾如飛箭的快艇上，而無須分心。

海軍艦艇可能由於速度不够快，竟然召集了空軍軍機。

在照明彈協助下，軍機數度低飛掠過了海面，向正在逃亡中的快艇掃射；快艇未敢還擊。

軍機眼看快艇並未理會警告，依然繼續北逃，機師也担心一旦逃入公海就麻煩，於是施放了一枚火箭。

一陣火光冲天，快艇被火箭擊中沉沒於大海之中。

古巴海空軍雖然「大獲勝」，但他們的指揮官，並未滿意！因爲他們未能阻截二艘神秘快艇以及艇上的逃亡者；尤其是那些逃亡者極有可能就是負上特殊任務的人。

不過無論如何，一場緊張的追逐戰，總算暫告結束了！

× × ×

呂偉艮等三俠在那輛急馳的警車之內，暗念這次難免飽受拷問之辱。尤其是在這個沒有法律與人權自由可言的極權國家中。

林愛莉暗恨卡杜里這班人太過自私，不該棄他們而去。

只有身爲國際特警的阿生，他對卡杜里的做法才會諒解。因此，他現在只担心卡杜里等人逃不出古巴軍警之手。

令三俠最感驚奇的事又出現了！

載着他們的警車並未馳向市區，反而向郊區進發。他們不難想像到一種特務迫供的手法，慘酷而沒有人道！

郊區路上有軍警設立的檢查站，但現在他們已無須担心這一切；要担心的倒是本身的前途！

警車還未開到檢查站，坐在阿生身邊的一名警員，忽然對他說：「你和你的朋友都伏下來吧！不要讓檢查站的人見到你們。」

阿生大感驚奇！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也聽到了，他們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誰？」

「暫時沒有時間解釋，總之我們不是警察。」那個古巴人說。

三俠只好依言俯伏在座位之下，靜觀其變！

縱然如此委屈，三俠的心情也較剛才開朗得多了。

如果眼前這班人不是警察，他們又是誰？是國際警察派人來救他們麼？還是游擊隊？爲什麼他們早不言明一切？

三俠已沒有時間再仔細分析，他們只

感覺得到警車已緩緩停下。

軍警在問話，車上「警官」表示奉命到郊外作例行性巡邏。

一名軍官要檢查，車上「警官」認爲不必，雙方竟然因此而發生了口角。

三俠心裏這時才明白過來，對方並非眞正警方人員。路上檢查站的軍警才是眞正的卡斯特羅的手下。

他們還來不及担心，已感覺得到車子突然加速衝前。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槍聲大作。

很容易感覺得到，這車子不但中了槍，還有人受傷！

三俠要不是俯伏下來，他們大有可能就是受害者。

槍聲停止了。

車子的速度並未減慢。

呂偉艮担心後面可能有車子追來，因爲在未抵達那臨時架設的檢查站之前，他依稀看見最少也有二輛車子停在一旁；一是軍車，另一輛則是警車。

但是，很快就證明他的担心，是多餘的。因爲，車上的「警官」叫三俠可以起來……！

一切危險都已經過去了，只是車上有兩個「警員」受了槍傷。

「警官」與「警員」同是冒充的。

呂偉艮等三俠這時可以看見後面並無任何車輛追來。

眼前的人都是游擊隊，一名僞裝警員撕下假鬍子之後，三俠立刻認得他就是今晚較早時見過的一名游擊隊員。

車子熄了燈，朝一條小徑急馳。

在路口附近，車子稍停，車上大部份的人已携着槍械落車去。三俠還以爲目的地已經到達了。

但是，各人落車後，留下司機及一名作「警官」打扮的人並未落車離去，也沒有人叫三俠他們下車。

三俠也沒有發問，車子便已開走。

那位「警官」稍爲坐直了腰，舒了一口氣，道：「現在各位可以鬆弛一下了，一切危機，相信已經成爲過去。」

「請問閣下是誰？」阿生問。

那人道：「我們是游擊隊，爲了協助你們國際特警而冒險。」

「爲什麼剛才你們不說明白一點？」阿生帶着責備的口吻。

「我們並非故意教你們担心，事實上市區太過危險，我們必須讓你們三位面上稍帶驚懼之色，萬一途中遇上眞警察，也好說話。」

車子終於在一片極度灰暗的天色下停了下來。三俠這時才發覺，這兒是一處海邊。

月色朦朧下，海邊人影幢幢。

當三俠等人被帶過去與那些人會合之後，呂偉艮他們又是一陣驚奇！

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卡杜里，大久保與克爾格等人。

他們在逃亡途中都爲了避過軍警耳目，而紛紛分道揚鑣，想不到現在又重逢在一起了。

驚奇之餘，卡杜里匆匆與游擊隊首領握別，道謝！

此處還有克爾格，他要留下來，雖然卡杜里希望他也離開古巴，因爲目標已經暴露，他勢必成爲古巴軍警追緝的人物之一。

克爾格一再表示不怕古巴卡斯特羅政權，他要與游擊隊併肩作戰。

卡杜里沒有再浪費時間去勸他，急急帶着三俠等人向海邊走去。

二艘橡皮小艇早已停在那兒等候。各人登上之後，馬達立刻發動。

橡皮小艇朝住黑暗的海面前進，那兒海面之上，停了一艘潛艇，瞭望塔隱約可見。

三俠現在明白了，卡杜里在游擊隊的掩護下，原來有着一套頗完整的逃亡計劃，只是事前並未對阿生言明而已！

然則，那些急馳中的快艇上的人又是誰？

當各人棄橡皮充氣小艇，由瞭望塔進入潛艇艙內之後，卡杜里才解釋，一切全是古巴地下游擊隊所安排的。

那兩艘突然由岸邊開出的機動快艇，原來都是由無綫電遙控的，艇上沒有人，只載了一批烈性炸藥！

游擊隊利用調虎離山之計，聲東擊西地引開了古巴軍警的注意力。

游擊隊的計劃連卡杜里他們也不知道，所以卡杜里是依按照事前的默契，到達該處海傍；後來知道那兒一帶軍警林立，才曉得計劃改變了，由游擊隊的人將各人帶離現場，到達郊區這兒海邊來。

現在神秘潛艇已將瞭望塔的艙口蓋上，緩緩下沉。

三俠不知道這艘潛水艇的國籍，但看水手的樣相與服飾，他們似乎是美國人。

潛艇開行後，卡杜里立刻進入艇內一個有黑房設備的艙房去，將縮影底片冲洗出來。

× × ×

呂偉艮等三俠並沒有去理會卡杜里的「收穫」是否滿意！他們疲倦得很，因此倒頭便睡。

等到阿生在矇矇朧朧中醒來時，發覺卡杜里正在他身邊。剛才就是他把阿生推醒的。

卡杜里對阿生說：「我們又接獲了一項新任務！」

阿生怔了一怔！

他揉揉惺忪睡眼：「你說什麼？」

「我剛與巴黎總部連絡過。」卡杜里說：「總部派我們担任另一項新任務。」

「慢着！」阿生站直了身子，搖搖頭，他希望自己盡快醒來。

他問卡杜里：「這是什麼地方？」

「快要到拿騷了。」卡杜里看看腕表，又說：「我們到達拿騷之後，立即要登上軍機往一處秘密地點。」

「我不是正在發夢吧？隊長。」阿生瞪着卡杜里。

卡杜里一派正經地說：「你不是發夢，我也不是跟你開玩笑！巴黎總部的命令沒有人可以更改的。」

阿生也知道拿騷位於古巴東北，當初他還以爲這神秘潛艇會開到較北的美亞美。想不到現在竟會駛到英國屬地來。

潛艇已冒出了海面，正在緩緩地接近岸邊。

卡杜里仍在解釋巴黎國際特警總部頒下的命令。

原來那是由於卡杜里不久之前所沖洗出來的縮影底片所引起的。

由他們偷入古巴陸軍參謀部所偷拍的縮影菲林資料所顯示：古巴先後將一支「特種部隊」分三批運入安哥拉。

根據文件中所示的日期，至今為止，最少已有兩批「特種部隊」，在較早時起運。

第三批——也是文件中顯示最後一批，起運的日期距今只有兩天。

他們的任務是：盡一切辦法，阻止古巴的特種部隊開入安哥拉！萬一無法阻止，亦須查明白已經進入安哥拉的「特種部隊」人數，及其內容。將資料送回巴黎總部

資料中又指示：古巴派出的第三批「特種部隊」，將途經葡屬亞速爾羣島，稍作停留。

卡杜里又對阿生說：「因此，當我們在拿騷登陸之後，立刻就要乘坐英國空軍專機往百慕達羣島，然後再轉乘民航機飛往亞速爾羣島。」

阿生反問道：「為什麼不直接飛往亞速爾羣島？」

卡杜里解釋道：「一切都由總部派人代為安排，相信是為了以下兩個原因，一是時間的配合，二是為了避人耳目。因為我們不能昂昂然坐軍機前往亞速爾。」

阿生想了想，苦笑着搖搖頭：「這世界如此紛亂，總部還要我們担當世界警察的任務，是否太過吃力不討好？」

卡杜里道：「現在我們似乎不該爭辯這些，要談的是如何展開工作。」

阿生喜歡刺激，對這次的冒險自然不會担心，只是担心呂林夫婦二人本身是「局外人」，他們可能不會再感興趣。

卡杜里這時又說：「呂先生和呂太太他們，最好當然能繼續與我們合作，否則的話，我們的工作可能更加困難。」

「為什麼？」阿生忍不住問。

卡杜里說：「根據總部的意見，他們認為你們三位合作慣了，如果這次同行，收穫一定滿意。但呂先生到底不是這組織的人員，萬一他們不喜歡，我們亦不可以勉強。其次，他們是夫婦，呂先生又是個殘廢人，不易惹人注意，這對我們此行的眞正任務，更易掩飾。」

阿生問：「他們現在何處？」

三俠本來同睡在一個船艙之內，但現在阿生望望其他睡舖，都沒有人。

這是一艘潛水艇，艇中的艙房是一格一格的，每間有特製的防水閘門隔開。目的是防止萬一其中有一間艙房入水，另一間仍可以暫時保持不被海水滲入。

呂林夫婦二人早已睡醒，他們知道潛艇將近到了拿騷，所以這時登上甲板，瞭望海景去了；只有阿生貪睡。他到底是年青人，要不是卡杜里推醒他，他還要睡下去呢！

卡杜里告訴阿生：「呂先生他們到了上面甲板去，潛艇已浮出海面多時，你也該起來了。」

阿生這才伸了一個懶腰，整理一下頭髮，跳落吊床，與卡杜里登上艇面的甲板去。

呂林夫婦二人果然在甲板上張望着，拿騷在望了。

× × ×

一輛吉甫車，將三俠送到一個軍用機場。

一架軍機早已升火待發。

卡杜里陪同三俠等人到達這兒之後，一分鐘也沒有停留，便匆匆登上一架英國軍機。

國際特警組織人員早已在此恭候。這些人，是由巴黎總部派出的，他們都認識卡杜里，因此，連檢閱證件這一番手續也省回。

軍機直飛百慕達。

呂林夫婦二人並不埋怨此行，也不畏懼此行任務的艱險！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同是愛好正義與和平的人，他們覺得安哥拉之戰，美國人畏首畏尾，反之，蘇聯與古巴却明目張胆地插手，對該國愛好自由的人們來說，就已經不够公平。

因此，他們不但為了帮助阿生，也為了一股正義之氣！

雖然他們這區區數人的力量未必可以發生什麼重大作用，但却足以表示他們是不畏艱險，不怕強權的俠義之士！

還有一點更為重要的，就是三俠都有一顆比任何人更強烈的好奇心。

根據巴黎總部的資料：自從古巴派出一支「特種部隊」之後，安哥拉的親西方右翼軍隊即節節敗退。

西方軍事專家固然大感驚奇，就是國際特警方面也在研究古巴這支「特種部隊」的內容，到底他們擁有什麼武器？以及如何能百戰百勝？

一些戰爭，表面上是地區性的，但，誰敢保持它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戰」？

過去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先由地區性戰爭開始，刹那間就有如倒瀉了遍地電油一樣，火頭處處！

三俠一方面要維護正義與和平，另一方面也為了滿足好奇心。因此，當阿生和卡杜里二人將此行目的轉告呂林二人時，夫婦二人立刻欣然答允與各人行動一致。

軍機降落百慕達時，已是入黑時份。

根據總部安排的行程，他們可以在這兒休息一晚，明天才飛往葡屬阿蘇里斯。

這一晚對他們一行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他們可以充份地休息，更有足够的時間討論此行任務，以及研究手頭上的資料。

× × ×

經過一晚的研究，三俠首先初步了解安哥拉的形勢！

安哥拉乃非洲一個國家，以前是葡屬，但宣告獨立後立即四分五裂，內戰遂告發生。

安哥拉位於大西洋之東，贊比亞之西，剛果之南，西南非洲之北。

未說安哥拉，先說它北部的剛果。

大約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間，美國政府所採取的外交政策較為強硬。當年中央情報局奉命制止親蘇派得勢。

當時剛果的親蘇派由魯蒙巴領導，中



呂偉良、林愛莉、阿生和卡杜里在山崗上仰望空際，等候古巴運輸機出現。

央情報局為了支持親西方的莫布杜，不惜出錢，出力，暗中招募僱傭兵，運入最新軍事裝配，使到莫布杜的親西方軍隊大獲全勝！

現在這個前稱為剛果的非洲國家，現已改稱為扎伊爾——

扎伊爾由於與安哥拉是隣國的關係，莫布杜的勝利立刻引起安哥拉一些民旅領袖的强烈反應：他們認為，只要有外國的金錢，人力，物力的支持，便可「獨霸為王」。

於是，因利乘便，剛剛在剛果（即今之扎伊爾）失意的蘇聯特務，將視綫南移，在安哥拉方面利用當地土著大搞獨立運動。

至此，安哥拉的「人民行動黨」，亦於此時正式成立。

當時安哥拉的統治者——葡萄牙當局不容許「人民行動黨」領袖納托活動。因此一九六三年納托曾逃往美國。

納托當時也曾要求美國支持安哥拉脫離葡萄牙獨立，但美國政府一因不願開罪當時的葡國政府，二因美國特務早已起清納托是個馬克斯份子而加以拒絕！

納托亦無可奈何，惟有轉向蘇聯，阿爾及利亞等國求助。

其實在此之前，蘇聯特務早已等待着納托，他們也早已估計得到美國會令他感到失望。

安哥拉的游擊戰，亦於此時展開。

中央情報局知道葡萄牙政府無能為力，遲早也會退出安哥拉，於是立刻找到非共黨份子的羅拔托，與納托對抗！

一九六四年，羅拔托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成立「民族陣綫」。

美國人為了推展其勢力，建議羅拔托廣邀其他部落領袖加入其組織，以對抗「人民行動」！最著名的部落首領沙域比即為其中之一。

豈料沙域比不甘屈居於人下，於是又自行成立了第三勢力，此即所謂「獨立聯盟」。

好了，現在介紹過目前安哥拉國內三股勢力之後，再看看他們的「地盤」吧！

毫無疑問，至今為止擁有最多地盤的是親蘇的「人民行動」，他們盤據着安哥拉中部，絕大部份地區。

至於親西方的「民族陣綫」，則盤據着北部地區。

總部設於羅比塔港的「獨立聯盟」則一直盤據着南部地區。

若照地理形勢，既然兩個親西方組織——「民族陣綫」與「獨立聯盟」分別盤據南北兩部，假如他們目標一致，又有人肯大力支持的話，大可以對中部的「人民行動」展開前後夾攻！

但是，問題却是美國國內政見紛歧，「船頭怕鬼，船尾慌賊」，尤其是美國國會，議員們都担心「越南之役」重演。

於是，中央情報局方面不論行動與財政等等，均受制肘！

人家「出錢出力」，不理世界輿論的指責，齊心協力去做一件事，不但是好是歹，收穫自然是理想中的事。

此消彼長，所以，目前安哥拉的形勢自然是一面倒的，對「人民行動」極端有利！

最新消息一度傳出親西方的「民族陣綫」軍隊，曾被迫撤退入北部的扎伊爾。

但無論如何，當三俠與卡杜里等人飛抵葡屬阿蘇里斯時，西方勢力仍未從安哥拉國土上消失。

呂偉良等三俠的目的，亦非希望助親西方軍隊獲致勝利。他們只想知道古巴到底有什麼「秘密武器」？

「特種部隊」何故所向無敵？

× × ×

在阿蘇里斯的一家酒店內，三俠只以普通遊客身份出現。

表面上，卡杜里等人與三俠並無關係，甚至互不認識。其實，他們一直互有連系。

根據從古巴陸軍參謀部竊得的資料顯示：古巴「特種部隊」的第三批成員，將於當地時間，當日下午一時降落阿蘇里斯機場加油，然後南飛。

國際特警的任務就是要查清楚「特種部隊」的人數，裝備等等，必要時還要破壞他們的行動。

因此，天剛亮，卡杜里和他的助手們，便已展開連串活動，包括收買機場人員，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取得連系等等。

呂偉良三俠未被驚動，他們仍作元龍高臥！

直至午間，他們才乘坐一輛遊覽車到各處去遊覽。

遊覽車是由中央情報局人員所控制的，車上的「遊客」包括三俠以及卡杜里等人在內。

卡杜里開始將目前形勢，逐一告訴三

俠。

三俠也知道雙方目標一致，所以對於國際特警組織與美國特務携手合作，絕不感到意外！

卡杜里告訴三俠：美國特務喬裝成加油人員，而國際特警人員則混合在飛機機械檢查員的行列之中。

遊覽車停在機場附近的一個小山崗之上。

山崗並不太高，但却足以俯視機場上的一擧一動。他們表面上正在觀光，實則不斷仰望着天際，注視着每一架飛機的起落。

古巴曾是美洲組織中的成員，未親共前曾獲得美國軍援，因此他們擁有大力士型運輸機。等到卡鬍子登場後，親蘇親共，於是又再擁有伊留申型巨機。

假如古巴軍部的計劃沒有改變的話，不久之後天空上將出現巨型的運輸機——此等軍機不論它是「大力士型」或者「伊留申型」，亦必漆上古巴軍方的徽號。

太陽過於猛烈，各人即使戴上黑眼鏡，仍然感到有些吃不消。

林愛莉首先躲進車廂之內。

她發覺卡杜里和一個美國人正在車廂內用望遠鏡注視着機場內的一擧一動。

林愛莉想起卡杜里提過「盡一切辦法制止古巴特種部隊飛往安哥拉」，因此她忍不住低聲問卡杜里：「你們準備將古巴飛機毀滅麼？」

「不！這不是我們的主意。」卡杜里解釋道：「我們不想製造任何悲劇，只希望知道『特種部隊』的內容。」

那個在旁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頭子面無笑容，只淡然瞥了林愛莉一眼，又繼續用他手上的望遠鏡，打從車窗後面，盯着機場遠處的人員正在活動。

卡杜里坐下來歇息，他向林愛莉解釋着國際特警這次的行動與目標。

「國際特警組織」的一貫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破壞任何足以導致世界大戰的危險行動。

這一次，根據巴黎總部的指示，卡杜里等人亦只許「阻止」，或者「阻延」古巴軍的行動，却不能「製造悲劇」！

林愛莉聽得有點不明不白，她問卡杜里：「你們如何可以阻止古巴軍飛往安哥拉？除非破壞他們的飛機機件，只要破壞他們的機件，悲劇自然就會發生。」

卡杜里也承認這是十分矛盾的事，國際特警在這次任務中所担任的角色，十分吃力，但却不易討好。

卡杜里又說：「我們不許美國人滲入飛機保養人員的行列中，就是担心他們從中做手脚。那樣很易弄成悲劇。」

林愛莉道：「你的意思是：你的人員雖則混在飛機機械檢查人員的行列中，但不致破壞飛機機件，是嗎？」

「是的，我們只想借此機會，窺看機上的情形。」卡杜里又低聲說：「如果換上美國特務，他們可能在機上放入計時炸彈。」

美國人只專心於望遠鏡之內，似乎未注意到二人的交談。

突然間，天空中機聲「隆隆」，車內車外各人均不約而同地，仰望天際！

三架巨型伊留申型運輸機，先後出現天空之上。

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儀器發出了訊號，由美國特務用重金收買的葡人由機場通知他們：古巴軍機即將降落。

林愛莉在這一刹那間覺得卡杜里未免太過幼稚，除非他是故意造作，否則，他應該知道美國特務所喬裝的「加油員」角色，一樣是可以輕而易擧的製造飛機失事悲劇。

可惜這時候卡杜里忙於去視察機場中的情形，林愛莉只有將她的意思告訴呂偉莨和阿生二人。

機場上開始忙碌起來。

葡萄牙保安警察展開一連串的戒備行動。這是頗令卡杜里等人感到意外的。事前他們並不知道會有這麼多的保安警察開入機場之內。

縱然如此，卡杜里和美國特務人員仍不致於過份担心，因為保安警察未必會介入飛機例行檢查與加油員工作方面。

三架蘇製巨型伊留申運輸機在上空盤桓，在指揮塔的無綫電控制中心指示下，一架又一架的下降跑道之上。

卡杜里在車廂之內一邊用望遠鏡監視機場方面的動靜，一邊說道：「一次出動到三架巨機，看來『特種部隊』的眞面目必然暴露無遺！」

在旁的美國特務也說：「是的，他們不可能整體長留機艙之內。」

他們的意思是：飛機橫渡大西洋之後，困處機艙之內的人員，最低限度也會步下飛機伸展一下，以候加油及例行檢查工作完成之後，再登機起飛。

假定眞如他們所料，那麼，古巴「特種部隊」的眞面目，就可以讓他們大開眼界！

美國特務在一般人心目中，以為他們都是中央情報局屬下的人員。加上年來美國國會議員的爭相指責下，「中央情報局」也就大受渲染，名聲更加响了！

其實美國特務並非全屬「CIA」，「DIA」比他們更深不可測。

「CIA」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稱。那麼「DIA」又是什麼？

「DIA」是一九六一年才秘密成立的「國際情報局」。

在此之前，美國陸軍的情報單位簡稱為「G2」；海軍簡稱「ON1」；空軍則簡稱為「A2」！此等全屬美國軍方極度機密的情報機構。

自一九六一年起，美國國防部為統一起見，將「G2·ON1·A2」等三合為一，統稱的縮寫為「DIA」！

「DIA」總部設於著名的五角大厦——美國國防部所在地。每年經費預算數以億計，當然是美元單位。

「DIA」與「CIA」可謂「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主要因是前者屬國防高度安全秘密，所屬人員均在國外活動，很少與「自己人」發生磨擦。

但「CIA」則不同了。

「CIA」的特務除了對外之外，還有對內的，尤其是「水門事件」爆發後，他們被國內輿論大事責難，國會議員大力抨擊，主要還是由於他們的工作，太過暴

露！

目前與國際特警人員併肩工作的美國特務之中，就有不少「DIA」混在其中。此等人員都是受過高深軍事訓練的。

他們可以從若干裝備上窺出破綻，以確定所謂「特種部隊」的特徵究在何處。

這車廂之內，不但配備有極渡敏感的電子儀器，更有長距離攝影器材，目的是拍攝那些「特種部隊」的眞相，以便專家再加以分析。

從美國人的緊張情狀看來，古巴這支「特種部隊」絕非徒負虛名之輩，而是大有來頭的神秘兵員。

以高度敏感著稱的「DIA」人員尚且如此，也難怪國際特警方面對此事更感興趣了。

巨機緩緩地在跑道上降落，葡萄牙保安人員紛紛開到機場上展開戒備。

國際特警人員，開始感到有點不大尋常。

由美國人收買的奸細用緊張的語氣，透過無綫電通話儀器說：「飛鷹飛鷹，小心點聽着——計劃有變，小鷄只停留一小時，吃飽了就走，牧羊人奉命不准接近小鷄。」

這些「語無倫次」的說話，的確令局外人聽得莫名其妙！

其實這是美國人與機場臥底的奸細事前約好的暗語。

「飛鷹」是呼號，代表美國特務；「小鷄」是那些巨機；「吃飽」是加够了油；「牧羊人」是負責加油的人。

美國特務頭子大為緊張，卡杜里也不大明白地自言自語：「奇怪！為什麼對方會改變計劃？一小時怎麼可能完成例行檢查和加油工作？」

美國人沉默片刻，立刻對機場他們的人發佈命令。

林愛莉只聽到美國人說：「牧羊人注意，牧羊人注意，一號牛油如果壞了，改用三號芝士！」

什麼是「一號牛油」？什麼是「三號芝士」，眞的是聽得林愛莉一頭霧水。

她終於忍不住悄悄問身邊的卡杜里：「什麼是牛油芝士？」

卡杜里一邊注視機場上的一切，一邊說道：「一號牛油是加油時，伺機窺探機艙的情形。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是『三號芝士』是指什麼。」

林愛莉儘管滿腹疑團，却不可能再追問下去了。

因為機坪上，軍警林立，如臨大敵似的，三架巨型「伊留申型」運輸軍機，先後降落，美國特務與國際特警們，都全神貫注地，留心着機場上每一角落的動靜。

車廂之內，負責拍攝的人員，較對焦點，企圖拍得更清楚的照片，負責通訊的，小心收聽機場發出的報告。

情況十分緊張，彷彿一場大戰即將爆炸起來似的！

其實機場之內，除了停機坪一角佈滿了軍警之外，一切如常。

林愛莉心裏正在納罕，呂偉莨和阿生此時亦已返回車廂之內。他們也曉得巨機降落之時，即緊張時刻來臨了。

三俠心裏都有疑問，只是此刻均閉上咀巴不說話，只注視着機場中的一切。

機坪上架起鐵馬，三架巨機由軍警看守，等閒人不易接近半步。

一切靜止下來。

望遠鏡底下所表現的情形，的確令人有點難明。

但是，敏感的電子竊聽儀器系統，却可以收聽得到巨機駕駛室與指揮塔之間的無綫電通話情形。

戴上了耳筒的特務全神貫注地聆聽他們之間的每一句話。自動錄音系統一邊悄悄地將雙方通話全部錄下。

美國特務開始明白了，原來古巴軍方早已有了預防破壞的措施。

這種措施是前所未有的。看情形可能是他們已發覺參謀總部的秘密檔案室曾被人開啓過，因此與葡國政府之間，臨時達成一項協議。

若非兩個政府之間早有默契，眼前的情形不會出現。

安哥拉本來就是葡國屬地，現在却被搞得亂糟糟的，不管以後的發展如何，葡國政府似乎找不到理由助古巴人一臂之力，除非卡鬍子給予葡人若干好處。

當然，如果葡國政府明令禁止古巴軍機降落，古巴人仍有其他地方可供選擇；例如非洲境內親共的亞爾及利亞即其中之一。

但看看眼前出現在機場中的情形——葡國軍警對古巴機如此呵護備至，想其中必然大有道理的。

一隊車隊突然開入機場，直駛停機坪，這時三架巨機機門，才首次打開。

「這是怎麼一回事？」連卡杜里也忍不住脫口驚問。

無綫電系統由美國特務控制，所以國際特警人員不知道機場中的發展。

美國人說：「眞是豈有此理，他們竟然讓蘇聯人昂然進入機場。」

「蘇聯人？」卡杜里大感愕然！

「是的，車隊載來了蘇聯的機械人員，古巴人無須勞動機場上的檢查人員。」美國人在咆哮着說：「葡國政府，太過份了！」

三俠心中雖然有着許許多多難以明瞭的事，但他們總覺得政治比任何一樣事物更深不可測，因此亦無所謂「過份」。

例如昔日的「老大哥」，如今已是「死對頭」；以往的「紙老虎」，現在不就是「拍膊頭，稱老友」的人麼？

政治，尤其是國際間的政治，就像舞台一樣，不斷在演戲；所不同的是演得好的未必一定是好戲而已。

有些讓我們見到的是這一套，幕後却又是另外一套，只要洞悉其中奥妙，其實一些兒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且說機坪之上，葡國軍官檢查過開到機場的車隊和蘇聯人之後，就讓古巴人與他們接觸。

蘇聯人員多至百餘人。

他們分頭展開連串工作，包括檢查三架巨型的引擎以及機件，加油等等，完全不假手於機場地勤人員。

美國人看來是白費心機了。

他們絕難想到古巴人出此一招，因為這兒到底不是蘇聯境內。

唯一可以說得通的「理由」，似乎只是「伊留申型」運輸機乃蘇聯出品，所以交由蘇聯技術人員檢查，乃「順理成章的事」。

蘇聯人還帶來了電子檢查儀器，先後登上巨機機艙之內展開例行檢查工作；配合機場供應的升降車輛，一切進行得十分的順利。

有這麼多的技術專家，又有如此新式的電子儀器，難怪他們只須停留一小時就可以繼續再起飛了。

美國特務們抓頭撫腮，總覺得事出意外！

卡杜里起初幾分鐘還可以保持樂觀態度，他們估計古巴「特種部隊」一定會露面。但當等待了超過十分鐘之後，他的信心也開始動搖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卡杜里說：「他們難道不感到疲勞麼？」

「是的，機師們都下來伸展一下，爲什麼不見武裝人員？」美國特務也焦慮地說：「難道他們知道了我們的計劃？」

林愛莉到了這時候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問：「你們的計劃到底怎麼樣？」

美國特務頭子回頭瞥了林愛莉一眼，道：「一號牛油計劃，是表示我們的人員將設法把計時炸彈安置在巨機之上……」

豈料他話猶未完，卡杜里已插咀道：「爲什麼你不早對我說清楚這一點？」

美國人冷冷地笑了笑：「我們知道閣下的立場，國際特警從不希望見到有任何悲劇發生，但美國也有自己的立場。不過無論如何，一號牛油計劃失敗了！」

卡杜里問：「那麼，三號芝士計劃，又是指什麼行動？」

「我會告訴你的，卡杜里先生。」美國人悠閒地，一邊用望遠鏡繼續觀看機場中的情形。

「我正式要求你現在就告訴我。」卡杜里有點生氣地說。

「對不起！」美國人說：「現在無論如何還不是時候吧！」

卡杜里眞想發作，但阿生扯扯他的衣袖，暗示他容忍下去。

事實上他們只是合作，誰也不能命令誰去做某一件事。

阿生明白到雙方立場不同，自然彼此所採的態度也不同。

令卡杜里生氣的，只是美國人態度未免太過傲慢了！

阿生心平氣和地，對卡杜里說：「看來我們在這兒會一無所獲。」

「是的，你有何良策？」卡杜里也覺得這次任務將會失敗！

卡杜里如此容易生氣的原因之二就是：他不知道回頭如何向巴黎總部交代。

阿生道：「我們當然不可能在軍警林立的情況下硬闖。」

「但特種部隊的內容，我們始終還是一無所知，如何向總部交代？」卡杜里說道。

阿生道：「除非我們能飛入安哥拉，否則，特種部隊的眞相，永遠是個謎！」

「飛入安哥拉？」卡杜里想了想，反問道：「你以爲他們在以後四五十分鐘之後，也不會落機伸展一下麼？」

「看情形大概不會吧。」阿生說：「我想美國人的計劃早已被對方洞悉！」

「嗯——」卡杜里低聲問阿生：「你可猜出什麼是三號芝士計劃？」

「我雖然猜不出，但却可想得到。」阿生道：「毫無疑問，必然是一項破壞行動！」

「破壞？」卡杜里至此恍然大悟似的，渾身爲之一震！

他立刻站直了身子，把視綫望向了車頂。

阿生的反應十分敏銳，他也想到了卡杜里內心的想法。

果然，這車子是特別設計的一輛僞裝旋遊觀光車。

車身外型與一般遊客觀光車並無兩樣，車頂有一副冷氣調節機；但是，阿生趁住這時美國人集中注意力在機場方面的時候，仔細觀察了這「空氣調節系統」，原來其中大有文章。

美國特務人員在工作效率方面可能比不上其他國家，但設備之優良，似乎可以肯定佔了絕大的優勢；這可能由於美國是個科學先進的國家。

原來車頂的「空氣調節系統」之內，有一套地對空飛彈發射系統。

地對空飛彈有大有小，大者大到長達數十英尺的也有。

例如蘇聯發展的雷達控制的多節火箭，就長達五十餘呎。

即使是較小型的加納型「SA——4」火箭，也長達三十呎。但此等巨型飛彈必須用巨機或巨型卡車運載！

至於蘇製的加樂斯飛彈，更是一種龐然大物；它的長度達到六十七呎，長徑亦達九呎。本身有四個噴火出口，其巨大可想而知。

但美國陸軍兵工廠年來却爲陸軍發展一種小型飛彈。

這種被稱爲「麻雀」的小飛彈，威力巨大，但只有二呎餘長，可以由陸軍士兵用背架發射，亦可以在軍車上用乾電池控制。

「麻雀」是名符其實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飛彈。它具備了「响尾蛇式」飛彈的追踪熱力優點。但携帶方便，容易發射，却又不易被人發現其踪跡。

阿生和卡杜里都是專家，憑靈機一觸發現了這特製卡車的性能之後，自然爲之吃驚不小。

他們表面上仍然保持冷靜，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

私下裏却討論着如何採取行動！

阿生低聲對卡杜里道：「他們的『三號芝士』分明是指利用車頂的火箭，古巴人遭殃了！」

卡杜里忐忑不安地說：「我們必須設法制止他們，這不是總部的意思。」

「那麼，你去設法引開美國人的注意。讓我去動手！」阿生自告奮勇地說。

「你有辦法？」卡杜里有些担心地問：「你有辦法拆卸它？」

「它」當然是指車頂隱藏的小飛彈。

阿生輕輕一笑，低聲道：「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暗中弄斷通往車頂的控制綫路，自會控制失靈；等到他們修理好之

時，古巴三架巨機，已飛出了九霄雲外去了！」

「好吧！就這麼樣決定。」卡杜里低語阿生道。

於是二人分工合作，卡杜里湊近左邊車窗去，與美國特務人員併肩注視着機場中的情形；阿生則設法依計行事——將通往卡車車頂的綫路截斷。

美國人似乎都全副精神集中在機場那邊。

卡杜里沒有跟他們談話，因爲不久之前他才生氣，假如突然改變了態度，反而會引起對方的疑心。

當阿生再次回到卡杜里身邊來的時候，他們已心照不宣。

阿生巳暗中完成了「截綫任務」，美國人似乎一無所覺。

豈料就在這個時候，那個美國特務頭子却回過頭來，對卡杜里表示道歉！

其實卡杜里這時候却在心裏對自己說：眞正感到抱歉的應該是我。

當然，他並沒有說出口來，否則，巨機在未再次起飛之前，美國人仍然可以將綫路修理好的。那時他們豈非前功盡廢？

美國特務看看腕表，說道：「大概還有……」

他似乎想說還有若干分鐘，豈料就在這時候，又一隊車隊從另一個閘口開進了機場。

負責無綫電通訊的美國人說：「我們可能連三號芝士計劃也要被迫取銷！」

那個特務頭子也在望遠鏡監視下發覺那車隊的突然出現。

那是一隊載了高度汽油的大卡車。專門替飛機加油的油車都是這麼樣的，看來並無異狀。

特務頭子正待追問，但無綫電生突然又失常地接連叫了幾次「小鷄」的呼號！

阿生等人冷眼旁觀，他們也看得出情形顯得有些失常。

無綫電生終於說：「我們派去的人可能被他們發現了。」

就在這一刹那間，另一名美國特務也說：「不好了，有人用望遠鏡向我們這邊望過來。」

卡杜里也發覺了機場的情形，殊不尋常！

指揮塔之內，有人正以望遠鏡憑窗瞭望這山崗上的情形。

於是他們惟有匆匆撤退。

車外的僞裝「遊客」奉召紛紛登車，司機爭取時間開車逃走。

望遠鏡中所見，機場上有些人被軍警拘捕，被捕者分明是美國收買的人。

美國特務頭子這時才知道無綫電突然之間中斷，原來是潛伏在機場的奸細已被人發現了。

本來他想對卡杜里說：再過若干分鐘就會把「三號芝士」計劃的內容告知卡杜里。但現在却絕口不提。

不過，卡杜里却沒有追問下去，因爲他以爲自己巳經知道了！

黑色奇兵　所向無敵

一小時的光景，轉眼就過去了。

在這一小時當中，變化太大。

首先是三架古巴巨機降落後，蘇聯人突然出現，令到美國特務和國際特警之間均大感驚愕不已！

其次就是：美國收買的奸細被葡國保安人員發現，以至通訊中斷。

最後是載住三俠等人的僞裝旅遊大卡車眼看情勢不對，匆匆逃去！

等到各人落山之後，又分乘數輛小房車，分頭遁去。

葡國軍警雖然盤問落網的奸細，但却問不出什麼結果。

奸細們所供的，差不多都是他們早巳知道了的「情報」。

現在巨機巳起飛了。

三架巨機是剛好停足一小時之後，然後才再次南飛的！

機場上又恢復平時一樣，只是有些人被捕，蘇聯人又乘着原來的車輛離去。

呂偉艮等三俠與卡杜里等人，這時巳回到他們居住的酒店房間內。

卡杜里曾與美國人同車逃走；呂偉艮等三俠則乘另一小車回到這兒來。現在除了美國人之外，他們又重聚了。

林愛莉問卡杜里：「美國人有沒有把『三號芝士計劃』告知你？」

「有！」卡杜里滿面愁容地說。

「是不是一如我們所料？」阿生問道：「所謂『三號芝士』大概是指火箭襲擊的意思吧？」

「不！」卡杜里說，「完全與火箭無關。」

三俠大感愕然！

在三俠逃走途中，阿生巳將情形約略告知了呂林二人。

因此，呂林夫婦二人知道所謂「三號芝士計劃」，可能與車頂上的火箭系統有關。

但是，卡杜里却出乎意外地否定了。

到底爲什麼？

當三俠的視綫集中在卡杜里身上的時候，他又說：「美國特務太不忠實，我們完全上了他們的當，而且無可挽救！」

「爲什麼？」阿生吃驚地，急不及待地問。

「他們太過不擇手段了！」卡杜里生氣地說道：「他們所謂『三號芝士計劃』，可能令到一千幾百條人命葬身於大西洋之上。」

阿生渾身一抖，反問道：「是在三架巨機之上放了計時炸彈？」

「不！他們那有機會接近三架巨機？」卡杜里又說：「他們只是在汽油中做了手脚！」

「汽油？」阿生整個兒跳了起來，「不是指火箭襲擊麼？」

「不！與車上的地對空火箭完全無關。」卡杜里說，「他們一直等到飛機起飛之後，才將實情告知我。」

「你有沒有通知機場指揮塔？」阿生反問道。

「沒有。」卡杜里說：「這對大家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可以用匿名電話。」阿生道，「我們不能看着這麼多人死去！」

「是的，總部的原意亦非如此，我們

只想知道內情，卻不希望弄出人命！」卡杜里嘆了一口氣，又說：「但美國人聲明在先，如果我們通知阿蘇里斯機場，他們會通知葡警來捉我們。」

「眞是豈有此理！」阿生氣得頓足不已。

呂偉艮沉吟道：「眞奇怪！古巴人爲什麼不落飛機？」

林愛莉也說：「是的，照計任何人困處飛機之內這麼久，也恨不得落機伸展一下筋骨才對，難道特種部隊就不是人？」

阿生道：「我們忖測他們一定是人，只不過是受過訓練的鐵人！」

卡杜里道：「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難過的日子。你知道嗎？」

阿生問：「是不是爲了那三架巨機內的全部生命？」

「不！」卡杜里說，「他們的犧牲，固然令我難過，但是比此更難過的，應該是我們一無所獲，如何向總部交代？」

「嗯……」阿生也感到慚愧！

呂偉艮道：「要知道特種部隊的內容，看來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卡杜里問。

「與美國人繼續合作！」呂偉艮道：「據我所知，只有他們才可以利用各種身份掩護我們混入安哥拉。」

「你們要混入安哥拉？」卡杜里大感意外地瞪住三俠。

呂偉艮聳聳肩道：「這是唯一偵查特種部隊的方法。」

阿生也說：「是的，我們錯過了今天唯一的機會之後，就只有進入安哥拉。」

呂偉艮道：「安哥拉目前有個極端派系的支持者——美國與蘇聯古巴等國，才有辦法讓我們入境。」

卡杜里說：「如果三位肯繼續合作，我可以立刻請示總部。」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雖然沒有說話，彼此卻明白對方的意思。

× × ×

這是一項挑戰！

在三俠的冒險生涯中，他們第一次接受了最危險的挑戰！

他們決定進入安哥拉戰場之上，調查「特種部隊」的眞相。

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於收到卡杜里的報告之後，立刻與美國方面取得連系。

美國特務頭子比得親自到酒店去找卡杜里，雙方同意，以記者身份先飛往札伊爾。

比得迅速爲各人辦好各種僞裝身份的證件，原來美國大使館之內，就有不少僞證專家在着，一切自然順利。

三俠與日本人大久保，加上一個卡杜里（法國人）已經是三個不同的國籍。再加上比得本人的「美國記者」身份。於是這一個「戰地記者採訪團」，便在不足四十八小時之內，辦妥了一切入境手續，迅速坐專機出發。

「記者專機」先飛札伊爾的金沙沙。

美國人本來妙想天開，想以記者身份，要求直飛「人民行動」親共軍隊所控制的首都盧安達。但是，電報發出後不足一小時，已被納托的親信所拒絕！

不過，這是在他們意料之中的事，有蘇聯人在着的地方，他們又豈容「新聞自由」？

因此，三俠等人惟有再由札伊爾的金沙沙，再飛安哥拉北部小鎮——諾加鎮。

小型專機先在馬塔廸機場降落，然後由美國人用打着「記者採訪專車」旗號的吉甫車，開往諾加鎮去。

當時的諾加鎮還未發生劇戰，但卻是最接近前綫的地方。

由羅拔托所率領的「民族陣綫」軍隊，正在節節敗退。

相反，由「人民行動」領袖納托所領導的士兵，卻由於有古巴軍的介入，而打得非常出色，正步步緊迫。

三俠等人自進入安哥拉境內之後，差不多沒有一分鐘停止過，他們一直聽到炮聲「隆隆」。

三俠這次協助國際特警組織進入安哥拉進行調查，表面上看來只想知道古巴「特種部隊」的眞相。

其實巴黎國際特警組織總部的意思，還希望了解其他國家參戰的情況。

例如世界一些報章曾報導：美國政府也在喬治亞州的班寧堡訓練一支志願部隊，投入安哥拉作戰。

雖然上述傳說已被當今美國國防部長伊奴斯所否認，但國際特警方面卻感到懷疑。他們也希望查個明白。

不過，卡杜里是一直未有將此項目的也告訴了比得而已。

除了比得之外，三俠和大久保等人，也心中有數。

諾加鎮有不少屋宇已被長程大炮轟毀。三俠看見那些無家可歸的非洲黑人，也覺得戰爭實在太無人道。

從屋宇毀壞的程度可以看到：非洲黑人若果沒有外國軍火支援，根本不可能擁有這種重型的武器。

因此，由古巴出兵，蘇聯供給軍火的消息，應該十分可靠。

呂偉艮等人，當晚就睡在一個帳幕之內。

蚊虫的騷擾，以及隱約可聞的「隆隆」炮聲，令到各人無法可以安睡！

但是，愛好刺激的三俠，絕未因此而有所埋怨！

對一般人來說，這是難以容忍的生活方式；但對一些喜歡冒險的人來說，這卻是一種絕不尋常的新嘗試！

突然有個人走進帳幕中來。

三俠忙於驅蚊——這是唯一最令他們感到煩惱的。

他們一直未睡過，想不到比得會在這時候入來；卡杜里也有些意外地坐直了身子。

「發生了什麼事？」卡杜里打了一個呵欠，問道。

「根據前綫的消息，敵軍已迫近了！」比得說道，「你們須要撤往更北的地方去。」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問：「如果北撤，我們如何可以查出古巴特種部隊的眞相？」

「但是，根據戰地報告，這場戰爭勢將空前慘烈！」比得說。

呂偉艮道：「我們既然來了，也管不了如何慘烈，我們也得跟軍隊一齊開上前綫。」

林愛莉也說：「是的，只有這樣才可以窺出一切秘密，豈可東避西躲？」

「那麼，請跟我走。」比得原來是利用了激將法。

阿生問：「往那裏去？」

比得道：「有一支黑人部隊即將開往前綫，我們跟他們一齊走。」

卡杜里站了起來。

各人在這種環境底下，都是和衣而睡的，所以此時只須背上背囊，稍作收拾，即可離去。

炮火聲越來越近！

在黑夜中，可以見得到那些炮火不斷地冒出了火光。

呂偉艮挽住他妻子的手臂，但林愛莉卻撥開了他的手。

她說：「別當我是你的妻子好嗎？這是戰地，我們的身份則是記者，如果你太愛護我，就會露出馬脚。」

阿生聽了笑道：「男記者對女記者護花有責，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三俠相顧又是一笑。

那邊，比得已在催促各人加速脚步前進，他說一支部隊立刻就要開拔。

呂偉艮等人只好跟着他，在黑暗中前進。

最後，當各人乘坐吉甫車進入一個軍營時，數百名枕戈待發的軍隊，已經有一半開出；卡杜里，比得與三俠等「記者團」，只好跟隨一隊白人僱傭兵出發。

三俠一直以爲只有納托的「人民行動」左派軍隊之中才有古巴兵加入作戰，想不到現在「民族陣綫」這右翼部隊之中，竟然也出現了白人僱傭兵。

三俠等人乘坐吉甫車前進。

車頭豎起特殊的旗號，但炮火是沒有眼睛的，誰也不敢保證他們的安全，說不定在刹那之間，「轟」然一响之後，他們便化爲灰燼！

比得開着車子前進，每個人都獲配了一頂深棕色的鋼盔。

炮火聲越來越响亮。

這等於間接告訴各人：他們已越來越接近前綫了。

一枚炮火在附近爆炸。

「轟隆」一聲巨响，震耳欲聾！

比得立刻停了車。

卡杜里也指揮各人落車，竄向一處大炮陣地後面。

那是由一組白人僱傭兵所控制的炮位，距離進軍的公路大約有數十碼遠。

附近是一叢叢的密林。

白人僱傭兵是說英語的，有些正在嚼着香口膠，態度顯得輕鬆！

呂偉良等人覺得有些人未必就是爲了錢而到此冒險。

「僱傭兵」顧名思義，他們是被人用金錢僱傭而來。

但看眼前這些人打得如此輕鬆，他們竟然像若無其事的視生命如糞土，如果單單說是爲了錢，實在令人懷疑！

在今日世界上有不少大城市盜賊如毛，他們與軍警對抗，也同樣是拿生命作爲賭注——勝了，他們可以佔有贓欵；敗了，縱不至於死，也會坐牢去。

如果爲了錢，他們爲什麼不去打刦？

這批僱傭兵據說來自英倫，竟然不是來自美國，眞的令三俠和卡杜里他們大感意外！

但說話卻出自搬運炮彈的僱傭兵的口中，加上他們的英國口音，看來又不似是說謊。

三俠和卡杜里商量，他們不想躲在這裏，卻希望再上前一步。

但是，炮火十分猛烈，比得表示太過危險！

儘管如此，三俠還是堅持離開那個炮位，尾隨一輛裝甲車開上前綫。

控制裝甲車的，是眞眞正正的黑人，他們是羅拔托「民族陣綫」軍隊。

裝甲車雖然輕盈，但看情形一定抵受不住較強烈的炮火。

時間雖是在黑夜，但是，炮火火光越來越密；越密也就變得越加明亮。

因此，三俠等人也可以有更多的機會看見黑人的作戰方式。

他們並無種族歧見，但說實在話，黑人似乎對武器認識不多；主要可能與訓練的時間短促有關。

等到三俠再看清楚，原來其中竟然有些十餘歲的少年人夾在其中時，他們就難免感到有些心酸！

他們不禁會問：爲什麼？爲什麼要驅使少年人去打仗？

如果在文明世界裏，如果在安定而進步的國家中，像這年紀的少年人，他們應該正在學校中求學才對。

他們在驚心動魄的場面下，終於有人受傷倒地了。

這支軍隊配備不齊全是他們早已見得到的事實，但想不到竟然會沒有救傷兵同來。

林愛莉看不過眼，過去將傷兵扶起來，爲他包紮傷了的小腿。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林愛莉又呆了一陣！

林愛莉並非一個舊式婦女，她爲人也十分的開通。

她只抱住一顆善心去做這件事，從未想到對方可能是個男子而難爲情；事實上戰場上也只可能有男士兵。

但是，她錯了！

這是個女兵。

她流着淚，用土話多謝林愛莉的照顧，可惜雙方語言不通。

林愛莉只好一邊爲她包紮，一邊用微笑去回答她。

敵軍似乎越迫越近，有些黑兵已在節節後退。

三俠等人也覺得形勢太不妙！

呂偉良叫各人立刻離開車輛以及炮位陣地等處，因爲那才是對方轟擊的主要目標。

時間雖則在黑夜之中，但炮火的連續發光，卻亮了半邊天！

三俠等人可以清楚見到戰況慘烈，一枚炮彈落下往往就斷送了幾條人命！「轟隆」一聲巨响之後，接連傳出便是連聲慘叫，以及連綿不絕的呻吟之聲！

各人剛離開那輛裝甲車，一枚炮彈就命中了它。

一團火光，連聲尖叫，眞的是驚天地，泣鬼神，動人心魄！

傷者的呼救聲中，突然夾雜了一聲嬌呼，林愛莉「喲」一聲倒在地上。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約而同地嚇得一跳！

火光閃爍中，只見林愛莉半臥地上，一隻手捧住了足踝，另一隻手，却在地上爬。

呂偉艮和阿生立即回過頭來，合力將她扶起來；林愛莉並未中彈，只是在黑暗中愴惶逃走時，摔了一跤，傷了足踝。

呂偉艮和阿生將她扶過一旁，戰火越來越猛烈，各人也只好伏在亂石堆後面暫避。

林愛莉雪雪呼痛，呂偉艮在黑暗中爲她將足踝骨扶正，然後以手帕綁紮起來，總算暫時止了痛。

僱傭兵的炮火也十分劇烈，無奈仍難制止對方的苦苦進迫。

卡杜里等人在火光閃閃中可以看得見，羅拔托的「民族陣綫」親西方軍隊十分饒勇善戰；他們雖是黑人，而且任何人也可以輕易看得出，此等兵員顯然未接受過應有的軍事訓練，其中還滲入不少婦孺之輩。

儘管如此，他們仍能一鼓作氣，勇往直前，實屬難得。

有個受了傷的白人僱傭兵爬行到亂石堆後面，與三俠等人共處一起！

阿生忍不住向他問道：「你從何處來的？」

那白人道：「英國的里茲。」

那白人又告訴阿生，他到了這兒不足四十八小時，就要開上前綫。

至今爲止，英國的里茲鎮仍然設有一個招募白人僱傭兵的「站」。

有不少英國僱傭兵確是爲錢而來，但當他們發覺形勢不妙時，便來一幕「臨陣退縮」，這種人理應受到軍法懲處！

較早時有過傳說：某希臘軍官（白人僱傭兵之一）曾以他的手槍槍殺八名臨陣退縮的英國僱傭兵。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亦希望三俠等人在此行中查明此事究竟是否屬實。

因此，阿生便趁這機會，向那傷兵查問。

傷者道：「我不知道有這種事，但是我們來得不合時宜却是事實。」

阿生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古巴派來一支特種部隊，加上蘇聯運來的新武器，實在令我們難以吃得消！」傷兵說時又感慨萬千地搖搖頭。「西方國家做事不够爽快，總是畏首畏尾的，於是以蘇聯爲首的共黨集團國家便可以得心應手！」

阿生也覺得傷兵言之有理。但這些他早巳知道了。現在他要知道的，却是關於古巴特種部隊的眞相。

於是阿生又問：「你見過古巴那支特種部隊麼？先生。」

那傷兵道：「當然見過，而且難以置信！」

阿生在炮火橫飛的環境下，也可以領略得到他身旁那傷兵的語氣充滿了恐懼。

阿生發覺那傷兵的手臂一直在流血，手頭上又沒有藥物，只好撕破他的衣袖，用最簡便的方法，將手臂綁紮。

主動脈受到綁紮，暫時止了血。

傷兵又說：「古巴那支黑人部隊勇猛非常，他們簡直不可思議！」

「黑人部隊？」阿生感到有些意外地怔了一怔！

「是的，我們一班同僚估計，他們可能是古巴在美洲招募的黑人。」傷兵道。

阿生問：「爲什麼你不說他們是非洲本土的黑人部隊？」

「安哥拉的黑人不可能有這種作戰常識。」傷兵道，「老實說吧，我本身也做過職業軍人，知道一個兵員若非受過嚴格訓練，根本不可能在戰場上有所表現。」

「他們有多少成員？」

「只有百多人，但個個似乎打不死，簡直好像個個都擁有銅皮鐵骨一樣，眞叫人難以相信！」傷兵回憶着說，「記得有一次，我持一支美製卡賓槍，瞄準一個黑兵的胸前連發了三槍，嘿！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那黑鬼只直瞪瞪的盯住我，並未倒下來，我差點也給他嚇死了！」

阿生一直都相信這傷兵的話，但聽到這裏，反而覺得他太神化了古巴的特種部隊。

阿生又問：「他們用何種武器？」

「一種新型的湯姆生機槍，一看就知道是俄製的。」

「他們可能穿上了避彈衣，所以刀槍不入。但是，被你擊中三槍而不倒的黑兵，爲什麼會放過了你？」

傷兵苦笑搖頭：「不是他放過我，而是我被他嚇得回頭就跑。」

「如果我是那傢伙，準會在你背上加上一槍。假如是你，你亦會這樣做的，對嗎？」

「嗯！是的，但可能我逃得太快，他事實上也有開槍，只是我那一次比較幸運，並未受傷呢！」

傷兵想了想，他才發覺阿生言語間在暗示一種懷疑的態度。

於是他又說：「我所講的全是實話。如果你不相信……」

話猶未完，傷兵猛然將阿生一推，兩個人立刻俯伏下來。

阿生還喘不過氣來，耳畔巳傳來一聲「轟」然巨响。

一陣濃烈的火藥氣味，無數的沙石碎片迎頭潑下。

一聲慘叫在阿生身邊不足三尺處响起，大久保應聲倒下。

阿生吃驚之餘，回頭一看，炮火閃爍中可以見得到大久保巳倒臥在血泊之中。

阿生不顧一切地推開壓在他身上的傷兵，過去將大久保扶起。

大久保身受重傷，巳陷於半昏迷狀態中！

傷兵顯然是個有戰場經驗的職業軍人，剛才若不是他及時將阿生推倒，阿生亦難免會像現在的大久保一樣。

救人要緊，阿生想找人協助，先將大久保抬向後方，但是在混亂的黑夜裏，呂林夫婦二人和卡杜里他們，都不知所踪。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要求傷兵助他將大久保抬走。

現場上一片混亂，炮火聲與呼救聲混雜，令人聽得心驚胆裂！

阿生一邊要照顧大久保，一邊却爲呂偉艮等人而担心！暫時也沒有閒心去追問古巴特種部隊的事了。

那個年約三十五六歲的白人傷兵雖然本身也受了傷，仍盡力協助阿生，將大久保半抬半扶的移到一輛吉甫車旁邊。

他向阿生自我介紹道：「我叫力士，是英國人。你可是日本人？朋友。」

阿生道：「不！我是中國人，你可以叫我阿生。」

「阿生，好極了！」力士又說，「快些扶他上車。你會開車嗎？」

「我會駕駛，但是……」

「別阻時間了，朋友，我看這一次我們所遇上的，必然又是特種部隊，再不走就只有送死！」

阿生只好把大久保抬上吉甫車。

這時候，傷兵力士巳坐到司機位旁邊去。阿生最後上車，竟然發覺車子原來壞了。怪不得會被人棄置在這裏。

力士死心不息，摸出一支手電筒來，回頭問阿生：「你會修理汽車麼？」

阿生只好跳下車，將車頭蓋揭起；他有機械常識，尤其是對汽車認識更深。

力士用手電筒協助阿生，兩個人彎着腰，希望快些把這輛吉甫車修理好。

戰火越來越激烈，敵方越迫越近，傷兵越來越多。

但在黑暗之中，似乎沒有專門負責救傷的「十字兵」。

等到阿生匆匆將那輛吉甫車修理好之後，他們又再將二名傷兵扶上吉甫車去，由阿生駕駛，急忙後撤。

阿生不識路，一切只憑車上的傷兵指點，開着吉甫車在黑暗中奔馳。

× × ×

諾加鎮是安哥拉北部一個戰略據點，以前一度成爲葡萄牙的空軍基地，大約位於卡望尼以南六十五英哩處。

卡望尼也就是羅拔托所領導的「民族陣綫」總部之所在。

「人民行動」的親共軍隊看來志在必得，羅拔托的黑白混合部隊由黑夜戰鬥至天明，巳退守到了最後防綫。

白人僱傭兵擁有美式新武器，加上羅拔托的黑人部隊如此饒勇，仍不免要敗下陣來，可見對方確非善類。

一隊空軍戰機自北部飛來，經過一連串轟炸之後，總算暫時遏止了來自南方的攻勢。同時亦令到「民族陣綫」的戰鬥部隊可以暫時扼守最後防綫。

突如其來的戰機據說來自札伊爾，機師和機槍手們相信都是白人僱傭兵。

經過將近十小時連續不停的戰鬥，相信雙方都在等待補給。

戰火於是得以暫停。

阿生在傷兵醫院裏眼看大久保渡過了危險期，暫時可以鬆了一口氣。

但是，呂林二人的失踪，令到阿生忐忑不安！

他們至今仍無消息，雖然軍方巳答允派人搜索，但仍無下落。

一場慘烈戰鬥，至今爲止，死傷超過了四十五人之多。

除了躺在帳幕中的傷者之外，十餘具屍體裏面，都經由阿生一一辨認過了，暫時見不到呂林夫婦二人在內。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平安無事，因爲敵方所佔領的土地之上，可能有他們的屍體。當然，他們亦有可能被俘。

阿生心情沉重萬分，那並不單是爲了呂林夫婦的失踪，也是由於觸目所見，滿是沾滿了鮮血的傷兵！

阿生本來想離開那臨時架搭起來的，被用作收容傷兵的帳幕，但是他却爲了担心大久保的傷勢；等到大久保危險期渡過之後，力士又把他召至病床之前。

力士現在巳經了解到阿生的眞正的身份原來是國際特警。

他說：「記得我昨晚告訴過你的故事嗎？」

阿生反問道：「什麼故事？」

「就是那個刀槍不入的黑鬼！」力士的目光仍有餘悸！

「你以爲他是鬼？」

「我担心那是黑人的巫術。」

「你要我怎樣做？」

力士招呼隣床的另一名傷者——他同樣也是一名白人僱傭兵，傷了腿，年紀也較大。

「亞里尼，你來爲我作證好嗎？」力士說道，「刀槍不入的黑鬼，你也見過了，向他證實一下好不好？」

亞里尼嘆氣說：「算了，沒有人相信這種事的存在。」

阿生忍不住問：「我想知道你們到底遇上了多少個刀槍不入的黑人？」

「最少超過十個。」亞里尼道，「但是我的同僚們十之八九都不相信這回事；他們甚至譏諷我們找藉口。」

「你也朝他們開過槍？」阿生問。

「是的，而且不止一槍！」

「你射對方胸膛？」

「是的，最初一槍射向胸膛！」

「你應該知道避彈衣的形狀。」

「我也知道避彈衣的保護範圍，當一槍射正對方的胸前失效時，我趁住對方未還手，立即開槍射向他的頭部。」亞里尼睜大了雙眼說，「豈料他依舊無動於中，我只好回頭就跑，結果足部受了傷！」

「你肯定你擊中他的頭部？」

「是的，絕對肯定。」

阿生沉吟道：「這就奇怪了！」

「除了黑人的巫術之外，別無解釋。」亞里尼又說：「除了我和力士之外，許多人也可以作證。」

力士道：「我剛才從醫生口中知道閣下是國際特警的身份，希望你們查明白這件事。」

阿生本來是僞裝記者的，但剛才爲了大久保危在旦夕，只好照實對醫生說出眞正身份，想不到給力士聽到。

力士認爲國際特警組織既然派人來此，必然是另有作用，所以又將阿生召來，舊事重提。希望能揭開這謎底。

雖然有亞里尼從旁作證，但阿生仍然半信半疑！

阿生不相信有一種巫術可以抵禦得住

刀槍的侵襲。

泰國最近就發生過一宗傳授「刀槍不入」巫術的慘劇。

有一名泰國老巫師，當地人仕一致認爲他道行高深。

最近突然有六名男子登門求教，要求傳授「刀槍不侵」之術。

巫師爲了表演一番，口中喃喃有詞，然後示意這六名新弟子舉起利刀分別向他狂斬，以示技藝確實湛深！

豈料刀落頭斷，立見傷痕纍纍，嚇得六個新弟子魂魄不齊，逃之夭夭！

到底是老巫師「法術失靈」，還是根本就沒有「刀槍不侵之術」？

阿生從來不會相信這種缺乏根據的事情。但二名傷兵却又言之鑿鑿。

阿生對血腥味絕不習慣，借個藉口，走出了那個帳幕。

他伸了一個懶腰，深呼吸，換過了一口新鮮空氣。

還沒有站得穩脚，便看見另一個帳幕之後，抬出一個人。

那人由二名黑人抬住，蓋上了白布——自頂至踵的全部蓋上了。通常這是表示躺在担架床上的人死掉了。

尾隨其後的是一名醫生，一名護士和美國特務頭子比得。

比得發覺阿生在着，立刻走過來。他安慰着阿生道：「呂先生他們一定會吉人天相，搜索過戰場之後並未發現他們的屍體。我看，他們被俘擄的可能性較大。」

阿生發覺二名黑人抬着的担架床，由醫生護士送入另一個小帳幕，心血來潮地問：「那是什麼人？」

比得似乎也明白了阿生的想法，苦笑道：「放心好了，躺在上面的，只是一個死得十分奇怪的黑人而已，我敢保證不是呂先生或是呂太太。」

「死得奇怪？」阿生聽得更出奇，他問：「這是什麼意思？」

「那黑人雙目失明，身上沒有任何傷痕。醫生初步懷疑他腦部受損，亦有可能受到死光的侵襲而致死！」比得十分謹愼地對阿生說：「你相信古巴的特種部隊巳擁有死光武器麼？」

阿生呆住了一陣！

他對比得的問題，根本就無法可以作答，只有令他大感驚奇而巳！

比得愼重地說：「這次到這裏來，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要知道特種部隊的秘密；假如在阿蘇里斯巳得手的話，我們根本亦無須冒險到這兒來。」

「是的，但到了這兒之後，我們仍然一無所獲。」阿生說。

「但無論如何，我們不會空手而回。」比得又說道：「這裏戰場上所發生的事，越來越令人感到奇怪！剛才是其中之一而巳。在此之前，有人提及一種神化的巫術。」

「是不是刀槍不入？」

「是的，你怎麼知道？」

阿生道：「我剛聽到二名白人傷兵說過。」

「你相信有此事麼？」

「絕不相信！」

「對啊，太神化了，而且毫無科學根據。但是，爲什麼對方有人頭部連中三槍而不倒，反而這邊却有人，毫無傷痕而死去？」

「嗯……」阿生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說：「也許是黑人作戰經驗不足，又或者是他們緊張過度而產生了錯覺。」

「不！向上級提出是項報告的，都是白人，有些是退休職業軍人，這才叫人奇怪！」

「然則你有什麼打算？」

比得道：「我剛與卡杜里他們商量過了，我們打算冒一次險，不知你有沒有興趣。」

「如何冒險？」

「今天晚上如果對方仍進攻，我們就採取主動。」比得說。

「你是說，向他們進攻？」

「不！只是深入敵陣。」

「偷營？」

「可以這樣說，但我們準備以記者身份出現，不帶武器。」

「這豈非等於送死？」

「未必的，我們雖然沒有武裝，但有其他東西可供自衞。」

阿生也知道美國特務擁有許多花樣百出的間諜用具，但在此時此地，去冒這種險是否值得？

不過，阿生又想起呂偉艮和林愛莉二人這時可能落入對方手中，因此對比得的提議，也感到有興趣。

比得帶着阿生去找卡杜里等人。他們要好好商量一下。

× × ×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戰地上因「走避不及」而被俘。

所謂「走避不及」只是他們故意的做作。

原來呂偉艮一直在想：如何才可以偵察古巴「特種部隊」的眞相？

假如跟隨着敗軍後撤，相信永遠亦無法知道其中眞相。

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冒一次險！

於是夫婦二人經過商量之後，故意讓對方將他們俘擄。

呂林夫婦二人也想過了，如果對方全是黑人，他們的危險極大。第一，言語不通。第二，黑人可能爲了省時省力將他們殺了。

但是，他們想像到這支部隊的攻勢如此凌厲，大有可能就是古巴派來的特種部隊。只要有古巴人在着，相信也不致於野蠻到全不講理。

同時，他們擁有記者的身份證件，身上並無武裝！再加上呂偉艮是個殘廢的人，所以在他們的想像中，應該是相當安全的。

問題只是：一切是否如他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事到如今，證明他們的想法只是對了一半。

當一隊黑兵出現時，呂林夫婦二人並無抗拒，亦不逃避。

對方用槍指住他們，呂偉艮立刻取出了他的證件。

可惜黑人並不懂得這是國際性的記者證件，另一名黑兵巳舉起了槍桿，對準了

他們。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艮既驚懼，又奇怪！因爲對方面無表情，目光如炬，一切動作都是機械化的，絕不靈活。

用比較適當的形容，就是當時他們所面對的，像個機械人。

但只有其中一兩個如此這般而巳。到後來，他們夫婦二人因爲言語不通，差點兒被黑兵就地槍決；幸而在千鈞一髮之際，救星終於出現了。

其中一個面目呆滯的黑兵，突然傳出口令。

夫婦二人自然聽不懂他們說了些什麼話，只見槍桿由他們胸前放下。

黑兵最後將他們押走。

× × ×

現在呂林夫婦二人被軟禁在一個帳幕外面，與數名俘虜在一起。

比較起來，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獲得較好的待遇。

他們沒有綁上手脚，而其他三黑一白的俘虜則被綑綁在一棵大樹之上。

二名武裝黑兵荷槍實彈，在旁虎視眈眈。

一名古巴軍官曾對呂林二人盤問過，他們只承認替一家外國通訊社到此採訪新聞。

古巴軍官看過他們的證件，也搜過他們身上的裝備。似乎相信他們的確是沒有武裝的外國記者。

因此，現在他們不但不用綁上手脚，在樹下邊獲得食水和食物的供應。

他們頗同情被綁在樹上的四名俘虜，其中一個黑人還受了傷，傷口在流血，蒼蠅在傷口上吸吮着，却沒有人來理會他。

林愛莉試過想動手爲他治傷，但被黑兵制止。

白人俘虜也勸告呂林二人小心從事，他用英語說：「此地沒有法律，黑兵十分躁暴，隨時會開槍殺死你們，兩位千萬不可亂來。」

二名武裝黑兵只是從旁監視，並不阻止他們用英語交談。

呂偉艮問那白人俘虜：「閣下是那一國人？」

「我是愛爾蘭人，叫格連。」

呂偉良道：「我叫呂偉艮，是中國人，但我爲一家外國通訊社到安哥拉來採訪戰地新聞。」

「我十分佩服閣下的勇氣，假如你們有朝一日可以獲釋回去，我可以供給你一些資料……」格連說到這裏，忽然又左張右望。

他分明担心有人突然而來，但却不担心近在咫尺的黑兵。因爲，他們聽不懂英語。

格連愼重地放低了聲浪道：「有件事你可能不會相信。」

「什麼呢？」呂偉艮故意反問：「是不是關於古巴人的？」

「是的。」格連又說：「古巴人與俄人合作，利用安哥拉戰場做試驗場。」

呂林夫婦二人驚呆了一陣，交換了一個眼色！

格連又說：「聽過用機械人作戰的事麼？」

呂偉艮搖搖頭。這一次他眞的是難以置信地呆住了！

「還有死光武器！」格連存心令他更加驚呆起見，又說道：「我可以作證，古巴和蘇聯的專家們，正在利用這些東西作戰。」

「有什麼證據？」呂偉艮問。

「證據須要你們自己去找，但我可以說出我目擊的一切。」

「你看見了一些什麼？」

「一個黑兵面無表情，雙目烱烱生光，肩膊上掛了一支新式湯姆生手提機槍。」

呂偉艮記起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們快將被捕前的一刹那。

當時有個黑兵企圖就地槍殺他們，但身邊另一個木無表情的人，竟然傳出了一聲口令！於是他們便從死神手中溜出來。

這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但奇就奇在那個黑人雖則好像在說話，却未見他的咀巴動一下。

當時身邊沒有其他人，其他人站得距離呂林二人較遠。

他們雖則聽不懂黑人的土語，却知道口令的意思是叫黑人不要槍斃他們，因爲不久之後，他們即被帶走。

夫婦二人現在聽了格連的說話之後，也覺得有可信之處；只不過當時他們過份注意持槍指嚇他們的黑兵，而注意到另一人而巳！

但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另一個木無表情的黑兵確是有可能就是格連現在所指的機械人。

格連說出失手被擒前的事，當時他與其他數名白人僱傭兵併肩作戰。此外還有一隊羅拔托的「民族陣綫」右翼部隊，他們都是安哥拉的非洲黑色人種。

時間是日間，而且還是中午時份，因此陽光充足，只是十分酷熱。

格連說出當時雙方陣上交火的情形，彼此互有傷亡。

突然有個黑兵衝鋒陷陣而來，手中的俄製湯姆生手提機槍不斷冒出了火焰！

當時格連躲在一處岩石後面，目睹黑兵的每一個動作，發覺他舉動怪異，完全不像一個人——我們日常所見的普通人。

因此格連深以爲異，呆在岩石後面，看得整個兒獃住了！

直至另外數名黑兵過來包圍着他，將他繳械，押走爲止。

格連回憶着說：「他走起來像電動的機械人一樣，雙目如炬，面無表情，渾身發出古銅似的光澤。總之與我們常人絕不相似。」

林愛莉忍不住問：「當時爲什麼你不向他開槍射擊？」

「我當時有向他開槍，但是，當我擊中他頭部時，子彈竟然滑開了。如果他是人，一定倒下，就算不倒下，也應該向我還擊才對，但事實當時他只向前狂衝，怎叫我不看得驚呆呢！」格連說。

呂偉艮問：「你總共見過多少這種『面無表情』的人？」

「就只有那一個。」格連道：「當時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但我自認當時十分清醒；也許還有其他同僚曾向他開過

武林軼事

張禮泉鷄蛋換武功

慧心

說到白眉派的武功，雖然它遠在少林寺火燒之後逃出來的白眉道人傳授下來，可是，眞正把它發揚光大的一個人就是張禮泉，他從小就喜歡學習拳脚，而且學到當時名震一時的靈虛道士最擅長的摩橋，搭手就攻，快如閃電，到了二十歲，他由鄉間出廣州做工，在大馬站的一個親戚家裏居住，每天都上聚英樓品茗，他看見有一個十多歲的小和尚，每天必來飲茶，坐在最後那個牆角的一張枱，旗下人看見他，都自動搬走，變成一人獨據。

張禮泉看在眼裏，細心研究，他發覺那個小和尚雖然僅有十五歲左右，但却龍行虎步，落地生根，顯然有很深的武功根底了，至於旗下人何以避開他，却莫名其妙，張禮泉有心學武，凡是給他看了覺得對方有驚人之技的一個人，他就虛心求教，趁着旗下人不願意跟小和尚搭枱，他却在小和尚旁邊喝茶，希望有一天能夠碰着對方對他發生興趣，互相交談，殊不料小和尚飲完茶就走，從不開口，如是者半月之久，張禮泉實在忍耐不住，某天，借故跟他交談，出其不意的說：「大師，你的武功極好，可否指點一兩招呢？」

小和尚聽了這句話，面色一變，說：「在這種地方飲茶的人，品流複雜，切勿亂說一頓。」

張禮泉說：「我是廣東人，跟旗下佬不同種族，所談的也是彼此有很大隔膜的，請問大師的法號和實剎可否賜告呢？」

因爲他絮絮不休，小和尚想擺脫他，隨口說：「你要找我，可以到光孝寺來，我的法號叫做連生。」

張禮泉聽了，喜出望外，那天下午，他就親自到光孝寺，剛入寺門，果然看見連生在天階打掃，張禮泉自遠而近，高聲喊了一句：「大師！」根本上連生只是一個小和尚，實在很難接受大師的雅號，聽了這句話，有些尷尬，站定脚步，說：「你苦苦相迫，究竟爲甚麼找我呢？」

張禮泉說：「大師，我知道你曾經在聚英樓與旗下人同在一起品茗，有一天顯露過你的武功，使他們折服，我也是學過少林拳的，很想練習比較高深的武藝，故此向你求救。」

小和尚說：「原來你也是懂得武功的，倘若你想深造，我不妨跟你交手玩玩，或者你的武功比我更好也說不定。」

張禮泉見小和尚答應，喜出望外，立刻欣然點頭，請小和尚擺樁，以便進攻。

小和尚說：「我這一派不必擺樁，請你隨意進攻好了。」

張禮泉有心學習武藝，並不客氣，雖然小和尚兩手低垂，看來好像全無防範，他仍是把本門李家七十二地煞拳的絕招進攻，忽然撲前，一個箭捶向對方的腹部打去，殊不料他的拳剛剛發出，就給小和尚兩手封住，既不能打，亦不能收，他迫於使用十三摩橋的拳招，由下邊穿上，可以擺脫他的封手，小和尚故意誘他雙手齊出，因爲他的兩隻手一上一下，全部離身，小和尚使出羅漢脫袈裟的身型手法，腰間一轉，兩隻手並非封住對方的拳，而是雙掌彈出，一托一彈，張禮泉就身不由主，好像斷綫風箏似的仆在金魚缺旁邊，下頷也撞傷流血。

他不但不覺得痛楚，還急忙走幾步，跪在小和尚的跟前，說：「大師的功夫確實要得，我認眞心服，拜你爲師。」

小和尚看見他如此認眞，趕快上前把他扶起，急急忙忙的說：「你千萬不要跪下來，還說拜師，如果這件事情給我的師傅知道，一定說我在外邊招搖生事，恐怕把我打個半死，快些站起來。」

張禮泉聽了，說：「大師的武藝如此高强，尊師是誰呢？」

小和尚聽了，說：「他的法號喚做法雲大師，俗家姓祝的，在四川峨嵋山學到白眉派的功夫，一向隱藏不露，無人知曉，他在這裏掛單，只是一個掛單和尚而已，很少跟人接觸，我的功夫就是由他教的，如果你想向他學習，必須投其所好。」

張禮泉說：「他喜歡甚麼呢？」

小和尚低聲說：「信不信由你，這位法雲大師最喜歡就是吃鷄蛋。」

本來大師喜歡吃鷄蛋，確是有點那個，不過，張禮泉虛心找尋武林高手，不管他是否眞正學道的人，心裏只想學習武藝，便買兩大籮的新鮮鷄蛋，翌日再到光孝寺訪姓祝的法雲大師，說了一大堆話，跟着送上兩籮鷄蛋，表示崇拜英雄。

法雲大師看見鷄蛋，樂得眉花眼笑，當時他不知道張禮泉送鷄蛋的用意無非想學習武藝，故此接受他的餽贈，從那天起，張禮泉每隔幾天就送一籮鷄蛋給他。如是者送了三個月，有一天，見他特別高興，突然跪下來，法雲大師吃了一驚，問他何以跪下，張禮泉說：「我經常給旗下人欺負，可惜一向所學的武功有限，鬥不過他們，還給他們譏笑，如果我無法學武，不如死在師傅的眼前。」

法雲大師無可奈何，只得扶他站起，但却提出一個條件，如果他眞的想學習武藝，便要收拾行裝，同上峨嵋山，起碼要苦練三年之久，在山上苦心學習，然後下山，根本上學必須學習一套，而且有很深的根基，然後能够打鬥，學了一半，或者學而不練，那就更糟，隨時給人打死。

張禮泉只是一個人，無依無靠，那時他僅有二十歲，天涯海角，隨處可遊，索性暫時遁跡空門，在峨嵋山練武。

那時他所學的白鶴派武功，由九步推，十八摩橋，五行摩手開始，一直學習到更高深的武功爲止，兵器方面，學到飛鳳雙刀，沉香椺，高櫈，另有一套是達摩內功打坐法，甚至學習占卦之術，另外學習跌打全科醫術，那是法雲大師希望他授武之後，同時用醫藥濟世的，難得他這樣專心，不過三年，學到這樣多的東西。

白眉派的武功最扼要的是根底打好，然後練武，故此，學習這一派的人，必須經過三幾年的紥馬，埋樁，否則，師傅不肯把這一派拳術傳授，因此之故，學習白眉派的門徒，俱是學會了即時打得十分出色，每一招都是很實用的，拳技漸進，確能一招挫敵。

槍射擊。只要開過槍的人，都可以爲我作證！」

呂偉艮道：「你的意思是：把你抓到這兒來的人才是眞的黑人？」

「是的，後來抓住我的二個黑人，就像眼前這兩個黑兵一樣。就只有那個形狀古怪，他不但動作生硬，也絕不畏死，眞的是令人不可思議！」格連說。

「爲什麼你說他們使用死光武器？」林愛莉又問格連。

格連道：「那是在另一場戰役中，我親眼看見一名古巴軍官使用一座十分古怪的重型機關槍——起碼當時我以爲那是一座二次大戰遺下的重機關槍。豈料一經按掣，只見白光一道，沒聲沒响的，便令到一輛坦克爆炸。這時我才知道那並非機槍，而是一支發射激光的武器。也就是我們常稱的死光槍。」

呂林夫婦二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實在看不出格連有任何說謊的企圖。

格連以爲他們對自己的說話有所懷疑，因此又說：「關於左派部隊可能使用死光武器的事，我曾向我上司投告。但是機械人作戰的事，我却沒有。因爲當我發現的時候，已經被捕。不過無論如何，我也希望你不要在他們面前提及這兩件事，否則，你們休想再有生還的機會。」

「謝謝你提醒我們。」呂偉艮說：「不過，你教我們如何去證實你的見解？」

格連又左張右望，然後低聲道：「只要你們保持目前的自由行動，不愁沒有機會。因爲這兒是他們的前綫基地，機械人與死光武器，相信一定儲存在這兒營地之內。」

呂偉艮正想說什麼，他妻子林愛莉突然扯了他衣袖一下。

回頭望向那邊，一名古巴軍官，帶着四個白人和三個黑人走過來。

古巴軍官絕不隱瞞他們的國籍與身份。他問呂偉艮：「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安哥拉之戰，舉世觸目，我們想知道戰地情況，人心傾向，以及雙方參戰的情形資料，這些會是衆人所關注的事。」呂偉艮說。

「安哥拉是非洲新興國家，它從葡萄牙殖民者的手中獲得獨立後，一直發生內戰。現在安哥拉須要統一起來了。」古巴軍官以說教口吻道：「如果閣下是個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他日有機會回去，應該大大地加上一筆，勝利應該屬於正義的安哥拉人民！」

「其實値得驕傲的，應該是你們這支古巴軍隊！」呂偉艮道：「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他們根本不可能獲勝。」

「你錯了，其實我們參戰的人數很少。」古巴軍官又說：「我們只是從旁協助，所出的力量有限。主要還是安哥拉全民一心，民心都傾向人民行動黨。」

林愛莉忍不住插咀道：「聽說除了你們之外，還有俄國人，是不？」

「是的，他們人數更少不足道。」古巴軍官說道，「他們只担任軍事顧問的地位。」

呂偉艮問：「你們是否一定要大獲全勝才撤退安哥拉？」

「是的，爲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們必須大獲全勝才離開安哥拉。」

「你們在此約有多少人？」

「這是我們的軍事秘密之一，豈可告訴你？」古巴軍官道：「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就是：這場仗的勝利者必屬人民行動黨。最後，『民族陣綫』與『獨立聯盟』將在安哥拉的領土上消失！」

林愛莉插咀道：「你們怎可以這樣對待俘虜？你瞧，這是極不人道的！」

林愛莉所提的，是那黑人傷兵以及他的傷口。

古巴軍官道：「他稍後會被我們的人送到後方的俘虜營，屆時，會有人爲他治療。」

呂偉艮道：「我們也知道古巴軍在安哥拉戰場大獲全勝。請問可否帶我們參觀一下你們的設備？以便向世界人仕報導一下。我不妨聲明一下，就是凡屬軍事秘密，我們保證不提。甚至你可以指示我們如何去報導。」

古巴軍官道：「好吧，我明白你們記者的心理，因爲我本人當過隨軍記者。請跟我走。」

呂偉艮夫婦二人有點意外，他們難以想到如此快便獲得對方的答允。

古巴軍官又對身旁的黑人軍官說了一些土語，但呂林二人聽不懂。只見黑人軍官和他的隨從留下來，只有古巴人跟在後面。

古巴軍官與呂林夫婦二人併肩走在前面，後面有二名手持手提機槍的人監視。

古巴軍官表面上相當尊重呂林夫婦二人的「記者」地位，但顯而易見的，他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戒備。

呂偉艮和林愛莉都心裏有數，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如果錯過了這機會，他們將永遠無法揭開「特種部隊」的秘密。

因此，呂偉艮說了不少仰慕「卡翡子」的門面話，尊稱他爲「民族英雄」，「美洲解放運動的先驅」……等等。

聽得那古巴軍官，眉飛色舞，喜形於色！

再加上林愛莉的連聲讚美，把這古巴人捧得上九霄之外，不期而然有點飄飄然的！於是那古巴軍官道：「其實你們要採訪戰地新聞，何必依賴美國人，他們只會誇大，胡吹！如果你們向古巴政府申請，相信收穫更大。」

呂林夫婦二人的證件是顯示他們是一間總社設在巴黎的通訊社的記者。

這家通訊社在世人眼中，總認爲他們屬於中立的。尤其是年來美法二國關係難以維持過去的和諧，所以這家通訊社的世界性新聞的報導，許多時都在故意向美國政府放冷箭！這就是眼前這位「古巴將軍」對呂林夫婦二人另眼相看的主要原因之一。林愛莉於是乘機說道：「是的，早知如此，我們寧願廂煩一點，轉折一點，也向古巴政府申請，總好過跟錯了美國佬，變成了俘虜！」

古巴軍官笑道：「你們總算僥倖，最少遇上了我這個通情達理的軍官，否則，即使你們有辦法證明你們的記者身份，相信也會被囚禁一個時期。」

這時候，各人已步到一列汽車旁邊。

古巴軍官打一個手勢，示意呂林二人登上其中一輛吉甫車。

呂林夫婦二人坐在後面，司機和軍官則坐在前面。至於其他古巴人，則乘坐了另一輛吉甫車跟在後面。

公路凹凸不平，塵土飛揚，加上陽光相當猛烈，晒得呂林夫婦二人有點頭昏腦脹。回頭看看那些古巴人，他們却處之泰然，確是「軍人本色」。

等到吉甫車停下來的時候，夫婦二人已經感到渾身痠痛不已！

這是一處森林地帶，樹林中有不少帳篷，每個都漆上了掩護色——棕色像泥土，綠色像樹葉。由遠處望過來，這兒根本就是一片樹林。其實這是一個隱閉着的森林基地。

吉甫車在入口處稍停，接受例行的檢查，然後直開入樹林內部。

車子的輪胎輾過乾樹枝葉上的時候，發出了連串乾脆的音响，使人想起打獵時的情形。目前世界上一些大國就是在這「黑色大陸」上進行「打獵遊戲」；古巴——只不過是蘇聯的一頭獵犬而已。

拐彎抹角的，車子在陰暗的森林中走了一陣。

當車子再次停下來時，一幢木板建成的較具規模的建築物出現眼前。

這屋子有如星馬地區所見的差不多，離地面三呎才是地板。入內要先登梯階。

屋子全用木板釘成，看來又是廢物利用，因為牆壁所用的木板，都有番號，以及「運往安哥拉」等等字樣。

呂林夫婦二人雖然猜不透這些木板是從何種用途的木箱拆下，但肯定是由古巴運來的。

古巴軍官很有禮貌地，請呂林夫婦二人登上那座木屋。

木屋門前有守衛。他們見了這位古巴軍官立即行禮。

當呂林二人走近木屋時，發覺那些木板很粗陋，拆開之後，根本沒有經過任何加工刨滑，便立刻用來釘成這木屋。

一陣油渣的氣味很濃烈，呂林夫婦二人的視綫立即四下裏移動。

憑他們的經驗，這種油渣的氣味應該是用來保養機械，或者槍械的。但眼前並未見到有大批槍械出現。

唯一讓他們見到的，只是二名武裝守衛的步槍而已。

但常用的槍械是不會發出這種油渣氣味的。於是呂偉艮的視綫開始移到那些木牆去。

答案終於找到了，木牆後面全是油漬斑斑；木牆既然是用木箱板製成的，那麼不難想像得到，木箱必然是用來儎過機械或槍械的。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古巴既然在此參戰，他們由本國運來軍火，以備應用，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是，呂偉艮就覺得疑點有兩，一是木箱上遺留下來的油漬不似是槍砲。因為槍砲必是長方型的。但木箱却是方型的。

二是古巴軍火多數來自蘇聯。這次安哥拉之戰，如所周知，蘇聯也由他們的東歐軍火庫將大批軍火輸入安哥拉各地供應。試問古巴又怎會再由本國運來軍火？

憑此忖測，呂林夫婦二人就更有理由相信，這些木箱可能是用來儎住一批特別機械的。

夫婦二人正想得出神，他們想像到此批特別機械會不會就是格達口中提及的「機械人」？

古巴軍官此時已把二人請進了他的辦公室。

辦公室也簡陋得很，唯一最惹人注目的，就是用圖畫釘，釘在木牆上的一幅地圖。

地圖有許多符號，常人實在不易看得懂。呂林二人也看不懂。

古巴軍官倒了二杯咖啡，分贈夫婦二人，招呼他們在二張板櫈上坐了下來，然後傲然指指後面的地圖。

他很有信心地說：「不出一個月，我們就可以把民族陣綫的軍隊盡數驅入扎伊爾；同樣亦可以把南部的獨立聯盟的軍隊逐到西南非洲去。」

呂偉艮呷了一口咖啡，微微一笑道：「你們應該勝利的，因為安哥拉的黑人根本未開化，而你們不但作戰經驗豐富，還有蘇聯的大量軍火支援，再加上他們派來的軍事顧問……」

呂偉艮似乎忘記了這是什麼地方，也沒有注意到身為主人的表情，他還想繼續說下去，却給他妻子扯了一把。

身為這裏主人家的古巴軍官確實有些生氣；他當時手中捧住的並非咖啡，而是一杯酒，因此更顯得滿面通紅。

呂偉艮並非一個反應遲鈍的人，他其實比林愛莉更早發覺主人家聽得不大高興，但他仍然要說下去。為什麼？

原來他是故意的。

現在他妻子的動作，主人家同樣也看見了。於是呂偉艮一邊表示歉意，一邊說道：「對不起，我這個人太率直！」

古巴軍官呷了一口酒，想了想，終於說道：「閣下剛才那一番說話，似乎太小睇了古巴！老實告訴你：這次我們在安哥拉參戰，絕非偶然的事。我們要在這戰場上表現和考驗古巴的人力，物力以及多年來科學上的成就！我們總理卡斯特羅要向衆人證明美國的禁運，封鎖等等，對我們不但全無影响，反而令我們由一個農業國變為一個科學化的強國，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呂偉艮迷惘地搖搖頭。

古巴人輕輕一咬下唇，又呷了杯中賸下的酒，在慎重地想。

呂偉艮曉得他在想什麼，他顯然在決定一件事，但却有點猶疑。

於是呂偉艮又說：「我也不怕坦白告知閣下，恕我淺見，我一直以來只知道古巴出產的甘蔗最大宗，此外便是……」

「好了好了！」古巴軍官沒有耐性再聽呂偉艮說下去。

呂林夫婦二人趁住沒有人注意的時候，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露出了一朵滿意的微笑。

古巴軍官帶着二人走出屋外，回到吉甫車車上，回頭對二人說：「兩位如果想開開眼界，請答允我的條件。」

「什麼條件？」呂偉艮老早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古巴軍官道：「第一，事屬軍事秘密，二位必須先幪上雙眼，然後我才可以帶你們到一處秘密基地去！」

「這不成問題。」呂偉艮說。

「第二，兩位不得將此事作新聞報導。也就是說，你們必須保證不向外間渲染；萬一你們不守諾言，我們亦惟有否認。」軍官瞪了呂偉艮一眼，「但我看閣下絕非失信的人。」

「這也不成問題，我答應你。」

「好吧！」古巴軍官示意他的副官為呂林二人用黑布幪眼。

車子一邊開動，他又一邊說：「我是軍人脾氣，我今次這樣做，可能被我上司責難，但我却不顧後果，因為我要證明我並未誇大。我要向你證明我在辦公室所講的說話有根有據的，古巴已是一個科學先進國家！」

吉甫車在搖搖擺擺中前進，幸好只走了二十分鐘左右就停下來。

呂林夫婦二人被人攙扶着走下吉甫車，慢慢地走進了一處地洞。

老實說，林愛莉有些担心，說不定古巴人要生葬他們！

但呂偉艮分析一下目前形勢，覺得如此這般做法，反而令他減少了担心！因為對方如果要殺他們，根本無須幪上眼，此時此地的環境，根本隨時隨地都可以把他們置諸於死地！試問又何必多此一舉？

思想間，雙眼已被人將黑布解開，二人可以重見光明了。

剛才他們憑行走時的感覺，已想像到這是一個地洞。

現在睜開了雙眼發覺這兒果然是一個頗大的地下室。眼前所見，彷彿一間機械工場。

一批古巴技工正在小心翼翼地，裝配着一批機械人。

呂林二人由於早已從格達口中聽過古巴利用機械人作戰的事，所以現在只是證實，根本不會覺得意外。

但是，他們在古巴軍官的面前，必須裝出一副驚訝的神氣。

古巴軍官藉住幾分酒意，得意洋洋地對呂林二人說：「這是我們的科學成就之一，由電腦遙控的作戰機械人，相信如果讓美國人知道了，他們的太空專家也會自嘆不如！」

呂偉艮心裏道：「格達果然沒有看錯，那些刀槍不入的，果眞是機械人！」

他故意說：「這些東西，眞的可以開槍，打仗？」

「當然可以！」古巴軍官帶呂林二人走到了一個黑人面前。

當呂林二人定神細看分明時，才發覺那是一個「金屬人」，但它的外型却栩栩如生，十足一個非洲黑人一樣。

軍官把一名古巴技師召來，從技師手上接過一具方形控制儀器。這儀器的外型就彷彿只有數吋螢光幕的手提電視機差不多。

古巴軍官捧住控制器，繞到「機械人」後面十餘碼處站立好。

技師趁此空間，將一支俄製湯姆生手提機關槍上了膛，然後掛到「機械人」肩上。古巴軍官於是用手上的儀器控制機械人衝鋒陷陣。

呂林二人發覺機械人雖然動作顯得生硬，但却來去自如。

機械人不但可以慢走，急跳，還會開槍，甚至還可以發號施令。

原來它的一舉一動，完全由一個專責的古巴機械兵控制；「它」的雙眼有如一對電視傳眞鏡頭，隨時把「所見到」的景物，傳回控制儀器上的小螢光幕來。

機械兵從小螢幕上見到前綫的情形之後，便懂得按照實際情況，加以操縱。

根據古巴人的解釋，「它」是用特製合金造成。這種合金不但防彈，硬如鋼鐵，色澤亦極之酷似非洲黑人的膚色。

因此，古巴軍部雖然早已試驗成功，但却首次實際應用，主要還是由於它是以魚目混珠，在安哥拉戰場上較易騙過敵人的耳目。

呂偉艮終於明白了，那些面目呆滯的，說話時咀巴不動的，其實不是人，只是機械人而已。

「它」的聲音，只是由控制人員從後方透過無綫電接收而發出的。

最奧妙的地方，還是它不但會開槍，「身體」之內。根本就收藏了數以千計的子彈。可以由手，胸，腹等處，用遙控發射。但為了掩人耳目，它肩膊上仍須掛上一支槍而已！

呂林夫婦二人終於從這位古巴將軍的口中證實了「特種部隊」就是指這些機械人。

到此，他們也明白了阿蘇里斯機場見到的情形：當時三架巨機上的「兵員」，橫渡大西洋之後，竟不必下機，伸展一下筋骨。

原來當時巨機上所儎的「特種部隊」並非人，而是大批未經安裝的「機械人」。「它們」當時都「躺」在木箱內，當然亦無須到機外呼吸或伸展一下筋骨了。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雖然知道了「特種部隊」的秘密，但由於他們答允過那位古巴軍官，所以決定不告訴美國人。只有阿生則例外。

古巴軍官絕對相信他們是記者身份，於是把他們送回北部前綫。

呂林夫婦二人在「諾加基地」與阿生重聚時，也只將實情告訴阿生；阿生既然已經查出了「特種部隊」的秘密，總算完成了任務，於是與卡杜里等人匆匆飛離安哥拉，返回巴黎去向總部交差。

至於蘇聯人是否利用安哥拉戰場試驗他們的死光武器？這謎底也惟有留待美國特務比得等人去加以證實！三俠等人，已沒有興趣再逗留在那種充滿了血腥味的地方。

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接獲阿生的秘密報告之後，將檔案列入「高度機密」一類，因此，這項秘密亦一直未宣揚出去。但有關政府是否獲得知會？那就不得而知了！

（完）

拳壇軼事

何可才八卦揚威

賴嚴霜

從北方南來的各大門派當中，八卦拳是很遲然後得到一般人賞識的，它至今仍然跟太極拳比較遜色，假以時日，這一派拳術可能會發揚光大的，因爲目前已經有人在港九設館授徒，教授龍形八卦掌。

這一個門派在北方全盛時期，非常繁榮，跟太極門和形意門三派拳術鼎足而立，至於龍形八卦掌，練習這一派的人當中，以傅振嵩師傅的名氣最响，他在舊日的廣州燕堂分校表演龍形八卦掌之前，照例是把兩個石蛋拋到空中，一拋一接的，每個石蛋形如圓球，重達十六斤，兩個石蛋就是三十二斤了，他居然能夠把它拋到空中跌下來，單手托住，向上再拋另外一次，有如孩子拋皮球那麼容易，可見他的八卦掌確有百斤以上的勁，如果有人跟他對拆，一時不愼，給他一掌打中要害，不是玩的，故此，傅振嵩很少跟別人對拆，表演的時候，只是跟他的長子在台上對拆，至於外間向他挑戰的拳師，却無一人。

傅振嵩早死，沒有在港居住，故此，龍形八卦掌一直沒有人繼承，把這派拳術傳授到香港來，二十多年前然後有一個名手叫何可才的跟八卦門的師兄弟在港相遇，互相觀摩，結合成一個八卦拳術會，進而由何可才負責，一方面設館授徒，另一方面由他教授出來的高足，分別設館，繼續教授，開枝散葉。現時這一派拳術起碼有四間武館了，相信它不久就會發揚光大的，至於何可才本人，確是不愧他的師傅高義盛悉心教授，事實上像何老先生如此苦心學藝的人，百中無一。

何可才一生，反映出一個名拳師如何學藝，如何把他所學習得到的功夫發揚光大，萬事總有一個開端，何可才會得學習拳脚，是因爲在十八歲的時候，在三水附近西笠村居住，跟洪拳的師傅鄧芳十分接近，何可才有時到省城去，住在三聖社餘慶里，該處就是鄧氏武館的所在地，故此，他透過表伯鄧義的關係，投進鄧芳師傅的門下，開拳紮馬，練習過一年之久，當時他學習到洪拳的工字伏虎拳，以及洪門雙刀。

一九三六年，何可才北上天津，到了一九三八年他給黃伯介紹到高義盛八卦門那邊學習，當時他僅有三十歲。

高義盛的身型並不高大，皮膚的顏色黑裏帶紅，看來像是個鄉間的人物，這樣子的身型能夠在天津站得穩，教授八卦門拳脚，以及刀槍棍棒，必然有些本領，因此，何可才第一次見面，就對他有很深刻的印象。高義盛當時問他學習拳脚的目的是什麼，想報仇抑或做遊俠，何可才說：「我只是爲了對拳術發生興趣，然後學習的，並無他意。」

高義盛聽了十分高興，把他隨身攜帶的拐杖，在沙地上面劃了一個圓圈，跟着索引何可才的手，叫他走圈。從那一天開始，何可才就走進八卦門之內。

當時高義盛是天津的名拳師，他本人本來是個富農，二十六歲到北京學習八卦拳，轉入董海川門下的程廷華那邊，換過幾個師傅，不外如此，後來庚子事變，師傅程廷華死在亂軍中，他無可奈何，只得與師兄周玉祥互相切磋，不覺十五年，當然的，那時他的拳脚有了進步，不過，是否眞的升堂入室呢？他却無法自知。後來高義盛作客山東，仍是教授八卦拳，某天，有一個老道士偶然經過，看見他的拳法，連聲嘆息，高義盛聽到嘆息之聲，便知道士另有一種眼光，立刻停教，趨前相問，那個道士沒有說出姓名來，但却對八卦拳有所指點，很鄭重的說：「我也是練習八卦拳的，但却喜歡用掌，稱爲八卦掌，以前跟令師程廷華同在江西廣華山向畢澄霞學習這一門派，後來各分東西，已不復見。」

道士說完這番話，就此告辭，臨行之際，留下一本拳譜。根本上高義盛已經有十多年的基礎，得到道士指點之後，技術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加上古代留下來的眞傳拳譜，便有更大的成就，不知不覺變成了八卦拳的高手。

高義盛的八卦拳是這樣子學得來的，何可才投身在他的門下，朝夕苦練，當然得到很大的成就。

本來在天津居住的本地人學習八卦拳沒有進展得這樣快，但因何可才得到師兄弟的指點，從捷徑求學，於是成就較大，而且把學習的時間縮短。

當時高義盛以教拳度活，每月收費三元，只是練習基礎功夫，沒有逐招講解，教授的程序先練架子，八式，後天掌，格一式，先天掌，先天拳，和後天掌的手法的單式學完，然後教轉圈的連環步法，三個月之內，並無一招是實用的，何可才從一個做油漆的師兄邱鳳培獲悉一條捷徑，月付五元，每一個出掌的手法，多交一元，想學兩拳就多交兩元，故此，何可才花了幾百元，每天學習一個變掌的招式，八卦拳的掌合共三百八十四掌，於是他花掉幾百元，在五年之內，把全部掌法學習齊全，而且得到高義盛的賞識。

學習的時期，有一天，高氏招手叫何可才走近身邊，打量幾眼，然後說：「北方人的體型較爲高大，南方人比較矮小，故此，學習八卦拳，北方人就要練習抓勁，南方人就要練習脫勁，給人抓住，即時擺脫，這兩種門派雖然接近，却並不相同，以你的身型來說，應該練習龍形八卦掌。」

原來八卦掌亦分虎形龍形和猴形三種，因爲他的身材比較細小，手脚粗壯，故此，練習龍形比較適合，那是高義盛的苦心。

不久之後，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高義盛那時已經有七十五歲的高齡，不願留居天津，索性回到故鄉居住，他返鄉之後，何可才仍然留在天津，經常跟幾個師兄弟對拆，因爲何可才在五年之內苦練八卦掌，對於器械，並未上手，引以爲憾，於是，他在高老師生辰的一天，入鄉祝壽，帶了上好的五加皮舊酒，親到高家拜壽，當時高義盛隱居在楊村鎭單街子的一間藥材店後座，已經停止授武，只是安渡晚年而已，因爲何可才如此苦心求學，他就破例把八卦門的武器教授給他。

楊鎭村距離天津英租界頗遠，雖然何可才渴望學習全科的八卦門，包括器械在內，但因日間工作，無法晚上再赴楊村鎭學習，只有每週的週末搭京津鐵路火車到該處，落車後步行到藥店，隨師習技，度宿一宵，翌日然後回到天津來，難得他這樣苦心，故此，高義盛樂於把八卦拳的竅門以及刀槍棍棒教授給他，而且很眞誠的指導說：「凡是器械，都是根據本門的拳術演變出來，至於刀法，不過是八卦掌的拿法伸長，劍亦如此，棍棒都是一樣，故此，

你能夠學到八卦掌，而且苦練多時，明白這一層道理，對於八卦門的刀劍，你就有九分把握，一學便能上手。」

何可才聽了這番話，恍然大悟，他不但學刀學劍，而且在天津的英租界居住時，每天早上照常的到小花園練習走步。

原來八卦門最重要的就是走圈子，那雙手不但以掌法多方面的變換，還要練習抱缸，把一個水缸抱起來，天天加進沙泥瓦石，增加它的重量，過了一年半載，那個缸瓦重達百斤，仍然可以雙手抱住它，以八卦步走動，一但放下瓦缸，跟人合手，自然佔盡上風，原因是手上有勁，能攻能守，同時在兩手相交之際，下邊步法極爲靈活，八卦門的拳脚最重就是一個活字，能夠在對方攻守之間穿過，明白了這一層道理，就能夠把八卦門最扼要的地方施展出來，反之，徒然學習走圈子，兩隻手掌翻來翻去，那是沒用的，跟平時沒有學習過拳脚的人交手，未必能夠打贏，更加不必說高手過招了，因爲這個門派的高低相差極遠，非苦練不可，而且學習它的人除了苦心練習之外，還要澈底懂得拳理，否則，一切都是虛說，當時何可才花了八年的時間練習拳脚與及刀槍棍棒，高義盛認爲他是晚年最得意的弟子，便把八卦門中最奇幻的一種杖法，即是練習拐杖，教授給他，何可才喜出望外。

何可才最後打算回到南方去，臨行之際，高義盛對他說：「任何一種拳脚都有幾百個招，每一個招都有用，正如一間藥店裏面百子櫃，每一個櫃桶都有一種藥，一定要懂得醫理，能夠運用每一種藥的功效去醫治病人，對病下藥，然後變成藥方，吃了它，藥到病除，故此，練習拳脚的人，先要活學活用，隨時把各種手法加以靈活運用，變化多端，不必拘執於某招，變成某招，有如平時打拳一樣。」

何可才不斷點頭，非常感激。

當時英租界的小花園之內，有人練習拳脚，亦有人教授各種拳術，因此，何可才在該處練習八卦拳，走來走去，使人看了覺得他的行爲怪異，未必有用，有一個姓張的拳師教授北方羅漢拳，在旁觀看多時，偶然有些冷笑之聲，有一天，他忍不住問何可才繞着圈子走來走去，有何作用呢？他的意思就是想跟他交手玩玩。何可才苦練八卦拳多年，從來沒有跟外邊的拳師交手，趁這機會作友誼的觀摩，那是有益無損的，因此他立刻答應，當場交手。兩人相距十步，張師傅大喝一聲，直衝過去，連發幾招，何可才依照八卦門的規矩，手和手剛搭上，便即繞着對方兜圈子，使對方所發的拳脚落空，碰着有機可乘，他就不走圈子，而是貼身用穿掌迫近對方，使對方屈居下風，張某受制於穿掌，便把左手壓住對方的手掌，右手提高用掛捶打下來，向何可才迎頭痛擊，殊不料八卦門有這麼一種拆招，對方掛捶落下，他就忽然轉身，用背脊壓住對方的胸部，跟着雙手向上，抓住對方打下來的拳頭，突然向前一送，於是，張某就給何可才整個好像托米似的托起來，越過他的頭部，然後跌下，張某對這種拳法，讚不絕口。

經過這一次，何可才知道八卦拳確是實用的，並非走步兜圈子那麼簡單。再過兩天，又有一個姓藍的人趨前，要跟他交手，藍某的掌法非常快速，有時突然化掌爲拳，連衝幾步，但却無法打敗何可才，給何可才壓住對方的掌拳，順勢穿上去，就用那隻手的手掌打在對方臉孔之上，給對方知道他手下留情。這一類的交手，一次又一次在小花園裏發生，何可才覺得很高興，但却不是很安全的，有一次，自稱苦練金鐘罩的一個拳師迫他交手，此人混身是勁，拳脚不傷，何可才却用反手一招，一拳打中他的鼻子，發生劇痛，無法再戰。原來練習氣功的人最忌的就是那個鼻，任何一個氣功專家可以把雙臂以及前胸後背運勁之後，堅如鐵石，單獨鼻子無法使它變硬，鼻骨也是很脆的，不堪一擊，用拳打下去，必然發生劇痛，這種竅門是高義盛傳授給何可才的，他依照師傅指點的方法應戰，果然生效，此人怒極，即時轉身走開，翌日糾集七個拳師埋伏在小花園裏，何可才並不知情，後來有一個練習的朋友暗中通知，他沒有到花園去練武，這才避免了一場必須流血的龍虎戰。此後，何可才就覺得在公開的場合練習八卦拳，有點不妙，原因是拳術千門百派，很少拳脚是整天走圈子的，可能因此使對方看了發生好奇之心，邀請他交手，故此，何可才以後就不在公園裏面練習拳脚，寧願躲在屋裏練習，免生枝節。

到天津學拳之際，何可才未婚，後來結了婚，還有一子一女，然後離開天津，沿途經南京，上海，杭州，江西，南雄，三水，然後回到故鄉。

當時鄧芳在廣州設館教授洪拳，聞悉何可才武功大有進展，邀請他協助教務，但因何可才有所感，他已經改練八卦拳，實在不宜教授洪拳，不感興趣，寧願留在鄉間耕田渡活，如是者度過八年的農夫生活，所謂金手指，鐵脚板，生活極爲清苦，到了第九年，田間水浸，無法種出禾米，迫於到香港另尋生計。

他到了香港，找着朋友，聊獲一枝之寄，僅能勉強度活，他一向都是喜歡練步，雖然年齡漸長，他仍是每天在兵頭花園的草坪之上走圈，某天，他看見一個矮胖的外省人練拳，且有三幾個人圍觀，走近看時，果然是八卦拳，只是身形掌法略有差異，立刻趨前用國語攀談，然後知道對方是劉慶福的弟子，叫做李性和，劉慶福是董海川公子尹福的學生，亦即同門的師兄弟，這位李性和綽號山東李，至於何可才綽號八卦何，兩人一見如故，便在兵頭花園天天合手，有如飛虎游龍，鬥得非常燦爛。

那時香港中區的寫字樓有一個人姓黃，能夠一脚踢起一包重達一百六十斤的白米五尺高，而且苦學羅漢拳多時，某日他在旁圍觀之際，問何可才要是眞打，是否有眞本領，何笑着說：「你如果有興趣，不妨下場玩玩。」

姓黃的聞言，喜形於色，立刻點頭，隨即以連環捶發招，第三個連環捶剛剛攻到，何可才就化守爲攻，用穿掌伸出下邊掃脚，手脚一齊夾攻，對方立刻仆倒，不但他覺得驚奇，旁觀的人也齊聲喝采，紛紛求學，於是八卦龍形掌的門徒就逐漸增加。

何李兩人練拳兼授徒，一年過外，香港又多了一個江蘇籍的八卦門人彭昭曠，後來又再多了六七個俱是北方人，而且學習過八卦拳的，他們一班人聚在一起研究八卦拳，結爲一個拳社，除了練武，有時還到郊外旅行，至於何可才就乘機到山頭野嶺找尋山草藥。

何可才的足跡踏遍香港新界各處，遠赴羅漢山，晚上留宿在寶蓮寺，翌日下山，碰着一個道士，傳授一本內功寶典給他，書內教授靜功，那種功夫與八卦五行的理論相合，何可才帶書返家，細心研究。有一天，偶感風寒，不願外出，在屋裏盤坐運氣，忽然覺得腹下的丹田穴一團火燙，眞氣冲上背後，衝過頭頂，轉達腦穴兩邊的額角，登時好像通了電，渾身發汗，出汗之後，熱度頓消，他認爲那種氣功是有用處的，依書苦練，於是，他的八卦門拳脚就更進一步，除了保健兼自衞之外，還可以修眞養性，那時他的八卦拳就兼有內外兩種功夫了，因此他更加興奮，無形中就變成了八卦門南下一個大門派的宗師，談到龍形八卦掌，首先推重他。

（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盧令·圖

毒連環（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無瑕在三年前因中了唐十三的毒藥暗器，毀了他半邊臉，大好頭顱，遽變鬼臉，這仇這恨，使得他茹苦含辛，偕水觀音隱居在杳無人跡的廢廟中，收集毒性劇烈的蛇、蝎、蜘蛛、蛤蟆飼養了十二條毒蜈蚣，歷時三年有多，終於大功告成，詎知就在他準備明早前往唐門尋仇的前一晚，將三年來積在心中的秘密向水觀音透露出來之際，唐十三突在一尊佛像後現身，仇人相見，唯有立拚生死，當唐十三十三種暗器被玉無瑕用鐵盾吸去之後，唐十三再沒出手，玉無瑕也沒反擊，只緊緊盯注着唐十三——

瓶裏乾坤大　笑中意味長

暗器雖則已停下，玉無瑕仍然將鐵盾虛幌兩下才收住勢子。

這一收，鐵盾又橫護胸膛。

他到底還是忍不住，偷眼一瞟那面鐵盾。

他面上立時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笑顧唐十三，說道：「我這面鐵盾，可以不可以抵擋得住你的暗器，現在豈非已經知道了？」

唐十三冷笑，道：「爲了對付我，你果然化了不少心思。」

玉無瑕道：「只要能够達到目的，就是化盡心思，也是值得。」

唐十三道：「你那面鐵盾，是磁鐵打造？」

玉無瑕道：「南海磁鐵打造。」

唐十三軒眉，道：「以我所知，南海磁鐵，磁力最强，難怪方才我那些暗器才到你身前三尺便變了方向，紛紛投向你那面鐵盾之上。」

玉無瑕道：「你身上所帶的暗器難道就只得這些。」

唐十三搖頭。

玉無瑕接問道：「還有多少？」

唐十三道：「百倍那個數目。」

玉無瑕心頭一凜。

唐十三盯着他，道：「你害怕了？」

玉無瑕道：「我高興猶恐不及。」

唐十三道：「哦？」

玉無瑕道：「最好你傾盡所有的暗器向我身上招呼，少給我痲煩。」

唐十三淡淡問道：「你以爲那面鐵盾眞的能够替你接下我所有的暗器？」

玉無瑕一揚手中鐵盾，道：「你問我，我當然說能够。」

唐十三道：「我却說不能够。」

玉無瑕道：「只是說有何用？應該用事實來證明。」

唐十三道：「這小心接穩了——」

「了」字突化作一聲尖叫。

夜梟一樣的尖叫聲再起，唐十三整個人「颯」的離開了那條橫樑，風車般自樑上翻落！

半空中，唐十三一連三個翻滾。

每一個翻滾，他的身上都發出一團慘綠的寒芒！

無數的毒藥暗器化成這三團寒芒，飛射玉無瑕！

這三團寒芒出手雖有先後，速度却不一。

第二團比第三團慢，第一團最慢。

三團寒芒竟然在同一時間到達玉無瑕身前七尺的上空。

第二團寒芒打在第一團寒芒之上，第三團寒芒正中這兩團寒芒。

三團寒芒立時烟花火炮一樣爆開，四面八方迎頭向玉無瑕罩下。

唐十三一聲暴喝，即時傳來：「滿天花雨！」

這正是唐門「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當年武當派名劍客石中玉也就是在這種暗器手法之下伏屍他身前。

玉無瑕雖然不知道這件事，但一看來勢，就知道厲害。

那三團寒芒還未爆開，他手中鐵盾已然飛舞。

這一次，他手中鐵盾飛舞的當然更加速。

「叮噹悉索」之聲立時又响起來。

那些暗器才飛至鐵盾之前三尺，又全都改變了方向，紛紛轉射向那面鐵盾！

滿天花雨盡落在鐵盾之上。

× × ×

唐十三的身子這時候亦已落下。

他着地立即滾身。

肩肘手腰膝一齊用力，他身形滾動，簡直就像是一個疾轉中的車輪子。

他用的是「地趟刀」身法，手中却無刀。

只有暗器。

形形色色的暗器隨着他的身形滾動，飛蝗般射出！

玉無瑕腰背同時一弓，屈右膝半跪在地，左手鐵盾擋在身前，右手長劍斜舉，正蓄勢待發！

南海磁鐵果然遠勝一般，那些暗器一飛近，方向又盡易，也就飛蝗般全部釘在那面鐵盾之上！

第一蓬暗器方釘上那面鐵盾，唐十三的人距離玉無瑕已不足一丈，車輪一樣滾動的身形突然一頓，疾向上彈了起來。

玉無瑕眼中分明，左手鐵盾却只是往上抬高了尺許。

現在他已經完全清楚這面鐵盾的威勢，他知道縱然唐十三再次凌空施放暗器，也只需將這面鐵盾再上移少許便可以應付下來。

所以他並不担心。

唐十三果然又再凌空施放暗器。

身形才彈起，他左手就打出了一蓬暗器！

這一蓬暗器方出手，他彈起的身子便凌空一個風車大轉，竟轉回地上！

他右半邊身子先着地，右手貼地猛一揮，又打出了一蓬暗器！

玉無瑕獨眼一樣分明。

他並沒有因爲清楚那面鐵盾的威力就大意起來。

一次教訓在他來說已經足够。

他左手鐵盾往上一撥，接下了唐十三左手打出的那一蓬暗器，連隨向下沉，迎向唐十三右手貼地發出的第二蓬暗器。

暗器雖然還是貼地而來，他那面鐵盾並沒有貼地來抵擋。

時間已經來不及！

即使時間來得及，他也未必會將鐵盾低沉至地上。

因爲他知道沒有這個必要。

這一次他却判斷錯了。

× × ×

暗器一刹那射到！

一大半暗器方向立變，跳蚤一樣突然跳起來，吸附在那面鐵盾之上。

還有的一小半竟完全不受磁力影响，繼續向前飛，從鐵盾下面飛過，飛入了鐵盾之後！

這小半只不過十來顆。

唐門的毒藥暗器却中上一顆便足以要命！

× × ×

暗器一飛入鐵盾之後，玉無瑕就一聲怪叫，長身暴起！

他倒衝三尺，撞在那個銅鼎的上面。

銅鼎並沒有給他撞倒，他自己反而倒下去了。

他左手鐵盾亦嗆啷的脫手墮地。

銅鼎已經給柴火燒的灼熱，他挨着銅鼎倒下，背後的衣服立時給灼焦，後腦的頭髮也沒有例外，「滋滋」的冒起了一陣白烟，一陣惡臭。

他却似並無感覺，空出來的那隻左手用力的揑住了右小腿。

火光下非常清楚，他的右小腿之上赫然嵌着五六點慘綠色的寒芒。

他已經中了唐十三的毒藥暗器！

唐十三這下子，亦已從地上再次躍起來。

這一次他却沒有飛身半空，只是站起身。

他的雙手已垂下，一雙眼盡是譏誚之色，盯着玉無瑕，道：「如何？」

玉無瑕掙扎着坐起來，他以劍支地，不讓坐起的身子倒下，喘息道：「你這是什麼暗器？」

唐十三道：「毒砂！」

玉無瑕面色一變，目光不由自主落在右小腿之上。

暗器擊中的地方已有血流出來。

紫黑色的血！

他面色一變再變，脫口道：「又……又是毒藥暗器？」

唐十三道：「唐門暗器無一不毒！」

玉無瑕道：「我那面鐵盾怎麼……」

唐十三知道他要問什麼，截口道：「這毒砂只是選擇特別堅硬的砂粒淬以毒藥，並非五金打造，你那面鐵盾當然不起作用！」

玉無瑕道：「原來如此……」

就連說話他都已顯得有氣無力，如此兩個字出口，坐起身子已經搖搖欲墮。

唐十三笑道：「不過無論是什麼打造，上面淬的無不是見血封喉的毒藥，毒發之時的滋味也全都差不多。」

玉無瑕一個字都已說不出來。

打在他右小腿之上的暗器早已見血，他內功修爲縱然再好，現在也應該封喉的

了！

他終於連人帶劍倒下。

唐十三盯着玉無瑕倒地，仰天大笑！

大笑聲方起，玉無瑕倒下的身子，就突然從地上撲起來，連人帶劍飛射向唐十三！

劍光在柴火映照下，輝煌奪目，一閃即至！

這一劍非常突然。

玉無瑕一身功力也就在這一劍之內！

唐十三得意忘形之下，似乎沒有可能躲得開這一劍。

他却偏偏躲得開！

× × ×

劍光方從地上標起來，唐十三的人已然斜刺裏飛出去！

他的雙手順勢一翻一揮！

兩蓬慘綠色的寒芒旋即從他的雙手之中飛出！

又是毒暗器！

他這雙手一直下垂，可是在下垂之前，手中已然抓滿了暗器。

莫非他早就知道玉無瑕有此一着？

× × ×

玉無瑕一劍偷襲落空，吃驚都還來不及，右臂已然感覺到一陣蚊咬也似的刺痛，然後整條右臂都痲木起來。

他的目光自然落在右臂上。

不看尤可，一看之下，他不禁魂飛魄散！

在他那條右臂上，赫然釘滿了寸許長，頭髮般粗細，慘綠色的針。

毒針！

他已感覺毒氣向上蔓延！

叮噹一聲，他手中長劍脫手落地。

連劍他都已無力握穩！

他又是一聲怪叫，整個身子疾往後倒退，撞在那個載着十二條蜈蚣的琉璃缸之上。

琉璃缸竟也沒有倒翻，他却已倒翻地上。

他一倒翻地上，那個琉璃缸反而飛起來。

是他的左手將那個琉璃缸托起來，擲出去！

擲向唐十三！

他所有的氣力盡在這一擲之內。

這一擲同樣突然！

唐十三那邊亦已落回地上，脚步方着地，琉璃缸便已迎頭壓下！

琉璃缸並不重，玉無瑕那一擲的氣力當然亦不會大到那裏去，是以就算給琉璃缸壓在身上，最多也不過一痛。

這一痛唐十三應該抵受得住。

所以他雖然意料不到玉無瑕還有此一着，已經來不及閃避，就算他不接下那個琉璃缸，也不成問題。

他的確沒有去接，也不敢去接。

一眼瞥見那個琉璃缸迎頭壓下，他便已變了面色！

琉璃缸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缸中養着的十二條火蜈蚣！

一擲入空中，琉璃缸便已翻側，十二條火蜈蚣已經有五條滑出了缸口！

這時候琉璃缸已經在唐十三頭上，缸口也正就向着他！

他絕不懷疑玉無瑕的說話。

玉無瑕化那麼多心血養這十二條火蜈蚣，而且養了三年那麼久，就算那些火蜈蚣並沒有他所說的厲害，毒性肯定也絕非一般毒物能够比得上。

給牠們咬上一口，雖則他身上帶有好幾種功效奇大的解毒藥，只怕難保性命。

這或者未必，但無論如何，他都絕不會冒這個險。

他從來不做完全沒有把握的事情。

也總算他當機立斷，手急眼快，左右手剎那一錯，左掃右拍，右拍琉璃缸，左掃飛咬而下的那五條火蜈蚣！

「叭」一聲，琉璃缸被他右掌拍飛，他左掌並同時將四條火蜈蚣，攔腰掃落地上！

他到底是唐門暗器高手之中的高手，目光何等銳利，指掌何等靈活，那四條火蜈蚣，雖則一中擊就反捲噬咬，仍然咬不着。

五條火蜈蚣唐十三只是掃落了四條，還有一條！

那條火蜈蚣，並不在唐十三掌擊的範圍，牠原勢落下，正落在唐十三的胸襟之上！

「悉索」的一聲，那條火蜈蚣疾往上爬！

胸腔之上就是咽喉！

唐十三的右手幸好及時折回，一把抓住了那條火蜈蚣，用力拉離了胸襟！

那條火蜈蚣離開他的咽喉這下子雖還遠，離開他咽喉下面的肌肉已不足三寸！

他剎那最少一連打了七個寒噤，右手死命的握着那條火蜈蚣！

那條火蜈蚣居然沒有給他握死，醜惡的身子一捲，捲住了唐十三的手，一雙毒鈎連隨咬下！

毒鈎緊咬在唐十三的手上！

唐十三面部的肌肉一下抽搐，却沒有呼叫，也沒有倒下。

火蜈蚣並非不毒，他也並非已練成百毒不侵之身。

只不過，他的手上早已戴上了鹿皮手套？

如果不是戴上鹿皮手套，方才用毒藥暗器之時，他已經一命嗚呼。

就拿他第一次出手的十三種暗器來說，其中已經有六種周圍都佈滿了尖刺，不戴上鹿皮手套，那六種暗器他根本就不能用。

這雙鹿皮手套現在更救了他的命！

他雖然知道那條火蜈蚣的毒鈎並不是咬在他的手上，那剎那，他的一顆心還是暴縮！

鹿皮手套靱而薄，他已經感覺到那條火蜈蚣的一雙毒鈎在咬下。

他的右手連隨用力的摔了出去！

這一摔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

一般人都會這樣做。

那條火蜈蚣，居然給他摔離了鹿皮手套。

他用的氣力也實在不小，一摔竟然將那條火蜈蚣摔到那邊牆壁上。

水觀音正挨着那邊牆壁站立，那條蜈蚣離開她的鼻子三尺也不到。

她一眼看見，當場發出了一聲尖叫！

無論什麼人，除非不知道那種火蜈蚣的厲害，否則，一定會立即抽身逃離那幅牆壁。

水觀音沒有例外，只可惜她半邊身子已開始癱軟，兩條腿也癱軟了。

很多女孩子看見了蜈蚣，長蟲之類的東西，一身氣力就不知所踪。

水觀音恰好就是這很多女孩子之中的一個。

那條火蜈蚣貼着牆壁跌下，她的身子亦癱軟滑下。

蜈蚣的生命力非常强，那條火蜈蚣更不會就那麼摔死。一跌到地上，牠醜惡的身子便扭動起來，蜿蜒向水觀音那邊爬過去！

水觀音坐在那裏，一雙眼瞪的老大，瞪着那條火蜈蚣向自己爬過來，竟然不知道逃命！

跟着那條蜈蚣已爬近，水觀音不覺連聲尖叫！

她尖叫着扭動屁股，一個身子忙向旁移開去。

那條火蜈蚣竟比她移動得還要快，越來越接近！

也就在這下，水觀音忽然省起左手抓着的那個佛頭。

她正想一佛頭砸下去，眼前就瞥見一綫綠芒一閃而下！

綠芒正落在那條火蜈蚣的背上！

那條火蜈蚣的去勢立時停頓，身子却扭動的更加厲害。

水觀音凝目望去。

那條火蜈蚣赫然已給一支四五寸長，慘綠顏色的長針釘穩於地上。

針的周圍緩緩冒出了一絲絲透明的液體。

這莫非就是絕毒的蜈蚣血！

將這條火蜈蚣釘在地上的那支綠針又是誰的東西？

——唐十三？

水觀音轉顧唐十三。

唐十三站在那邊，竟也是望着她。

在他身前的地上，掙扎着那四條火蜈蚣，每一條火蜈蚣的背上都釘着一支一樣長短的綠針。

殿堂中只有他們三個人，三個人之中只有唐十三一個擅長暗器！

施放那種綠針的不是他的話又是誰？

× × ×

唐十三一見水觀音向自己望來，就笑道：「你放心，那條蜈蚣不能够再咬人的了。」

他笑的非常溫柔。

只可惜他長的並不怎樣好看，所以他笑起來也不怎樣好看。

水觀音並不喜歡這個人。

不過人家到底帮忙過自己，她實在不好意思不回以一笑。

唐十三的說話立時又來了。

他手指那個琉璃缸道：「這裏頭的七條火蜈蚣雖然還能够再咬人，牠自己却沒辦法爬出那個琉璃缸。」

那個琉璃缸是落在他左面丈外地上，缸口又向上，缸底已碎裂，蜘網般碎裂。

缸邊却完整，是以那七條火蜈蚣又只能在缸底遊去。

缸內壁滑不留足，蜈蚣儘管足多，一樣爬不出來。

水觀音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看見琉璃缸那樣子放着，就知道還有的那七條火蜈蚣不足為患。

她拍拍胸口，吁了一口氣，道：「我這就放心了。」

唐十三目光一轉，道：「不過這位美公子就痛心了。」

美公子玉無瑕的右手這下子已變成紫黑，一張臉却蒼白。

他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却並未真的變成死人。

不過與死人，亦相差無幾的了。

他的右眼鵠蛋般睜大，瞪着唐十三，眼瞳中盡是怨毒之色。

唐十三竟然直視玉無瑕這隻眼，微笑接道：「你一定很奇怪我能够閃開你那一劍！」

玉無瑕「哼」一聲。

唐十三道：「這其實一些也不奇怪，因為當時我已經知道你並非毒發不支倒地，不過在使詐。」

玉無瑕又是「哼」一聲。

唐十三接道：「一個懂得配製五毒辟易的藥物，又時常服食這種藥物的人，除非被毒藥暗器打中要害，否則，絕對沒有理由那麼快就不支，你倒地未免倒得太快了。」

玉無瑕不再哼聲，却一聲微喟。

唐十三又道：「何況我那種毒砂之上淬的是一種令人瘋狂的毒藥，你的反應完全不是那回事。」

玉無瑕忽然一笑，道：「我連中你兩種毒藥暗器，但仍然活到現在，而且還能够說話，又何嘗像是給唐門的毒藥暗器擊中？」

他不錯還能够說話，却已說得非常辛苦。

唐十三道：「唐門的毒藥暗器並非全都見血封喉，也並非全部要命。」

玉無瑕啞聲道：「那麼，我所中的那兩種……」

唐十三道：「你以為我還會給你再活下去？」

玉無瑕道：「絕不以為。」

唐十三點頭道：「你中的兩種暗器一定要命，只是並非立即要命！」

他一字字的接道：「我豈會讓你死得這麼快，這麼舒服。」

玉無瑕道：「你……」

唐十三道：「你臂上所中毒針的毒而且還能够排斥你腿上所中毒砂的毒，所以你儘管放心，你非獨不會瘋狂，最少還有半個時辰人非常清醒。」

玉無瑕道：「你到底要怎樣……」

唐十三道：「我只是要你看清楚這半個時辰之內所發生的事情。」

他一笑接道：「我保證你絕不會喜歡看見這些事情，可是你却又非看不可！」

玉無瑕張開口，可是已發不出聲音。

他突然發覺整個身子都已痲木。

唐十三看在眼內，道：「你所中的毒藥現在應該已發生作用，舉手投足固然不可以，說話也已成問題，因為口齒已全部

痲木，是以，你即使想嚼舌自殺都無能爲力。」

玉無瑕聽的很清楚。

他不能不承認唐十三所說的事實，只可惜他想點頭都不能。

唐十三又道：「當然你還可以閉上眼睛，却不可以連耳朵也塞起來，這半個時辰中內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你縱然不想看，一樣聽得到，亦非聽不可。」

他緩步踱了出去。

踱到那個琉璃缸面前，他就收住了脚步，道：「這個琉璃缸之內，還有七條活生生的火蜈蚣，你三年心血就在這些火蜈蚣之上，我當然不會浪費你一番心血。」

玉無瑕眼中幾乎冒火。

唐十三接道：「如果我做完了那件事之後還有時間，你仍然還活着，我一定會讓你也嚐嚐這些火蜈蚣的毒血。」

說着他再次擧起脚步。

他準備做的那件事到底是什麼事？

× × ×

唐十三直走到水觀音的面前。

水觀音吃驚的望着他。

她的表情其實並不怎樣的畏懼。

因爲唐十三是一面笑容的走過來。

他上下打量了水觀音幾眼，就笑道：「你不必害怕。」

水觀音居然還笑得出來，道：「誰說我害怕了？」

唐十三道：「哦？」

水觀音笑道：「如果你有意殺我，方才又怎麼會用暗器射殺那條要咬我的火蜈蚣？」

唐十三微笑道：「你果然是一個聰明人。」

水觀音膩聲說道：「豈祇聰明，而且美麗。」

她竟然自誇美麗。

唐十三點頭笑道：「好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的確並不多。」

水觀音一笑。

這一笑自然嫵媚之極。

唐十三歎了一口氣，道：「眞是我見猶憐，難怪那幾年來，你開罪的人雖然不少，仍然活得這麼好。」

水觀音嬌笑道：「忍心傷害我的男人的確一直都沒有。」

她笑着笑容忽然一歛，微喟道：「現在只怕就有了。」

唐十三立即搖頭，說道：「現在也沒有。」

水觀音這才又回復笑容，仍然不相信的道：「是不是眞的？」

唐十三笑道：「絕對假不了。」

水觀音高興的幾乎跳起來。

她年紀已經不小的了，一些小動作，仍然像小女孩那樣子。

唐十三如果是一個女人，只怕未必瞧得順眼。

他却是一個男人。

男人眼中的女人與女人眼中的女人完全是兩回事。

他立時覺得自己也年輕了起來，一張臉笑得更開。

笑着，他忽然問道：「聽說你工於內媚。」

水觀音的臉居然一紅。

她紅着臉却點頭。

唐十三笑又問道：「聽說除了內媚你還有另外一種本領？」

水觀音不答反問道：「你知道是什麼本領？」

唐十三道：「釀酒。」

水觀音道：「我祖父本來就是大河南北最有名的釀酒師。」

唐十三道：「他釀酒的秘訣莫非傳了給你？」

水觀音道：「我祖父只有我父親一個兒子，我父親却連一個兒子都沒有，只有我這個女兒。」

唐十三道：「那就怪不得了。」

水觀音道：「爲什麼你突然問起我這件事？」

唐十三道：「因爲我對於酒也有很大的興趣。」

水觀音道：「你想我釀酒給你喝。」

唐十三道：「難道你不願意。」

水觀音趕緊搖頭，說道：「怎會不願意。」

唐十三瞇瞇的道：「跟着我，保證比跟着玉無瑕好。」

他一摸頷下鬍子，又說道：「我長得雖然不大好看，最低限度還像一個人，何況比起他，我也是富有得多。」

水觀音笑道：「我知道。」

唐十三目光一轉，道：「聽說他對於酒的興趣也是很大。」

水觀音點頭一瞟玉無瑕，道：「大得驚人。」

唐十三道：「他當然不會埋沒你那種本領。」

水觀音點頭道：「當然，而且充份利用。」

唐十三道：「這是說，你曾經替他釀過不少酒的了。」

水觀音道：「沒有一百缸，也有九十缸。」

唐十三詫異的道：「這小子的酒量倒不小。」

水觀音苦笑道：「也幸好這樣，否則我如何打發日子是好。」

唐十三道：「那些酒，相信還沒有喝光。」

水觀音點頭。

唐十三道：「還剩下多少？」

水觀音道：「足够九十九個酒鬼大喝一頓。」

唐十三道：「我只是一個人。」

水觀音笑問道：「你是否很想立即試試。」

唐十三道：「很想。」

他連隨問道：「酒放在那裏？」

水觀音說道：「就放在那邊佛壇的後面。」

唐十三道：「趕快拿來。」

水觀音道：「你要喝多少瓶？」

唐十三道：「一瓶。」

水觀音道：「你的酒量，似乎不怎樣好。」

唐十三道：「不是不好，只是我現在並不想醉倒。」

水觀音道：「你難道還怕他爬起來襲

擊你。」

唐十三道：「如果他還能够爬起來，我用的就不是唐門的暗器了。」

水觀音詫異問道：「然則，是爲了什麼？」

唐十三一笑，笑得很奇怪，道：「就爲了我還要提起精神，跟你做一件事。」

水觀音道：「什麼事？」

唐十三道：「你眞的不知道？」

水觀音的聲音突然低了下去，道：「假的。」

她的臉又紅了。

唐十三邪笑着道：「你我就在他面前狂歡一番如何？」

水觀音的臉這才眞的紅了，道：「換一個地方行不行？」

唐十三含笑搖頭，道：「不行，這件事本來就是做給他看的。」

水觀音道：「我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你的主意？」

唐十三道：「沒有。」

水觀音歎了一口氣。

唐十三問道：「你以前有沒有這種經驗？」

水觀音道：「沒有。」

唐十三道：「這就更加要一試了。」

水觀音只有歎氣。

唐十三催促道：「快拿酒來。」

水觀音只好擧起脚步。

唐十三却又將她叫住：「你怎麼老是提着那個木佛頭？」

水觀音一搖手中佛頭，忽然咭的一笑道：「這不是佛頭，是枕頭。」

唐十三道：「哦？」

水觀音道：「這種枕頭特別舒服，殿堂左右佛壇上擺放的佛像大都是木造，你最好也去準備一個。」

她知道沒有辦法改變唐十三的主意，人又放起來。

這樣的女人的確少有。

這番話說完，她便自「咭咭」的笑起來，笑得很開心，就像是一隻剛生下了好幾隻蛋的母鷄。

她笑着再次擧起脚步。

唐十三反而僵了臉，他目送水觀音，怔在那裏。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大胆的女人。

水觀音好像知道唐十三仍然在望着自己，她走得很慢，腰却扭得很厲害。

她身上的每一分，每一寸，本來就是充滿了誘惑，這一扭，更加不得了。

唐十三眼都直了。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一顆心「怦怦」的跳起來。

跳得很厲害。

他喘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看來我的確需要一個舒舒服服的枕頭。」

目光一閃，他的身形「颼」的就飛起，飛上了殿堂左邊的佛壇上。

他身形方落下，就看見一雙眼在瞪着他。

並不是人眼，是神眼。

這雙眼睜的很大。

四大天王的佛像，無論那一個，眼睛都是睜的大大。

這樣才顯得威猛。

可是瞪着唐十三的這個天王的眼睛，雖然睜的已够大，並不是怎樣的嚇人。

因爲這雙眼瞳孔之上的黑漆已剝落。

唐十三摸着這個天王的頭，忽然道：「這個頭好用！」

語聲方落，這個天王的頭便「喀刷」的斷下。

唐十三的手力本來就不小。

他提頭在手，連隨躍下了佛壇。

正好落在玉無瑕身前。

玉無瑕一雙眼正在瞪着他，右眼中佈滿了紅絲，左眼雖然已死亡，慘綠的死光似已更盛。

唐十三半身微俯，笑問道：「方才我與水觀音的說話你都聽到了。」

玉無瑕右眼的紅筋更紅，紅得就像要滴血。

也就在這時候，水觀音嬌滴滴的聲音已在後面響起：「酒來了。」

唐十三應聲回頭，就看見水觀音左手提着佛頭，右手拿着酒，婀娜多姿的走過來。

× × ×

酒載在一個半透明的琉璃瓶子之內。

碧綠色的酒，火光中美麗之極。

唐十三不由問道：「這是什麼酒？」

水觀音笑道：「美人酒！」

唐十三一怔，道：「美人酒？」

他從來都沒有聽過有這個名字的酒。

水觀音眼波欲流，道：「美人親手釀的酒，不叫美人酒，該叫什麼酒？」

唐十三恍然道：「原來如此。」

他連隨又問道：「這本來是叫做什麼酒？」

水觀音說道：「它本來也是叫做美人酒。」

唐十三又是一怔。

水觀音解釋道：「這種酒本來就是我創的，無論在什麼地方，你都不能够買到我這種酒。」

唐十三這才眞的明白。

水觀音又道：「可是，喝過了我這種美人酒，無論什麼酒，你都不會再滿意的了。」

唐十三舐嘴道：「給你這一說，我肚裏的酒虫全都動起來了。」

他將酒接在手中，在眼前一幌，不禁道：「好美麗的酒。」

水觀音道：「這種酒釀出來的時候，已經是這種顏色。」

唐十三道：「難得。」

他再將酒瓶一幌，又道：「你喜歡用琉璃瓶子載酒？」

水觀音道：「不喜歡，因爲這一來，酒味就打了一個折扣。」

唐十三道：「酒現在却是載在琉璃瓶子之內。」

水觀音道：「這不是我的主意。」

唐十三眼一瞟玉無瑕，道：「是他的主意？」

水觀音點頭，說道：「酒載在琉璃瓶子之內，是否有問題，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唐十三說道：「他是怕你在酒中下毒藥。」

水觀音道：「不是怕我下毒藥，他是怕我將蜈蚣蜘蛛之類的毒虫放進酒瓶內，在他喝酒的時候爬出來咬他一口。」

唐十三道：「你會不會這樣做？」

水觀音苦笑道：「看見那些毒虫，我的手就已經發軟的了。」

唐十三道：「他這人疑心倒也大。」

水觀音道：「大得簡直就不像是一個男人。」

唐十三望瓶輕歎，道：「他這個主意却將這些好酒糟塌了。」

水觀音道：「不過他同時亦想出了一個補救的辦法。」

唐十三道：「什麼辦法？」

水觀音道：「他教我先用木塞子塞好瓶口，再在木塞子周圍滴上熔蠟。」

唐十三這才留意到那個琉璃瓶的口。

一如水觀音所說。

他道：「這辦法是否很有效？」

水觀音道：「最低限度可以防止酒質變壞。」

唐十三道：「酒味？」

水觀音道：「還是打了一個折扣。」

唐十三笑道：「我看他提供你這個辦法的主要目的，乃是在提防你暗中將瓶塞拔開，在酒中下毒。」

水觀音道：「也許是的，此外他在每一琉璃瓶子封口的蠟上都留了暗記。」

唐十三道：「這是說你一動瓶塞子，他就會知道。」

水觀音點頭。

唐十三道：「這個人看來比我還要小心。」

他說着剔掉瓶口封蠟，再拔掉塞子。

一股香醇的酒氣立時衝入他的鼻子。

他深深的吸了一下，脫口道：「好，好酒！」

水觀音咭的又是一笑，道：「酒還未入口，你怎知道是好酒？」

唐十三笑道：「只聞這酒香，便已經知道，在酒這方面，我到底也是一個識貨的人。」

水觀音道：「那你喝啊。」

她半邊身子連隨偎入唐十三的懷中。

唐十三混身骨頭一下子好像全都酥透了。

他身子往左一靠，挨着旁邊一條柱子，大笑道：「這樣的美酒我怎會不喝。」

水觀音蕩笑問道：「這樣的美人又如何。」

唐十三大笑道：「我更不會錯過。」

他連脚幾乎都已站不穩。

在這種荒山野嶺，居然有醇酒美人享用，他幾乎懷疑自己是在做夢。

醇酒已在手，佳人已在懷，他自然樂不可支。

他居然還記得玉無瑕，目光又落在玉無瑕的面上。

玉無瑕的目光却是始終沒有離開唐十三，眼瞳中無限悲憤。

這本來是他的醇酒，他的美人，現在却落在他的敵人的手中，懷中，他如何不悲，如何不憤。

唐十三看見玉無瑕眼中的悲憤，他即時又一幌手中酒瓶，笑對玉無瑕道：「美公子，你現在是否感覺比死還要難受。」

他不讓玉無瑕立即死去，就是這個原因。

玉無瑕有口難言，空瞪着一眼悲憤。

唐十三旋即垂下頭來，以頷下鬍子輕擦水觀音的臉頰。

水觀音咭咭笑個不了。

這笑聲簡直就箭一樣射入玉無瑕心深處。

玉無瑕右眼的眼角突然迸裂，一絲鮮血從眼角流下。

唐十三看在眼內，道：「你現在切莫生氣，否則氣昏了過去，以後的表情就看不到的了。」

玉無瑕眼角血流不止。

唐十三接道：「不過却無妨睜大眼睛，細看我如何享受你的醇酒，享受你的美人！」

他大笑舉起酒瓶，骨嘟骨嘟的一口氣最少喝去了半瓶的酒。

這簡直就是牛飲。

他再喝一口才將酒瓶放下，道：「果然是好酒。」轉而笑顧水觀音，道：「我本來不想這樣喝的，不過酒後那件事我實在急不及待了。」

水觀音嬌笑道：「是甚麼？」

笑語聲中，她突然一肘打在唐十三的胸膛之上。

她笑的那麼開心，莫說唐十三，就是比唐十三更精明，更老練的人，相信也一樣想不到她竟會在這時候出手。

唐十三整個人被打的呆住。

水觀音却已乘機從他的懷中衝出來，一縱身，燕子般飛起，飛上那邊的佛壇。

唐十三何等經驗，立時知道已出事。

他立時就想使用暗器，擊殺水觀音。

可是他的左手却拿着那瓶酒，右手却提着那個大王佛像的頭顱。

他目光左右一掃，猛一聲尖叫，酒瓶佛頭一齊脫手疾飛了出去！

佛頭飛擊水觀音，酒瓶却飛向烈火飛揚中的那個銅鼎！

「叮噹」的一聲酒瓶碎裂在銅鼎的鼎耳之上，瓶中所餘的美人酒盡落在銅鼎之中！

滋滋滋的一股烟立時從銅鼎之中冒起來。

紫藍色的烟！

就連火焰也剎那變成了紫藍色！

唐十三面色一變，脫口道：「酒中有毒！」

語聲未落，他已從懷中取出了一個瓷瓶，倒出好幾顆藥丸，拍進嘴巴中，骨嘟的嚥下！

× × ×

天王的頭顱一飛丈八，砰的竟恰好撞在它本來的身子之上。

整個頭顱立時碎裂，頭顱撞着的地方亦凹了下去。

唐十三那一擲顯然真的想擊殺水觀音，只可惜這個天王的頭顱實太大太重，並不像他所用的暗器那麼輕巧。

頭顱還未飛到，水觀音已躲到那個天王佛像的背後。

「砰」一聲過後，她才從旁邊閃身出來。

她拍拍胸口，一伸舌頭道：「好險，

嚇死我了。」

唐十三厲聲喝道：「你……」

一個「你」字才出口，他突然反手握住了自己的咽喉。

水觀音笑應道：「我很好，甚麼事也沒有。」

唐十三嘶聲道：「你在酒中下毒？」

水觀音不否認，道：「是我。」

唐十三又問道：「你什麼時候將毒下在酒中？」

水觀音道：「方才去拿酒的時候。」

唐十三道：「酒中本無毒？」

水觀音道：「一些毒也沒有。」

唐十三道：「你用什麼辦法將毒下在酒中？」

水觀音緩緩從左手那個佛頭的口內拔出一支藍汪汪的鋼針，道：「這是一枝特別製造的鋼針，針口有一道凹槽，可以用來貯藏毒液，我就是用這支鋼針下毒！」

她的說話並不是回答唐十三的問題。

唐十三怒道：「我只是問你如何將毒下在酒中。」

水觀音道：「我也不過是想解釋的更加清楚，你何必如此心急？」

她一笑又道：「酒瓶有塞子，塞子周圍又再加蠟封，如果我不將蠟去掉，根本就無法拔開塞子。」

唐十三道：「你並沒去掉那些蠟。」

水觀音道：「事實沒有，否則你一定會很小心很小心，絕不會喝的那麼快，一口氣喝掉半瓶酒。」

她一頓又道：「無疑不將瓶塞子拔出來我就不能在酒中下毒，可是你莫忘了我亚不是用手來下毒，是用這支針！」

她作勢用針一插，道：「只要我將這支針穿透瓶塞子，便可以將針口貯藏的毒溶在酒中！」

唐十三頓足長嘆。

水觀音接道：「一年前我便已想出了這個在酒中下毒的辦法，原來準備用來對付玉無瑕，之所以一直不用，只是由於一直沒有適當的毒藥。」

她咭的一笑，又道：「想不到這個辦法却是用在你的身上！」

唐十三的面色一變再變，那隻手扼的咽喉更緊。

他似乎非常辛苦，猛將另外一隻手手中那個瓷瓶的藥丸盡傾入口內，扼在咽喉之上的那隻手連隨鬆開來，强將那些藥丸嚥下去。

水觀音吃驚的望着他，道：「你那些是不是解毒的藥丸？」

唐十三悶聲道：「不錯！」

水觀音又問道：「那些藥丸是不是很珍貴。」

唐十三道：「當然珍貴。」

水觀音立時歎了一口氣，道：「如此珍貴的藥物，倒不如送了給我，省得這樣來糟塌。」

唐十三厲聲道：「你說什麼？」

水觀音反問道：「你知我在酒中下的是什麼毒藥？」

唐十三道：「什麼毒藥？」

水觀音一字字道：「火蜈蚣的血！」

唐十三失聲道：「什麼？」

水觀音道：「你不相信我的說話？」

唐十三懷疑的道：「你那裏來的火蜈蚣血？」

水觀音道：「你是否還記得曾經用飛針將爬近我的那條火蜈蚣釘在地上？」

唐十三點頭，他當然記得。

水觀音接道：「針穿過那條火蜈蚣的身體，火蜈蚣身體之內的血液是否就會流出來？」

唐十三只有點頭。

水觀音笑道：「那麼珍貴的火蜈蚣血浪費了未免太可惜，所以我忍不住也用這支鋼針挑了一點兒。」

她忽然露出了一面的歉疚之色，道：「我本來是準備用來防身的，因爲我實在担心你殺了玉無瑕之後，轉頭來殺掉我，那麼這支針也許就能够救回我一命，誰知道你却是對我那麼好。」

唐十三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當然聽得出水觀音在胡說。

因爲在水觀音去拿酒之前，他對水觀音實在已經很好的了。

水觀音連隨又換過一副無限感慨的表情，道：「我現在實在希望那支鋼針之上並沒有沾上蜈蚣血。」

這句話出口，她又已轉過一面悲傷之色，哀聲道：「這個希望我却是知道無望的了。」

唐十三幾乎沒有破口大罵。

因爲他的咽喉已實在太辛苦。

他急忙從懷中取出第二個瓷瓶。

水觀音即時叫了起來：「怎麼你還要糟塌那些藥物？」

唐十三終於忍不大住道：「你少說一句行不行！」

水觀音大叫道：「不行！」

語聲立即又溫柔下來，她委屈的接道：「那些藥丸如果是有效，你的臉龐又怎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唐十三驚問道：「我的臉龐現在變成怎樣了？」

水觀音訥訥地道：「玄壇爺一樣，已變成紫黑色！」

她並沒有說謊。

唐十三的一張臉的確已變成紫黑色，火光交映下，詭異而恐怖。

他却不相信水觀音的說話，厲聲道：「你胡說！」

水觀音歎了一口氣，道：「可惜這裏並沒有鏡子，否則你一定不會這樣說。」

她歎息又道：「我一生難得有一句老實話，竟還要被人懷疑，想起來實在有些傷心。」

這一次她的態度非常認眞。

唐十三看得出來，他全身突然都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哇」一聲怪叫，他整個身子中向上拔起來，一雙手旋即落在腰間的豹皮囊之上。

這一次他的動作非常生硬。

他竟然無法將暗器從皮囊拿出來，拔起的身子半空一下抽搐，就向下急墮！

叭一聲，他重重摔在地上，身子蝦米一樣曲起來。

他不動猶可，這劇烈一動，毒氣就攻心！也不過剎那，他便自五竅出血！

紫黑色的血！好厲害的火蜈蚣！好毒的火蜈蚣血！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再生人（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循着金大堅進入麥基利的別墅，果發現金大堅的遺骸和剛到不久的郭愼之的屍體，當他正欲仔細查究實驗室的儀器時，阿高高突闖將進來，司馬洛用槍和刀擊中阿高高，但阿高高似沒事一般遥向司馬洛撲來，司馬洛忽逃出，衝向大門，用小型炸管炸死阿高高後，奪得一輛電單車逃出別墅，時適麥基利回來，命手下追殺，司馬洛在一座橋上丟下炸管，炸斷木橋阻住追兵，他在處境安全後以無綫通話器和正等候他的李超探長通話，着他可率隊往搜別墅，李超答稱現在還沒查出麥基利的罪名——

赴死亡陷阱　接神秘電話

「這一點很抱歉，」司馬洛說，「事情的變化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非我所能控制。不過，你已經有很充足的理由了！任何一間屋裏發生神秘的爆炸，你都有權去查究的，對不對？也許，搜一搜，你就可以查出一個結果來了！」

「但……但……」李超探長仍然在心驚肉跳的。

「而且還有郭愼之的屍體，」司馬洛說，「我已經把實驗室的門口炸塌了，他們暫時還不能夠進去毀滅那屍體的，你得快一點！明白嗎？如果你找得到那屍體，你就有權把屋中人全部拘捕了，包括麥基利。」

「好吧！」李超探長終於說：「我馬上就來。」

「我還可以再帮你一個忙，」司馬洛說，「當你帶隊去到的時候，我再弄一次爆炸，那麼麥基利不論有多麼有勢力的親戚，都不能拒絕你進去了。」

「好吧！」李超探長答應着。

「你先來接接我吧！」司馬洛說着，把他所在的地點告訴了李超。

「我馬上就來。」

司馬洛把無綫電關了，又抬頭望望。

第一部追來的摩托車已經到達了斷橋的地方，上面那人顯然不知道橋已斷了，還是一直衝，於是一個觔斗翻下了下面的山溝中。司馬洛不禁笑起來。這樣一翻下去，這人起碼要給壓斷一條腿子，總之，他的對手可少一個了。

跟着，第二部摩托車也衝到了。

這部車上的人却是較爲機警的，他馬上就察覺了前路是有什麼不對，而在撞下去之前把車子掉了頭。他橫着車子，在斷口的地方再向前路張望，司馬洛距離他是相當遠的，不知道他究竟望得見不？總之他馬上就掉頭駛回去了。駛了一段路，他與繼後而來的四部摩托車會合。司馬洛看見他們停了下來，似乎正在開會議。

司馬洛等着，一點也不心急。現在他祇要等警車來到就行了，他會和李超探長一起再進入麥基利那間恐怖的別墅裏，而這一次却是名正言順地進去了。不錯，這

橋已斷了，路不通行了，但這不過是一條小路而已，他可以叫警車繞回大路去，繼續前進。目前，他是不必担心那些追兵了，因爲摩托車不能開過斷橋，而假如他們爬過山溝，徒步追來的話，却是沒有希望追上他的。

這樣想着時，那四部摩托車却又開動了。這一次却直向斷橋處衝過來，而且速度相當高，不大像是打算到達斷口處時就刹車的，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他們，他們究竟想幹什麼呢？想自殺嗎？

接着第一部摩托車就到達了斷口處，車頭一抬，整部車子飛起來，越過了斷口，就落在這邊的泥地上，輕輕彈了兩彈，又繼續前衝了。一時，駕車人震得有點進退失據，車頭擺來擺去的，然而很快他便恢復了，於是車子就直向司馬洛這邊衝過來。司馬洛冒了一額汗！他們原來每一個都是摩托車高手，橋雖然斷了，仍然能過橋的。

他狠狠地連忙發動自己的車子的馬達，繼續向前路逃走。雖然仍來得及，但這樣已經喪失了領先的優勢了，追者正在接近他的後面。在開動的時候，司馬洛並且看見，其餘那三部追兵的摩托車也一一凌空飛越了斷橋。冒着冷汗，司馬洛盡可能快地沿路飛馳，但他知道他是逃不掉的！這些人的技術高得多，一定也能比他開得快的，很快，他們便要追上了。

司馬洛轉了第一個彎，又轉了第二個彎。第二彎是很急的，他差點又飛離了路面而掉下了山溝中！接着他到了一段直路上了。在這裏，他比較放心了！路既是直的，他不必是一流高手，也一樣可以發揮最高的速度。

砰！砰！後面槍聲響了，而且在同一時間，兩顆子彈「嗤嗤」地在他的頭邊經過。太接近了，身上的冷汗還沒有乾掉，又有新的冒出來了。直路也有直路的缺點的，在直路上，比較容易瞄準開槍。

司馬洛連忙擺動車子，以之字形路綫前進。這樣，他就是一個移動着的目標，比較難於瞄準了。

不過這樣也有這樣的缺點，一走之字路，速度便減低了！槍聲又在後面響，子彈嗤嗤地在耳邊飛過。司馬洛的額上在冒着大汗。這些人眞可怕，簡直無法無天，就像世界是他們的。有一個哥哥做總檢察官的就可以這樣嗎？如果哥哥是總統那怎辦？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司馬洛却是歡迎他們的。

如果能活捉這幾個人，那麼，麥基利要抵賴什麼就更難一點了。司馬洛匆匆地騰出一手到腰間，按開了那隻無綫電，又連忙伸回去把住車子，以免撞掉。

他們的追逐繼續着，司馬洛因爲在走着之字形路綫，所以在速度方面有着相當大的損失。漸漸，那些追兵追近了，那些子彈也射得愈來愈接近，其中一顆並且射中了他的座墊，如果再高幾吋，就進入他的屁股了！

接着直路就完了，他進入了一段蜿蜒的小徑，而且是在密林中的。司馬洛這才鬆了一口氣。至少，有樹林阻隔着，他們暫時是無法向他射擊的了。

在第二個轉彎處，司馬洛忽然放棄了車子，飛身躍起，身子捲成一球，落在地上，急滾了一陣，就在路邊停住了。那部摩托車已橫在地面上，本身打了幾個轉，定住了，不過滑溜溜的輪子仍在轉動着。

司馬洛好像一個黑影般閃入了林中。

不過幾秒鐘後，第一部追他的摩托車便到達了，以很美妙的姿勢轉了那個急急的彎，幾乎完全用不着減低速度的。但因爲姿勢太美妙了，速度太高，因此他來不及閃避司馬洛那橫臥在地上的車子。車輪輾在車身上，使車子跳起了差不多十呎高，再跌下來，駕車的人一直在尖叫着，跌到地時才叫聲突止。很幸運，車子並沒有跌中他所跌之處，彈起再跌下來時也還是沒有跌中他。不過，他還是暈過去了！

司馬洛微笑着，繼續等待。

後面的二部車子又到了。也許是剛才跌車及撞車的聲音通知了他們，這一次他們小心一點了，轉彎的時候把速度略減。但第一個還是無法刹停，於是他把車頭一提，又施展那飛躍的絕技，整部車子飛起來，飛越地上的兩部壞車及那個暈倒了的人，而在前頭沒有阻攔的路面上落下。

後一個則有時間刹停了。

後一個匆匆下車，走過去視察他的同伴，跟着，先行的一個也駕着車子兜回來了。

「看來沒有什麼大碍，祇是暈去了！」報告檢驗結果。

「但那傢伙，他一定在這附近！」

「我們分散去找找。」

於是這兩個打手便分開左右兩邊，進人林中去找尋司馬洛。他們雖然是摩托車好手，顯然在其他方面却是庸手，一下了摩托車，他們便已犯了兩個大錯誤：一個錯誤就是分散。他們應該兩個人一起進林中去找的，這樣，司馬洛要對付他們就困難得多了。但一分散了之後，司馬洛就可以逐個擊破。第二個錯誤是更大的錯誤，就是把那個暈過去了的同伴棄在路邊，而沒有先取去他的槍。

當這二個打手分散進入了林中之後，司馬洛就馬上從林中出來了。第一件事，他當然是從那個暈倒了的打手的身上取得那把手槍。他並不想槍殺那二個人，不過，即使要活捉，有槍在手時也是易辦得多的。

懷着那把手槍，司馬洛進入了樹林之內。

夜晚的樹林，裏面簡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下過雨不久的泥土是又濕又軟的，蟲聲在周圍吵得使人感到不耐煩。那兩個打手是領先進入了林中的，司馬洛則花了一點時間去拿手槍，因此，司馬洛是一時還不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哪裏的。

司馬洛繼續前進着。他所到的地方，身邊的蟲聲就會馬上噤住，但是遠一點的還是繼續吵，所以耳根並沒有清靜的機會，雨後，昆蟲們似乎份外高興！

接着，那些昆蟲們忽然不大吵了。遠處的是仍然繼續吵着的，但近處的吵聲却減低得多。司馬洛立即貼身在一棵大樹的樹幹上，停住不動了。蟲聲的降低，祇表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有兩個人在同一個地方，因而懾住的昆蟲的範圍加倍了，

這就是爲什麼蟲聲會忽然低減。這也正是說，司馬洛和其中一個敵人很接近了。

司馬洛躲在那樹幹後面，等着。

不到一分鐘之後，脚步聲就漸漸接近了。很幸運，那人就直向他這棵樹走過來，他不必移船去就磡，祇要等着就行了。那人到達了他的身邊，司馬洛輕輕伸出一隻脚，那人踢着，驚叫一聲，便向地下仆去。他的手指抽緊了二下，槍聲在林中響得極其刺耳，槍彈則射進了那軟軟的泥土中。

這一聲驚叫和兩響槍聲司馬洛已經很够了。他一跳過去，槍柄擊下，與那人的後腦接觸。那人便就這樣伏在地上，暫時不再起來了。

兩分鐘之後，另一個也飛奔着趕到。

「唏，阿忠！你沒事嗎？」他叫着問，重複地問。

問得眞笨，阿忠如果沒事，當然會回答他，如果有事，就讓敵人知道他的來臨了！

這人結果沒有機會到達他的同伴阿忠的身邊。還差十幾呎，司馬洛就像飛將軍從天而降，從樹上跳下來，雙脚一撑，撑中了他的肩，這人仆在地上了。地是軟的，頭撞在上面，一臉 沾滿了泥濘，髒得很，不過却不會暈倒。司馬洛在他的後腦上再加上一記。

忽然，司馬洛覺得很輕鬆了。追他的人已經全部給他解決，他保證不會遭到與金大堅相同的命運，他又開了那隻無綫電，向李超探長召喚。接通了後，他怪責地說：「你怎麼了，還沒有到？我還在倚靠你救我呢！」

「我現在就在路口等着，」李超說，「爲什麼你還不出來呢？」

「我出來？」司馬洛笑起來，「你得派幾個人進來帮帮我。我一個人怎能把三個人搬出來呢？」

「你又殺了三個人？」李超探長吃驚地問。

「當然不是，」司馬洛連忙否認，「他們祇是暈過去了！我保證他們很快就會醒過來的。」

「好吧，」李超說，「我叫人進來接你，斷橋那裏的一個，我已經把他捉起來了。」

李超探長果然派來了一部小汽車，由於這裏是狹小的支路，大汽車是不容易駛進來的，這部小汽車載了司馬洛及三個暈倒了的打手，回到公路上，李超探長已經在那裏等着了。

「我已經派了一部警車先到麥基利的別墅，」李超探長告訴司馬洛，依照最近的報告，麥基利不在家，而他的管家拒絕警方的人員進入。」

「爲什麼你自己不親自去呢？」司馬洛問。

「我關心你嘛，」李超探長說，「如果不先見到你活着，我不會安心的！」

「非常感動，」司馬洛說，「不過我猜你實在是怕見麥基利吧了！不過算了吧，我們趕快去，不要讓他們有時間佈置什麼假局。」

司馬洛於是和李超探長一起，率領着大批警員，向麥基利的別墅進發。當他們到達時，那管家果然仍在與一個警目交涉着。這管家就是那個半禿頭穿白袍的人。他說不行，這裏不是普通地方，如果沒有正式手令就不准進去，否則，如果有什麼損失，他們就要負全責。

那警目不敢負全責，祇好在唇焦舌蔽地向他解釋，這裏發生過爆炸，他們是用不着手令也有權進去查究的。

不行！那管家還是拒絕。

「你有什麼妙法嗎？」李超探長在警車中問身邊的司馬洛。

「我當然有妙法！」司馬洛微笑着回答。他從衣袋裏取出了那隻充滿號碼鈕的電器。他現在已經脫下了那套蛙人的橡皮衣服，而換上了一套便服了，所以他有衣袋可用。「看着吧！」他說着，選擇了一個號碼，把按鈕按下去。

隆然一聲爆炸來自地底，一陣濃烟從屋後的一隻窗子裏直冲出來。那個管家絕望地回頭看看。

司馬洛和李超探長下車走過去，司馬洛又把那隻電器收回衣袋裏了，臉上掛着一個詭譎的微笑。

「那一聲爆炸又是什麼呢？」探長問那人。

「呃——呃——」那人吶吶着回答不出來，接着忽然注意到司馬洛。「唏！」他指着司馬洛叫道：「我不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嗎？」

「這並不出奇，」司馬洛狡猾地吃吃笑，「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誤會，據說因爲我很像一部鐵金剛片集的主角！」

「不，」那人充滿懷疑地眯着眼睛，「不到一個鐘頭以前——」他仍懷疑地牢視着司馬洛，手伸出來指着他。

「過去的幾個鐘頭之內，我都是和探長在一起，」司馬洛說，「探長可以證明的。」

「你那屋裏發生了神秘的爆炸，」探長說，「我們非進去看看不可的。」

「不能！不能！」那人焦急地揮着手擋駕，「那是我們自己的事情。麥基利先生說過未得他的許可不准外人進來的！你們不能進來。」

司馬洛四面望望，並沒有看見麥基利那部黑色大汽車。「實在，麥基利先生現在又是到哪裏去了呢？」他問。

「麥基利先生在城裏。」那管家說，「在他回來之前我不能放什麼人進來，我不能負這個責任！」

「進去吧！現在你是完全合法的。」司馬洛在探長的耳邊低聲說。他奇怪怎麼不見了那個巨無霸阿高高的屍體。

於是探長一揮手，大隊警探便一湧而入，那管家要阻攔，却被兩個探員推到一邊去了。屋中餘下的三四名打手當然不敢抵抗，在這許多武裝警察的面前，抵抗是當然無效的。司馬洛推推李超探長，和他一起進去。李超探長還是渾身不安的。「我認得路，」司馬洛自告奮勇說，「我們到地下室去，祇要找到一具屍體就行。」

於是他們在司馬洛的領導之下進入了地下室。那座實驗室的門口已經坍下來了，因爲有一次爆炸剛好是在門邊發生的！大批灰泥阻塞着進口處，他們一時不能走進實驗室內。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不能進去，他們也不能進去了，可以保證裏面的東西不會走樣。」

「我們現在還是不能進去。」李超探長呆呆地看着那大堆的亂石。

「怎麼了，你不是神經有問題吧？」司馬洛豈有此理地道，「你有這許多人在外面，叫他們搬開好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李超探長表示贊成。

於是，在李超探長的指揮之下，大隊警員進來清理地下室門口那坍下來的水泥石塊。李超探長和司馬洛當然祇是在旁邊負責督工而已。

「麥基利剛才明明是已經回來了的！」司馬洛說，「但現在他却不在了。」

「眞可惜！」探長說，「他一定逃走了。」

「不過，倒過來說，這也可以算是佳作，」司馬洛說，「他逃走，那就表示他這裏一定有着好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不能及時加以消滅，所以他就不能不走了，所以，我現在就贊成你下令通緝他！他那車子是不難找的。」

「你瘋了嗎？」李超探長的眼睛也瞪大了，「我不能這樣做的，我還沒有找到具體的證據！」

「具體的證據可能要兩三個鐘頭之後才能找到的，」司馬洛氣結地說，「幾個鐘頭，一個有辦法的人已經可以逃得很遠了！」

「沒有辦法，」探長固執地說，「我們必須等。」

司馬洛咬着牙，但是沒有辦法，這是一個重大的命令，如果探長沒有信心下這個命令，他也不能逼他的。

「你得明白，司馬洛，」探長繼續解釋，「如果我還未找到證據就下這個命令，總檢察官是有辦法令我給撤差的，他們兄弟兩個人都有不少有勢力的朋友的！如果我給撤了差，那麼還有誰能帮你？」

司馬洛不能反對他這句話，因爲這話說得頗有道理，麥基利的檢察官兄弟現在可能已經知道了此事，而正在設法弄掉探長的職位了，如果探長在未發現什麼具體證據之前作什麼魯莽的舉動，這就更方便他。

「那個巨人的屍體不見了，」司馬洛喃喃地說，「一定給麥基利帶走了！我倒希望他留下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人，刀也不怕，槍也不怕，這個人實在值得研究一下的。」

他們這許多人，也差不多花了三個小時才能搬開一條入路，讓他們能進入地下室內。這證明麥基利在逃走之前是不可能從裏面帶走了什麼的。

司馬洛進去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那些紅色條子拾回，並且解去了引綫。他不想它們在不要的時候爆炸，雖然說不按掣而它們自動爆炸的可能性很少，但炸藥到底就是炸藥。

李超探長對這實驗室也並不陌生，因爲他也從金大堅所拍的那些照片上看過的，他馬上就走到那冷藏室的門口去，把門拉開。郭愼之及其他的人的屍體就呈現在眼前。

「呀哈，」李超探長得意地笑起來，「我認得這一個，」轉問那管家，「現在，你告訴我這屍體是怎麼來的吧？」

「這裏的屍體都是買回來的，」那人說，「我們的主人是買回來作研究用。」

李超搖頭。「別的也許是，這是金大堅，他應該在墳墓裏，還有這個郭愼之，但這一個却不是的。我認識他，我連他的身份證及地址都有，我知道他在幾天之前是仍然活着的，你不可能拿出他的合法死亡證！」他蹲下來再詳細檢驗一下，「還有，他是給打死的，也許是你打死的！」

「不，不是我！」那人慌張起來了。

「但你是這裏的主持人，」李超探長說，「即使不是你，你也會知道是誰的。也許，我該把你作爲嫌疑兇手落案！」

「不！不！」那人簡直嗚咽起來了，「是阿高高殺他的。」

「阿高高？誰是阿高高？」

「是——麥基利先生的保鑣！他——不在這裏。」

「唔，」李超探長得意地微笑，「每一個人都聽見你的口供，現在，我有很充足的理由通緝麥基利了，因爲他的保鑣是嫌疑兇手，而他的保鑣是應該和他在一起的。」

那個管家在深悔失言時，李超探長已經開了無綫電，與總部聯絡，下令找尋麥基利了。不是通緝，祇是找尋他，希望他向警方提供一些消息。這其實和通緝沒有分別，不過是在未有充足證據，以及面對大人物時所用的官話吧了！「你最好不是喝醉了，」那邊的警察局長警告，「你知道這個麥基利是什麼人的。」

「我知道，」李超探長勝利地說，「但假如你來這裏看一看，你就不會覺得我是做得過份了！」

他們在地下室裏再搜索了一番，除了那些屍體之外，就祇有滿室的儀器及藥品之類了。這些他們不能斷定有什麼古怪，因爲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對這些東西有充份知識。不過，專家快要來了，專家們一定可以看出這裏究竟是一座幹什麼實驗室。

那管家以及捉到了的那幾個打手，給送到警局去，李超探長和司馬洛馬上就開始向他們盤問。管家既已開了口，就很容易強逼他把他所知的一切都說出來了。他不知道麥基利究竟是在幹什麼，他知道的祇是，麥基利是在那裏實驗研究心臟的，而他祇是管理儀器及資料而已。麥基利實在是在那裏幹什麼，他也不大清楚。麥基利並沒有告訴他。

除了麥基利之外還有誰知道呢？

還有幾個是麥基利的重要助手，他們是一定知道的，但他們已跟隨麥基利逃走了，而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們恐怕是不會再自動出現了。他祇明白一點，那就是，麥基利所幹的事可能是犯法的，或者麥基利有一些可怕的敵人，所以麥基利這間屋子要防守得這麼嚴密。他並且也供出早些時候有人潛入的詳細經過，並且指出那人很像司馬洛。司馬洛並不否認，但當然他也沒有承認。

金大堅的屍體又是在屋裏幹什麼呢？

他不知道，他對這件事不大清楚，他還以爲是買回來的屍體。不錯以前也曾有

過一個人潛入來，後來這人從渠道逃走了，麥基利便派打手騎摩托車出去兜截，有沒有截到他不知道，也許那人就是金大堅，他不能肯定，因爲那件事並不是他所經手的。

問到這裏，實驗室已送上來報告了：殺死金大堅的槍彈，是來自其中一個打手的槍的。李超探長更得意地微笑。這使他更有藉口找尋麥基利了，那個擁有兇槍的人當然會承認他是由麥基利所主使。

那個阿高高又如何呢？司馬洛問。他對這人非常感興趣，因爲他一生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一個打不死的人。

那個管家皺着眉。關於阿高高，他有很多資料可以提供。他覺得與其說阿高高是一個人，不如說他是一隻狗。阿高高對麥基利服從得像一隻狗。這個人完全沒有人性的，他從來不笑，不和什麼人談話，也不洗澡，祇有麥基利替他洗時他才洗，因此他的身體經常發着一陣汗味，要麥基利用藥水替他辟臭。他吃得很多，五倍於常人，但並不選擇，就是臭了的食物也一樣吃下去。

他不明白麥基利留着這人幹什麼。阿高高除了力大無窮，可以一擋十之外，實在並無任何好處的。到了這個地步，管家也承認阿高高是已經死了，不過麥基利已帶走了他的屍體。麥基利企圖進入實驗室不成功，知道需要幾個鐘頭才能搬開一條路之後，便帶走了阿高高的屍體，臨行時吩咐管家盡可能拒絕警方入屋。

他不知道麥基利現在到那裏去了。

司馬洛搔着頭。現在情形是相當清楚了，金大堅是進去偷取麥基利的研究的秘密而被殺死的。對於金大堅，那些一定是很值錢的秘密，如果不是值錢，金大堅不會去打主意的，金大堅這個不是小賊。而在麥基利方面，這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洩漏了，可能危及他的生命地位，不然的話，他也不致於不惜要殺人來保護他的秘密了！

但那些是什麼秘密，金大堅又打算賣給誰？金大堅的仇現在總算是已經報了，司馬洛的計劃果然成功，找出了殺死金大堅的人！美中不足的是，他却仍然未能知道麥基利的秘密究竟是什麼。司馬洛知道他的工作是還未完的，至少，他的好奇心就不能滿足。

李超探長嘆一口氣，退後，站在司馬洛身邊，低聲說：「我相信這傢伙已經告訴了我們一切！」

「但他還是告訴了我們不多！」司馬洛說。

「專家們已經在研究那間實驗室，」李超探長說，「還有屋子裏搜到的那些文件。但是，假如看不懂那些文件，他們也是無法清楚麥基利是究竟在那裏攪什麼鬼的。那狐狸，一切的方程式及筆記他都是用密碼，而且是祇有他自己看得懂的密碼！他連自己的助手們也不肯信任的。」

司馬洛若有所思地撫着下頷。「我却相信可能另有人看得懂這些文件，」他說，「金大堅把他的文件偷拍下來，準備賣給一個人，這個人當然是看得懂的，不然他就不會出錢買了，是不是？」

「這個人呢？」李超探長問。

司馬洛爲難地搔着頭。「這人却比麥基利更難找的。起碼我們知道麥基利是誰，但這個人，却連身份都沒有。如果他不來找我們，我們就無法找到他了。」

「我看我們還是找找麥基利好一點了。」李超探長又嘆了一口氣。

「麥基利那個兄弟如何了？」司馬洛問，「他現在一定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他應該有點反應的。」

「他的反應還沒來。」李超探長說。

這樣說着時，一個探員就進來報告：「總檢察官來了。」

司馬洛聳聳肩：「你以爲我應該避開嗎？」

李超探長搖搖頭。「他反正一定會知道你的所在的，躲也沒有用，我給你們介紹吧！」

總檢察官麥維遜的外表，和他哥哥麥基利的差別有如地球人與火星人的差別。麥維遜是一個瘦削而英俊的青年人，一雙眼睛烱烱有光，顯示出他是十分精明的。

他很講究打扮，一套筆挺而有新款的灰色西裝，黃色眞絲襯衣，玫瑰紅色領帶，襟袋上還插了一朵淡紅的康乃馨。而且他並沒有表示他的立場。

他向探長詢問詳情。探長告訴了他。這是一定的，因爲他日捉到犯人時，就是由麥維遜準備提控的資料。

「我希望你能秉公辦理這件事，」麥維遜最後說：「不要因爲這是我的哥哥，事實上，這件事的爆發也使我震驚，我老早知道我的哥哥神經是有點問題的，但想不到竟然如此嚴重，拿屍體當玩具！」唏噓地搖着頭，「他這個人是一定要制止的，但我得請求你一點，探長，你要記着他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當你捉他時，盡可能不要傷及他的性命！」

「我會注意這一點的。」李超探長說。然後他給麥維遜介紹了司馬洛，麥維遜取出香烟來，給了司馬洛一根，自己也點上一根。通過香烟的烟霧，他打量着司馬洛。司馬洛也打量着他。司馬洛馬上就斷定，他並不喜歡麥維遜。一個很精明的人，但是也太自負了，在這個人的眼中，全世界的人都是低他一等的。麥維遜也不喜歡司馬洛。

「司馬洛先生的名譽我是知道的。」他對李超探長說，「但，請你別太重用非警方的人員好嗎？因爲當我提控一個犯人時會尷尬，我不能介紹他所供給的資料的來源，而你們警探部也要面子的！」他連看也沒有看司馬洛。

李超探長並不示弱。「這一點你不必担心，當我把提控的資料交給你時，我可以保證裏面不會有司馬洛的名字。」

「但願如此，」麥維遜點頭，「如果有什麼消息，盡快通知我。」他轉身，踏着敏捷而爽快的步子離開了。

「你知道嗎？」李超探長喃喃地對司馬洛說，「我從來不喜歡他的。」

「但你們是同事。」

「我知道，我們常常合作，」李超探長說，「但我不喜歡他。」

「我也並沒有愛上他，」司馬洛說，「你以爲他在這件事上的立場如何呢？」

「他當然不會是帮我們的，」李超探長說，「麥基利到底是他的哥哥！但有一點暴露了他的立場，也許他自己也沒有發覺，那就是，他出現得太遲了。像他這樣精明的一個人，他應該在我們還未開始問話之前就已經到了的。他遲來祇可能爲了一件事——他首先得替他哥哥安排好躲藏的地方。」

司馬洛深深吸了一口麥維遜給他的香烟。「唔，手足情深！」

李超探長皺着眉頭。「我們似乎成功了，但我們又失敗了，我們雖然找到了兇手，但是捉不到兇手，也查不出兇手的秘密。而且似乎一切綫索都斷了！」

司馬洛沉思地撫着下頷。「也許綫索並沒有完全斷掉。」他相當有信心地說，「還有兩處『寶藏』是未經開發的。第一就是金大堅的僱主。在動手之前，金大堅是一定已經找到了買客，而且和買客談妥了條件的。現在金大堅死了，他的任務也顯然是已經成功了，但是交易却並未成功！我相信他們不會就此罷休的。」

「那怎麼樣呢？」李超探長問，「難道他們會來打刼警局嗎？」

「不，」司馬洛微笑，「但他們出得起錢！他們知道我已得到這秘密，而我不是警方人員，我是可以買通的。」

「你可以買通？」李超探長有點不以爲然地看着他，「你眞會把秘密，賣給他們？」

「我不是這樣說，」司馬洛道：「我祇是說，在原則上，我是一個可以買通的人，他們會來企圖買通我。他們當然不會來企圖買通你，但，他們會來企圖買通我的。」

李超探長聳肩。「我希望他們會如此，第二個的綫索來源呢？」

「方芳，」司馬洛微笑，「郭愼之是方芳的男朋友，或者至少是和他有密切關係的，當方芳知道郭愼之被麥基利殺掉了，兔死狐悲，也許她就會帮助我們了。」

「我也希望如此。」李超探長說。

× × ×

方芳掩着臉在哭，哭得很傷心，而且一直哭個不停，司馬洛只能托着腮，坐在她的對面看着她，因爲她對他的勸慰充耳不聞。事實上，當一個女人開始哭了，你就非讓她哭到够不可的。

他們現在是在金大堅的家裏，在那張餐桌對坐着，而方芳在傷心地哭。他們是剛從殮房回來的，方芳就是爲了郭愼之而哭。

司馬洛在較早的時候曾帶方芳到殮房去認屍。這一幕他安排得十分戲劇化，起先，他祇是說叫她去認一認金大堅的屍，因爲金大堅的屍體在麥基利住宅的冰櫃裏找回了，手續上她是需要去認一認的。在路上，司馬洛告訴了她攻入麥基利的住宅的經過，而方芳一面聽，神色就一面難掩慌張。後來，到了殮房，金大堅的屍體就放在一張床上，旁邊還有另一張屍床，放着另一具屍體，那却是郭愼之的屍體。

方芳當然不會看不見郭愼之的屍體的，事實上，她一看見了郭愼之之後，對金大堅就完全不注意了。她祇是呆在那裏，像一尊石像似的。

「哦，這一個，」司馬洛向她解釋，「這就是前幾天在街上警告我不要接近你的一個，也許你會認識他？」

方芳的臉色變得比死屍的臉色更難看了。她小心地問：「是你殺死他的嗎，司馬洛？」

「不，」司馬洛搖頭，「他們已經招出來了！麥基利叫一個阿高高的打手殺死他的，麥基利怕他會洩漏秘密！」

方芳仍然是呆呆地看着，後來木然地轉身，低聲說：「我們走吧！」

「你認識他嗎？」司馬洛追着她問。

方芳那時仍然沒有哭，她祇是低聲說：「我認識他，司馬洛，他是我哥哥！」

這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收穫了。是她的哥哥，那更勝過是她的情人。他輕輕拉住方芳的手肘。「現在方便談一談嗎，方芳？我相信你可以告訴我的一定很多。」

「我們先回家吧！」方芳說。

於是司馬洛陪她回家。此時他是並不急於向她追問了，因爲他知道她定會說的，鑑貌辨色，就知她是決定投向他的了。

一路上，方芳都是呆着，臉色一直都是那麼難看的。終於，他們回到家，方芳在餐桌前面一坐，就伏在餐桌上哭起來了，不論司馬洛說什麼，都不能使她的哭止住。司馬洛祇好等着。

終於，方芳的哀傷慢慢平復下來了，哭聲也止住。她抬起頭看着司馬洛，眼中的神情是使人震驚的。「司馬洛，」她以危險的聲調說，「那是我的哥哥，你得替我報仇！你必須替我報仇！」

「我正是想這樣做，」司馬洛說，「如果你能提供充份的資料，我就比較容易替你報仇了。不過，你先把你的立場告訴我吧！」

方芳把她的立場告訴了司馬洛。不錯，她果然是被派來冒充金大堅的寡婦的。她這樣做完全是爲了她的哥哥郭愼之。郭愼之最近交上了一些危險的朋友，她勸他不要與他們接近，郭愼之答應，做完了這一件工作就退出，不過要她帮一帮。由於郭愼之答應退出，她就帮他了。她來這裏冒充金大堅寡婦，希望探得一些情報。

「他們還說他躲起來了，」她幾乎又哭起來，「但我早就猜到有點不對的。我有這種預感！」

「你可知道麥基利究竟是在幹什麼嗎？」司馬洛問。

方芳搖頭。可惜，她並不知道什麼內幕，也許她是不想知道，也許麥基利之所以會利用她，就是因爲她對這件事全不知情，她祇是在帮忙她的哥哥。方芳這個名字當然不是她的眞名字，不過這是沒有很大關係，暫時，她就叫方芳也沒有所謂。

方芳並且也提起那個代替郭愼之來和她聯絡的人高登，那個矮小而眉毛很濃的漢子。

「你認識這人嗎？」司馬洛問。

方芳搖頭。「從來沒有見過他，他還是第一次出現的。」

「把他的模樣再形容得詳細一點。」司馬洛要求方芳。

方芳把高登的模樣形容得很詳細。司馬洛聚精會神地聽着。方芳的形容雖然不像一幅畫那麼清楚，但是也差不多了。當她說完了之後，司馬洛已經有了一個概念

，知道這個高登會是怎樣一個人。他記得在他捉到的麥基利的手下之中並沒有這個人存在，那麼，這個高登顯然是已經跟麥基利逃掉了。

司馬洛搔着頭皮：「你相信這個高登會再來找你嗎？」

方芳聳聳肩。「我不知道，你以爲他會嗎？」

「如果他們知道你巳投向我們，他們當然就不會碰你了，」司馬洛說道：「但他們不一定知道的，祇要我們不公開這一點！」

「但，」方芳說，「我哥哥給他們殺死了，他們應該知道我對他們不會有什麼好感的了！」

「這是一個問題，」司馬洛說，「但希望盡在人間，如果萬一這個高登來和你聯絡，你懂得怎樣應付他嗎？」

方芳點頭。「先敷衍着他，然後想辦法通知你。」

「對了，」司馬洛點頭，「我相信這一件事你一定會幹得相當好的。」因爲，當她初與他見面時，她不也是一面敷衍着他，一面通知她的哥哥嗎？

司馬洛知道這是一個渺茫的希望，但是他這希望却居然實現了。兩天之後，當他出去的時候，方芳就接到一個電話。這個電話就是高登打來，他要和方芳見面。

「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呢？」方芳問。

「老地方，」高登在電話裏說，「你馬上就起程吧！不要等司馬洛回來，也不要放下聽筒，」

「爲什麼不要放下聽筒？」方芳問。

「我不想你有機會打電話通知司馬洛，」高登說，「就這樣擱着聽筒來見我好了。」

「但——我怎會通知司馬洛呢？」方芳表示冤屈，「他是我們的敵人！」

「這正是我想告訴你的一點，」高登說，「也許，我們之間有了不少誤會，我就是要找機會把這些誤會澄淸一下。」

「我們——呃——不能在電話上談談嗎？」方芳問。

「不大方便，」高登堅持，「見面才談比較好一點，老地方吧，現在就來。」

「好吧！」方芳嘆口氣。

「小心點，」高登說，「別企圖和司馬洛聯絡，我們在門口有人監視着你。」

「我知道。」方芳無可奈何地說。她放下了聽筒，沒有收綫，便走進了房中換衣服。高登以爲她沒有電話就不能與司馬洛聯絡，那他是太估低司馬洛了。當她在換着衣服時，方芳就巳經扭開了一副無綫電，在與司馬洛通話。這是司馬洛留下來給她作緊急用途的，司馬洛身上有一隻無綫電烟盒，可以和這副無綫電對講。方芳把高登來電話的經過告訴了司馬洛，然後說：「現在我該怎麼辦好呢？」

「你做得很對！」司馬洛說，「現在你要繼續做的就是去見他，隨機應變，你懂得怎樣做的。你的目的就是多探出他們一些情報。他們叫你做什麼，你都不怕答應，回來之後再商量好了。」

「你——不去嗎？」方芳畏縮地問。

「你們約會的老地方嗎？」司馬洛說，「我會叫人去的，我們會盡可能跟踪高登！」

「我現在得起程了！」方芳說。

「你去吧，」司馬洛說，「鎭定從事，用不着管我們，我們的事，我們自然會進行的了。」

方芳關了無綫電，穿好了衣服，便離開了家裏，下樓，截了一部的士，吩咐司機載她到那家餐室去。的士在開行中的時候，她不斷從倒後鏡望望後面的路上，却看不到什麼，如果有人跟踪着的話，她是看不出來的，她對這些事情並沒有很豐富的經驗。

當她到達了約好了的那家餐廳時，高登巳經在那裏等着她了。方芳小心地在他的對面坐下來。

「你哥哥巳經死了。」高登說，「你知道這件事嗎，方芳？」他的一雙眼睛目光如炬地審視着方芳。

方芳點頭。「報紙上有刋登。」

「你知道你哥哥是誰殺死的嗎？」高登說。

「我很想知道！」方芳的眼睛憤怒地大大睜着。

「報上刋登的是謊話。」高登用拳輕輕一擊桌子，「你哥哥不是我們殺的。」

「但他的屍體是在你們那裏發現，」方芳說。

「不錯，」高登表示憤怒。「但他們是說謊的！郭愼之並不是我們打死，他是司馬洛打死的。你知道他在回來之前和司馬洛遭遇過嗎？」

方芳點頭。「我知道，」帶着濃濃哀愁，「這渾人，他想懲戒司馬洛一頓！」

「結果却是司馬洛把他懲戒了一頓，」高登說，「讓我告訴你吧，方芳，是司馬洛打死他的。當郭愼之逃回別墅時，我也在場，那時他的臉是黑色的，他祇有時間講出他的遭遇，就吐血死掉了！」

「司馬洛把他打得那麼重？」方芳懷疑地看着高登。

「他說在逃走的時候給車子撞了一下，」高登說，「我認爲這就是司馬洛的責任了。如果司馬洛不追他，他是不會撞車的，對不對？」

方芳一咬牙，沒有做聲。

「你必須替你哥哥報仇！」高登說，「是司馬洛殺死他的，你必須替你哥哥報仇！」

「我沒有能力殺他，」方芳冷冷地說：「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連我哥哥也動不了他，我又怎有希望呢？」

「我們可以用計嘛！」高登說，「你是女人，他比較上不會那麼提防你的。」

「你心目中有一個怎樣的計劃呢？」方芳問。

高登看了她一會，然後嚴肅地說：「你祇要把他引到我們要他到的地方，其餘的我們就會做了。」

「到什麼地方去？」方芳問。

「你今晚有把握嗎？」高登問。

「我相信可以的，」方芳說：「我可以告訴他，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要和我商量金大堅那件未了的交易，要我今天晚上在見面談談，司馬洛會陪我去的。」

「唔，」高登點頭，「這是個好主意

，今晚午夜，在開利船廠的廢址。」

「那裏？」方芳抖一抖，那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那當然是一個可怕的地方，」高登氣結地說，「當你要殺一個人時，你當然是要找一個可怕的地方，難道要在希爾頓酒店租一個套房給他，還要給他一頓最後的晚餐嗎？」

方芳祇好點頭。「好！我盡力吧！」

高登招手吩咐侍者結賬。「我們會在那裏等着的，不要失敗，爲了你哥哥！」侍者拿來賬單高登付了賬，便先走了。

方芳等他走了幾分鐘之後，才離開了那間餐廳。然後，她就直接回到家去。司馬洛巳經在那裏等着她了。方芳把這個約會的經過情形告訴了司馬洛。司馬洛尋思了一會，終於問：「你知道，方芳，你哥哥的死，很可能他們說的才是眞話，爲什麼你不相信他們呢？」

方芳冷冷地搖頭：「我從來就不喜歡他們的。我相信說謊的是他們多過你們。」她看着他的眼光是誠懇的。「你打算怎辦呢？」方芳問。

「當然是你一起去赴約了！」司馬洛說。

方芳的眼睛睜大了一點。「但——這是很危險的！他們當然是要引你去踏進一個陷阱，他們會把你殺掉的。」

「我不怕他們，」司馬洛微笑，「各種陷阱我都不怕，不然我也不會活到現在了！不過，我也希望用不着到船廠去赴約，高登現在巳受到我們的跟踪了，如果跟踪有結果，就可以在午夜之前把他們一網打盡！」

但是，司馬洛這個希望是不能實現了。當他這樣說着的時候，跟踪高登的人員就巳經被高登擺脫。高登究竟是否知道有人在跟踪他，這一點沒有人能肯定，總之，他擺脫跟踪的方法是很有效的。他離開了那餐廳之後，便跳上的士，在路上大兜圈子。這樣，如果祇有一個人跟踪他的話，那就很容易露出馬脚了。好在司馬洛佈下的跟踪網是不止一個人的，而是由幾個人交替跟踪，因此高登雖然在白兜圈子，還是發覺不到有人正在跟踪他。最後，高登的車子在一座巨大的住宅大廈門口停下，高登下了車，走進大廈之內。大廈的底層是一間咖啡室，高登就在咖啡室內找一個位子坐下了，叫了一杯咖啡，似乎他是正在這裏等什麼人似的。

跟踪他的人剛剛坐定了，高登就忽然跳起來，在桌上丟下一張鈔票，衝出咖啡店的側門，進了一部正在關上門的升降機。升降機門關上，把他帶上去了。跟踪的人完全束手無策，這座大廈，每一層的單位有二十六個之多，由A座到Z座，全部相通的，而一共有十二部升降機分佈在大廈的各個部份，高登可能躲到了任何一層樓的任何一層單位，也可能馬上就從另一部升降機下來，逃回街上。總之，高登是失去了。

於是當天晚上，接近午夜時，司馬洛便駕着一部汽車，向那間船廠的廢墟進發，和他一起的就是方芳。是方芳堅持一起同來的，她說這樣，他們要顧念着她，就不敢採取太激烈的手段了。司馬洛雖然不相信他們會因爲她而投鼠忌器，但還是讓她一起來了。

午夜，船廠的廢址是一個比墳墓更可怕的地方。船廠所在的附近是草木不生的，而且照例，船廠當然是在海邊的，那是因爲有大量的機器油汚滲入了沙泥中，不但使沙泥失去了培養植物的能力，而且顏色髒黑，經常發散着一種臭味。這座船廠巳經荒廢了好幾年，情形也還是一樣的。

司馬洛在公路邊把車子停住了，就着星光望下去。這廢墟的形勢是相當複雜的，首先，那一大片骯髒的沙灘上，就有不少被遺棄了的船的骨架及其他部份。總之是那些拾荒的人也不願拿走的東西，留在那裏發腐着，也造成了許多奇形的障碍物，有點像一個神經頗有問題的「新潮雕塑家」所設計的八陣圖。

「這裏可以躱着兩百個人，我們也看不見的！」司馬洛說。

方芳恐怖地抖一抖。「我看，」她吶吶地說，「我們還是走吧！」

「不！」司馬洛搖着頭，「我們是來赴約的，怎好在未會到朋友之前，就回頭呢？」

「但——但——」方芳吶吶地說，「他們很容易把你殺掉的。」

司馬洛微笑。「我猜他們第一步是想活捉我，如果祇是要殺我，用不着佈置一個這麼複雜的陷阱的！」

方芳又發抖起來了，緊緊執着司馬洛的手，司馬洛感覺到她的手是冰凉的。司馬洛的視綫向下面那船廠掃視着，終於停留在最右面水邊的一座廠房上。那是一間建在一座碼頭上的鐵板屋，很大，就像飛機庫似的，不過是修船用的，船可以直接駛進屋內。現在，當然這廠房是也巳經荒廢了的。

「你留在車子裏吧，」司馬洛吩咐方芳，「我先到那廠房裏去看看。」

「不！」方芳連忙把他的手執得更緊，就像生怕他會逃掉似的，「我們——還是一起去吧！我——不能留在這裏。」

司馬洛笑起來。「好吧，我們一起去吧！」

於是他們一起下了車，踏着那骯髒的沙地，走到廠房的門口。一路上都沒有發生什麼，也沒有什麼特異的聲音，祇是偶然會聽到幾聲蟲鳴。到了廠房的門口，司馬洛挨在那門口上，取出一隻電筒，同時柔聲地問：「有人在裏面嗎？」這樣問着時，他頸背上的汗毛也直豎起來了，因爲隨時可能有一陣機關槍彈從裏面掃射出來的，雖然這可能性不太高。

回答他的祇是一聲軟弱呻吟。司馬洛開了電筒，照進去，就看見那人躺在地上，挨着一艘破船的船身。

司馬洛急步跑進去，方芳狠狠地連忙跟着他。

司馬洛在那人的身邊蹲下來，首先用電筒向周圍照射一遍。這廠房裏也是堆滿了雜物的，亂七八糟，簡直像一隻巨大垃圾桶的內部，不過他照不見什麼人。司馬洛於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人的身上。

電筒光照出他的肚子上插了一把刀子，鮮血正從刀子的周圍冒出來，司馬洛並不認識這人。電筒光又照見他光着脚，脚

掌血肉模糊，很多地方焦黑。是用烟蒂逼供的留痕！

這人的眼睛瞪得極大的，看着司馬洛，却似乎視而不見。

「你是誰？」司馬洛問。

那人的回答祇是一聲呻吟。他已經去死不遠，說話的能力已經喪失了。「高登呢？」司馬洛問，「你是和高登在一起的，是嗎？高登在那裏？」那人的右手離開了腹部，抬起一下，似有所指，但又放下了。力氣不够。司馬洛知道他的意思是外面。於是他向方芳招招手：「我們到外面去吧！」

那廠房中央的地板是挖空了一個鞋形空位的，使到地板的形狀有點像一隻馬蹄鐵，那空位的下面就是水，如此，船就可以駛進來，而工人就站在兩邊的地板上修理了。現在那空位裏當然並沒有一艘船停着。司馬洛經過的時候，電筒偶然射進空位的裏面，照亮了下面的水，方芳尖叫起來了，而且叫個不停。司馬洛連忙抱住她，掩住她的嘴巴。「別吵！你這儍瓜！」他罵道。

接着他也看見了。現在正值潮退，那下面的水是很淺的，有二個人俯伏在那淺水中。用不着說兩個人都已經死了，沒有人能這樣伏在水面超過五分鐘的。

司馬洛抓起旁邊一枝發霉了的竹桿，伸下去，把那兩個人推得翻轉身來。他再用電筒把他們的臉照亮，此時就看見他們都胸部中槍而死的。

「高登在其中嗎？」司馬洛問方芳。

方芳點頭伸手指指。「左邊一個。」

汽車的馬達發動的聲音來自外面。司馬洛遲疑了一下，說：「等着我！」便把電筒塞進方芳的手中，奔出廠房的門外，槍已拔在手中。

一部汽車正沿着公路開走，車頭燈劃破着黑暗。很奇怪，他們來時並沒有看見有汽車。司馬洛跑了幾步就停下來，知道沒有可能追上了。那車子開得很快，而自已的車子又停得太遠。

方芳也到身邊，她不肯留在廠房內。

「究竟發生什麼？」方芳疑惑地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似乎，高登是埋伏在這裏等我的，但在我們到達之前，另外有人找到了他，而且把他殺掉了！」

「另外有人找到了他？」方芳瞪大了眼睛，「是誰呢？」

「別問我！」司馬洛氣結地說，「我不知道。對他們比你知道得更少，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殺死高登的人剛剛走了。我們聽到的車聲就是他的車子。」

方芳緊挨着司馬洛。「眞可怕，現在怎辦好呢？」

「我們進去再看清楚一點吧！」司馬洛說。

「我不要再進去。」方芳大聲反對。

司馬洛咬着牙齒，深吸一口氣；和女人一起行動，眞是麻煩透了。「裏面並不會比這外面危險的，」他耐心地解釋，「死的人已經死了，不會咬你一口，殺他們的人又已經走了，那還有什麼好怕呢？」

方芳還是緊緊地咬着自己的下唇。

「當然，」司馬洛微笑，「你也可以在這裏留下來，讓我自己進去的。」

「不。」方芳忙緊挽着他的手臂，「我們還是一起進去吧！」她覺得，還是留在司馬洛的身邊比較舒服一點！

於是他們再度進入了那廠房之中，在電筒光的照射之下，小心地細細觀察一遍。那裏面的雜物，本來就已經凌亂不堪的，很難看得出是否曾經過一場打鬥。但看樣子，他們似乎都是並未有過機會抵敵的。在水裏的兩具屍體之中，一具祇有胸部中彈而無其他傷痕。至於高登本人，也是一樣，祇不過他的一隻脚的脚掌上也充滿了烟蒂的灼痕。顯然地，他們是完全沒有抵抗地就被制服了，其中一個被槍殺，餘下這二個則受到烟蒂的逼供。那個神秘的人物想從他們的口中問出一些什麼。

司馬洛嘆一口氣。如果讓他捉到高登，他也會這樣拷問一番，使高登告訴他何處可以找到麥基利，但是現在沒有了，高登已經死了，如果他的心裏是懷着什麼秘密的話，也已經給那神秘人物取去。

經過搜索，三個人的身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料，可以指出他們是來自何處以及現在是正居住在什麼地方的。

「我們——可以走了嗎？」終於，方芳可憐地低聲問。

「好吧，」司馬洛嘆口氣，「我們走吧！反正這裏也再沒有什麼綫索了。」

於是他們出了船廠，回到司馬洛的車子。「我——很高興！」方芳囁嚅地說。

「高興？」司馬洛瞪她一眼，「有什麼值得高興的？我們什麼都沒有查到！」

「至少，」她說，「他們並沒有在這裏殺死你！」

司馬洛聳聳肩，看看錶。

「很晚了，」方芳說，「我們也該回家去了吧？」

司馬洛沒有回答，祇是把錶上的一顆鈕掣扭了一扭，然後說：「有截住那車子嗎？」顯然他並不是和方芳說話的。

「車子？」李超探長的聲音傳來，「什麼車子？」

方芳奇怪地看着司馬洛，現在她明白，李超探長一定已在這附近佈下了一個周密的包圍網。

「什麼意思什麼車子？」司馬洛怒道，「不到十分鐘之前一部車子從這裏開走了的，你不是守住了所有的路口嗎？」

「是的，」李超探長承認，「我已經守住了所有的路口，但我並沒有看見什麼車子經過。」

司馬洛皺眉：「但……」

「如果有車子離開這裏的話，」李超探長再次强調，「我們是一定看見的，而且我也決不會放它過去。難道我不怕它會把你也帶走嗎？」

司馬洛惡毒的咒罵一聲，拉拉方芳的手：「我們走吧！」

「唏，究竟發生了什麼？」一面，李超探長的聲音仍然在問。

「高登已經死了，」司馬洛回答着，「你可以在廠房裏找到他的屍體。還有兩個同伴和他在一起的！」

這一次輪到李超探長咒罵起來了。身爲探長，他最不喜歡發現的就是屍體，因爲屍體表示命案，而命案是非破不可的。

尤其是，這種屍體，找到兇手的可能性又比較小。

司馬洛和方芳已經回到車子，司馬洛匆匆發動了馬達，沿路而行。

「我們現在到那裏去？」方芳問。

「剛才那部車子，」司馬洛說，「既然李超探長並沒有看見它離開，那表示它是根本未曾離開的，我要看看那人究竟躲到何處去了。」

他開着車子，沿着公路而行，一面提高着警惕，留心着公路的兩邊。很快，他便發現那部車子了。那車子就停在公路一個轉彎處的下面，那裏是一片相當平坦的沙灘。

「等等我！」司馬洛對方芳吩咐着，便拔槍在手，下了車向那部車子跑過去。

當然，一如他之所料，那部車子是已經空了。一行脚印從車子旁邊的沙灘一直通到水邊。

情形是很明顯的，那人已經乘船離開了，這樣，他的離開就用不着經過司馬洛的眼前。

司馬洛皺起眉頭，怔怔地看着那些脚印。「一個高手，」他喃喃着說，「他似乎知道他是通不過警方的包圍網的。」

× × ×

電話在外面響着，司馬洛聽見方芳去接聽。接着，浴室的門便敲響了。方芳在外面叫道：「有電話找你！」

「我馬上來。」司馬洛叫着答應。他從浴缸裏出來，匆匆披上了一件毛巾褸，便走出去接電話，但把聽筒湊到耳邊時，祇聽到一陣「胡胡」的聲音；對方已經收了綫。

「那是誰？」他轉對方芳問。

「一個男人，聲音有點糢糊的，」方芳說，「我叫他等一等，他收了綫？」

「是的，一個性急的人！」司馬洛把聽筒放回，回進浴室裏去穿衣服。當他穿好衣服再出來時，電話又響了。司馬洛自己走去接聽。電話裏果然是一把含糊的男人聲。那人輕鬆地吃吃笑。「司馬洛先生嗎？我們剛才差點見過面了。」

司馬洛知道這一定就是那個棄車循水路逃走了的人。現在，他和方芳還是剛剛回到家。

「剛才你打電話來嗎？」司馬洛問。

「是的，」那人說，「對不起，那位小寡婦要我等，我不能等的，因爲我不想你查出我是哪裏打電話。現在，我已經換了一座電話亭。」

「你想要什麼？」司馬洛冷酷地問。

「讓我先贈送你一些情報，」那人說，「那個小寡婦，她是對方的人，今天晚上她是要把你誘進一個陷阱，是高登告訴我的。」

「這一點也許我早已知道了，」司馬洛說，「你殺死了高登嗎？」

那人吃吃笑：「高登並不是自殺！」

「你有什麼話想跟我說的嗎？」司馬洛問。

「你知道高登爲什麼要死嗎？」那人又笑問。

「爲什麼呢？」

「因爲他對你的安全有威脅，」那人說，「所以他就要死了！我不高興你的安全受到威脅！」

「謝謝你照顧。」司馬洛說，「但我相信我自己也會保護自己的。」再頓一頓，「爲什麼對我這樣關懷呢？」

「因爲你對我很有價值！」那人說。

「說下去吧！」司馬洛道。

「我是金大堅的朋友。」那人說，「這使我們也成爲間接的朋友了。」

「可惜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司馬洛說。

「我叫金雀，」那人說，「你叫我金雀好了！」

「很古怪的名字。」

「其實不是名字，祇是一個暗號，」那人說，「總之你叫我金雀就行了。」

「好吧，金雀，」司馬洛好氣地道：「你究竟想要什麼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司馬洛先生，我是金大堅生前的朋友，我是和他做着一宗買賣的，」那人愼重地說，「很可惜，這一宗買賣祇完成了一半！」

「祇完成了一半？」司馬洛問。

「是的，」那人說：「我的意思是，金大堅收了我一半錢，然而沒有交貨。」

「那眞可惜，」司馬洛說，「不過你也難怪他的，他就是爲了這宗買賣，連性命也丟了！是嗎？他是不是就是爲了你這種買賣而死的？」

「不錯，」那人說，「他正是，因此我也並沒有怪他，我祇是希望，我仍然能做成這宗買賣！司馬洛先生，也許你能帮我。」

「也許吧！」司馬洛說。

「我付了金大堅三萬元美金，」那人說，「這三萬元當然是不了了之了！如果你能把金大堅的貨交給我，我會再給你六萬元。」

「很動人的價錢，」司馬洛說，「但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那些究竟是什麼貨？」

「金大堅所拍那卷菲林！」那人說。

「你似乎知道很多，朋友！」司馬洛說。

這時，方芳正在發愕地看看他，司馬洛對她點點頭，表示沒有大碍。

「我當然知道得很多，」那人說，「因爲這件事本來就是由我發起的。我叫金大堅做這件事，金大堅却做壞了！」

「那菲林上拍的密碼究竟是什麼？」司馬洛問，「麥基利究竟又是在那屋子裏弄些什麼？」

「你想活得健康的話你最好就不要問太多，」那人說，「而且我也不會告訴你的，因爲你會轉告探長。」

「既然你知道我是正在和警方合作，」司馬洛說，「那麼你也應該知道我是不能和你交易的了。」

「如果你需要錢的話，你是可以的。」那人說。「那祇是一卷菲林，上面拍的是一些文件，對嗎？這些文件警方已從麥基利的家中找出來了。他們已經有了這些文件的原本，所以就用不着那些菲林了，對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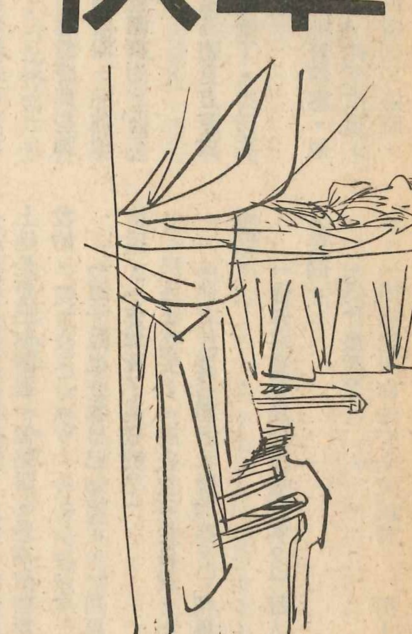
司馬洛一時沒有回答。這個人的提議似乎是太狂妄一點了，和一個明知是與警方合作的人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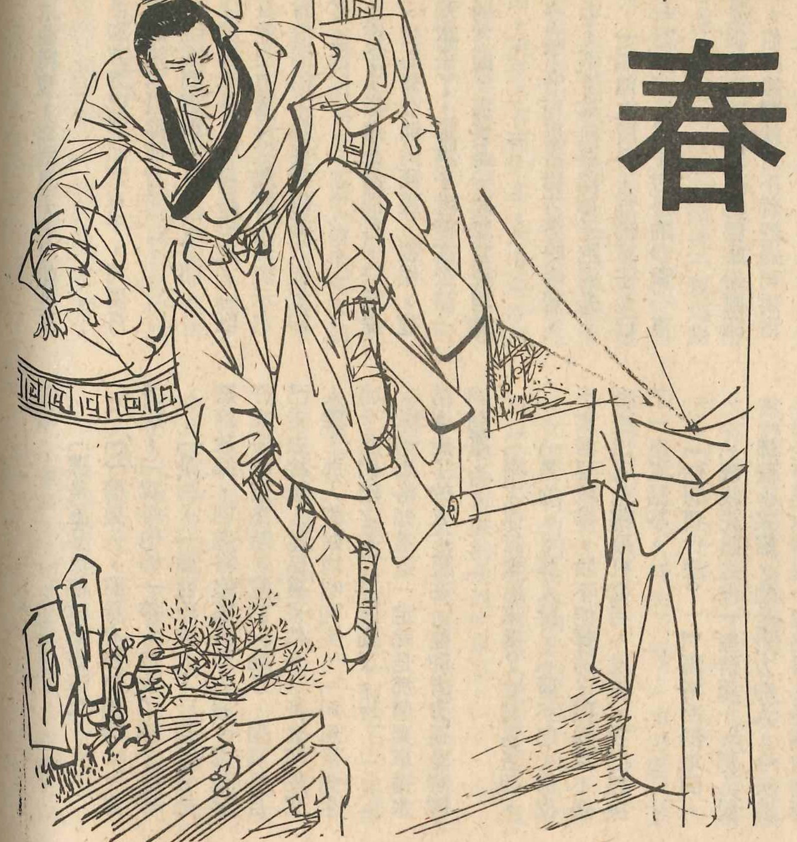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臥龍生·文 盧令·圖

春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長青、白梅與五毒玉女的交談，爲楚小楓聽知，楚小楓惄防五毒玉女被歐陽嵩所利用，立卽跟踪五毒玉女，果見喬飛娘毛遂自荐，向五毒玉女游說，願引領她往見拐仙黃侗，五毒玉女心急欲晤黃侗，竟信喬飛娘的一派胡言，跟隨喬飛娘前去，楚小楓立卽喬裝易容，遙遠釘隨着喬飛娘和五毒玉女坐的小轎，至一山崖下，見二頂小轎停在一石屋前。喬飛娘引五毒玉女進入石屋，爲她引見池天化，說他可帶她往見黃侗，池天化要先把黃侗精通五行奇術這一點告訴她，五毒玉女點頭道，好，我在聽着——

救美闖虎穴　探秘赴龍潭

池天化道：「黃桐精通五行奇術，所以，在他住的地方，佈下了五行奇陣，一步失錯，就可能會迷失在那奇陣之中。」

五毒玉女道：「那陣中有埋伏？」

池天化道：「不錯，那是一種很奇怪的埋伏，人如陷在其中，很難掙扎出來。」

五毒玉女道：「這樣厲害麼？」

池天化道：「所以，我們要小心一些。」

五毒玉女道：「我不管那是什麼陣，裏面有些什麼利害埋伏，我只求見到黃桐。」

池天化道：「那當然，咱們既然答應了姑娘，無論如何也要給你見到黃桐，不過……」

五毒玉女道：「不過什麼？」

池天化道：「今天不行。」

五毒玉女道：「爲什麼？」

池天化道：「今天已晚，明天，咱們一早去找黃桐。」

五毒玉女道：「一早去找？」

池天化道：「今天晚上，咱們就在這石屋中住一宵……」

五毒玉女霍然站起身子，道：「不，既然是明天再去，那我就明天再來。」

池天化道：「姑娘，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

五毒玉女道：「你請說吧……」

池天化道：「咱們今晚上還要準備一下，應用的東西……」

語聲一頓，接道：「把圖送過來。」

一個青衣女婢，送上一卷白絹。

池天化展開白絹，只見上面畫了一幅寫實的景物圖。

一座小巧的石屋，隱現於雲霧的叢林中。

池天化道：「這座石屋中，就住的黃桐，石屋的四週，都是五行奇門陣圖。」

五毒玉女道：「我看不出，有什麼奇怪之處？」

池天化道：「姑娘如果不知五行奇門陣法，自然看不出了。」

五毒玉女道：「好吧！咱們還要準備些什麼東西，你快說吧。」

池天化點點頭，道：「要準備的東西，我已經大致齊備，但還有一件最重要的東西，要到太陽下山的時候才能送來。」

五毒玉女道：「那是什麼？」

池天化道：「那是一種藥酒。」

五毒玉女道：「藥酒，要藥酒幹什麼？」

池天化道：「黃桐在他的居住週圍之處，佈下了瘴毒，要避去那些瘴毒，必須要飲那種藥酒。」

五毒玉女說道：「我不用飲酒，別忘了我是五毒門中人，五毒門中人，任何毒都害不了的。」

池天化道：「也許姑娘不怕，不過，我們很害怕。」

五毒玉女道：「就是等那瓶藥酒？」

池天化道：「對！就是在等那瓶藥酒，吃了藥酒，咱們就可以去了。」

五毒玉女道：「那要明天才能去了！」

池天化道：「姑娘的意思呢？」

五毒玉女道：「我希望能够早些見到他，如是今天晚上能去，我想今天晚上就去。」

池天化道：「可以，等那瓶藥酒送到，在下飲過了兩杯之後，咱們就去見那位黃桐。」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好吧，那就只好等那瓶藥酒了。」

這時，兩個青衣女婢，送上了菜飯。

池天化緩緩站起身子，道：「如若今晚就去見黃桐，在下就必須要休息片刻，兩位請用點酒飯吧。」

五毒玉女道：「你一點也不吃？」

池天化搖搖頭，起身而去。

本來，五毒玉女對那池天化，心中有着戒心，但見池天化表現的十分瀟洒，心中疑念，頓然消失。

回顧了銀菊一眼，五毒玉女緩緩說道：「這個人，不像太壞。」

銀菊道：「是啊！本來，我對他也有些懷疑，但現在看看他，好像不是壞人。」

五毒玉女道：「銀菊，咱們吃東西吧。」

銀菊取出一把玉簪，在每種菜飯中檢查了一下，道：「姑娘，沒有毒。」

五毒玉女道：「那很好，我們吃吧。」

兩個人腹中也實在有些餓了，兩個送上酒飯的女婢，也退了下去。

直到兩人吃完了飯，喬飛娘才緩緩行了出來，道：「兩位吃好了？」

五毒玉女道：「多謝招待。」

喬飛娘道：「聽池公子說：今天晚上，就要去見黃桐。」

五毒玉女道：「是！我心中很急很急。」

喬飛娘道：「唉！這位池公子實在不錯，他現在已經開始調息，準備晚上陪你們去見黃桐。」

五毒玉女道：「這個人是什麼身份，他爲什麼要幫助我。」

喬飛娘笑一笑，道：「這位池公子，實在是個好人……」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不錯，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見到了黃桐之後，我一定要重重的酬謝他。」

喬飛娘道：「那倒不用了，我們彼此說好的條件，用不着再有什麼額外的酬謝了。」

五毒玉女笑道：「談好的條件是公事，這是私情，一個人，公私都要兼顧。」

喬飛娘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年紀不大，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也不多，但對事務的瞭解，却是十分清楚。」

五毒玉女道：「老前輩太誇獎了。」

喬飛娘笑一笑，道：「我長妳幾歲，恕我托大，自稱一聲大姊姊了。」

五毒玉女聞言微微一笑，道：「姊姊說的是。」

打蛇順棍上，喬飛娘立刻改口說道：「我說小妹呀，你是不是要坐息一下。」

五毒玉女道：「坐息一下……」

喬飛娘接道：「對！你們晚上去見黃桐，有備無患，說不定，還會有一場大打出手的事，現在坐息一下，養養精神。」

五毒玉女道：「不用了，我要見黃桐，也不是爲了要和他打架。」

喬飛娘道：「小妹妳見過黃桐沒有？」

五毒玉女沉吟了一陣，道：「見過，不過，那時候，我的年紀還小，腦際之中，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不過，我來此之前，我娘告訴過我黃桐的形貌，在我的腦際之間，已經有一個隱約的輪廓了。」

喬飛娘輕輕歎息一聲，道：「小妹妹，老實說，姊姊我，還沒有見過黃桐。」

五毒玉女道：「哦！」

喬飛娘道：「聽說，那黃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胸羅萬有，是江湖上第一奇人……」

這時，五毒玉女已然對喬飛娘，完全沒有戒備，笑一笑，道：「大姊姊，你沒有見過黃桐，怎知他是當今江湖上第一奇人？」

喬飛娘笑道：「小妹妹，姊姊我雖然沒有見過黃桐，可是聽人家說過這個人啊！」

五毒玉女低聲說道：「是不是聽池公子說的？」

喬飛娘道：「對！池公子這個人，年紀也不算大，但見識却是廣博的很，妳現在和他還不太熟識，日後，你們熟識了，聽他聊起江湖事情，那眞是如同身臨其境一般。」

五毒玉女道：「啊……日後，得向他討教一番了……」

忽然間，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打斷了五毒玉女未完之言。

轉頭看去，只見一全身黑衣的大漢，懷中抱着一個玉瓶，當門而立。

喬飛娘霍然站起身子，道：「你找誰？」

黑衣人道：「池公子在不在這裏？」

他背揷長劍，一臉愼重之色。

喬飛娘道：「找池公子幹什麼？」

黑衣大漢道：「送東西。」

池天化緩緩由室中行了出來，道：「配好了？」

黑衣人一躬身，道：「是……藥物在此，請公子過目。」

緩緩行近池天化，恭恭敬敬把手中玉瓶，交到了池天化的手上，說道：「公子請查看一下。」

池天化接過玉瓶，打開瓶塞，聞了一聞，道：「嗯，不錯。」

黑衣人一躬身，說道：「公子，小的告辭了。」

池天化道：「好，恕我不送，見到令師，代我問候一聲。」

黑衣人，道：「小的記下了。」

轉身大步而去。

池天化合上玉瓶，隨手放在桌子上，又轉向內室中去。

五毒玉女望着桌上的玉瓶，低聲道：「姊姊，那玉瓶之中，可是池公子等的藥物。」

喬飛娘道：「好像是吧，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要拏過來瞧瞧？」

五毒玉女道：「我很想瞧瞧是什麼藥物，只不過，得先要池公子答應才行。」

喬飛娘道：「好，我跟他說……」

提高了聲音，接道：「池公子，我們可不可以瞧瞧那玉瓶中的藥物？」

室中傳出來池天化的聲音，道：「小心一些，不要打破了玉瓶。」

喬飛娘道：「怎麼會呢？」

站起身子，取過玉瓶。

她好像比五毒玉女更想知道玉瓶中是什麼藥物，一面走，就一面打開了瓶塞，嗅了一嗅，道：「這是什麼怪味道？」

口中說話，人已行近了五毒玉女，把玉瓶交到了五毒玉女的手中，瓶蓋還未合上。

五毒玉女閉上一隻眼，向玉瓶中瞧了一瞧，只見瓶中一片濃汁，却瞧不出是什麼東西。

放在鼻子上，用力嗅了一下，頓覺一股怪異的香味，直衝內腑。

她本出身用毒世家，怪味入胸，立時警覺不對，霍然站起身子，道：「這是什麼……」

但已經來不及了，只覺頭一暈，身子搖搖欲倒，玉瓶也跌落在地上。

瓶身碎裂，洒了一地濃汁。

銀菊急道：「姑娘妳……」伸手去扶五毒玉女。

喬飛娘指出如風，點了銀菊兩處穴道。

銀菊蓬然一聲，倒摔在地上。

但五毒玉女並沒有摔倒在地上，那本來已經進入房中的池天化，却以迅如閃電一般的速度，衝了過來，及時抱起了五毒玉女。

銀菊穴道被點，但她口還能言，雙目圓睜，道：「你們要幹什麼？」

喬飛娘道：「小蹄子，你不要大喝小叫，今晚上，池公子就要和妳們姑娘成親，明天，妳就得改口稱他一聲姑爺。」

銀菊道：「妳們這做法，那等於和五毒門結下了不世之仇。」

銀菊笑一笑，道：「妳還年輕，懂得什麼，今晚小毒女和池公子，生米煮成了熟飯，明天，包管他們小兩口恩愛得油裏調蜜，妳這丫頭片子，現在要對老娘尊重一點，我也好在池公子面前，給妳美言幾句，收妳作個偏房。」

銀菊道：「我不要。」

喬飛娘格格一笑，道：「行，妳不要，老娘就另外給你配一個漢子。」

銀菊冷冷說道：「我們門主，只此一女，你這樣糟塌她，敝門主知道了，必會追殺，不論你們逃到天涯海角，都沒有法子避開我們門主的追殺。」

喬飛娘道：「妳眞的少不更事，俗話說的好，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好看，再說，池公子一表人才，也不屈辱小毒女，老娘這個媒人，做的那裏不對了？」

銀菊歎口氣，道：「如若池公子，眞的喜歡我家小姐，也不該用這種手段。」

喬飛娘道：「池公子花國健將，不知有多少姑娘家，愛他愛到骨子裏，慢慢的要他和小毒女相處生情，也不是什麼難事，只不過，我們沒有時間泡下去，所以，就先讓他們洞房花燭，然後，再禮拜天地。」

銀菊黯然一歎，閉口不語。

對方軟硬不吃，銀菊已感覺到不是虛言空嚇，能使對方屈服。

自己穴道被點，無法動彈，已是網中之魚，組上之肉，自無力救助姑娘了。

喬飛娘笑一笑，道：「小丫頭，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老娘要忙活了。」

她眞的很忙，點紅燭，佈喜堂，竟然把一座小石屋佈置的喜氣洋溢。

房間裏，在寬大的雙人木床上，坐着池天化。

五毒玉女已被池天化用解藥噴醒，但他却點了五毒玉女雙臂雙腿的穴道。

對天下馳名的五毒門中用毒手法，池天化心中實也有幾分憚忌。

五毒玉女仰臥在木榻上，緩緩地睜開了雙目。

神志復甦，立刻失聲而叫，道：「你把我怎麼樣了？」

她要挺身坐起來，可惜她數處穴道受制，全身已不聽使喚。

池天化微微一笑，道：「妳很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五毒玉女吁一口氣，道：「你點了我的穴道？」

池天化點點頭，道：「是！」

五毒玉女道：「爲什麼你要如此陷害？」

池天化道：「在下要向姑娘求親，其實，妳在暈迷之中，我如想佔有妳，不過是舉手之勞。」

五毒玉女微微抬頭，目光轉動，看看身上衣服，仍然很完整，才歎口氣，道：「求親也沒有你這樣的求法啊！快些放開我，咱們好好的談談。」

池天化笑一笑，道：「姑娘，看來，妳也是一個很有心機的人？」

五毒玉女咬咬櫻唇兒，說道：「這話怎麼說？」

池天化道：「五毒門傳毒手法，天下無雙，能够殺人於數丈之外，這一點，在下早已明白。」

五毒玉女道：「這麼說，妳很怕我了。」

池天化笑一笑，道：「怕妳，不如說喜歡你……」

五毒玉女接道：「哼……喜歡我，咱們才見一次面，談不過三五句話，這句話，不覺着說的太快了麼？」

池天化道：「姑娘，世上有一見鍾情之說，姑娘是否聽過呢？」

五毒玉女道：「聽過，不過，那是指兩個人而言，但我對閣下，並沒有鍾情。」

池天化道：「情愛的事，有時間，要帶一點強迫性，姑娘，想想看。我得到你之後，你還能如何？」

五毒玉女說道：「不行，你不能這樣對待我……」

池天化搖搖頭，接道：「爲什麼不行？姑娘，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你自己想想看，我如何能够放過妳？」

五毒玉女道：「實在說，我對你的印象不錯，你如眞的想娶我那就不能這樣傷害我。」

池天化道：「不是傷害，我只是希望得到你，但得今宵洞房花燭，就算妳心中記恨我，我也只好認了。」

五毒玉女急急說道：「不行，你要再想那樣作，我會眞的很恨你了。」

池天化突然伸出手去，抱起了五毒玉女，低下頭去親在了五毒玉女的櫻唇之上。

五毒主女急的大聲叫道：「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但池天化却已很用力的親在了五毒玉女的櫻唇之上。

她穴道被點，有力量也用不上，後面的話，生生被一張熱唇堵住。

那是一陣很長的熱吻，五毒玉女的臉上，泛起了一片紅暈。

池天化笑一笑，直起身子，笑一笑，道：「姑娘，能不能告訴我你的閨諱？」

五毒玉女厲聲喝道：「不要，我心中恨死你了。」

池天化笑一笑，道：「妳再想想吧　我得去佈置一下喜堂，不論你心中對我如何，但我還是要鄭重其事的辦好這件事情。」

五毒玉女心中賭氣，閉上了雙目，不再理會池天化。

池天化笑一笑，輕輕在五毒玉女臉上拍了一下，道：「我去了，妳好好的休息一下。」轉身行了出去。

五毒玉女望着池天化的背影，黯然流下淚來。

忽然間，木窗開啓，一條人影，飛快閃了進來。

是楚小楓。

五毒玉女睜大了一雙眼睛，冷冷說道：「你又是幹什麼的？」

楚小楓低聲道：「姑娘，咱們見過。」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我記得你。」

楚小楓道：「姑娘，要在下如何救你？」

五毒玉女道：「你眞的會救我？」

楚小楓道：「是的，咱們的時間不多。」

五毒玉女說道：「好！請你先解開我的穴道。」

楚小楓應了一聲，伸手拍活了五毒玉女的穴道。

五毒玉女整了一下衣服，輕步行到門口處，上了木栓。

然後，才轉身行到窗口處，輕輕推開窗子，縱身而出。

楚小楓一直很留心她的舉止，發覺了她的舉止一直很正常，謹愼。

那證明了，她恢復之後，神智，體能，都極正常。

在她的行動之間，楚小楓也發覺了，她確然有些跛，不過，並不嚴重，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楚小楓心中在想，但人却沒有停下，縱身而出，飛出了窗外。

五毒玉女人已到了三丈外一片草叢之中。

楚小楓快步行了過去，兩個人很快的行入草叢之中。

彼此沒有交談，待到了百丈以外，五毒玉女才停下脚步，道：「說吧，要我怎麼樣報答你？」

楚小楓道：「報答我……」

五毒玉女接道：「你如不圖我報答，爲什麼要救我？」

楚小楓搖搖頭，道：「我不要什麼報答，不過，我倒是要求姑娘答應一件事。」

五毒玉女道：「什麼事？」

楚小楓道：「我只希望妳忘了今天在下救妳的事，不要告訴任何人，在下告辭了。」轉身行去。

五毒玉女急急叫道：「站住。」

楚小楓吃了一驚，道：「妳這般大呼小叫，不怕把他們引來麼？」

五毒玉女忽然微微一笑，道：「我不怕，你可是很害怕麼？」

楚小楓歎口氣，說道：「在下實在有些害怕。」

他確然擔心池天化發現了自己的身份。

五毒玉女歎息一聲道：「你這人很坦誠，我本來認爲你會說不怕的。」

楚小楓道：「爲什麼？」

五毒玉女道：「因爲，一般的男人，都會在女人面前冒充英雄。」

楚小楓道：「在下不是英雄，所以，充不起來。」

五毒玉女道：「接着！」右手一揮，一粒藥丸飛了過去。

楚小楓接入手中，道：「這是什麼？」

五毒玉女道：「解藥。」

楚小楓道：「妳……」

五毒玉女道：「很抱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我在你身上下了毒。」

楚小楓臉上閃掠過一抹痛忿之色，但也不過一瞬間，就恢復了正常，點點頭，道：「多謝姑娘。」

五毒玉女道：「你不恨我就是了，也用不着謝我。」

楚小楓把手中藥物，投入口中，道：「姑娘，妳雖然有着奇絕的用毒手法，不過，他們人多勢衆，而且，一個個都是積年老賊，狡猾如狐，他們早已想到妳會用毒，到頭來，妳只怕還是鬥不過他們，如是第二次落入他們的手中……」

五毒玉女接道：「你不是還會救我麼？」

楚小楓道：「在下要離開此地了。」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可惜，我不能馬上離開。」

楚小楓道：「爲什麼？」

五毒玉女道：「爲了銀菊，我兩個女婢從小就陪我長大，一個叫金鳳，一個叫銀菊，雖是主婢，但情同姊妹，我定要救她出來。」

楚小楓道：「哦！」

五毒玉女道：「你既然害怕他們，我也不留你了。」

楚小楓道：「姑娘多小心，在下就此別過了。」

五毒玉女道：「喂，我還有一句話說。」

楚小楓道：「姑娘請說。」

五毒玉女道：「你叫什麼名字？」

楚小楓道：「此時不便奉告。」

五毒玉女道：「哦！那咱們以後，還會否再見面？」

楚小楓道：「不知道，青山常在，有緣自會再見。」

五毒玉女雙目中奇光閃動，牢注在楚小楓的臉上瞧了一陣，道：「我身帶有可解百毒之藥。」

楚小楓道：「在下目前還未需要……」

五毒玉女接道：「需要的時候，請到湘西五毒門去找我。」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

五毒玉女道：「我叫解語花。」

楚小楓道：「好動人的名字。」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解語花很想再叫住楚小楓，但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話要說。

楚小楓走的很快，解語花稍一猶豫，楚小楓已走的沒了影兒。

解語花輕輕地歎息一聲，轉身又向來路行去。

這是一片樹林，解語花走的很小心。

行約五十丈，突然聽到了池天化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這丫頭，走的好快。」

喬飛娘聲音接道：「哼！不聽老娘言，吃虧在眼前，煮熟的鴨子，竟然叫它飛了，我見過的怪事多了，但還沒有見過，把一個千方百計擄到手的女娃兒，放在那裏不動她，却要佈置什麼新房，現在可好，新房是佈置好了，可是新人呢？」

池天化歎息一聲，道：「姑奶奶，現在不是大放馬後炮的時候，應該先找到她再說。」

喬飛娘道：「找到她，找到她又怎麼樣？她用毒之技，奇絕無比，她有了防備，咱們還能再捉住她？」

池天化道：「妳的意思呢？」

喬飛娘道：「死了你這條心吧！咱們不可能再抓活的了，但也不能讓她逃走，只有想法子殺了她。」

池天化道：「不行……」

喬飛娘接道：「爲什麼不行，你是有名花花公子，情場老手，脂粉叢中的健將，難道還眞會爲五毒玉女動了情。」

池天化道：「不錯，我眞的動了情，所以，我不想草草的糟塌了她，我才要佈置新房，略盡一點心意。」

喬飛娘道：「這眞怪了，你這等人物還會爲一個女人動情，只怕未吃到口，心中有些不甘吧！」

池天化道：「我也說不上來，究竟是怎麼回事，對她，我心中的感受，和別的女人完全

不同……」

喬飛娘道：「哎喲，你這個走馬章台，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幾時變成了一代情聖。」

池天化歎息一聲，道：「飛娘，實在說，我見過的女人多啦，但對一個女孩子如此動情的，還是第一次……」

只聽喬飛娘冷冷說道：「放開本姑娘，你膽子越來越大了。」

五毒玉女被濃密草叢，樹身，擋住了視綫，瞧不見兩人的舉動，但聽兩人的對答之言，似乎是池天化抓到了喬飛娘的什麼地方。

但聞池天化哈哈一笑，道：「飛娘，你和歐陽嵩難道還很認眞麼？」

喬飛娘道：「先放了我的手再說，別人怕你，歐陽嵩可不怕你，你對我毛手毛脚的，一旦被他瞧到了，即可够你吃不完兜着走了。」

五毒玉女原來存心要對兩人下毒，但聽池天化和喬飛娘一番對話，心中突然生出了一種異常的感受，忖道：這人雖然很壞，對我倒是一片眞心。

想到自己的淸白身軀，被他摸來摸去，從未被男人碰過的櫻唇，也被他親了又親。

少女的心，就是那麼微妙，厭與情，恨與愛之間，只是那麼一點微小的區別。

解語花此刻就無法分辨得出他是恨是愛。

但她又想到了池天化和喬飛娘的舉動，內心之中，又生出了無比的厭惡。

側耳聽去，兩個人的聲音已渺。

五毒玉女緩緩站　子，長長吁一口氣，舉步向那小巧的石屋行　。

她想到了五毒門用毒手法，足以產生强烈的震懾力量，偷襲恐無法瞞過敵人的耳目，倒不如堂堂正正去找同銀菊。

× × ×

再說楚小楓並未立刻走遠，他隱身在一處草叢中，他希望五毒玉女能立刻離去，只要五毒玉女離去，他們就不會傷害銀菊，江湖上，沒一個組合，願意樹立五毒門這樣一個敵人。

那會使他們寢食不安，草木皆兵。

但楚小楓失望了，他等了足足近一個時辰之久，還不見解語花出現，他知道自己錯了，五毒玉女太過倔强，也太過自信，所以還是自己去了。

他無法預測後果如何？但他已無法再等下去，他必須要混入那個組合，就不能放棄投入歐陽嵩門下的機會。

他開始轉向襄陽城中行去。

這件事，他作的很隱密，除非五毒玉女說出來，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和他有關。

他仍同到了原來的客棧中。

這時，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分了。

同到房中，楚小楓盤膝坐息了一陣，然後，和衣而臥。

他爲人謹愼，確定了自己沒有被人發覺之後，好好的睡了一夜。

第二天，楚小楓一直在店中，沒有出來房門一步，連食用之物，也是叫入房中。

他盡量使自己少露面。

對解語花這件事，他已經決定放棄，不再插手。

這一天一夜，他沒有離開過臥房。

又是一夜明月盡，楚小楓天一亮就起身準備。他換上一身早已備好藍色長衫，戴了一頂白色毡帽，低壓眉際，直奔北大街龍翔布莊。

他年紀不大，也沒有豐富的江湖閱歷，但他一出道，就遇上了幾個很特殊的人物，和詭奇的際遇。

這對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學會了思攷，對每件事，都會事先算計一下。



楚小楓向店伙說明要見歐陽嵩

算計，再加上他天賦的聰慧，博覽羣籍的淵博智識，這就形成了他斷事的能力。

太陽剛剛升起，龍翔布莊的大門仍然緊緊的關閉着。

他沒有叫門，却繞着龍翔布莊四面走遍。

只看這布莊的外形規模，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間很大的布店。

兩面臨街，一面和街坊相接，另一面，却對着一條小巷。

楚小楓暗中估算一下，這是一座三進的大宅院。

打量過四週形勢，楚小楓又繞到龍翔布莊的大門前面。

這時，大門呀然而開，一個藍布短衫店伙計模樣的中年人，行了出來。

不容對方開口，楚小楓已搶先一抱拳，道：「這位大哥，在下見禮。」

藍衣人怔了一怔，道：「你是……」

楚小楓接道：「小叫化子林玉，求見歐陽前輩。」

藍衣人輕輕哼一聲，道：「我們東家姓潘，這裏也沒有姓歐陽的伙計。」

楚小楓道：「小叫化來自丐帮，有重要大事……」

藍衣人搖搖頭，不讓楚小楓再說下去，接道：「有沒有人追踪你？」

楚小楓道：「沒有人跟踪，小叫化來的很隱密。」

藍衣人四下打量了一眼道：「快進去。」

楚小楓應聲側身，一閃而入。

藍衣人又在門外等候了半天，才轉同身行入屋內。

楚小楓就站在門裏面等候。

藍衣人關上木門，說道：「你要見歐陽前輩？」

楚小楓道：「是！在下和他老人家早約好的。」

藍衣人點點頭道：「好！你跟我來吧！」

楚小楓被帶入三進院中，只見一個小巧的花園中，站着兩個人。

正是青衫長髯的歐陽嵩，和風韻猶存的喬飛娘。

兩個人站在小花園中，看上去，似是在晨起賞花，其實，兩個人，正在低聲交談。

藍衣人和楚小楓一步踏入院門，歐陽嵩和喬飛娘四道目光已同時轉注過來。

藍衣人一抱拳，道：「見過東主。」

原來，歐陽嵩竟然是這間布莊的老闆。

打量了楚小楓一眼，歐陽嵩揮揮手，對那藍衣人道：「看着，有沒有追踪的人，要他們小心戒備，發現可疑，立刻同報。」

藍衫人一躬身，應聲而去。

楚小楓向前行了幾步，撩衣拜倒。

歐陽嵩沒有攔住，也沒有說話，直待楚小楓叩拜完後，才緩緩說道：「你起來。」

楚小楓應聲而起，垂手而立。

喬飛娘兩道目光在楚小楓的臉上打轉，似是要從他的臉上，找出一點什麼來！

楚小楓只是靜靜的站着，微微垂首，兩個人不問話，他也不開口。

足足過去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

這是一種攷驗，沒有呼喝之聲，也沒有兵双閃動，但沉默中却有一股無形逼人的殺機。

楚小楓雙目望着足尖，頭也未抬過一下。

其實，他已經暗提功力戒備，歐陽嵩，喬飛娘如有什麼舉動，立時將出手反擊。

但他很沉靜，沉靜的連歐陽嵩和喬飛娘那等老江湖，也瞧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輕輕咳了一聲，歐陽嵩打破了沉寂，道：「林玉，你怎麼不說話？」

楚小楓道：「晚進很慚愧。」

歐陽嵩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晚進只恐怕再無法留在丐帮了。」

歐陽嵩道：「陳長靑懷疑你了？」

楚小楓道：「陳長老是否懷疑我，還不知道，但襄陽分舵主余立，却已經對我生疑。」

歐陽嵩道：「余立，他怎麼會……」

楚小楓接道：「他要我辦一件事，我沒有辦好，被丐帮中弟子發現，報告了他。」

喬飛娘道：「他要你辦什麼事？」

楚小楓道：「暗中監視五毒玉女。」

喬飛娘道：「你把五毒玉女追丟了？」

楚小楓道：「不是追丟了，而是我就誤了追的時間。」

歐陽嵩道：「說淸楚一點。」

楚小楓道：「是！余舵主讓我去追五毒玉女，我却去購置這身衣服，同去晚了一步，五毒玉女已經離開了望江樓，不知去處，但最糟的是，我在購置這些衣服時，被本帮中弟子發現了。」

歐陽嵩道：「哦？」

楚小楓道：「所以，余舵主召我質問，被我以謊言瞞了過去，但這謊言，今日午時之前，必被揭穿，所以，晚進一早就趕了來……」

歐陽嵩接道：「你如有脫身的機會，爲什麼昨夜不來？」

楚小楓道：「今天是第三日，弟子雖心急如焚，但也不敢冒昧。」

歐陽嵩點點頭，道：「很好，很好！你現在準備作何打算？」

楚小楓道：「如是老前輩不履前約，弟子只好流浪江湖，逃命天涯了。」

歐陽嵩道：「丐帮弟子衆多，耳目靈敏，你能够逃得了麼？」

楚小楓道：「弟子不甘束手就戮，只有碰運氣了。」

歐陽嵩哈哈一笑，道：「起來，起來，你已經行過拜師大禮，是我門下弟子了。」

楚小楓一笑而起，說道：「多謝老前輩收留。」

歐陽嵩同顧了喬飛娘一眼，道：「這位是喬姑娘，快去見過。」

叫了歐陽嵩一聲師父，楚小楓心中已然十分窩囊，心中一直很擔心歐陽嵩再讓他叫聲師娘，一聽說讓他叫聲喬姑娘，立刻一抱拳，道：「見過喬前輩！」

喬飛娘揮揮手，道：「不用多禮，退到一邊去。」

楚小楓應了一聲，退到一側。

喬飛娘向歐陽嵩冷冷說道：「你剛讓林玉叫我什麼？」

歐陽嵩微微一笑，道：「飛娘，你想讓他叫你什麼？」

喬飛娘冷冷說道：「老娘就是沒有叫你用花轎抬進門來，除此之外，我們之間，還有什麼隱密，爲什麼不讓他叫我一聲師娘？」

歐陽嵩哈哈一笑，道：「喬飛娘，妳還在乎這個麼？」

喬飛娘道：「我是不在乎，不過，我覺着要他叫一聲師娘，也沒有什麼不妥。」

歐陽嵩道：「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說吧！反正林玉一時間也不會走，以後，你如想叫他叫妳，也不是什麼難事？」

喬飛娘道：「怎麼？你以後要把他留在身邊？」

歐陽嵩道：「是不是他長得太過淸秀，你有些害怕了？」

喬飛娘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歐陽嵩微微一笑，道：「喬飛娘，咱們不談這些了，我想知道五毒玉女現在何處？」

喬飛娘微微一笑，道：「還在和池天化僵持不下，池天化點中了她的穴道，她也在池天化身上下了毒。」

歐陽嵩道：「現在，還在那山下的小屋中麼？」

喬飛娘點點頭。

歐陽嵩道：「妳和池天化相處了這樣久，挖出什麼消息沒有？」

喬飛娘道：「池天化那小子口氣很緊，我還未套出什麼內情。」

歐陽嵩笑一笑，說道：「飛娘，以妳江湖經驗的老到，口才之佳，難道還沒有一點進展麼？」

喬飛娘道：「池天化那小子實在不好對付，不過，五毒玉女如不解去他身上之毒，過了午時，他就要一命嗚呼了。」

歐陽嵩笑一笑，道：「他死了，應該有點眉目了。」

喬飛娘道：「我也是這麼一個想法。」

歐陽嵩道：「好吧！咱們要在午時之前，趕到那石屋中去……」

目光轉到楚小楓身上，接道：「林玉，有沒有法子，使丐帮中人，認不出你呢？」

楚小楓道：「丐帮中人，都學過化粧，但弟子是否能够化粧瞞過丐帮弟子的耳目，那就很難說了。」

歐陽嵩道：「你去試試看吧？」

楚小楓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楚小楓又行了出來。

他臉上經過一些改變，但却改變的不多。

喬飛娘搖搖頭，道：「這個不行。」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個喬飛娘，我似乎是不用得罪她了。

（未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斷劍殘鈎(一)



孤身陷絕地 單劍闖重圍

秋風如是一柄鋼刀，世界將不會有生物。

因爲它無所不在。

不過它究竟不是鋼刀，只能將九道梁森林的樹葉掀起，飄落，堆集到山溝，遺棄於幽澗之內。

縱然如此，它的威力仍然是驚人的，你瞧那草木凋零，天地嗚咽的景色，就知道它較鋼刀似乎還要凌厲幾分。

× × ×

九道梁是鄂西興山縣所屬的一個小鎮，其實它實在不配稱鎮，十幾間低矮的房屋，一條狹仄的街道，商品麼？要什麼沒有什麼，根本就不能算做鎮集。

這也難怪，峻嶺綿亘，崇山無盡，走幾天見不到人烟是常事，商業怎麼興盛得起來？

不過你別太過小看九道梁了，它居然還有一個「館」。

酒、茶、飯、菜，凡是吃吃喝喝的它都有，當得是五花八門，包羅萬象。

酒，只比水搶喉嚨一點，茶，是九道梁山上採的，飯，是以硬梆梆的饅頭代替，菜，除了山芋就只有青菜了。

這家館子沒招牌，因爲開館的是鄒老爹，所以就叫做鄒老爹館。

在九道梁，鄒老爹館可以說無人不知，鄒老爹也自然成了出名的人物。

這天落日含山的時分，鄒老爹館來了三位客人。

他們揹着行囊，帶着兵刃，像是幾個出遠門的武林中人。

領頭進館的，是一個五旬出頭的灰衣老人，他身後跟着一名青衫少年，及一名一身嬌紅的妙齡少女。

鄒老爹活了一大把年紀，可從未見過像他們這般光彩的人物，尤以那位紅衣少女，美得就像天仙一般，不要說鄒老爹瞧得直了眼，九道梁的居民那一個不是大開眼界？

他們進鄒老爹館，鄒老爹就一直在忙着。

要酒要茶，要菜要飯，凡是鄒老爹館有的他們全要，只不過在不斷的皺着眉頭。

鄒老爹知道他們皺眉頭的原因，可是窮鄉僻壤就只有這些，要別的鄒老爹館就無力供應了。

灰衣老者也明白，遂瞅着紅衣少女一笑道：「將就點吧，趕明兒爹打幾樣野味替妳解解饞。」

紅衣少女櫻唇一噘道：「爹這麼一說，琪兒就變做一個饞丫頭了，其實我只不過有點不慣。」

灰衣老者道：「我知道……」

他一語未落，館外忽然走進一個漢子，人們神色一呆，所有的目光一起被他吸引過去。

人們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爲他有眩目的裝扮，與英俊的儀表。相反的，他那蓬首垢面，全身襤褸的景象，比一個要飯的化子還要窩囊幾分。

而且他那襤褸的衣衫之上還沾滿了血污，腿臂之處也露出不少鞭打的痕跡。

看來他如若不是一個遇難者，必然是一個逃犯。

他踏進館門，舉目向四週一掃，逕自大馬金刀的向一張空桌之旁坐了下來。

「掌櫃的，來一壺酒，麻煩你替我將這個切切。」

他右手一抬，桌上多了一個布包，一陣香味已瀰漫了整個食堂。

人們目光一亮，同時向着那隻布包瞧去。布包十分陳舊，一點也值不得稀罕，但人們却不願收回目光，仍緊緊的盯着那隻陳舊的包裹。

終於，鄒老爹解開了那隻布包，笑容滿面的將它捧了起來。

它不是金銀，也不是財寶，但在此時此地，却有無比的誘惑之力。

因爲它是兩隻烤得熱香四射的野兔，怎能不令人饞涎欲滴！

鄒老爹切了兩盤擺在像逃犯漢子的桌上。人們的目光發了直，並且一個勁的在嚥口水。

在這刹那之間，逃犯的身價有了急劇的轉變，他像國君，像霸主，像一個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

他在大碗酒大塊肉的享用着，那神態簡直是目空四海，旁若無人。

一個衣衫這般襤褸，形似囚犯之人，居然會有如此狂傲的態度，整個食堂的客人，幾乎全部心生反感。

惟一例外的是那灰衣老者，他只是在那大漢進館之時向他瞧了一眼，往後，他就自斟自酌，對身外之事，絲毫不予理睬。

忽然，一股秋風破門而入，秋風中裹着一片紅葉，直向那名大漢的桌上飄去。

秋風掃落葉，這原是一件十分平常之事，縱然那落葉飄上桌面，未嘗不是一種巧合。

只不過這片紅葉毋乃太巧了，它竟然颼的一聲，平平穩穩的蓋到那名大漢的酒碗之上。

這名旁若無人的大漢面色驟然一變，同時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鄒老爹沒有出過遠門，可也見過不少世面，像這片紅葉蓋上酒碗之事，他也感到有點邪門。

另一桌上的兩名少年可樂了，他們認爲這是上蒼給那名大漢的一點教訓，因而那青衫少年與紅衣少女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他們的笑聲剛剛出口，灰衣老者忽然低沉的叱喝道：「住口。」

這聲叱喝雖然低沉，但語氣却嚴厲無比，青衫少年與紅衣少女神色一呆，竟將笑聲嚥了回去。

其實他們所以如此，不止是灰衣老者嚴厲的叱喝，敢情不知何時，竟有一名怪人當門而立。

說他是怪人並不過份，因爲此人的裝扮特別出奇。

他穿着一身麻衣，衣上前前後後掛着許多鐵環。

每一個鐵環只有銅錢大小，但都閃閃發光，可能是精鋼打造。

一個人的身上掛着這麼多的鐵環，他行動之時，必然會發出叮叮噹噹的音響。

然而，在他現身之前，沒有人聽到半點叮噹之聲，他似原本就立在那兒，從來沒有移動似的。

怪人的身後還有一名白衣姑娘，論長像，並不比食堂內的紅衣少女爲差，只是臉色蒼白了一點，面頰之上還籠罩着一股愁容。

怪人目光如電，向衣衫襤褸的大漢瞧看着，他們像是素識，也像是偶然相遇對頭寃家。

衣衫襤褸的大漢，並不爲怪人的氣勢所奪，他也睜目相對，冷冷的瞪着麻衣怪人。

九道梁秋風虎虎，但那鄒老爹館裏，却顯得空氣十分稀薄，秋天山區是寒冷的，鄒老爹的額頭却滲出了汗珠。

良久……。

麻衣怪人冷冷道：「你想死？」

衣衫襤褸的大漢道：「你如果要提前動手，商某奉陪就是。」

麻衣怪人道：「老夫讓你先逃三天，豈會自食諾言，不過本莊這次秋獵，陣容十分龐大，老夫之意，是希望你不要讓本莊失望！」

這名麻衣怪人，功力高得出奇，他的語聲還留在人們的耳畔，鐵環叮噹之聲已遠在數十丈之外了。

麻衣怪人走了，他來得奇怪，去的更是突然，他身後的白衣姑娘却向門內跨了兩步，她的哀愁似乎更深了，熱淚盈眶，幾乎要泫然而啼。

「商大哥！你快逃吧，三天……也許能找到逃生之機。」

這位楚楚可憐的姑娘，與麻衣怪人是一道的，但他們對待姓商的大漢，却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心腸。

適才麻衣怪人的恫嚇，姓商漢子絲毫不爲所動，現在白衣姑娘對他的忠告與同情，他照樣原封送回，概不接受。

「廢話，能不能逃生是我的事，妳不嫌管的太多？」

此人說起話來不僅語氣生硬，而且顯得十分冷酷，十分無情。

白衣姑娘呆了一呆，纖足猛的一跺，擰身急馳而去。

也許女人當眞是被男人欺侮的，白衣姑娘的好心，竟遭到一陣無情的痛擊。

她雖是就這麼默默的一走，但食堂中的客人却不肯甘休。

第一個是那位紅衣姑娘，她櫻唇一撇，冷哼一聲道：「只會欺負女人有什麼了不起，有種的爲什麼不去對付那位麻衣怪人？」

青衫少年接着不屑的一哂道：「他敢麼？瞧他那副德性，原本就是一個無賴。」

商姓漢子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這一下人們還以爲有熱鬧好瞧了，可惜的是他只是站了起來而已。

他沒有吭出一聲，甚至不敢向青衫少年瞧看一眼，只是掏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包起剩下的烤兔，便匆匆奔出門去。

青衫少年哈哈一陣大笑道：「他不止是一個無賴，原來還是一個縮頭烏龜，哈哈……」

坐在青衫少年一桌的灰衣老者面色一沉道：「住口。」

青衫少年一怔道：「師父！你怎麼啦？」

灰衣老者道：「師父沒有毛病，只是叫你不要惹火燒身！」

青衫少年道：「就憑他？」

灰衣老者道：「不錯，就憑他你就會吃不了兜着走。」

紅衣少女撇撇咀道：「爹又來嚇唬人了，我不信。」

灰衣老者面色一整道：「妳知道適才那位麻衣怪人是誰？」

紅衣少女道：「不知道。」

灰衣老者道：「爹跟你們提過，當今武林有一個十分可怕的魔頭，妳想想他是誰。」

紅衣少女啊了一聲道：「鐵環莊主衞桓武，難道就是他？」

灰衣老者道：「妳不見他全身都掛着鐵環麼？」

鐵環莊主衞桓武，是當今武林的第一號魔頭，他不僅一身武功高得出奇，鐵環絕技更是名震寰宇。

十五年前，武林各派在中嶽選拔盟主，衞桓武以鐵環絕技藝壓羣雄，取得盟主的寶座，

但他却嬉笑怒罵，薄盟主而不為，說他怪，實在怪得出奇。

遇到如此一個可怕的人物，青衫少年自知惹他不起，但仍一臉委屈的道：「徒兒又不是說他，師父扯到那兒去了。」

灰衣老者道：「我知道你說的是那個姓商的，你以為姓商的你就惹得起？」

紅衣少女道：「爹你是怎麼啦？好像你越來越胆小了？」

灰衣老者道：「不錯，混江湖嘛，本來就是越混胆量越小，何況那位姓商的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紅衣少女道：「不管他是誰，咱們姓諫的可不是嚇唬大的。」

灰衣老者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說的是，一朵紅雲諫瑤琪，名滿大江南北，自然不會將姓商的放在眼裏，可是……」

原來紅衣少女諫瑤琪渾號名叫一朵紅雲。

她人美，這個渾號名如其人，也同樣的美麗。

灰衣老者說的不錯，一朵紅雲諫瑤琪確是名滿大江南北，是一個喜打不平的江湖俠女，按她的江湖成就，是可以不將姓商的放在眼裏的。

因此，她揚起俏臉，哼了一聲道：「爹是在損我？」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道：「爹怎會損妳？損了妳爹這個野郎中豈不也砸了招牌。」

敢情灰衣老者更不簡單，野郎中諫果，在江湖傳說中是一個神秘莫測的人物。

他武功醫道兩皆不凡，但以野郎中自居。

究竟他怎樣的高明？江湖上人言言殊，只知道他的女兒一朵紅雲諫瑤琪，與弟子司馬瑞琨聯袂江湖，在年青一代之中，算得是頂兒尖兒的高手。

他說不是損諫瑤琪，一朵紅雲還是不依，櫻唇一噘，接道：「可是什麼？爹說嘛。」

野郎中諫果道：「鐵環莊主衞桓武有個師兄，叫商不邪，人品武功都在衞某之上，只是此人十分厭惡江湖，從來不理人間是非……」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後來呢？」

野郎中諫果道：「爹只聽到這些，怎能知道後來？」

青衫少年司馬瑞琨道：「師父是說適才那個姓商的與商不邪有關？」

野郎中諫果道：「嗯，為師確實有此一想法。」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這就不對了，商不邪不是鐵環莊主的師兄麼？」

野郎中諫果道：「不錯，可是江湖之中詭詐百出，同門師兄弟翻臉成仇的不乏先例。」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就算這樣吧，咱們也不見得就會怕他！」

野郎中諫果微微一笑道：「爹不是說怕他，是不願無故惹來一個强敵，何況咱們惹他無異是落井下石，說不定衞桓武還會責怪咱們插手呢。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了，明天還要上山採藥，早點歇息吧。」

翌晨他們由九道梁出發，出門向西，直向鷄心嶺奔去。

此地是巫山山脈，再過去就是大巴山脈了，只見山嶺綿亘巉崖不斷，人入其中，幾有雲深不知處的感覺。

不過此地盛產藥材，有幾樣稀有的藥物為此地的特產，野郎中諫果就是為了尋那幾樣藥物而來。

鷄心嶺的西北是鎮坪縣，屬於陝西，西南是巫溪縣，屬於四川。

他們在鷄心嶺找了兩天藥材，收穫並不太多，可是麻煩却惹得不少，原因是當他們走向一個山口之際，對面忽然發出一聲叱喝：「站住。」

站住？這是那門子規矩？

荒山野嶺無主無屬，憑什麼要別人站住？

野郎中諫果父女未加理會，依然從容舉步，向着山口走去。

「老小子！你這是找死！」

隨着這聲喝罵一排弩箭呼嘯着迎面射來。

發箭處與他們相距約莫十丈以外，但弩箭的來勢却强勁已極。

不用說，那必然是以强力機簧發射的。

此種弩箭多屬聯珠，無論功力多高，也無法與之抗衡。野郎中神色一呆，在避過這陣箭雨之後，不得不停下腳步。

「朋友！你這是何意？」

「此路不通，請你到別處去。」

「為什麼？這山是你朋友的？」

「雖不是咱們的，但咱們莊主要在這兒舉行秋獵。」

「秋獵禁止行人，該事先要公告週知。」

「咱們不管這些，要問你就問咱們莊主去吧。」

「貴莊主是誰？」

「衞桓武。」

「什麼，你們是鐵環莊的？」

「你說對了。」

「這……咳，朋友，小老兒是採藥來。」

「廢話，我管你是做什麼來的。」

「可是，貴莊圍獵，可能會玉石不分，小老兒身在獵場，豈不要遭受池魚之殃了。」

「這是你命該如此，須怪本莊不得。」

「朋友！你……」

「少嚕囌，你如果再不退開，大爺要以聯珠箭招呼你了。」

這當眞是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憑野郎中諫果，居然會遭受這等無禮的搶白！

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不止是野郎中諫果嚥不下這口氣，一朵紅雲諫瑤琪與司馬瑞琨也決心要鬥鬥名震天下的鐵環莊主。

於是，他們不再作出山的打算，要在鷄心嶺與鐵環莊見個高低。

× × ×

陽光斜斜的透進山洞，照射着一團凌亂的長髮。

忽然刷的一聲輕响，長髮向後飛起，現出一張骯髒的面頰。

他正是姓商的漢子，鐵環莊秋獵的目標。

別人要拿他作射獵的目標，他好像並未放在心上似的。

在九道梁，白衣姑娘曾經要他利用三天的時間尋找逃生之機。

看情形，他似乎並沒有照白衣姑娘的話去做，而且日上三竿，他仍在作元龍高臥。

放棄尋找逃生之機，如果他不是傻子，必然是一個超人。

也許他當眞是一個傻子，也許他已深深瞭解鐵環莊主衞桓武，三天逃生機會，只是故作大方，逃，可能落入對方的陷阱而自取其辱。

不管怎樣，昨夜他獲得充份休息的時間，消耗在衞桓武鞭打下的精神體力已大致恢復。

他立起身來，抓起剩餘的烤兔，向一道流水潺潺的山溝走去。

冷冽的山泉，洗盡了他面頰上的污穢，現出一張清秀而堅毅的面容。

他吃完烤兔，長長吁了一聲，身形霍的一轉，匆匆向嶺巔奔去。

綿亘不斷的山嶺，無窮無盡的峯巒，在他的眼底一一掠過，他的咀，微微牽動了一下，雙目陡的精光暴射，現出一片凌厲的殺機。

忽然，一陣犬吠之聲，由東南遙遙傳來，

他神色一呆，眉峯也跟着皺了起來。

「秋獵」自然少不了需要獵犬，聽到犬吠，應該是十分平常之事。

但他不是野獸，他是人。

人，在衞桓武眼中，可能還不如一隻狗。

就拿適才發出吠聲的獵狗來說吧，姓商的以前也曾經見過，牠們是西藏名犬，名叫「雪獒」。【註：獒（犬脚），以下同。】

雪獒每一隻都有小馬一般壯大，而且秉性兇殘，行動如風，縱然與花豹相比，牠也不會稍有遜色。

鐵環莊養有二十隻雪獒，由於牠們嗅覺靈敏，目光銳利，用牠們守護莊院，無異於二十名武林高手。

現在衞桓武用雪獒追踪，姓商的不由昇起一股寒意。

衞桓武有二子二徒及一名女兒，此次秋獵，必然會全部參加。

如論單打獨鬥，除了衞桓武，鐵環莊的每一個人姓商的都不會放在心上。

不過他們人數太多，再加上雪獒及聯珠强弩，姓商的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他希望鐵環莊的圍獵之人能够分作四路，這樣他固然容易被追到，但還有僥倖一搏的可能，因為敵手分散，壓力必輕。

不管怎樣，他除了全力週旋別無選擇。

於是他定下心來，為未來的艱苦戰鬥作必要的準備。

他用手掌劈下一截三尺長短，兒臂粗細的樹枝作為兵刃，另外摘下數十枚長約兩寸的利刺作暗器。

「雪花六出」是商家的獨門暗器，它的威力比衞家鐵環還要凌厲幾分，姓商的暗器全被鐵環莊搜去，他只得用樹刺作為代替。

然後他展開身形，向東南急馳，待吠聲震耳之時，他才找到了一個有利地形掩藏起來。

在他身側不遠的一座山峯之上，正有三雙目光向他注視着，他們就是遭到池魚之殃的諫氏師徒父女。

野郎中諫果待姓商的藏好身形，才輕咳一聲道：「姓商的果然不凡。」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我看他是壽星公吊頸，活得不耐煩了，別人正在找他，他反而送上前去！」

野郎中諫果道：「這妳就不懂了，避重就輕，足見此人十分精明。」

一朵紅雲諫瑤琪說道：「他怎樣避重就輕了？」

野郎中諫果道：「鐵環莊利用獵犬追踪，他必然逃避不過，如果等到四週合圍，不要說那些聯珠强弩了，單憑幾十條獵犬他就難以應付。」

司馬瑞琨道：「不錯，此人的心機實在深得可以。」

野郎中微微一笑，並未作答，因為他已無暇多說廢話。

× × ×

五條兇猛的雪獒，由五名彪形大漢用長鍊牽着，他們排着一個一字，向姓商藏身之處急馳而來。

雪獒之後，是鐵環莊的二弟子洪流，他身後緊跟着十名武士，每人均手抱着一隻黑色的鐵匣。

當雪獒距離姓商的約莫三丈遠近之時，似乎已嗅到牠們獵物的氣味，牠們的速度加快了，帶着獵隊向前狂馳。

忽然，雪獒在狂吠着，跳躍着，但牠們却不再前進。

因為前面是一道深溝，寬逾兩丈，牠們沒有一躍而過的能力。

洪流向四週打量一陣道：「姓商的必在對面，咱們繞過去。」

他語聲甫落，溝對面忽然响起一聲狂笑。

「不錯，大爺就在這兒，你為什麼不過來？哦，我知道了，是畜牲過不來，難道你姓洪的也是畜牲？」

姓商現出半身，嬉笑怒罵，旁若無人，圍獵者被獵物如此調弄，倒是少見得很。

鐵環莊的門下，焉能忍受這口窩囊氣，因而洪流一聲叱喝「射」，立即箭如飛蝗，向姓商的攢射過來。

「嘿嘿……狗雜碎，別枉費心力了，大爺在這兒。」

隨着姓商的移動，弩箭手在跟着追逐，也許他們射擊的技術太差，消耗了不少弩箭，竟未沾到姓商的一絲衣角。

最後機簧連响，却沒有一枝弩箭射出，姓商的誘敵成功了，對方的黑色鐵匣變做了無用的廢物。

姓商的忽然長身而起，同時抖手一揮道：「狗雜碎，給大爺躺下。」

鐵環莊對姓商的相知極深，知道他的「雪花六出」出必傷人。

他們急忙伏身躲避，却忽畧了五頭獒犬，偏偏姓商的是射狗不射人，讓他們又上了一次大當。

樹刺帶着扣人心弦的銳嘯，刺入雪獒的腦門。那臨死的厲吠之聲，吠得人心胆皆寒。

五隻兇悍如虎的雪獒，全部倒了下去，姓商這一手「雪花六出」也實在叫人大開眼界。

洪流是衞桓武的第二弟子，武功不弱，性格更為兇殘。

雪獒剛剛倒斃，他已甩出一溜火花，那是信號，表示他已找到了獵物。

姓商的怒哼一聲道：「狗雜碎，討救兵是麼？你給老子躺下去。」

右手一揚，三點烏光挾破風之聲向洪流奔去。

他發的只是樹刺，但却有無可比擬的威力，洪流騰挪閃避，縱橫跳躍，費盡了精力，胯下仍然中了一下。

這一下要不了洪流的命，他却痛哼一聲翻身栽倒，顯然，這一根樹刺，使他失去了繼續圍獵的能力。

待他忍痛爬起，溝對岸已經靜悄悄的那裏還有姓商的踪跡？

洪流栽了，他忍不住破口大罵起來。

在附近山頭瞧看的野郎中長長一吁道：「好，好……」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姓商的武功機智眞箇不凡，看來鐵環莊倒變做他的獵物了。」

司馬瑞琨冷冷道：「那也不見得，他只不過一時取巧而已，鐵環莊如果都像這樣，衞桓武怎能名震江湖！」

野郎中諫果道：「適才姓洪的已發出信號，咱們快走，免得受池魚之殃。」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爹！咱們也跟去瞧瞧。」

司馬瑞琨道：「別浪費時間了，這有什麼好瞧的？」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反正咱們也出不去，瞧瞧姓商的孤軍奮戰，也可以長點見識。」

司馬瑞琨哼了一聲道：「孤軍奮戰？哼，我看姓商的不過是一個釜底遊魂吧了，遲早總會死在鐵環莊主的手下的。」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師哥你是怎麼啦？咱們應該同情弱者，你怎麼反倒咒起姓商的來了？」

司馬瑞琨道：「誰說我咒他了？這本來就是事實。」

野郎中諫果道：「你們不要爭吵，咱們的麻煩來了。」

一朵紅雲諫瑤琪櫻唇一噘道：「都是師哥要抬槓，這下倒好，你帮鐵環莊看他們放不放過你。」

他們說話之間，犬吠之聲已到達臨近，此時再想躱避已經嫌遲。

來人是衛桓武的長子衛南宮，在鐵環莊，是僅次於莊主的第二把高手。

他帶來的仍是五頭雪敖，及十名弩箭手，

雪敖瞧見生人，立即張牙舞爪奮身前撲，正風馳電掣一般向着諫氏父女存身之處奔來。牽狗的大漢見諫氏父女並不是他們的獵物，遂向衛南宮請示道：「少莊主：咱們要不要發個利市？」

衛南宮見野郎中父女氣宇不凡，先揮手叫他們將雪敖牽開，再瞅着諫果道：「朋友可知道咱們在此圍獵？」

野郎中諫果道：「咱們事先毫無所知，入山之時也沒有瞧到牌示，因此……」

衛南宮冷冷道：「現在你們知道了？」

野郎中諫果道：「是的，咱們想出山，却被貴門下擋了回來。」

衛南宮道：「很好，你們走吧。」

野郎中諫果道：「少莊主放咱們出山？」

衛南宮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相逢就是有緣，朋友何須出山！」

野郎中諫果道：「小老兒不明白少莊主之意。」

衛南宮道：「咱們只有一個獵物，原本十分掃興，朋友來到獵場倒爲咱們生色不少。」

司馬瑞琨面色一變道：「什麼，你要將咱們當作獵物？」

衛南宮道：「我說過，相逢就是有緣。」

司馬瑞琨大怒道：「姓衛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咱們並不怕你。」

衛南宮啊了一聲道：「你知道我姓衞？這麼說朋友必是頗有來歷之人了！」

野郎中諫果微微一笑道：「這個少莊主就猜錯了，野郎中師徒父女與人無爭，只是以醫術換取衣食而已。」

衛南宮愕然道：「你就是野郎中諫果？」

野郎中諫果道：「小老兒是一個不入流的醫生，所以才自稱野郎中，希望少莊主不要見笑。」

衛南宮向他們三人重行打量了一陣道：「聽說朋友是一位神秘莫測的高人，這倒是幸會得很。」

野郎中諫果道：「不敢當少莊主謬讚，小老兒除了略知一點醫理，實在別無所長。」

衛南宮面色一整道：「你們可能有一個時辰的時間，希望你們能好好的利用。」

野郎中諫果一怔道：「少莊主還是不願放咱們出山？」

衛南宮冷哼一聲道：「你太小看鐵環莊了，衛某還不致將野郎中三個字放在眼裏。」

一朵紅雲諫瑤琪大怒道：「姓衛的，你如果不仗着幾條畜牲，幾匣弩箭，姑娘包管能收拾你，你信是不信？」

衛南宮面色一變道：「姑娘是一朵紅雲諫瑤琪？」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不錯。」

衛南宮道：「我會留給妳一個機會的，只是現在無法奉陪。」

他不再理會諫氏父女，逕行率領手下急馳而去。

一朵紅雲諫瑤琪噘着櫻唇道：「爹：咱們該留他下來的。」

野郎中諫果道：「雪敖及連珠弩實在不易應付，咱們必須智取，何況他是一個晚輩，待見到衛桓武再說。」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咱們還要不要去瞧瞧姓商的？」

野郎中諫果道：「去，必要時咱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 × ×

衛南宮這一躭擱，比其他幾隊晚到了一炷香的時間，不過他並沒有誤事，因爲其他的幾隊並沒有找到姓商的。

他到達洪流之處，只見衛桓武正在暴跳如雷。

這也難怪，憑鐵環莊的聲威，竟被姓商的傷了他一名弟子，還擊斃了五頭雪敖。

嚴格的說，鐵環莊已經栽了。秋獵應該不必再繼續下去。

但衛桓武不願意放過姓商的，縱然只剩下他自己，他自信仍能置姓商的於死地。

於是他吩咐抱着空箭匣的兩名武士護送洪流回莊，其餘的分三隊展開搜索。

衛南宮在離開之前向衛桓武稟告道：「爹！野郎中諫果也在山中。」

衛桓武道：「哦，他來做什麼？」

衛南宮道：「他携着藥鋤，好像是來採藥的。」

衛桓武道：「先不要管他，咱們收拾了姓商的再說。」

× × ×

姓商的不是一個省油的燈，他知道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而且鷄心嶺森林茂密，巉崖處處，藏身十分容易。

不過無論他藏在何處，鐵環莊的人一定會找到他，因爲他們有十幾頭嗅覺靈敏的雪敖，可以憑體味準確的追踪。

他明白這些，所以並未存着藏身的打算。

他在找，希望找到幾種能够驅除體味的草藥。

譬如，艾、芥、芹、茴香、茵蔯、松油等，都有一種特殊的氣味，擦在身上可混亂雪敖的嗅覺。

終於他找到了艾草……

× × ×

鐵環莊的每一頭獒犬都熟習姓商的體味，不管鷄心嶺有多大，姓商的決定難逃過牠們嗅覺。如果姓商的體味一旦消失呢？

鐵環莊只有四個字：「盲人瞎馬」。

× × ×

人人都有過恐懼，只有鐵環莊沒有。

最少在鷄心嶺狩獵以前是的。

不過任何事都不是絕對的，佔上風的不見得始終佔在上風。

鐵環莊就是這樣，他們原先是狩獵者，現在他們也許要變作獵物了。

獵物隨時都有多少生命的危險，他們怎能不人人自危！

× × ×

幾聲悽厲慘嗥，五頭雪敖竟然同時倒斃。

這是噩運開始，鐵環莊果然變作了獵物。

首先遭害的獵隊，是鐵環莊的二少莊主衛南宇，他的五頭獵犬一舉被人獵殺。

二少莊主畢竟不凡，只不過一瞬之間，他已發現了偷襲者存身的所在。

「射……」

他下達了射擊命令，並以長劍指示目標。

機簧連響，箭如飛蝗，十名弩箭手分別向五條人影連續發射。

連珠強弩果然驚人，幾乎箭箭中的，矢不虛發。

但衛南宇却忽然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並大聲叱喝道：「停，不要再射了。」

其實不必他呼停，弩箭手也不會再射，因爲鐵匣已空，他們已無箭可射。

衛南宇像狂飆一般向一條人影撲去，他剛剛奔到林緣，神色便陡的一呆。

因爲他瞧清楚了，他們射擊的目標，只是幾個迎風搖擺的草人。

草人比眞人有用，它耗盡了鐵匣中强弩。

這自然又是姓商的傑作了，問題是鐵環莊的人爲甚麼會如此愚蠢？

他們分明知道敵人只有一個姓商的，爲什麼要向五條人影攢射？

這應該是姓商的攻心戰法的成功。

他一擧擊斃五頭雪敖，使敵人產生一種風聲鶴唳的感覺。

而且鐵環莊的人都有一股兇殘的性格，殺一個人比吐口水還要方便，現有目標，何不樂得一射。

只是他們這一樂可就樂出麻煩來了。

不，這不止是麻煩，而是他們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 × ×

「你太蠢了，姓衛的，難道你就不知道草船借箭的故事？」

隨着話聲，樹林中走出一個蓬髮四飛，衣衫襤褸的少年。

他自然是姓商的了，除了他，誰敢招惹這般惡煞兇神？

當姓商的現身之後，衛南宇倒定下心來，因爲對方不止是人單勢孤，而且是赤手空拳。

如果說他有兵刃，那只是一截樹枝，樹枝對寶劍，衛南宇已佔到絕對的優勢。

於是，他哈哈一陣狂笑這：「別太高興，姓商的，愚蠢的是你自己。」

姓商的道：「哦，這倒是一樁新鮮的事兒，說說看。」

衛南宇這：「你應該明白，否則你去問閻王爺吧。」

長劍跟着一抖，挽起兩個劍花，一片晶光猛奔姓商的前胸。

這一劍，是鐵環莊的獨門絕藝七殺劍法。

七殺劍法劍劍見血，威力無雙，是當今黑白兩道最爲霸道的劍法。

唬唰一聲，姓商的樹枝斷了一截，七殺劍法走了樣，它竟然未能傷到姓商的。

其實衛南宇早已知道這一招的結果，由於姓商的功力過高，能够削斷對方的樹枝，他已感到十分滿意。

一劍之後，連續是六劍齊發。

這一次就顯出七殺劍的威力來了，但見潛力四溢，晶芒破空，姓商的被裹得風雨不透。

六劍使完，姓商的當眞變作赤手空拳了，他手中的樹枝，剩下的不過五寸。

衛南宇決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口中一聲大喝，再度一劍攻了過去。

這一劍急如閃電，衛南宇已使出了全力。

但劍到中途，他忽然身形一彎，瞪着一雙恐怖的眸子向姓商的瞧看着。

姓商的還是姓商的，只不過他的手中少了一截五寸長的樹枝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這截樹枝竟已插入衛南宇的肚腹之中，它是怎樣插入的，除了姓商的無人可以解答，勿怪衛南宇這麼狠狠的盯着他。

「姓商的，你這是……」

「變戲法，還滿意麼？」

「我……不服……。」

「這就難了，我總不能射殺一頭惡狗之後，還要問牠服是不服。」

「你……。」

你字之後，是一口激射而出的鮮血。

他不服姓商的，却不得不離開這可愛的人世。

在他仆倒之前，姓商的接過他手中的長劍，返身一躍，光芒暴長，鮮血順着劍尖飛洒，慘嚎之聲响得驚天動地。

對鐵環莊，姓商的決不留情，十名弩箭手，五名狗伕，他是劍劍見血，決不留下半隻活口。

× × ×

在隣近的一個山頭之上，正有三人在作隔岸觀火，他們是被困獵場，遭受池魚之殃的諫氏父女。

瞧完了適才的一場好戲，一朵紅雲諫瑤琪道：「爹！那姓商的眞高。」

司馬瑞琨冷哼一聲道：「高什麼？一個卑鄙的小人而已。」

一朵紅雲諫瑤琪說道：「你是怎麼啦！師哥，如果你是他，難道你要與獵犬弩箭正面挑戰？」

只有瘋子才會與獵犬弩箭正面挑戰，司馬瑞琨不是瘋子，但有一點莫明其妙的嫉妒的念頭。

野郎中諫果沒有理會他們，只是心專目注，凝神瞧看着姓商的。

姓商的毀滅了一個獵隊，他似在那兒忙碌着，他埋掉十六具死者，再細心的消滅一切打鬥的痕跡。

一朵紅雲諫瑤琪不解的詢問道：「爹，他這是做甚麼？」

野郎中諫果長長一吁這：「此人機智武功，兩皆不弱，看來衛桓武碰到一個可怕的對手了。」

一朵紅雲諫瑤琪道：「爹，你說他埋掉死者是別有用心？」

野郎中道：「不錯，如果獵隊一個個的忽然失踪，衛桓武不急瘋才怪！」

野郎中諫果道了一聲好，同時長身而起，逕向姓商的背影追去。

× × ×

「稟粱爺，你瞧這條峽口……」

粱爺名叫粱書，是鐵環莊主的首徒。

此人久走江湖，見多識廣，而且生性狡詐，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

他的獵隊也不例外，由於雪敖無法嗅到姓商的體味，同樣變做盲人瞎狗。

不過由他的安排瞧看足見此人實在高明。

他沒有輕視雪敖的能力，仍將牠們前三後二，担任最重要的前鋒及後衛工作。

弩箭手也分作前後，可以隨時適應任何方位的襲擊。

現在他們到達一條峽口，由於地勢險惡，前行者不得不向他請示。

他奔到峽口之前，擧目向裏面仔細打量。

這是一個十分險惡的所在，兩山夾峙，一綫中分，其中怪石荒草，佈滿了整個峽口。

他仔細打量了一陣，眉頭不由皺了起來。

一名弩箭手建議道：「梁爺，姓商的不會在裏面的，咱們走吧。」

梁書道：「你怎知他不在裏面？」

弩箭手道：「這條峽口如有通路，他早已走遠，如果沒有通路，他豈能在裏面等死！」

梁書微微一笑道：「我說他還在這條峽口內，你信是不信？」

弩箭手愕然道：「梁爺的話小的怎敢不信，不過……」

梁書道：「不過憑什麼我會如此肯定，是麼？你瞧十丈外的那截柳枝，再瞧瞧現在的風向。」

不錯，十丈外一截小指粗細的樹枝是新近折斷的。

樹枝不會自行折斷，必是來自外力。

外力是什麼？瞧不到半隻野獸，除了姓商的還會有誰？

再說風向吧，風正由峽口對面吹來，但峽口却微風不動，這說明了一點，峽口別無通路，是一個小型的死谷。

弩箭手由衷的佩服道：「梁爺高明。」

梁書道：「廢話少說，對這頭瘋虎咱們可得小心一點。」

他分配三條敖犬領頭前進，並盡可能保持最大的間隔。

敖犬之後相距十丈，是兩名弩箭手，以後每距十丈是兩名弩箭手，前後一共派出六名。

他自己帶着兩頭雪敖，四名弩箭手堵着峽口，諒姓商的插翅也飛不出去。

× × ×

峽口深處傳出幾聲慘嚎，有狗叫，也有人吼。

然後萬籟俱寂，再瞧不到半點風吹草動。

梁書的沉穩，在時間逐漸消失中已有了改變。

他有點怕懼不安，慢慢形成一股前所未經的恐懼。

× × ×

峽口並非魔口，它絕對不會生吃活人。

但它的確吃了。

的確有幾個活生生的武士一去不歸。

不過梁書明白，他們是遭了姓商的毒手。

姓商的並非三頭六臂，他怎能將間隔距離拉得極遠的九人三狗一舉擊斃？

× × ×

「有點意外吧！梁書，要不要商某對你開導開導？」

這語聲來得十分突然，梁書及另六名武士全都心神一震。

有人想動用弩箭，却被梁書揮手阻止。

他畢竟還有幾分聰明，只聞其聲，未見其人，如是盲目發射，豈不是十分愚蠢。

他們的動作，自然逃不過姓商的觀察，於是冷冰冰的語聲又傳了過來。

「梁書，你的確有點聰明，不過聰明却十分有限，你想到了沒有？當他們前無去路之時會怎樣？」

梁書想到了。

他的確不笨。

但他像突然遇到嚴霜，忍不住發出一陣戰慄。

× × ×

「姓商的，有種你就出來，梁大爺給你一個公平搏鬥的機會。」

他想激姓商的出面，憑鐵環莊的絕藝，憑他頗有自信的一身武學，他認為可以收拾姓商的。

萬一不行，雪敖還可以隨時參加。

可惜姓商的也不笨。

× × ×

「忙什麼，咱們何不先聊聊？」

「聊？跟你？」

「不錯，難道是你不想知道九人三狗的命運？」

「你將他們怎樣了？」

「那兒的風水不錯，所以……」

「憑你……」

「如果他們始終保持那麼廣闊的距離，我確是無力將他一舉擱在那兒，可惜當他們在無路可走之時，前面的停了下來，後面的却在繼續前進，我等的就是這個，你明白麼？」

「姓商的血債血還，鐵環莊決不饒你！」

「多謝你提醒了我，這些還給你。」

突然機簧連響，強勁的弩箭滿空激飛。

首先遭殃的是兩頭雪敖，接着四名弩箭手，兩名牽狗的大漢，在連珠弩箭攢射下，一起變做箭下亡魂。

唯一保得生命的是梁書，姓商的手下留情，連珠弩沒有向他招呼。

梁書驚魂甫定，竟然破口大罵起來。

「姓商的你要不要臉，難道你就會這些見不得人的陰謀詭計！」

「這可不能怪我……」

「難道應該怪我？」

「正是應該怪你，你不是要跟我公平搏鬥？留下他們怎麼能夠公平？」

「姓商的，你無恥，你有種的就出來。」

姓商的出來了，人影輕輕一閃，他已立在梁書的面前。

梁書舉目向姓商的瞧了一眼，他的心頭立即昇起一股寒意。

「姓商的，你手中的劍……」

梁書盯着姓商的手中長劍，面色泛白，雙唇輕顫，像是瞧到一個惡鬼，一個血淋淋的死人一般。

姓商的微微一笑道：「我手中的劍？哦，跟你的一樣，殺人用的，我還有一匣弩箭，你要不要瞧瞧……」

梁書大吼一聲道：「我跟你拚了。」

他瞧到衞南宇的長劍，激起了滿腔的殺機，一劍急揮，就使出了鐵環莊的七殺劍法。

七殺劍名震武林，可惜梁書碰到的是姓商的。

姓商的與鐵環莊原是同門，他的功力又是十分之高，七殺劍雖然霸道，對姓商的却無可奈何。

不過梁書明白，他與姓商的是無法兩全的。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這是一場除死方休的拚鬥。

可惜，姓商的功力比他高了一籌。

他使盡了一身所學，七殺劍法也發揮到了極致。

結果，他的左肩首先中了一劍，接着右腿唬唰一聲被姓商的割了下來。

在鮮血狂噴中梁書栽了下去，極端的痛苦，使他每一個毛孔都迸出了冷汗。

他沒有哼出一聲，却咬牙切齒大聲辱罵。

「姓商的賤種，你聽着，梁大爺栽了。不過，你必然見不到明天的日出。」

梁書毒惡的咒罵，姓商的沒有在意，他也不在乎能否見到明天的日出。

唯一使他不安的是梁書的態度。

姓梁的有種，臨死不屈。

臨死不屈的人是值得令人敬重的。

但……

一股勁風忽然向他前胸襲來，他心頭剛剛一震，已感到一陣劇痛。

對敵人是不能同情的，他同情梁書的骨氣，却遭到姓梁的毒手。

那是一隻鐵環，深深的嵌在他右胸之上。

另有兩隻鐵環，併排向他面頰奔來。

他揮動長劍，擊飛了奔向面門的兩隻鐵環，劍尖一順，猛刺梁書的胸部。

刺殺一個已負重傷之人，決非姓商的本意。不過，他與鐵環莊仇深似海，何況他還因同情敵人而受到傷害。

但劍到中途，他竟神色一呆。

原來梁書已經橫劍自栽，這一劍他如何刺得下去？

× × ×

「身為獵物，竟連續毀了三個獵隊，姓商的智勇兼備，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可是，爹，他受了傷，咱們要不要送給他一點傷藥？」

「這個……」

以上這段對話，自然是野郎中諫果父女了，一朵紅雲諫瑤琪希望為姓商的療傷，野郎中却感到時不我與。

因為犬吠之聲已遙遙傳來，就彼此的距離判斷，他們父女只不過先到峽口一步，鐵環莊這最後的一個獵隊必會到達。

而且，姓商的也不會等在峽口。

唯一的辦法，是預先攔在姓商的頭裏。

只是此一辦法，也不見得會成功。

因為姓商的功力不凡，身法之快，宛如一縷輕烟，雖然他受了傷，對他的行動可能不會發生太大的影响。

這是野郎中諫果的顧慮。

薑是老的辣，野郎中顧慮果然絲毫不爽。

× × ×

遍地遺屍，斑斑血漬，對姓商的有着無比的刺激。

尤以梁書那雙目圓睜，一臉戾氣的表情，更使他的情緒十分波動。

人，為什麼要彼此仇視？互相殘殺？

× × ×

「不，我要殺盡鐵環莊每一個人，每一頭狗。」

血海深仇，冲淡了他良善的人性，瞧着地上那些犧牲者，他忍不住大笑起來。

忽然他神色一呆，咀角同時牽起一道冷酷的弧紋。鐵環莊最後的一個獵隊終於追踪而來，他們不會放過他的。

這是最強的一個獵隊。

衞桓武可能在這枝獵隊中。

不過，他負了傷，也沒有想好怎樣對付這個獵隊。

那麼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避開這枝獵隊再說。他無法再掩埋屍體，消滅打鬥的痕跡，身形一轉，便向山頭逃去。

右胸傷勢不太輕，但他的速度仍如風馳電掣。

終於，他甩開了獵隊，在一個懸岩之上停了下來。

瞧瞧嵌在右胸的鐵環，他不由眉頭一皺。傷必須療治，只是他却沒有半點療傷的藥物。

他依在一塊大石之上，為如何應付未來而陷於苦思。

忽然，他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身形陡的一旋，便瞧到兩條人影。

這兩人一個身着麻衣，掛着無數亮晶晶的鐵環。

另一個白衣飄飄，清新得不帶絲毫烟火的氣息。

他們正是衞桓武父女，姓商的勢不兩立的對頭冤家。

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姓商的在一驚之後終於定下心來。

衞桓武踏前幾步，一雙威稜四射的怒目，盯着姓商的掌中的長劍道：「他呢？」

姓商的道：「誰？」

衞桓武道：「你是明知故問？」

姓商的道：「在下不善打啞謎。」

衞桓武道：「你手中可是衞南宇寶劍？」

姓商的道：「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是拾來的。」

衞桓武哼一聲道：「你敢對老夫撒謊？」

姓商的道：「我沒有要你相信。」

衞桓武再迫前一步，道：「你到底說是不說？」

姓商的道：「你認為我該不該說？」

衞桓武叱道：「商泓洋，老夫膀了你。」

商泓洋就是姓商的姓名，他明知碰到衞桓武必然凶多吉少，仍毫無懼怯的冷冷道：「在下沒有打算活着回去。」

衞桓武道：「好，老夫成全你！」

他摘下一把鐵環，正待振臂擲出，白衣少女忽然一把拉住他的臂膀道：「爹！你不管二哥的生死了！」

衞桓武並非當眞要立即取商泓洋的生命，只不過想迫他說出衞南宇的下落而已。

不過最後他還是不會讓商泓洋活下去的，否則鐵環莊何必舉行一次龐大的秋獵！

商泓洋明白這些，他也沒有活着的打算。

他只想撈本，為死亡多爭取一點代價。

於是他嘿嘿一陣冷笑道：「還是小萍姑娘聰明，否則……」

衞桓武大喝一聲道：「商泓洋，你將南宇怎樣了？」

商泓洋道：「哦？哼，五頭雪熬，十具連珠強弩，衞南宇再不成材，我姓商的能將他怎樣？」

這是實話，五頭雪熬猛勇如虎，十具連珠強弩，也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無論商泓洋功力多高，衞南宇也不會栽在他的手裏。

但寶劍是隨身兵刃，決不可能失落，商泓洋說他拾得衞南宇的寶劍，也使人難以置信。

因此，衞桓武迫問道：「南宇人在何處？你說。」

商泓洋道：「對不起，我不知道。」

衞桓武道：「這把劍當眞是拾來的？」

商泓洋道：「你如不信我也無可奈何。」

衞桓武道：「在那兒拾的？」

商泓洋遲疑道：「好像是在西北方……」

衞桓武怒道：「好像是在西北方？難道你連拾劍的地點也無法記憶？」

商泓洋冷冷道：「商某被貴莊追得有如喪家之犬，你說我能夠記淸每一座山頭嗎？」

衞桓武道：「好，帶我去找。」

商泓洋搖搖頭道：「閣下另請高明，商某沒有帶你找人的義務。」

衞桓武道：「這只怕由你不得。」

白衣少女衞小萍道：「求求你，商大哥，只要你帶咱們找到二哥，小妹保證讓你安全出山就是。」

商泓洋道：「這是條件？」

衞小萍道：「不要多心，商大哥，咱們是誠心的。」

商泓洋道：「妳的話不能作準。」

衞桓武道：「衞家一諾千金，豈是失信之人。」

商泓洋道：「好，我再相信你們一次。」

身形一轉，逕向西北放步急馳。

西北峻嶺重疊，山勢陡崎已極，衞桓武不信衞南宇的獵隊會進入此險惡的山區。

而且他發現商泓洋負了傷，右胸還嵌着梁書所使的一枚鐵環。

一個身負重傷之人，還能逃過獵隊的追踪，商泓洋實在不是個簡單的人物。（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偵騎（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福霖勇擒秦康元派往刺殺他的兇手，在鐵慶國面前迫使兇手招供後，又說服鐵慶國立即釋放被扣的殷維九，隨又往見殷維九，迫使殷維九吐露出當年收受不明來歷的女人所交予他的一包珠寶，是托殷維九交給白大爺，據殷維九稱，他會依址送往，但白大爺拒不接受，當章福霖告辭時，殷維九突喝令手下將章包圍，要他說出眞正來意，章要狠不屈，殷維九無法只好喝退手下，詎章竟乘機發難，挾持殷維九，要他交出珠寶，殷維九答稱，只要章能開列出那包珠寶數目當如數交還，並邀章往客廳開列——

戾氣冲霄漢　危機伏人間

章福霖道：「殷維九，你是不是想趁此機會來挽回劣勢？」

「章老弟！」殷維九心平氣和地說：「你瞧瞧，我的手下已經傾巢而出，所有的槍火全都在地上，你只要將這些傢伙集中收起來，將我的人集中在你視力所及的範圍內，就憑你手中的傢伙，有誰敢動呀？」

「那可說不定，也許你還暗中有埋伏。」

「章老弟，老江湖不會作蠢事，就算有人暗中算計你，我還是活不成的。聽我一句勸，咱們上客廳去，早點辦完事，早了結，免得牽心掛肚地鬼神不安。」

章福霖一時沒作決定，眼看整個計劃就要完成了，可不能不愼重。以殷維九的城府之深，絕不可能如此好講話，這其中一定有緣故，他希望先了解是什麼緣故。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事，殷維九即使有什麼陰謀，他也會深深地包藏着，章福霖怎麼能看得出來呢？

現在，章福霖猶豫着，是不是該立刻就和殷維九作進一步的接觸！照道理說，機不可失，可是他也有顧慮，因爲他事先沒有想到情勢會急轉直下，而後援的人手無法立即趕到！如果變生倉猝，他單人雙拳將很難應變。

殷維九又開口了：「章老弟，你還在猶豫什麼呀？」

「我在想：人孰不貪財？你何以例外？」

「因爲我已經很有錢，何必因貪而惹麻煩呢？」

「殷大爺，你如果知道怕麻煩，那是一件好事，只怕你是口是心非，另有打算，那就不大妙了。」

「章老弟，說來說去，你還是在對我生疑，所以一時下不了決心。其實，以你這種老跑的行家，難道還不知道如何控制局面嗎？你怎麼說，我怎麼依，行了嗎？」

章福霖的決心終於拿出來了。他決定快刀斬亂蔴，盡快將那批金銀珠寶弄到手再說。至於危險，那是免不了的，他希望在經過自己巧妙的安排之後，能將危險減低至最小的程度。他首先將槍枝集中，然後將對方的人手集中，嚴密加以監視，對於這一方面，他是一點兒也不馬虎的。

× × ×

鐵慶國並沒有睡，保安隊的人員也都沒有睡。這顯示在鐵慶國的預計中，今晚隨時都會有行動。

他已經答應章福霖將保安隊的一切活動都

靜止，怎麼又在暗中加以佈署呢？莫非他明處是一套？暗中又是一套？如果眞是如此，他倒算是一個精明透頂的人。

他時而站起，時而坐下，似乎是在等待什麼。

終於，門外有了脚步聲，一個目露精光的漢子快步走了進來。

鐵慶國有些迫不及待地問道：「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戴逢春和常泰兩個人已經帶到隊上，那個姓唐的，以及那個名叫小桃兒的女人已經被咱們派人釘梢。」

「殷宅那邊呢？」

「當姓章的剛剛露面時，曾發生了一段小小的騷亂，現在已經靜止了，像沒發生任何事兒似的。」

「好，把秦康元帶到我這兒來。」

「是！」

很快地，秦康元就被帶到來了；他臉上稍有沮喪之色，見了鐵慶國，很恭敬地行了一個禮。

鐵慶國揮退所有的人，然後，示意對方坐下。

「秦康元，」鐵慶國的語氣很溫和：「你有罪，這一點你一定很清楚。不過，你的罪不大，也不重，還可以將功贖罪，不知道你是否願意抓住這個機會？」

「隊長，只要你給我這個機會，你教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不用教你幹什麼，只要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話。」

「隊長，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老老實實回答。」

「金鈎章是不是曾經向你敲詐勒索？」

「是的。」

「他抓着你什麼把柄了呢？」

「他知道了，我跟殷大爺的那一場賭，所以……」

「你玩詐了嗎？」

「是的。」事關重要，秦康元不得不實話實說。

「金鈎章向你敲詐多少錢？」

「壹萬塊大洋。」

「那一場賭你贏了殷大爺多少錢？」

「三十萬大洋！」

「一萬大洋與三十萬大洋相比，只不過是個相當少的數目，你又何必因此而要動刀殺人呢？」

秦康元連忙辯白：「隊長，我並沒有殺金鈎章，保安隊的人誰敢動呀？」

「當時他跟你起了衝突嗎？」

「是鬧得有些不愉快。」

「你把經過情形說來聽聽。」

「這壹萬塊錢不算什麼，照說我也應該孝敬保安隊的這帮哥兒們，只不過，殷大爺那筆賭債沒有收到之前，我拿不出這一萬塊錢出來，當時金鈎章就惱了，他說，殷大爺是本地首富，上賭場不可能戮手指頭，一定輸了不少現欵之後才欠下的賬，還說什麼如果不識相，他就有辦法教我的賭場開不成。」

「秦康元，你的確沒有派人追殺他？」

「沒有。如果你不信，我可以發誓。」

「好，我信。章福霖今晚去過你那兒？」

「是的。」

「爲什麼事去找你？」

「還不是爲了殷大爺那筆賭債。」

「他怎麼說？」

「他說他有把握帮我收到那筆賭債，但是他要一半的酬勞。」

「你怎麼回覆他的？」

「我答應他，但是要在全部賭債收清後再付他的酬勞。他不答應，堅持要先付十五萬大洋。鐵隊長，你想想看，我那裏拿得出呀！」

「又鬧僵了？」

「是的。他臨走時留了一句狠話，說什麼那筆賭債我是半個子兒也收不到。」

「你惱了？」

「隊長，道上有句話——君子不擋財路，他這樣做實在太過份了，所以，我派人跟出去，打算幹掉他。鐵隊長，在你的眼睛裏，這是犯法的事，可是，在江湖上這是很自然的。橫蠻無理，不顧別人死活的人就該殺。」

「結果，却是自己人殺死自己人，而讓章福霖抓到了一個扳倒你的機會。」

秦康元唉聲嘆氣地說：「說句良心話，姓章的智慧相當高，如果鬥智，我是一定輸給他的！」

「秦康元，以你在外面闖蕩的眼光來看，姓章的是什麼來路？」

秦康元毫不思索地說道：「他是個找油水的。」

「那麼，他是想到本地來大發利市？」

「是的。」

「最大的目標是誰？」

「這種人的目標不是任何人，而是錢。」

「你是說，那裏有錢他就往那裏鑽？」

「是的。」

「一般人的手法是混水摸魚，對不對，也就是說，情勢愈混亂，就愈加對他有利，對不對？」

「隊長，你對這種人可是了解得非常深刻嘛。」

「那麼，我問你，本地一連好幾件命案都是他幹的嗎？」

秦康元楞住了，他顯然不願意草率地回答這個問題。

「沒關係，隨便說說，你不用負責任。」

「鐵隊長，他爲什麼要製造命案呢？」

「因爲他要製造命案，以便混水摸魚。」

秦康元似乎應該附合鐵慶國的意見，而他却唱了反調：「這應該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

「在江湖上混混的人物都有慣性，以金錢財物爲目標的人，多半不願殺人，更不會故意去製造命案。」

鐵慶國目光中閃過一絲驚色，他似乎覺得他雖然經驗豐富，還是有許多事情非他所能了解。

他沉思片刻，才問道：「秦康元，你對章福霖的估計不會錯嗎？」

「鐵隊長，有一位江湖前輩曾經說過，用刀殺人是愚者，用頭腦殺人是智者。姓章的自以爲智慧過人，一切都在他的計算與控制之中，所以，他不必用殺人去達到目的。鐵隊長，我相信對他的估計絕不會錯。」

「如果你的話眞沒有錯，那就是我的估計錯誤了。」

秦康元沒有再接話，他雖然是一個糾糾武夫，却還有一點頭腦，他知道和這種身負治安之責的人說話，千萬要小心謹慎。

「好了！」鐵慶國揮揮手說：「你今晚還要委屈一晚……只要你剛才所說的話沒有半句虛言，我會將你重新發落的。」

「謝謝隊長，謝謝隊長。」

將秦康元帶走之後，鐵慶國又吩咐帶戴逢春和常泰。

這兩個人雖然是老江湖，現在站在鐵慶國的面前，仍難免臉色發青，心頭發慌。

鐵慶國寒着臉說：「二位，知道情況有多嚴重嗎？」

戴逢春先向常泰打了一個眼色，然後，才答話道：「隊長！我們眞的不明白到底犯了什麼法……」

「你們有謀殺萬風堂的嫌疑。」

「隊長！」常泰脫口說：「我知道是誰殺死萬風堂。」

「你知道？」

戴逢春想制止，却已來不及了。

「是一個姓章的人殺的。」

「章福霖？」鐵慶國驚訝地站了起來。

「不錯，正是他。」常泰的話就像黃河決了堤，一古腦兒湧了出來。「他還吹牛能夠控制鐵隊長的任何行動哩！」

「你怎麼知道，萬風堂是被章福霖殺死的呢？」

「是他自己說的。」

鐵慶國望向戴逢春：「是姓章的自己說的嗎？」

「是的，他這樣說過，可是，我不信。」

「爲什麼不信？那有人肯自承是殺人兇手的？」

「他也許是想嚇唬我們。」戴逢春說出了理由。

「他爲什麼要嚇唬你們呢？」鐵慶國繼續追問。

「因爲他想脅迫我們爲他幹活兒。」常泰接上了。

「幹什麼活兒？」

「他要我們潛進殷府，將那些護院的槍械全部繳掉，便於他行事。」

「他要行什麼事呢？」

「他沒說。」

「你們沒答應？」

「當然沒答應，因爲我們是殷大爺請來的。」常泰倒乾脆，話題如滾滾河流，一瀉就難收。

「殷大爺請你們來幹什麼？」

「請我們來抵擋一筆賭債，他認爲輸得很寃枉。」

這兩個人的供辭和秦康元已經對得上來了，現在，鐵慶國開始作了一個初步的判斷：殷維九沒有殺人的必要，至少，他不會因爲這筆賭債而殺人。而且，這筆賭債也不可能將那兩姊妹牽涉進去。

秦康元以抽頭牟利爲主，沒有殺人行兇的必要，這兩個人拿人錢財，爲人消災，當然也沒有必要殺人。那麼，只剩下一個章福霖了。

可是，他的動機呢？

鐵慶國兩道濃眉皺了起來，他一時還解不開這個結。

戴逢春自然是善觀氣色的老手，他立刻問道：「鐵隊長可是爲那兩件命案在發愁？」

「不錯。」鐵慶國既然認爲這兩個人不涉嫌，當然就沒有隱瞞的必要。

「其實，要找兇手並不難。」

「你有綫索？」

「就是章福霖。」戴逢春言之鑿鑿。

「你有證據？」

「萬風堂是他殺的，而萬風堂被殺是牽涉到客棧中那個窰姐兒的命案……鐵隊長！這還不夠明顯嗎？」

「可是，你剛才說，並不相信章福霖會當眞殺了萬風堂，現在却又說……」

「隊長！」戴逢春從容不迫地說：「你聽我解釋：我方才不一口咬定他是殺人的兇手，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對他沒有成見；一是我認爲他不可能在一瞬間的時間內潛入殷府將萬風堂殺之滅口。現在，我又有了別的想法。」

「說！」鐵慶國激動地站了起來。

「他有過人的武功，潛入殺人並不是難事；他膽大包天，根本就不把我們放在眼裏，所以殺人的事毫不隱瞞，從他利用鐵隊長的權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非常狡詐的人，他的目的可能想大大地撈上一票。」

「非要殺人行兇才能達到他的目的嗎？」

「那……還是請隊長去問他吧！」

鐵慶國一揮手，他的手下又將這兩個人帶走了。

× × ×

在燈下，章福霖開出了一張長長的清單，無非是珍珠、瑪瑙、翡翠之類。

殷維九的記憶似乎很好，他看一看，點一點頭，看起來章福霖所開列的物品與原來的半點不差。

「章老弟！不錯，這些東西想必就是你的了。」

「年代太久，我已經記不完全，也許有錯吧！」

「半點不差，甚至大小，形式，顏色你都沒有記錯。」

章福霖笑了，他已經到了該笑的時候。

殷維九揮揮手，立刻就有一個大漢退了出去。

章福霖立刻提高了警覺。

殷維九笑道：「章老弟！他是去拿東西的。放心！我是存心要還這些東西給原主人，我還會要什麼花樣嗎？」

章福霖又笑了。不過，他心裏並不想笑，這批財物最保守的估計也要値大洋百萬元之譜。換了別人還有可說，像殷維九這種人怎肯就這樣拱手讓人呢？

片刻之後，那大漢去而復回，肩頭上扛着一口精緻的箱子，在殷維九的指示下，那口箱子放在章福霖的面前。

「請點收。」殷維九將箱蓋揭開。

琳瑯滿目，寶光耀眼，就是不貪財的人見到這一箱美不勝收的寶物，想必也會爲之怦然心動吧！

章福霖雖然暗存警戒之心，也不禁爲之目眩。幸好，殷維九並沒有什麼異心，否則，眞是相當危險。

「請照單點收。」殷維九再說了一遍。

章福霖恨不得立刻就帶着這一箱珠寶離開這危險之地，但他又怕殷維九看出破綻，只得沉住氣一一點收。

在點收時，章福霖突然產生了一些疑問；這張清單，是他輾轉打聽來的，雖然八九不離十，却無絕對的準確性。可是殷維九交出來的物品竟然和他所開列的清單一模一樣，這不是有些令人納罕不解嗎？照理說，是應該有些出入的呀！

他蓋上了箱蓋，提起了箱子，含笑問道：「段大爺！我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殷某人也總算是了却一樁心事。」

章福霖再以警戒的目光打量了一下那羣殺胚，每一個的神情都很安詳，沒有絲毫可能蠢動的跡象。

「章老弟！」在對方剛要轉身離去時，殷維九又說了話：「本來是沒有任何條件的，看在我如此乾脆，守信的份上，我想請求你答應我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有幾點疑問，請你老弟啓我茅塞。」

「試試看。」章福霖採取保留的態度。

「令尊被騙的事，是眞？還是假？」

「是眞。」

「可是，我想了又想，從來沒有作過那樣一件案子。」

「那件事，我現在已經不想追究了。」

「還有，這箱珠寶，眞是你們章家的東西嗎？」

「不錯。」

「既是章家的東西，又怎麼會落到那個女子的手中去呢？」

章福霖一怔，似是被對方問住了。

「章老弟！如果不方便答，儘可不答。」

章福霖有些惱怒地說：「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那女子是咱們章家的逃妾。」

「哦？那麼，女子被歹徒追緝……」

「不是追緝，而是攔截，私奔事小，刦財事大……」

殷維九臉上突然有了濃郁的笑意：「對不起！我的疑問好像愈來愈多了，尊府既然如此富有，令尊因何還要外出謀生呢？這……好像不太入情合理吧？」

「殷大爺！先父在外作事，只是爲了有接觸古玩玉器的機會，先父對這些東西幾乎到了着迷的程度。」

「尊府與雙河溝的白大爺，可有什麼關係嗎？」

章福霖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關於這一點，我不便回答，殷大爺！我保留部份秘密的權利總該有吧！」

「是是是！……那女子爲什麼要我將這箱珠寶交給白大爺呢？」

「她本來就打算去投奔姓白的。」

「哦，那位白大爺爲什麼又不收呢？」

「他不敢收。」

「爲什麼不敢收呀？」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懂嗎？」

「是的，是的。」殷維九沉吟了一下，又提出了問題：「你方才說，白大爺已經失踪近十年了。」

「不錯。」

「那麼，你的意思是不是懷疑我爲了侵吞這箱珠寶而謀殺了白大爺呢？」

「可能。」

「不可能。」

「說個理由來聽聽。」

「我若存心想侵吞，此刻就不會將這箱珠寶交出。」

「殷大爺！此一時，彼一時，不能混爲一談。」

「好啦！」殷維九雙手一拍，作了一個結束的表示。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你還打算追究白大爺因何而失踪嗎？」

「不想追究了。」

章福霖的回答是很合理的，他找白大爺的目的是找這一箱珠寶，珠寶既已到手，他又何必去追究姓白的爲何而失踪呢？

殷維九笑了。他的笑，也許有兩種用意：如釋重負；或者，他心頭又有了別的想法吧！

「我可以走了吧！」

「請！」殷維九抬抬手，作了個送客的姿勢。

「不會有什麼花樣吧？」

「放心，我殷某人絕不會作這種搬石頭壓脚的事情。」

「那就太好了。不過，我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請殷大爺千萬不要見怪才好。」

殷維九笑笑，表示了他的手度。

章福霖提着箱子，背着身子往外走，當然他手裏還拿着槍，事實上，殷維九和他的手下都沒有任何動作。

章福霖在毫無風險的情況下離開了殷府。

他是爲了這箱珠寶而來，如今順利得手，他應該高興才對，可是，他一點也不高興。爲什麼呢？因爲他覺得殷維九的行爲太反常，但他又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回到客棧，小桃兒緊張地迎了上來，輕悄悄地說：「客棧裏好像又有人釘着咱們啦！」

「哦！」章福霖不禁一楞。「還是原先那一批人嗎？」

「好像是另外一批。」

「大約多少人？」

「約莫有七、八個人，釘得並不太緊。」

「小唐有連絡嗎？」

「連絡完全中斷，看樣子他也一定被釘上了。」

「小桃兒！咱們要連夜離開，妳得趕緊想法子跟小唐連絡上……」

「東西到手了嗎？」

「這不就是嗎？」章福霖將手中的箱子一舉。

小桃兒沒有高興，反倒皺起了眉頭。

「怎麼啦？」章福霖不解地問。

「殷維九那樣好說話嗎？不可能吧？」

「說的是呀！可是，這又是千眞萬確的事呀！」

小桃兒接過箱子，將箱蓋打開，一時寶光璀璨，耀眼奪目，使這個見多識廣的風塵女郎都不免倒吸一口長氣。

「小桃兒！東西在咱們手裏，這是千眞萬確的呀！」

「這些東西都是眞的嗎？」小桃兒發出疑問。

這是她信口一句，但是却觸動了章福霖的靈機；這是很可能的呀！如果殷維九想到終有一天原主會上門索討，而預先造好一批假的珠寶玉器來混朦……

想到這裏，章福霖突地抓起一件女用的耳墜子。

那耳墜子是翡翠鑲金的，翡翠綠得晶瑩剔透，金子黃澄澄的，那還假得了嗎？

章福霖又拿起了一串珍珠項鍊，大大小小八十幾顆珍珠，這難道是木頭作的嗎？不可能呀！

他連看了好幾件，搖搖頭說：「這絕對不是假的，假貨那會如此漂亮呀！反正明天一到省城就知道了。」

「那麼，我試着和小唐連絡一下。」

章福霖思索了一下，點點頭說：「好吧！妳不妨試試看。夜深人靜，易露痕迹，千萬不要太勉強。」

「這箱東西，你是不是需要找個地方藏一下？」

「不必。」章福霖很自信地說：「鐵慶國只注意那幾件命案，他不會留意其它的事，你快些去吧！」

小桃兒雖然寄身青樓，倒還有些膽識。雖然夜半更深，她倒是一點也不害怕，敎小二開了角門，走出了客棧。

長街上沒有行人，如有人釘梢，她立刻就會發覺。

釘梢的人有兩個，好像不在乎她發覺，距離她約莫二十來步，明目張膽地跟着她，一步也不放鬆。

小桃兒發現自己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想與小唐取得聯繫，那似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她正想轉回客棧去，忽聽身後响起兩聲悶哼。

回頭一看，那兩個釘梢者竟然東倒西歪地躺下了。

小桃兒不禁暗暗發怔，是誰在暗中帮她的忙呀？

莫非是小唐？想到這裏，她不禁喊了一聲：「誰呀？」

沒人應。在這一瞬間，小桃兒不禁起了一層鷄皮疙瘩。

她正在猶豫該進該退時，忽見暗巷中走出來兩個人；那兩個人低着頭，疾步向她走了過來。

她發現情勢不妙，轉身想逃。一轉身，才發現這邊也來了兩個。她已經前後被四個人包圍了。

叫嗎？她有了這種衝動。但她又咬牙忍住，一叫，很可能立刻就引來殺身之禍，至少也會壞了大事。

她冷靜地站着，只希望那四個人是路過的夜遊神。

當那四個人在她身旁站定，將她圍住時，她的希望幻滅了。毫無疑問，那四個人就是沖着她來的。

小桃兒還不十分慌，她冷冷地問道：「你們想幹什麼呀？」

「這位姑娘！有個人想跟妳談一談。」

「誰？」

「去了就會明白。」

「去那兒？」

「請跟我們走。」

「我一個姑娘家，怎能跟你們四個大男人走？」

「姑娘！黃熟梅子賣什麼青？如果妳是怕事的人，還敢深更半夜在街上一個人走嗎？別磨蹭，爽快點跟咱們走吧！」

「走就走，我還怕誰吃了我不成？」

七蹓八拐彎，來到一條陋巷的深處，進入了一座深宅大院。小桃兒是見過場面的人，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她這會兒反倒較先前鎭定多了。

這四個大男人雖然氣勢洶洶，倒還有分有寸，連挨都沒有挨她一下。進入廳堂，請她坐下。四個人當中留下一個人看守着她，另外三個人都走了出去。

「喂！」小桃兒是神氣活現地問道：「人呢？」

「別忙呀！」那漢子說：「就出來了。」

「到底是那位大貴人呀？不能先露點兒風聲嗎？」

「小桃兒！」對方竟然叫出了她的名兒。「妳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何必這麼急躁呢？妳就會見着啦！」

可不是，小桃兒急着想見的人，已經出來了。

是一個約莫五十歲的老頭兒，留着山羊鬍子，酒糟鼻，小桃兒左看右看，左想右想，肯定自己從未見過這個人。

「姑娘！」那老頭兒說話很和善。「這麼晚把妳給請了來實在很不好意思，沒別的事，只想跟妳打聽一個人。」

「打聽誰來着？」

「這個人妳一定認識，也一定知道他在那兒，話可先說好，我問，妳答，我還不讓妳白答，多少會表示一點兒意思。如果妳說妳不知道，我絕不會再問第二遍。」

「喲！是你向我打聽，怎麼還有這麼多臭毛病呀？」

「我不但有臭毛病，還有臭脾氣，妳若是惹毛了我的臭脾氣，妳可就沒有好日子過啦！妳明白了嗎？」

小桃兒當然懂得察言觀色，掂斤論兩，一看就知道是不好侍候的狠脚色，但她却故作懵然無知狀：「我本來就不明白，你這一說呀，我可就更加糊塗啦！」

「待一會兒妳可能就不糊塗了。聽清楚，我的問題出來了，小唐在什麼地方？」

「那個小唐？」

「妳犯了個很大的錯誤，我不會再問第二遍。」

「噯！」小桃兒裝瘋賣傻地說：「你這個人講不講道理呀？我認識好多小唐，誰知道你問的是那一個。」

「算妳有理，我問的是唐標清。」

「他就在本地。」

「我知道他在本地，我問的是他的詳細地方。」

「他沒有固定的地方。」

「沒有固定的地方你們如何聯繫？」

「我們每一個時辰聯繫一次，他學夜貓子叫，我再循着叫聲去找他。」

「妳現在能找到他嗎？」

「很可惜。」小桃兒佻俏地聳聳肩頭。

「什麼意思？」

「我正要跟他聯繫，被你們冲掉了，下一次又得等上一兩個鐘頭。如果他發現你們的陰謀，也許永不露面。」

老者陰森森地說：「他最好露面。」

「他露不露面，跟我可沒有關係。」

「我看是大有關係。」

「爲什麼呢？」

「如果他不露面，妳就只有死路一條。」

小桃兒心頭暗驚，表面上却故作輕鬆地伸伸舌頭，然後又問道：「你找小唐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問他一句話。」

「爲什麼不問我呢？」

「問你也許答不出來，那樣豈不是害了妳嗎？」

「那可不一定，有些事我知道的他不一定知道。」

老者沉吟着，一面打量着小桃兒。半晌，他才說：「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自找麻煩，自討苦吃？」

「我也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我問別人問題，最忌諱得不到答案。萬一妳無法回答我的問題，豈不是自討苦吃嗎？妳最好想想清楚。」

「老人家！不勞你操心，我早就已經想清楚了。」

「哦？」

「我是担心過一個時辰之後小唐不出面，那時我不是死路一條嗎？現在你問問題，我答不出來，最多也只是死路一條。萬一我答出來了呢？我豈不是有了活命的機會？」

「妳很聰明。」

「我也從來沒有承認我很笨呀！」

「好！還是那句老話，只要妳回答了我的問題，我一定表示一點意思。答不上來，或者信口胡謅，我可就不客氣，招呼打在前頭。」

「老人家，話一再重覆，就沒味兒啦！」

「聽着！」老者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妳，小唐，還有那個姓章的小伙子，三人是一伙的，對不對？」

「不錯。」

「來這裏幹什麼？」

「追回章家一批價值連城的傳家之寶。」

「向誰追討？」

「殷維九。」

「追討成功了嗎？」

「已經得手了。」

「那批傳家之寶現在何處？」問題如流水般逐一提出。

「在章福霖手裏。」

「章福霖又在何處？」

「客棧。」

「他爲什麼還不走？」

「這恐怕要你親自去問他才能得到圓滿的

答案。」

「妳很合作，我不爲難妳。不過，妳得暫時待在這裏，等待一個時辰之後設法和小唐取得連絡。」

「老人家，你想知道的事情我都告訴你了，還有必要見他嗎？」

「有必要。」

「爲什麼呢？」

「因爲有一個關鍵在他身上，必須他來才能解開。」

小桃兒情知再談下去也是白耗精神，而且，也沒有什麼花樣好耍，也就索性坐在那兒閉目養神了。

章福霖一個人待在客棧中，其焦灼的心情可以想見，小唐沒有下落，而小桃兒也一去不見踪影。

就在這時，突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門。

章福霖當然知道來人不會是自己人，但他也不過份吃驚。如果來人有歹意，就不會預先敲門打招呼。

房門打開，門外只站着一個人，就是方才逼問小桃兒的那個老年人，章福霖自然更不會在乎了。

「你要找誰？」章福霖和和氣氣地問。

「找你。」那老者一閃身就跨了進來。

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單看那老者的身法就知道是個會家子，因此章福霖就在暗中提高了戒備。

「找我？找我有何貴幹呢？」

「聽說你不久之前才發了一筆橫財。」

章福霖很冷靜地反問道：「橫財二字怎樣講？」

「一批財物本不該你得，却被你得到，這就叫做橫財。闖蕩江湖這麼多年，你難道還不懂？」

章福霖笑笑，在沒有摸清楚對方的來龍去脈之前，他絕對不能輕露神色。

「你在江湖上闖蕩多久了？」

「剛出道。」

「難怪！」

「難怪？這話是什麼意思？」

「章老弟！你對殷維九認識多少？」

「略知一二。」

「殷維九是有名的老狐狸，也是有名的貪財鬼，他會將整箱的金玉寶石如數交給你，太陽怕要從西邊出了。」

「可是，這是事實。」

「我認爲其中必定大有文章。」

「這就是你來找我的目的嗎？」

「我想提醒你，同時也想見識一下那箱金玉珠寶。」

章福霖很大方，也很大膽，他立刻從五斗櫃中將那隻珠寶箱拿了出來；他也衡量過，對方不管有多麼深厚的武功基礎，若想以武力奪走那箱珠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那老者看得很仔細，他似乎對珠寶玉器非常內行。看了一陣之後，他突然頓着足說：「假的！全是假的。」

「你說什麼？」章福霖不禁吃了一驚。

「全是假貨，你還沒有聽清楚嗎？手工倒是非常精巧，可是，值不了多少錢，充其量也只能賣個一兩千塊錢。」

「兩千塊錢與五十萬龍洋其間的差別簡直太大了。」章福霖沉思片刻，接道：「老先生，你對珠寶很內行嗎？」

「我不但對珠寶內行，對殷維九那種人更內行。」

「老先生貴姓？」

「我姓白，黑白的白。」

「雙河溝的白大爺？」

「我正是雙河溝人氏。」

「白大爺，我聽說，你早在十年前就失踪了呀？」

「不是失踪，而是躲起來了。」

「躲起來了？爲什麼要躲躲藏藏呢？」

「因爲要躲避殷維九的狠毒追殺。」

「他爲什麼要殺你？」

「我女兒誤將他當做好人，托他將那批珠寶轉交給我，而他却見財起意，想殺我以圖侵吞那筆財物。」

「令嬡目下身在何處？」

「下落不明。」

章福霖吃驚地疾聲問道：「老先生是說，她就在旅邸中出事之後，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嗎？」

「是的。」

「會不會……？」

「請不要胡亂加以猜測，我相信我女兒還好端端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章福霖神色嚴肅地說：「白大爺！咱們現在應該談點實際的問題了——你到本地來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老者猶豫了一下才回答：「追回失物。」

「你有幾成幾的把握？」

「如果你站在我一邊，跟我通力合作，我就會有十成十的把握。」

「白大爺，遇上了你，我這趟好像是白來了……」

「你沒有白來。」

「這話怎麼說？」

「只要你跟我合作，我包管你發一筆安安穩穩的橫財，半點風險都沒有。」

「白大爺，我相信你的話，不過，你的勝算並不大。」

「何以見得呢？」

「因爲他早已將那批金銀珠寶變賣一空，向誰要呀？都已經快十年了，連他自己都怕追不回來哩！」

「我剛才已經說過，只要你跟我合作，殷維九非栽觔斛不可，我願意拿出一半來作爲酬勞。」

章福霖開始了沉思，良久之後，他才說：「酬勞倒不必，能夠逼得殷維九低頭，我已經很滿意了。」

「這麼說來，你老弟純粹爲了報復囉？」

「是的。」

「他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你老弟呀？」

「一言難盡。」

「好吧！咱們可得趕緊點進行，別讓他飛了。」

× × ×

殷維九在笑，他的確應該笑，因爲世界上的人沒有比他更聰明的，至少他自己就有這種想法。

他打發章福霖走了之後，並沒有立刻入睡。是太興奮？還是在動腦筋？都不是，他在等消息。

消息終於來了，來報消息的，是個彪形大漢。

可是，並非好消息——章福霖尚未離開。

殷維九的眉頭皺了起來，他似是想不通，爲什麼章福霖得手之後還流連不去？

「殷大爺！」那漢子繼續往下說：「客棧裏就只有他一個人……」

「他上床睡了嗎？」

「沒有。」

「那麼，他今晚一定會走，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殷大爺！如果他在天明之前離開，當然很好，一切都符合了我們的計劃，萬一他今晚

不離開呢?那可就糟了呀!」那漢子還加强語氣說:「殷大爺!後果很嚴重哩!」

殷維九沉吟着,似乎非常煩惱。

半晌,他才問:「鐵慶國那邊怎麽樣?」

「好像沒有動靜。」

「外頭還平靜嗎?」

「已經有人前去調查了,一會兒就有消息來。」

這消息是說來就來,那是另一個大漢帶回來的。

「街上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活動。」那大漢說。

「有多少人?」

「不少。」那大漢說得很籠統。

「是保安隊的嗎?」

「絕對不是。」

殷維九倏地跳了起來,振臂一揮,疾聲說:「吩咐所有的人集合,帶傢伙,動作要快,快去快去。」

後來那個大漢連忙跑了出去。

先前那個大漢很冷靜地問道:「殷大爺,計劃改變了嗎?」

「情況恐怕有了變化,我們要作應變的措施。」

那大漢像是很有頭腦,他又問道:「你打算怎麽辦呢?」

「先去摸摸那批暗中活動的人是些什麽來路。」

「我認爲不妥。」

「有何不妥?」

「殷大爺!兵法上講究以逸待勞,那是取巧省力,而又不着痕迹的辦法,請殷大爺要三思而行。」

「你是說,咱們就這樣坐在這裏等死?」

「殷大爺!你怎麽說這種不吉祥的話呢?不是等死。」

「哼!」殷維九鼻孔噴着冷氣。「不是等死是等什麽?」

「等待情況變化,等待有利的時機。」

「可是,這跟我們原先的計劃大有出入,很可能全軍覆沒,一敗塗地呀!不行,這……萬萬不行。」

那大漢從容地說:「殷大爺!請問禍根是誰?」

「當然是章福霖。」

「與其全力去和那些不明身份,不明來意的人去纏鬥,倒不如傾全力去拔掉那根惹禍的苗。」

殷維九很驚訝地問:「你建議先幹掉章福霖?」

「是的。」

「如果我是想幹掉他,他還會活得到今天嗎?」

「殷大爺原先的計劃是非常完美的,但是現在情勢不同了,所謂窮通達變,要稍稍修改才行。」

殷維九又開始沉思,他的眉頭皺得很緊,並不停地在屋內轉圈子,這顯示問題深深地困擾着他。

良久,他才停步開口:「你認爲對付章福霖需要動用我們所有的力量嗎?」

「我覺得並不需要。」

「可是你剛才說到傾全力……?」

「我的意思是不惜傾全力,其實,一個人就足夠了。」

「好!」殷維九似是費了很大的勁兒才下定決心。「先幹掉章福霖,立刻就動手,可是,誰去呢?」

「我。」那大漢自告奮勇地說。

「你?」

「是的,就我一個人。」

「成嗎?」

「章福霖跟我一樣也是一條命,有什麽不成?」

「我不是瞧不起你,姓章的是個跳脚,如果將他比野獸,他就是一頭山豹,兇殘而精靈,不好對付。」

「殷大爺:你聽說過一頭老鼠咬死一頭大象的故事嗎?」

「那好像是笑話吧!」

「不是笑話,是事實。老鼠爬進了大象的耳朵,就這樣把大象咬死了。我有一個絕招可以置姓章的於死地。」

「如果你眞的辦到,我有重賞。」

「謝謝殷大爺。」那大漢立刻掉頭向外走去。

殷維九却又叫住了他:「慢點走。」

大漢又回過頭來問道:「殷大爺還有什麽吩咐?」

「千萬別動那一箱珠寶,箱子裏的東西並不值錢,却反而可以致人於死,那是一些不吉祥的東西。」

「我明白。」

大漢離去後,殷維九的眉頭又皺緊了。

× × ×

章福霖也在緊皺眉頭。姓白的已經不知去向。

方才姓白的還說,可得趕緊點,千萬不能讓殷維九飛掉,而他現在怎麽還安安穩穩地躺在床上呢?

莫非姓白的已經訂下了什麽妙計嗎?

又有人敲響房門。

章福霖躺着沒有動,輕輕喊了聲:「是誰?請進,門沒有上閂。」

門推開,進來的就是那個主張幹掉章福霖的大漢。

他反手將門帶上,然後走向床邊。

章福霖仍然躺在那裏沒有動,他似乎毫無警戒之心。

約莫相隔三寸,那大漢停住了。不管他使用的武器是刀還是槍,只要他一出手,章福霖是準死無疑。

所幸他並沒有立即出手。這樣好的機會他還在觀望等待,爲什麽呢?

「章兄!你見過我嗎?」他竟然還有工夫說閒話。

「沒見過。」章福霖依然躺着沒有動。

「我在殷府看莊護院。」

「哦!」章福霖的反應非常冷淡。

「有一件事情很不明白,想請教章兄。」

「何事?」

「你爲什麽還不走?」

章福霖跟着來了一個反問:「我爲什麽要走?」

「挾帶巨額財富,當然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即使要走,也得要等到天亮,你說是不是?」

「章兄難道不明白,一到天亮你就難以脫身?」

「爲什麽?」現在,章福霖才緩緩坐了起來。

「章兄實在是多此一問,其實你是非常明白的。」

「其實我是毫不明白,還請多多指點。」

「章兄來此短短數日,却一連作了四起命案,如果鐵隊長知道了這件事情,你還走得脫嗎?」

「不錯。這裏一連串發生了四件命案,可是,那與我有什麽關係?你又憑什麽說是我幹

的呢?」

「萬風堂是你幹的嗎?」

「誰說的?」

「你自己說的。」

「誰看見的?」

「我。」

「你?」

「章兄,我絕不是訛詐的,的確是我親眼見到的,手法乾淨俐落,行動快如閃電,高明,高明!」

「還有別人看見嗎?」

「再也沒有了。」

「那很好,」章福霖向前跨了一步。「如果你是第五件命案的被害者,那就沒有人證明那件事了。」

那大漢一動也沒有動,反而笑着說:「從多方面看,你都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可是你竟然作了兩件錯事。」

「哦!我作了那兩件錯事,請你指敎。」

「第一,你中了殷大爺的圈套。」

「什麽圈套?」

「這——留待以後再講,第二,你竟然會動出殺我滅口的歪腦筋,實在是太愚蠢了。」

章福霖的臉色變了,說句良心話,剛才的言行委實太衝動了一點。

「章兄可知道是誰敎我來的嗎?」

「是殷維九。」

「不錯,他敎我來幹什麽?」

「殺我。」

「對極了!章兄爲什麽不想想,我爲什麽不動手,反而跟你推心置腹地談這談那呢?」

章福霖冷冷地說:「我不喜歡打啞謎,究竟爲什麽,還是快些明說吧!」

「我想跟你打一個交道。」

「我不是買賣人。」章福霖一口拒絕。

「不是買賣人就不一定不會作買賣,我只想向你打聽一個消息,然後我爲你作一件事,任何事。」

「爲我作一件任何事?眞的嗎?」

「絕不食言。」

「好!你要向我打聽什麽消息呢?」

「那一批珠寶你弄得清清楚楚,事實上,那並不是你的東西,請問:那些資料,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章福霖目不轉睛地盯着那個大漢,一句話也不說。那大漢很冷靜,很安詳地等待着;他好像很有把握,章福霖一定會給他一個令他滿意的答覆。

而章福霖却有他的想法,對方願意爲他作任何一件事的條件是非常誘人的;可是對方要打聽這件事的動機何在呢?他已經作錯了許多事,現在,可不能再那麽冒失了。

「我能請敎閣下高姓大名嗎?」章福霖藉此來增加思考的時間,同時也可以摸摸對方的底細。

「你認爲有必要?」

「當然,我最少知道你到底是誰。」

「也許我用一個僞名,我認爲通報姓名毫無必要。從此咱們天涯海角,說不定再也不會見面。」

「如果連通報姓名的交情都不够,那還能談別的嗎?尤其咱們現在要談的事關係着你我的生死。」

那大漢略有驚訝的反應:「關係着你我的生死?有這樣嚴重嗎?」

「是的。我這個人絕不願意誇大其辭。」

「好吧!我姓郭,就是郭子儀的郭,草字大桐。」

「很巧。」

「巧什麽?」

「關於那批珠寶的資料我是從一個姓郭的人打聽來的……郭兄是那裏人氏?」

「河南。」

「又巧上了。」

「哦!莫非那人又是我的同鄉?」

「是的。」

「他叫什麽名字呢?」

「不知道。大夥兒都叫她郭姑娘。」

「哦!原來是個女的。」郭大桐的語氣很平靜。

「郭兄!這些消息還令你滿意嗎?」

「很滿意。我還想知道,在何處可以找到她?」

「省城。」

「省城不小吧!你總得對我說個詳細地址啊!」

「她在東門附近開了一家茶館,兼賣小吃,名叫『寶合居』,只要到東門隨便問個人,她的名兒比起茶館的名兒還要响亮。」

「她怎麽會知道這些事情的呢?」

「因爲她就是當年將這批珠寶交給殷維九的人。」

「哦!那麽她爲什麽肯將這件非常秘密的事,告訴你呢?難道你與她有什麽特殊的關係嗎?」

「我和她是在『寶合居』認識的,她一直很留意我,因爲,她一直想找我這樣一個人幫她的忙。」

「她信任你?」

「當然。」

「憑什麽?」

「憑她的觀察。」

「經她觀察之後,她得到了一些什麽?」

「她了解我是一個最重信義的人。」

「我也相信。」

「現在,你沒有什麽再需要問了吧?」

「還有。」

「那就請你快些問吧!」

「你旣是最重信的人,怎麽把如此重大的秘密告訴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呢?」

「素未晤面,却相識已久了呀!」

「你是指我而言?」

「是呀!因爲郭姑娘一再跟我提過她有一個哥哥名叫郭大桐,爲追尋那批珠寶已經失去連絡多年了。所以,我在回答問題之前,先要問你姓名的原因就在此!」

「如果我不是郭大桐呢?」

「我就不會將如此重要的秘密告訴你!」

「好了!」郭大桐站了起來。似乎要結束這一次還算圓滿的談話。「現在你可以告訴我,要我爲你作一件什麽事了。」

「其實,我沒有什麽事情需要你作,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打聽一下,殷維九將那批珠寶藏到什麽地方去了!」

「就是這件事?」

「嗯!這件事並不算是替我作的,可以說是爲你自己,或者替你妹妹作的。」

「你一直都不離開這裏嗎?」

「不離開。」

「那麽,我會盡快給你消息。」郭大桐說完之後,立刻就向外走去。

「郭兄請慢走一步。」章福霖突然又將對方叫住。

郭大桐回身問:「章兄還有什麽吩咐?」

「如果殷維九知道令妹如今在什麽地方,他會採取什麽措施?」

郭大桐想了一想,才反問:「你是說,殷維九會派人連夜趕到省城去殺她滅口,以絕後患?」

「是的。」

「可是，他並不知舍妹在什麼地方呀！」

「在此之前，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令妹的下落，如果我不說，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現在，情況就不同了；除了我知道之外，還有你。我不說，你很可能說出去。」

「我？」郭大桐的反應非常驚訝。「你是說我會將這個秘密告訴殷維九？我爲什麼要那樣作？」

章福霖笑了，笑得有些詭譎：「你當然不會那樣作，我只是提醒你，切記愼言，免得爲令妹帶來殺身之禍。」

「你放心，我不會隨便洩漏風聲的。」

「好！我不送你，好走！」章福霖揮手告別。

當郭大桐離去後，他却笑了；無聲的笑，即使郭大桐站在門外流連不去，也不會發現他在笑。

他爲什麼要笑？而且笑得那樣神秘？其中緣故祗有一個人知道——他自己。且說那個自稱名叫郭大桐的漢子在回到殷府的途中他也同樣在笑。爲什麼？因爲他覺得很得意。

得意什麼呢？因爲，他剛剛完成了一件傑作。

殷維九見他喜氣洋洋，劈頭就問：「得手了嗎？」

他指的當然是章福霖是否已經伏誅。

「殷大爺！情況有了大大的轉變啦！」

「哦！」

「我見到姓章的時候，就一個勁兒跟他套近乎，想趁機下手。却想不到無意間打聽到了一樁秘密。」

練功要訣

柔功門獅子滾球

小雲

南派拳術當中有一部份拳擊是從北方傳來的，含有北方大門派的氣概，但又混和南派的功夫在內，柔功門就是其中一種，現時在港九兩處有許多間武館是教授柔功門的，人才濟濟。

說到柔功門，並非創立了數百年之久，它的開山祖師叫做道生長老，他是淸代乾隆嘉慶年間的人，一向住在鼎湖山的慶雲寺。這個老和尙非常喜歡壯遊，閒來無事便到遠處走動，有一天，他到嵩山少林寺，留在該處學習武功，準備將來反淸復明。道生長老的武功根本就很出色的了，在該處把他的武功傳給寺內僧人，得到眞傳的人是慧日大師，後來那一間寺觀是由慧日大師主持，道生長老遠赴西藏。慧日大師的門徒鐵穩禪師到西藏謁見道生長老，在該處苦練多時，就由他回到原來的九源寺，把武功傳給門徒戒冰和尙，另想開枝散葉，傳給俗家子弟，後來戒冰和尙雲遊到廣東的高明，遇見夏漢雄，認爲他很有根基，便留在高明縣內，把武功傳給夏漢雄，說出那是柔功門的武技，推上一點，亦可說是少林寺的一個門派。

夏漢雄師傅體型雄偉，學習武功的意念極爲堅毅，他不但從鐵穩禪師門下學會了柔功門，還到羅浮山找戒冰和尙深造，後來他到香港創立健身院。仙遊之後，他的健身院就由哲嗣夏國璋主持，一代代的傳下來。在這裏，我想把柔功門的拳脚特色寫下來，作爲紙上淸談。

所謂柔功門，顧名思義，就知道那一個門派是化剛爲柔的了，以拳術來說，這一個門派的外形，沉踭瀉膊，涵胸收肚，形如虎步，狀似龍腰，一發之後，即發即收，剛柔並濟，練習這一個門派的人，首先要採取禪宗練氣凝神的道理，道生長老創立這一門功夫的時候，把武技分做十二個階段，最初的幾個階段就是學習柔功十八雙推掌。練習之際，動作柔和，以練氣爲主，因爲它的動作輕鬆，絕不用力，形隨意轉，故收强身之效。

柔功十八推掌全套亦分三段，第一段志在强身，第二段偏重自衞，第三段則純屬練氣。

至於十八雙推掌的身形手法，有所謂「三形」，那是圓形，扁形和薄形，圓是拳術整個的關鍵，全用短手，以柔勁爲主，攻則直取，守則圓滑，故此，力求雙掌發勁，能守能攻，有如神龍似的靈活，故稱爲圓。

所謂扁形，那是盡量把身形收歛的一種方式，垂肩，收胸，落膊，藏腹，使身體坐低，受攻擊的地方較小，那是扁形的意思，至於那個薄字，是指步法而言，步法多用子午馬，少用四平大馬，一進一退，非常靈活，稍有機會，便貼近敵人的身體，即貼即打，一旦落空，便即退後，那是柔功門的步法。

到了第三段，十八雙推掌不止是形式上的鍛鍊，還要練習一種獨特的功夫，叫做「獅子滾球」，這一式練腕，背，腰，腹和脚幾種勁力，練習時候，用舌頭頂住上顎，垂肩，沉肘，收歛胸腹，背直，但却把尾閭骨收緊，用丹田呼吸，馬步則用二字箝陽馬，到時雙手抱住木球，上下相差，左右盤旋，好像玩球一樣，木球已經玩熟，改用石球，最後就用鐵球，如此玩搓，到了鐵球能够上下滾動自如，那就反轉過來，改用木球，由重變輕，再過一個時期，木球也不用了，只是徒手練習，這樣就可以把渾身氣勁加以變化，先練剛勁，再練柔勁。

柔功門的拳脚總是特別注意到一圓一直這種兩形態的，凡是進攻，務求直出，如果敵人攻入自己的範圍之內，則用圓形的手法，把它消解，所謂「直來橫擋」，又說「以圓化直」，就是這種意思。

柔功門的步法要力求快速，然後沉實，練習之際，先要把一些泥漿放在地上，赤脚從泥上踏過，或者索性在落雨之後，在泥漿上面練習，練習時使勁抽緊上身，初時泥足深陷，不斷的苦練，經過相當時日，便可從泥上走過，僅留很薄的痕跡，脚底也不會沾染汚泥。

向來練習拳術的人，或者講究輕功，或者苦練紮馬，但在事實上，眞的跟高手搏擊，是要兩種拳技兼用的，一進一退，以快爲主，那時需要輕功，突然之間，敵人撲攻，纏住毆打，就要兩腿堅實如鐵，立刻把輕功變成堅如鐵石，因此之故，柔功門的拳脚特別飄忽，難以捉摸，至於它所發的招，盡量連消帶打，爭取時間，因爲這些招式有許多種，難以在此處逐項解釋。

「什麼秘密？」

「當初交給你那批珠寶的女人如今住在省城。」

「省城什麼地方？」

「她開了一家『寶合居』茶館，到省城一問，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不會錯？」

這漢子就將剛才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然後誇耀地說：「殷大爺！你想想，我化了那麼多的心機打聽來的消息，還會錯嗎？我看，咱們連夜就派人到省城去一趟吧！」

殷維九沉吟着，一時沒下決定。半晌，他才猶疑地問：「你怎麼知道那女人姓郭？她有個哥哥叫郭大桐呢？」

「殷大爺！你難道忘記前幾年發生的那樁事兒了？」

「當然記得。」

「那小子在府上潛伏了半年，有一天晚上想偷偷打開你的寶庫，被你逮着了，他不是說，他就是爲這批珠寶而來的嗎？」

「不錯。」殷維九烱烱的目光逼視着面前的大漢。「可是，你又如何知道他跟那個女人是什麼關係呢？」

「殷大爺！最後那小子不是由我去處決的嗎？他臨死的時候說了一句：『我郭大桐作鬼都不會放過你』……」

「他眞的是這麼說的嗎？」殷維九問得很認眞。

「沒錯。」那大漢洋洋得意地說：「他當時說這句話時，面目猙獰，神情可怖，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方才那姓章的提到那個女人姓郭，我就靈機一動，瞎胡亂謅，想不到竟然被我矇上了……殷大爺，良機不可失呀！」

殷維九負手踱蹀，頻頻沉思，良久才說：「章福霖是一個城府極深，機智卓越的人，從他利用鐵慶國以壯聲勢的手法就可以看出來。你想想看，他沒有確實證明你就是郭大桐，他就吐露了一切秘密，這好像不大可能吧！」

「殷大爺認爲……？」

殷維九斬釘截鐵般說：「其中有詐。」

「哦！其中有詐？那……咱們該如何應對呢？」

「雙管齊下。」殷維九說得很用力，同時，他伸出兩根指頭往前一戳，就好像那是兩把能夠致人於死命的利劍。「一方面立刻派人上省城搜查那女子的下落，另一方面全力釘梢姓章的……這兒的行動交給你辦。」

「殷大爺，你原先不是打算放倒他嗎？」

殷維九反問：「你方才爲什麼不動手？」

「因爲我得到這樁秘密之後，不敢突然動手。」

「那就對了。他活着還有價値，最少可以在他口中打聽出那女子如今身在何處；她才是咱們要找的人。」

「好，我這就去……」

「過來，」殷維九招招手。「我告訴你一套應付章福霖的方法！」

大漢附耳過去，殷維九向他低聲密語叮囑一番。

× × ×

天終於亮了。

這是一個漫長的夜；也可以說是一個短暫的夜。那要看某些人的心情而定。

比方說鐵慶國吧！他就覺得這個夜晚太短；他原以爲歹徒會藉着這個夜晚大肆活動，而他也可大有斬獲。事實上，活動不是沒有，却沒有任何價値而言。

就他來說，當然是以解破那幾宗命案爲第一前題。儘管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證明任何人是兇手，但是多年來的經驗，以及辦案的直覺，他認爲命案的發生與這些人的恩怨糾結，名利爭奪一定有不可分解的關係。

因此，他等待着；等待着這夥人的衝突達到頂點時，他好坐收漁人之利。他認爲昨晚該是最有利的時機，結果是空等一場。

鐵慶國眼佈紅絲，呵欠連連，部屬都勸他略事休息，但他堅持要苦撐下去。他認爲：石破天驚的時刻就在眼前。

各方面的報告一波一波地傳到隊部！

「章福霖在客棧中安睡，毫無動靜。

「小桃兒突然失踪；

「唐標淸下落不明；

「殷府有一夥人，天明前去了省城；經打聽是去採辦日常用品。憑觀察，可能都帶了傢伙……」

綜合這些情況，鐵慶國作了一個研判；章福霖與殷維九的衝突暫時又趨於低潮。可能稍作停歇，才會再湧高峯。

但是，新的事件也頗令鐵慶國困擾，殷維九爲什麼派人去省城？那邊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殷維九方面在本地有什麼活動嗎？」鐵慶國在一番沉思之後，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好像有一組人在監視章福霖。」

「昨夜那些身份不明活動頻繁的人，查明他們的來歷了嗎？」

「報告隊長！說來也怪，天一亮，那夥人全都消失了。眞邪門，好像他們是從墳墓裏鑽出來的。」

鐵慶國沒有再繼續提出問題，他集中思考想理出其中的頭緒。由於目前所獲的綫索太淩亂，使他無法歸納，無法剖析，想了許久，腦海裏仍是一片空白。

他的屬下建議：不妨以逸待勞。事實上他一直都在採取這種策略，但是，他現在想爭取主動，因爲再等待下去可能會坐失良機。

「你們只要作一件事。」鐵慶國輕緩地開了口。每一個部屬都臉呈疲態，但是每一雙滿佈紅絲的眼球中都投射出烱烱的目光。這顯示他們是一支悍而有力的偵騎隊伍。體力疲憊，而精神猶旺盛，意志猶堅定。

鐵慶國銳利的目光向全場探視一遍，然後繼續說：「你們盡全力將那夥身份不明人物的來歷查出來。」

鐵慶國一句話，保安隊立刻偵騎四出。

儘管那夥人行跡飄忽；儘管那夥人不知來處也不知去處，可是，鐵慶國有把握他的部下一定可以查出來龍去脈。

隊部突然變得非常沉靜，在那一瞬間，鐵慶國幾乎想閉眼衝個盹兒。但他又立刻振作精神站了起來。

突然，有一個人緩緩地走進了他的屋子。

鐵慶國又開始有些恍惚，是自己看錯了嗎？他揉揉眼，再看，沒錯。怎麼！門口守衛的都出動了嗎？

那人一跨近門就站住了，並未再往前走；他的兩手下垂，緊緊貼着腿側，似乎唯恐引起鐵慶國的誤會。

「幹什麼的？」鐵慶國低聲喝問。

「鐵隊長！我想請問：保安隊需要綫民的嗎？」

「當然需要呀！」鐵慶國毫不思索地回答。事實也的確如此；綫民就好像是觸鬚，可以伸展到每一個角落。

「那麼，我願意爲保安隊當綫民。」

鐵慶國道：「那眞是太好了……來！請坐，慢談。」

「不！我就這麼站着。……鐵隊長！我是翻牆蹓進來的。一個綫民如果讓人知道他的身份那是很危險的。」

（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唐缺遣人把裝着昏迷的唐玉的棺材送回唐家堡，趙無忌假裝生氣，不願再跟唐缺在一起，這是他欲擒故縱的一種手段，這一着，他果用對了，迫得唐缺自動說出他已接到唐門老祖宗的飛鴿令諭，要他帶趙無忌前往唐家堡，跟着又自動說出了那蜜姬是雷震天的前妻，她之所以千方百計要到唐家堡去，是要往找雷震天的麻煩，他因爲不想趙無忌惹上像蜜姬那樣的女人，雖然知道她是去唐家堡找麻煩，但仍然把她藏在唐家堡的棺材裏一起送往唐家堡，趙無忌裝出服從老祖宗的令諭，答允跟他往唐家堡——

拚敎一身剮　敢把刀山闖

▲——唐家堡裏——▼

（一）

四月二十二，晴。

唐家堡。

江湖多凶險，但是很公平，只要有才能的人，就能成名。

一個人只要能成名，就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他的生命就會完全改變，變得絢爛輝煌，多采多姿，只可惜他們的生命卻往往短暫如流星。

因爲他們是江湖人。

江湖人的生命，本就是沒有根的，正如風中的落葉，水上的浮萍。

三百年來，江湖中也不知有多少英雄興起，多少英雄沒落。

其中當然也有些人的生命是永遠存在的，這也許是因爲他們的精神不死，雖死猶生，也許是因爲他們自已雖然已死了，可是他們的後代子孫卻在江湖中形成了一股別人無法動搖的力量，他們的聲名，也因此而不朽。

三百年來，能够在江湖中始終屹立不倒的力量，除了少林，武當，崑崙，點蒼，崆峒，這些歷史輝煌悠久的門派外，還有些聲勢顯赫的武林世家。

這些武林世家，有些雖然是因爲他們的先人爲了江湖道義而犧牲，才換來別人對他們的尊敬，大多卻還是因爲他們本身有某種特殊的才能和武功，才能够存在。

這其中有以醫術傳世京城的「張簡齋」，有水性精純的「天魚塘」，有歷史悠久，富可敵國的「南宮世家」，有以刀法成名的「五虎彭家」，也有以火器著稱的「霹靂堂」。

在所有的武林世家中，力量最龐大，聲名最顯赫的，無疑就是蜀中唐門了。

唐家的獨門暗器威震天下，至今還沒有第二種暗器能取代它的地位。

唐家的門人子弟，只要是在江湖中走動的，都是一時的俊傑。

在渝城外，山麓下的唐家堡，經過這麼多年的不斷整修擴建，已由簡單的幾排平房，發展成個小小的城市了。

在這裏，從衣食住行，到休閑娛樂，甚至包括死喪婚嫁，每一樣東西，都不必外求，每一樣東西準備之充足，都令人吃驚。事實上，蜀中一帶最考究的酒樓，最時新的綢緞莊，花色最齊全的脂粉舖，就全都在唐家堡裏。

唐家的門人子弟全都有一技之長，以自己的才能賺錢，再花到這些店舖裏去。

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全都僅限於在這個地區內流通。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唐家堡自然越來越繁榮，越來越壯大。

×　　×　　×

無忌終於到了唐家堡。

奇怪的是，他心裏並沒有覺得特別激動，特別緊張。

世上本就有種天生就適合冒險的人，平時也許會爲了一點小事而緊張焦躁，可是到了眞正危險的時候，反而會變得非常冷靜。

無忌就是這種人。

（二）

晴朗的天氣，青葱的山嶺，一層層魚鱗般的屋脊上，排着暗綠色的瓦，從山麓下道路的盡頭處，一直伸展到半山。

從無忌站着的地方看過去，無論誰都不可能不被這景象感動。

它給人的感覺不僅是壯觀，而且莊嚴，雄偉，沉厚，紮實，就像是個神話中的巨人，永遠不會被擊倒。

無論誰想要來摧毀這一片基業，都無異痴人說夢，椽木求魚。

唐缺道：「這就是唐家堡。」

他的口氣中充滿了炫耀和驕傲：「你看這地方怎麼樣？」

無忌嘆了口氣：「眞是了不起。」

這是他的眞心話。

只不過他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心裏還有種說不出的恐懼。

他雖然一直沒有低估過敵人，但敵人的壯大，還是遠遠超出他想像之外。

他不能不爲大風堂担心，如果沒有奇蹟出現，要擊敗這麼樣一個對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奇蹟却是很少會出現的。

×　　×　　×

道路的盡頭處，就是唐家堡的大門，新刷的油漆還沒有乾透。

唐缺道：「每年端午節以前，我們都要把這扇大門重漆一次。」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端午節也是我們老祖宗的壽誕，老年人喜歡熱鬧，每年到了那一天，我們都要特別爲她老人家祝壽，大家也乘這機會開開心。」

無忌可以想像得到，那一天一定是個狂歡熱鬧的日子。

在這麼開心的日子裏，每個人都一定會放鬆自己，盡量享受，烟火，戲曲，酒，都是絕對免不了的。

有了這三樣東西，就一定會有疏忽，他們的疏忽，就是無忌的機會。

唐缺道：「現在離端午已不到半個月，你想不想留下來湊湊熱鬧？」

無忌笑道：「好極了！」

×　　×　　×

大門是敞開着的，看不到一點劍拔弩張，戒備森嚴的樣子。

走進大門，就是條用青石板舖成的街道，整齊，乾淨，每塊青石板都洗得像鏡子一樣發亮。

街道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店舖，門面光鮮，貨物齊全。

唐缺微笑道：「別人都以爲唐家堡是個龍潭虎穴，其實我們歡迎別人到這裏來，任何人都可來，任何人我們都歡迎。」

無忌道：「眞的？」

唐缺瞇着眼笑道：「你應該看得出，這裏是個很容易花錢的地方，有人到這裏來花錢，我們才有錢賺，能够賺錢的事，總是人人都歡迎的。」

無忌道：「如果他們除了來花錢之外，還想做些別的事呢？」

唐缺道：「那就得看他想做的是什麼事了。」

無忌道：「如果是來找麻煩的？」

唐缺道：「我們這裏也有棺材舖，不但賣得很便宜，有時甚至免費奉送。」

他又笑道：「可是除了棺材外，這裏每家店舖裏東西賣得都不便宜，有時候連我都會被他們狠狠敲一記竹槓。」

無忌看得出這一點，每家店舖裏的貨物，都是精品。

店裏的伙計和掌櫃，一個個全都笑臉迎人，看見唐缺走過來，遠遠的就招呼，顯得說不出的熱鬧，說不出的高興。

無忌微笑道：「看起來這裏每個人好像都很喜歡你。」

唐缺嘆了口氣，道：「你錯了。」

他故意壓低聲音：「他們不是喜歡我的人，是喜歡我荷包裏的銀子，如果你想要一個人把荷包裏的銀子拿出來給你，你就一定要裝出很喜歡他的樣子。」

無忌笑了，兩旁店舖的人也大笑，他說話的聲音剛好能讓他們聽得到。

看來他的人緣實在好極了。

×　　×　　×

裝璜最考究，門面最漂亮的一家店舖，是賣奇巧玩物和胭脂花粉的，氣派簡直比京城裏字號最老的「寶石齋」還大。

一排六開間的門面外，停着兩頂軟轎，一個青衣小帽，長得非常俊的年青後生，用一口極標準的官話向唐缺打招呼。

這裏好像很流行說官話，尤其是店舖裏的伙計，說話更很少有川音，走在這條街道上，簡直就好像到了京城的大柵欄一樣。

唐缺看着那兩頂軟轎，道：「是不是三姑奶奶又來照顧你們的生意了？」

那俊俏後生陪笑道：「三姑奶奶總是不會忘記來照顧我們的，不像大倌你，一年也難得來照顧我們一回生意。」

唐缺笑道：「我又沒有要出嫁，買胭脂回去幹什麼？擦在屁股上？」

只聽店舖裏一個人道：「外面是誰說話，這麼不乾淨？快去找個人來替他洗洗嘴。」

說話的聲音又嬌又脆，就好像新剝蓮

蓬，生拗嫩藕。

唐缺伸了伸舌頭，苦笑道：「不得了，這下子我可惹着馬蜂窩了。」

這次他是眞的壓低了聲音，因爲他實在也惹不起這位姑奶奶。

（三）

胭脂店舖裏，已有二個長裙及地，風姿綽約的婦人走了出來。

她們的身材都很高，很苗條，穿着極合身的百褶裙，走起路來婀娜生姿，却又在嫵媚中帶着剛健，溫柔中帶着英氣。

走在前面的一個，年紀比較大些，頎長潔白，一張長長的清水鴨蛋臉，帶着幾粒輕俏的痲子，一雙鳳眼裏光芒流動，神采飛越。

唐缺看見她，居然也恭恭敬敬的彎腰招呼，陪着笑道：「姑奶奶，你好！」

這位姑奶奶似笑非笑的看着他，道：「我還當是誰，原來是你，你幾時學會把胭脂擦在屁股上的？」

她的人也像她的聲音一樣，爽脆俐落，絕不肯讓人佔半分便宜。

另一個女人吃吃的笑道：「大倌是眞的要把胭脂擦在……擦在那個地方，三斤胭脂恐怕都不够。」

× × ×

這個女人的笑聲如銀鈴，一雙眼睛也像是鈴鐺一樣，又圓又大。

但是她一笑起來，這雙大眼睛就瞇成了一條綫，彎彎曲曲的綫，絕對可以綁住任何一個男人的心。

在她們面前，唐缺又變得乖得很，不但乖，而且傻。

他一直在傻傻的笑，除了傻笑外，連一句話都說不出。

無忌也笑了。

他從來沒有想到，唐家堡也有這麼可愛，這麼有趣的女人。

這個眼睛像鈴鐺的女人，年紀雖然比較小，也不怎麼太小，看起來却像是小姑娘，人人看見都忍不住想要抱起來親親的小姑娘。

那位姑奶奶更可愛。

她雖然不能算太美，但是她爽脆，明朗，乾淨，就像是一個剛從樹枝上摘下來的梨。

而且她們都很懂得「適可而止」這句話，並沒有給唐缺很難看。

她們很快就上了轎子，轎子很快就抬走了。

唐缺總算鬆了口氣，却還是在嘆氣，道：「你知不知道這位姑奶奶是誰？」

無忌道：「不知道。」

唐缺道：「她是我的尅星。」

無忌道：「你怕她？」

唐缺道：「不但我怕她，唐家堡裏不怕她的人大概還沒有幾個。」

無忌道：「她看起來好像不太可怕，你們爲什麼要怕她？」

唐缺道：「她是我們老祖宗最喜歡的一個人，年紀雖不大，輩份却大，算起來她還是我的姑姑，她天生的喜歡管閒事，什麼事她都要管，什麼人她都看不順眼，如果有人惹了她，老祖宗就會生氣！」

他又嘆了口氣，苦笑道：「這麼樣一個人，你怕不怕？」

無忌道：「怕。」

唐缺道：「幸好，她總算就快要嫁人了。」

無忌道：「這麼樣一個可怕的人，有誰敢娶她？」

唐缺道：「本來是沒有人的，現在總算有了一個。」

無忌道：「誰？」

唐缺道：「我不能說。」

無忌道：「今天的天氣眞不錯。」

唐缺道：「我們是在說那位姑奶奶嫁人的事，你爲什麼忽然說起天氣來？」

無忌道：「因爲那位姑奶奶嫁人的事，你已經不能說了。」

唐缺道：「你想不想知道？」

無忌道：「我想！」

唐缺道：「那麼你就應該逼我說出來的。」

無忌道：「我怎麼逼？」

唐缺道：「如果你警告我，我不說你就不交我這個朋友，我就說了。」

無忌道：「你不說我就不交你這個朋友。」

唐缺道：「我說。」

無忌道：「是誰敢娶她？」

唐缺道：「上官刃！」

× × ×

上官刃，上官刃，上官刃！

無忌已經把這個名字刻在心上，用一把叫做「仇恨」的刀，一面刻，一面流淚，一面流血！

但是現在他聽到這名字，却連一點反應都沒有，無論任何人都絕對看不出他和「上官刃」這個名字有一點關係。

唐缺道：「你知不知道，上官刃這個人？」

無忌道：「我知道。」

唐缺道：「你眞的知道？」

無忌道：「他是大風堂的三大巨頭之一，他殺了他最好的朋友趙簡，把趙簡的人頭送給了大風堂的對頭雷震天。」

他居然還笑了笑。「我雖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這種事我總聽人說過的。」

唐缺道：「你聽誰說的？」

無忌道：「唐玉就說過。」

唐缺嘆道：「我現在才知道，唐玉對你眞不錯，居然連這種事也肯告訴你。」

無忌道：「我現在才知道，你對我眞不錯，居然連這種事都肯告訴我。」

唐缺笑了。

無忌也笑了。

唐缺道：「你知不知道唐家堡除了她之外，還有位小姑奶奶。」

無忌道：「不知道。」

唐缺道：「這位小姑奶奶，也一樣的喜歡管閒事，也一樣是我的尅星。」

無忌道：「你爲什麼怕她？」

唐缺道：「因爲她是我的妹妹。」

哥哥怕妹妹並不奇怪，有很多做哥哥的人都很怕妹妹。

那當然並不是因爲妹妹眞的可怕，而是因爲妹妹刁鑽調皮。

唐缺道：「幸好，我這位妹妹也嫁人了。」

無忌道：「嫁給了誰？」

唐缺道：「雷震天。」

× × ×

「雷震天」是「大風堂」的死敵，雷震天是霹靂堂的主人。

上官刃與無忌間的仇恨更不共戴天。

現在無忌雖然還沒有看見他們，却已在無意中看見了他們的妻子。

他居然還覺得她們很可愛。

× × ×

她們對他的態度都很奇怪。

兩個人都盯着他看了幾眼，然後又彼此交換了一個很奇怪的眼色。

可是她們並沒有問唐缺這個人是誰？

難道她們已經對他知道得很清楚。

臨走的時候，唐缺的妹妹彷彿還看着他笑了笑，那雙美麗的大眼睛又瞇成了一條綫，彎彎曲曲的一條綫，彷彿想把他的心也綁住。

這麼樣一個女孩子，這麼樣一雙眼睛，雷震天却已是個老人。

大風堂裏當然也有關於雷震天的資料，無忌記得他今年好像已有五十八九。

他娶到這麼樣一個妻子，是不是他的福氣。

無忌又想到了蜜姬。

他忽然想到了很多事，正想把這些事整理一個頭緒來，忽然聽到了一陣悅耳的鈴聲。

他抬起頭，就看到了一羣鴿子。

（四）

澄藍的天空，雪白的鴿子，耀眼的金鈴。

每隻鴿子上都繫着金鈴，一大羣鴿子在藍天下飛來，飛上半山。

街道上立刻起了陣騷動，每個人都從店舖裏奔出來，看着這羣鴿子歡呼。

「大少爺又勝了。」

每個人都在笑，唐缺也在笑，看起來却好像沒有別人笑得那麼愉快。

無忌已經注意到這一點，立刻問道：「這位大少爺，是那一家的大少爺？」

唐缺道：「當然是唐家的大少爺，唐傲。」

無忌道：「他是大少爺，你呢？」

唐缺道：「我是大倌。」

無忌道：「你們是親兄弟？」

唐缺道：「嗯。」

無忌道：「你們兩個究竟是誰大？」

唐缺道：「不知道。」

無忌道：「怎麼會連你都不知道。」

唐缺道：「因爲我母親說，是我先生出來的，他母親却說，是他先生出來的，究竟是誰先生出來的，誰都不知道，可是誰也不願做老二，所以我們唐家就有一位大少爺，一位大倌。」

他瞇着眼笑道：「如果你父親也要了好幾位夫人，你就會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他的笑眼中彷彿有一根針。

無忌沒有再問。

他已看出了他們兄弟之間的矛盾和裂痕，他已經覺得很滿意。

唐缺道：「鴿子飛回來，就表示這一戰他又勝了，連勝四戰，擊敗了四位名滿江湖的劍客，實在是可賀可喜。」

無忌道：「四位名滿江湖的劍客？是那四位？」

唐缺淡淡道：「反正都是劍法極高，名頭極響的人，否則也不配讓唐家的大少爺出手。」

無忌道：「他和這四個人有仇？」

唐缺道：「沒有。」

無忌道：「他爲什麼要去找他們？」

唐缺道：「因爲他要讓別人知道，唐家的子弟，並不一定要靠暗器取勝。」

無忌道：「他是用什麼取勝的？」

唐缺道：「用劍。」

他淡淡的接着道：「只有用劍去擊敗以劍成名的高手，才能顯得出唐家大少爺的本事。」

無忌道：「他的劍法極高！」

唐缺笑了笑，道：「你也是用劍的，等他回來，很可能也要找你比一比劍，那時你就知道他的劍法怎麼樣了。」

無忌也笑了笑，道：「看來我最好還是永遠不要知道。」

× × ×

鴿子剛飛走，唐缺那英俊的朋友小寶就來了。

他已經先回到唐家堡，顯然是押着唐玉和蜜姬那口棺材回來的。

他大步走過來，顯得既興奮，又愉快，遠遠的就大聲道：「可賀可喜，這實在是可賀可喜。」

唐缺用眼角瞟着他，道：「唐家的大少爺戰勝了，跟你有什麼關係？」

小寶道：「沒有關係。」

唐缺冷冷道：「那你高興什麼？」

小寶道：「我是在替唐家的三少爺高興。」

唐家的三少爺就是唐玉。

小寶道：「他的傷已經被老祖宗治好了，已經能起來喝人參湯了。」（本章終）

▲——一個朋友——▼

（一）

唐玉已經可以喝人參湯了。

一個人如果已經可以喝人參湯，當然也已經可以說出很多事。

很多只要他一說出來，無忌就要送命的事。

但是無忌並沒有被嚇得驚惶失措，冷汗也沒有被嚇出來。

他居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唐缺又在用眼角盯着他，忽然道：「唐玉是你的好朋友？」

無忌道：「是。」

唐缺道：「你的好朋友傷好了，你一點也不替他高興？」

無忌道：「我替他高興。」

唐缺道：「可是我却連一點都看不出來。」

無忌道：「因爲我已跟你一樣，無論心裏是高興，還是害怕？別人都看不出來的。」

唐缺道：「就算你心裏害怕得要命，臉上還是會笑，就算你笑得開心極了，心裏也未必高興。」

無忌道：「完全正確。」

唐缺笑了，大笑：「我喜歡你這樣的人，我們以後也一定會成爲好朋友。」

無忌道：「不一定。」

唐缺道：「爲什麼？」

無忌道：「因爲我也跟你一樣，嘴裏

說『一定』的時候，心裏未必眞是在這麼想的。」

唐缺道：「你嘴裏說『不一定』的時候，也許已經把我當作了好朋友。」

無忌道：「不一定。」

唐缺又大笑：「想不到除了我之外，世上居然還有這種人。」

無忌沒有笑。

有些人扮演的角色應該笑，隨時隨地也都要笑，有些人扮的角色却是不該時常笑的。

等唐缺笑完了，無忌才問道：「現在你是不是要帶我去見唐玉？」

唐缺的笑眼中又露出尖針般的光，道：「你想不想去見他？」

無忌反問道：「他若知道我來了，是不是一定會要你們帶我見他？」

唐缺承認：「他一定很想見你。」

無忌道：「所以我就是眞不想去見他，也非去不可的。」

唐缺道：「完全正確。」

他忽然又笑了笑，道：「其實等着要見你的，還不止他一個人。」

無忌道：「除了他還有誰？」

唐缺道：「還有一位朋友，很好的朋友。」

無忌道：「誰的朋友？」

唐缺道：「我的。」

無忌道：「你的朋友，他爲什麼要見我？」

唐缺道：「因爲他認得你。」

他的笑眼尖針般盯着無忌，一字字道：「你雖然不認得他，他却認得你。」

（二）

街道很長。

長街的盡頭，是個建築很宏偉的祠堂，祠堂後是一片青綠的樹林。

林木掩映中，露出了小樓一角。

唐缺道：「他們都在那裏等着你。」

無忌道：「他們就是唐玉，和你那朋友？」

唐缺道：「是的。」

一直到現在，他都沒有盤問過無忌的來歷，他甚至連提都沒有提。

這是不是因爲他的那個朋友，已經將無忌的來歷告訴了他。

所以他根本不必問。

他一直不動聲色，一直在笑，因爲他不能讓無忌有一點警戒，才會跟他到這裏來。

來送死！

——他那朋友是誰？是不是眞知道無忌的來歷？

現在這些問題都已不重要，因爲唐玉已經「復活」了。

唐玉當然知道無忌是什麼人。

現在無忌也應該知道，只要一走入那小樓，就要死在那裏，必死無疑。

他應該趕快逃走的。

不管他現在是不是還能逃得了，他都應該試一試。

那至少有一兩分機會。

可是他沒有逃。他甚至連臉色都沒有變。他好像很願意死在這裏。

× × ×

靑葱的林木，幽靜的小樓。

春天。

一個人能死在如此美麗的地方，如此美麗的季節，的確不能算太壞了。

小樓下有花將開，有花已開。

小樓下的門都沒有開。

唐缺伸出手去，也不知是要去敲門？還是要去推門？

他既沒有敲門，也沒有推門。

他忽然轉過身，面對無忌，忽然道：「我佩服你。」

無忌道：「哦？」

唐缺道：「你敢跟我到這裏來，我實在佩服你。」

無忌道：「哦？」

唐缺道：「因爲我知道你絕不是唐玉的朋友！」

無忌的臉色沒有變。

唐缺道：「我是唐玉的親兄弟，他從小就跟着我，我比誰都瞭解他，可是到了必要時，他就算把我賣給別人去做人肉飽子，他也不會皺一皺眉頭，我也不會覺得奇怪。」

他笑了笑：「像他這種人，怎麼會有朋友？你怎麼會是他的朋友！」

無忌還是面不改色，只淡淡的問道：「如果我不是他的朋友，我是什麼人？」

唐缺道：「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無忌道：「哦？」

唐缺道：「敵人也有很多種，最該死的一種，就是奸細。」

無忌道：「我是那一種？」

唐缺道：「你就是最差勁的一種。」

他嘆了口氣：「一個奸細，居然敢跟我到這裏來，我實在不能不佩服。」

無忌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値得佩服的。」

唐缺道：「哦？」

無忌道：「就算我是奸細，我也一樣會跟你到這裏來。」

唐缺道：「哦？」

無忌道：「因爲我知道唐玉並沒有醒，你們只不過想用這法子來試探我。」

唐缺道：「哦？」

無忌道：「你們既然還要用這法子來試探我，就表示你們還沒有把握能確定我究竟是不是奸細。」

唐缺又笑了，又用那尖針般的笑眼，盯着他，說道：「你怎能知道唐玉還沒有醒？」

無忌道：「因爲人參是補藥，一個中了毒的人，就算已經醒了，也絕不能喝人參湯，否則他身體裏殘留的毒就難免還會發作。」

他淡淡的接着道：「唐家是用毒的專家，怎麼會連這種道理都不懂。」

唐缺不能否認，道：「這道理我們的確應該懂得的。」

無忌道：「只可惜他不懂。」

他冷冷的看了小寶一眼：「你這位朋友並沒有他外表看來那麼聰明。」

小寶一張非常英俊的臉已漲紅了，緊緊的握住拳頭，好像恨不得一拳打在無忌鼻子上。

只可惜他這一拳實在沒法子打出去，因爲唐缺居然也同意！

唐缺又嘆了口氣，苦笑道：「我這位朋友的確沒有他外表看來那麼聰明，你却好像比外表看來聰明得多。」

無忌道：「所以我來了。」

唐缺道：「只可惜你忘了我另外還有個認得你的朋友。」

無忌道：「哦。」

唐缺道：「你不信？」

無忌已不能不信，因爲唐缺已經推開了小樓下的門。

門一開，無忌就看見了一個朋友。

他看見的這個人不但是唐缺的朋友，本來也是他的朋友。

× × ×

他看見了郭雀兒！

唐缺這個朋友，赫然竟是郭雀兒。

（三）

屋子裏清涼而幽靜。

郭雀兒正在喝酒，大馬金刀，得意洋洋的坐在一張雕花椅子上喝酒。

這個人清醒的時候好像不多。

可是一看見無忌，他就立刻清醒了，一下子跳了起來。

「是他！果然是他！」

他盯着無忌，陰森森的冷笑：「想不到你居然有種到這裏來！」

無忌的臉色沒有變。

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經好像是鋼絲，用精鐵煉成的鋼絲。

唐缺道：「你認得這個人？」

郭雀兒道：「我當然認得，我不認得誰認得。」

唐缺道：「這個人是誰？」

郭雀兒道：「你先殺了他，我再說也不遲。」

唐缺道：「你先說出來，我再殺也不遲。」

郭雀兒道：「那就太遲了。」

他指着無忌：「這個人不但陰狠，而且危險，你一定要先出手。」

唐缺並沒有動手的意思。

無忌也沒有動。

小寶却已悄悄的掩過來，閃電般出手，一拳往無忌鼻子上打了過去。

「卜」的一聲，一個鼻子碎了。

碎的不是無忌的鼻子，是小寶的。

小寶的拳頭剛打出去，無忌的拳頭已經到了他鼻子上。

他整個人都被打得飛了出去，碰上牆壁。

眼淚，鼻涕，血，流得滿臉都是！

郭雀兒叫了起來：「你看，這個人是不是該死，他明明知道小寶跟你的關係，他居然要下毒手，你現在不殺了他，你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唐缺居然還沒有出手的意思，却在看着小寶搖頭嘆息！

「看來你這人不但沒有外表聰明，而且比我想像中還笨。」

郭雀兒替小寶問道：「爲什麼？」

唐缺道：「他明明知道這個人又狠毒，又危險，爲什麼還要搶着出手？」

郭雀兒道：「難道，他這一拳是白挨的？」

唐缺道：「好像是白挨的了。」

郭雀兒又問道：「你爲什麼不替他出氣？」

唐缺瞇着眼，看着無忌：「因爲我對這個人已經越來越有興趣。」

郭雀兒道：「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唐缺道：「不知道。」

郭雀兒道：「他是個兇手，已經殺了十三個人的兇手！」

唐缺道：「他眞的殺了十三個人？」

郭雀兒道：「絕對一個不少。」

唐缺道：「他爲什麼要殺他們？」

郭雀兒道：「因爲有人給了他五萬兩銀子。」

唐缺道：「無論誰只要給他五萬兩銀子，他就去殺人？」

郭雀兒說道：「他一向只認錢，不認人。」

唐缺忽然轉身，盯着無忌，道：「他說的是不是眞話？」

無忌道：「只有一句不是。」

唐缺道：「那一句。」

無忌道：「他說的價錢不對。」

他淡淡的接着道：「現在我的價錢已經漲了，沒有十萬兩，我絕不出手。」

唐缺又嘆了口氣，道：「要十萬兩銀子才殺一個人，這價錢未免太貴了。」

無忌道：「不貴。」

唐缺道：「十萬兩還不貴？」

無忌道：「既然有人肯出我十萬兩，這價錢就不貴。」

唐缺道：「這次是不是又有人出了你十萬兩，叫你到這裏來殺人？」

無忌道：「我一向只殺有把握能殺的人，殺人之後，一定要能全身而退。」

他冷冷的接着道：「可殺的人很多，殺人的地方也不少，我還不想死，爲什麼要到唐家堡來殺唐家的人？」

唐缺大笑：「有理。」

郭雀兒又大聲道：「可是他到這裏來，也沒有存什麼好心。」

唐缺道：「哦？」

郭雀兒道：「他殺人，別人當然也要殺他，他到這裏來，一定是爲了避風頭的，你若以爲他眞是唐玉的朋友，好心把唐玉送回來，你就錯了，你若留下他，一定會有麻煩上身！」

唐缺微笑，道：「你看我是不是怕麻煩的人？」

郭雀兒怔了怔，嘆了口氣，苦笑道：「你不是。」

唐缺道：「其實你們本來應該是好朋友的。」

郭雀兒怒道：「我爲什麼要跟這種殺人的兇手做朋友？」

唐缺瞇起眼，笑道：「因爲你也只不過是個小偸而已，並不比他强多少。」

郭雀兒不說話了，却還是在狠狠的瞪着無忌。

無忌不理他。

唐缺大笑，用一雙又白又胖的手，握住了無忌的手道：「不管你是爲什麼來的，既然已經來了，我就絕不會趕你走。」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我喜歡你。」

他瞇着眼笑道：「就算你是來殺人的，只要你殺的不是我，就沒關係。」

他的手還在無忌手上，就在這時，忽然有刀光一閃，直刺無忌的後背。

× × ×

刀是從小寶靴筒裏拔出來的。

他一直在狠狠的盯着無忌，就像是一個嫉妒的妻子，在盯着丈夫的新歡。

他用盡全身力氣一刀刺過來。

無忌的手被握住。

無忌根本沒有回頭，忽然一腳踢出，小寶就被踢得飛了出去。

他背後也好像長了眼睛。

唐缺又大笑，道：「要十萬兩銀子才肯出手殺人的手，果然有點本事。」

無忌冷冷道：「要十萬兩才肯殺人的人，不但要有本事，還要有規矩。」

唐缺道：「什麼規矩？」

無忌道：「有人要打碎我的鼻子，我一定要打碎他的鼻子。」

唐缺道：「有人要殺你，你一定也要殺了他？」

無忌道：「我不殺他。」

唐缺道：「爲什麼？」

無忌淡淡的道：「因爲我從不免費殺人。」

小寶流着鼻涕，流着血，嘶聲道：「可是我一定要殺了你。」

他衝過來：「你記住，遲早總有一天，我要殺了你？」

他又衝了出去。

郭雀兒忽然笑了，大笑道：「李玉堂，看來你不管躲到那裏，都一樣有人要殺你，你這人要能活得長，才是怪事。」

無忌忽然轉身，冷冷的看着他，一字字道：「你是例外。」

郭雀兒道：「什麼事例外？」

無忌道：「我從不免費殺人，可是爲了你，我却很可能會破例一次。」

郭雀兒不笑了，也在冷冷的盯着他，冷冷道：「你也是例外。」

無忌道：「哦？」

郭雀兒道：「我從不免費偸人的東西，可是爲了你，我也隨時都可能會破例一次。」

無忌冷笑道：「你能偸我的什麼？」

郭雀兒道：「偸你的腦袋！」

× × ×

兩個人同時轉身，好像誰也不願意再多看對方一眼。

可是就在他們轉身的那一瞬間，兩個人都悄悄交換了個眼色。

在這一瞬間，郭雀兒閃露出一絲狡黠的笑意。充滿了喜悅，也充滿了讚美。

無忌的確值得讚美。

他這齣戲演得實在不錯，看來已經可以一直演下去。

× × ×

在這一瞬間，無忌的眼睛裏閃露出的，只有感激。

他不能不感激。

沒有郭雀兒，他根本沒法演出這齣戲，連這角色都是郭雀兒爲他安排的。

他已看出這是個很討好的角色——至少能討好唐缺。

唐缺正需要一個隨時都能替他去殺人的人！

郭雀兒無疑已看出了這一點，所以才會替無忌安排這麼樣一個角色。

× × ×

現在無忌當然也已相信唐缺的話，這裏的確有個朋友在等着他。

幸好這個朋友並不是唐缺的朋友，而是他的朋友。

像這樣的朋友，只要有一個，就已足夠。

無忌從未想到他在這裏另外還有個朋友，而且也是個好朋友。

（本章終）

▲——錯誤——▼

（一）

這小樓並不能算很小，樓上居然有四間房，四間房都不能算很小。

唐缺把無忌帶到左面的第一間。「你看這間房怎麼樣？」

房裏有寬大柔軟的床，床上有新換過的乾淨被單，推開窗戶，窗外一片青綠，空氣乾燥而新鮮。

無忌道：「很好。」

唐缺問道：「你想不想，在這裏住下來？」

無忌道：「想。」

唐缺道：「我也很想讓你在這裏住下來，你高興住多久，就住多久。」

無忌道：「那就好極了。」

唐缺說道：「只可惜，還有一點不太好。」

無忌道：「那一點？」

唐缺不回答，反而問道：「你住客棧，客棧的掌櫃是不是也會問你，貴姓大名？是從那裏來的？要往那裏去？到這裏來有何公幹？」

無忌道：「是。」

唐缺道：「我有沒有問過你？」

無忌道：「你沒有。」

唐缺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沒有問過？」

無忌道：「你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我不能給你機會練習。」

無忌道：「練習什麼？」

唐缺道：「練習說謊。」

他又瞇起了眼：「謊話說的次數多，連自己都會相信，何況別人。」

無忌道：「有理。」

唐缺道：「所以這些事我們只能問你一次，不管你是不是說謊，我們都一定能看得出。」

無忌道：「你們？」

唐缺道：「我們的意思，就是除了我之外，還有些別的人。」

無忌道：「別的人是些什麼人？」

唐缺道：「是些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不是在說謊的人。」

他又用那雙又白又胖的手握住了無忌的手：「其實我知道你是絕不會說謊的，可是你一定要通過這一關，才能在這裏住下來。」

無忌道：「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問？」

唐缺道：「現在。」

× × ×

這兩個字說出口，他已點住了無忌的穴道。

無忌讓他握住手，就是準備讓他點住穴道。

無忌一定要唐缺認爲自己完全信任他

，絕對信任他。

——一個自己心裏沒有鬼的人，才會去信任別人。

他一定要唐缺認爲他心裏坦然。

——如果你要別人信任你，就得先讓別人認爲你信任他。

他一定要唐缺信任他，否則他根本沒法子在這裏生存下去。

（二）

強烈的燈光，直射在無忌臉上。

四面一片黑暗。

他什麼都看不見，只能聽得見黑暗中有輕微的呼吸聲，而且絕對不止一個人。

他既不知道這些人是些什麼人，也不知道唐缺把他帶到什麼地方來了。

他也不知道這些人準備用什麼法子盤問他。

黑暗中又有腳步聲響起，又有幾個人從外面走了進來。

其中有人只淡淡說了四個字就坐下。

「我來遲了。」

他並不想爲自己的遲到解釋，更完全沒有抱歉的意思。

他好像認爲別人都應該明白，如果他遲到，就一定有理由。

他好像認爲別人都應該等他的。

他的聲音低沉，冷漠，充滿自信，而且還帶着種說不出的驕傲。

聽見這個人的聲音，無忌全身的血一下子就已衝上頭頂，全身都彷彿都已被燃燒。

他當然聽得出這個人的聲音。

就算把他打下萬劫不復的十八層地獄裏，就算把他整個人都剁成肉泥，燒成飛灰，他也絕不會忘記這個人。

上官刃！

這個人赫然竟是上官刃。

× × ×

上官刃終於出現了。

無忌雖然還看不見他，卻已經可以聽得到他的呼吸。

不共戴天的仇恨，永遠流不完的血淚，絕沒有任何人能想像的苦難和折磨……

現在仇人已經跟在他同一個屋頂下呼吸，他却只有像個死屍般坐在這裏，連動都不能動。

他絕不能動。

他定要用盡所有的力量來控制自己。

現在時機還沒有到，現在他只要一動，就死無葬身之地！

死不足惜！

可是如果他死了，他的仇人還活着，他怎麼能去見九泉下的亡父！

他甚至連一點異樣的表情都不能露出來！

絕沒有任何人能瞭解這種忍耐是件多麼艱難，多麼痛苦的事。

可是他一定要忍！

他心頭就彷彿有把利刃，他整個人都彷彿已被一分分，一寸寸的割裂。

可是他一定要忍下去。

× × ×

上官刃已坐下。

燈光是從四盞製作精巧的孔明燈中射出來的，集中在無忌臉上。

無忌臉上已有了汗珠。

他雖然看不見上官刃，上官刃卻絕對可以看得見他。看得很清楚。

他從未想到自己會在這種情況下遇到上官刃。

他相信自己的樣子已經變了很多，有時連他自己對鏡時都已認不出自己。

但他卻沒有把握能確定，上官刃是不是也認不出他了。

上官刃如果認出了他，那後果他連想都不敢想。

他坐的椅子雖然寬大而平實，他却覺得好像坐在一張針氈上，一個烘爐上。

冷汗已濕透了他的衣裳。

（三）

黑暗中終於有聲音傳出，並不是上官刃的聲音，上官刃居然沒有認出他。

「你的姓名。」黑暗中的聲音在問。

「李玉堂。」

「你的家鄉。」

「皖南，績溪，溪頭村。」

「你的父母？」

「李雲舟，李郭氏。」

問題來得很快，無忌回答卻很流利。

因爲只要是他們可能會問的事，他都已不知問過自己多少遍。

他相信就算是個問案多年的公門老吏，也絕對看不出他說的是眞是假。

他說的當然不是眞話，也並不完全是假的。

——如果你要騙人，最少要在三句謊話中加上七句眞話，別人才會相信。

他沒有忘記這教訓。

他說的這地方，本來是他一個奶娘的家鄉，他甚至可以說那裏的方言。

那地方距離這裏很遠，他們就算要去調查，來回至少也得要二十天。

要調查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更得花費時間，等他們查出眞象時，最早也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在這一個月裏，他已可以做很多事。

他一定要儘量爭取時間。

他說：

他的父親是個落第的秀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父母雙亡。

他流浪江湖，遇見了一個躺在棺材裏的異人，把他帶回一個墳墓般的洞穴裏，傳了一年多武功和劍法。

那異人病毒纏身，不能讓他久留，所以他只好又到江湖中去流浪。

那異人再三告誡，不許他以劍法在江湖中炫耀，所以他只有做一個無名的殺人者。

以殺人爲業的人，本來就一定要將聲名，家庭，情感，全都拋却！

他和唐玉能結交爲朋友，就因爲他們都是無情的人。

最近他又在「獅子林」中遇見了唐玉，兩人結伴同行，到了蜀境邊緣那小城，唐玉半夜赴約，久久不歸，他去尋找時，唐玉已經是個半死的廢人。

他將唐玉送回來，除了因爲他們是朋友之外，也因爲他要找個地方避仇。

他相信他的對頭就算知道他在唐家堡，也絕不敢來找他的。

× × ×

這些話有眞有假，却完全合情合理。

他說到那棺材裏的異人時，就聽到黑暗中每個人的呼吸都彷彿變粗了些。

他們無疑也聽過有關這個人的傳說。

可是他們並沒有多問有關這個人的事，就好像誰也不願意提及瘟神一樣。

他們也沒有再問邊境上那小城裏，令唐玉送命的那次約會。

唐缺無疑已將這件事調查得很清楚，無忌在那裏安排好的一着棋並沒有白費。

他們爭議的是，是不是應該讓一個有麻煩的人留下來。

黑暗中忽然响起一聲輕輕的咳嗽，所有的爭議立刻停止。

一個衰弱而蒼老的聲音，慢慢的說出了結論。

「不管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總是唐玉的朋友，不管他是爲什麼把唐玉運回來的，他總算已經把唐玉送回來了。」

「所以他可以留下來，他願意在這裏躭多久，就可以躭多久。」

× × ×

所以無忌留了下來。

（四）

夜。

窗戶半開，窗外的風吹進來，乾燥而新鮮。

唐缺已經走了，臨走的時候，他瞇着那雙笑眼告訴無忌：「老祖宗對你的印象很好，而且認爲你說的都是眞話，所以才讓你留下來。」

要瞞過一個已經做了曾祖母的老太婆，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能瞞過上官刃就容不易了。

這也許只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趙無忌敢到唐家堡來，也許是因爲無忌的聲音，容貌，都的確變了很多。

無忌只能這麼想。

因爲他既不相信這是運氣，也想不出別的理由。

他很想看看上官刃是不是也變了，可惜他什麼都看不見。

他只能感覺到那地方是個很大的廳堂，除了唐缺和上官刃外，至少還有十個人在那裏。

這十個人無疑都是唐家的首腦人物，那地方無疑是在「花園」裏，很可能就是唐家堡發號施令的機密中樞所在地。

去的時候，他被唐缺點了暈睡穴，唐缺點穴的手法準而重，他什麼都沒有感覺到。

回來的時候，唐缺對他就客氣多了，只不過用一塊黑帕蒙住他的眼，而且還用一頂滑竿之類的小轎把他抬回來。

他雖然還是看不見出入的路徑，却已可感覺到，從他住的這小樓到那地方，一共走了一千七百八十三步。

每一步他都計算過。

從那裏回來，走的是下坡路，有三處石階，一共是九十九級，經過了一個花圃，一片樹林，還經過了一道泉水。

他可以嗅到花香和木葉的氣息，也聽到了泉水的聲音。

經過泉水時，他還嗅到一種硝石琉磺的味道，那泉水很可能是溫泉。

蜀中地氣暖熱，很多地方都有溫泉。

現在他推開窗戶，就可以看見剛才他們經過的那片樹林。

走出樹林，向右轉，走上一處有三十八級的石階，再轉過一個種滿了月季，芍藥，山茶，和牡丹的花圃，就到了那個溫泉。

一到溫泉，距離他們問話的地方就不太遠了。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

這一路上當然難免會有暗卡警衞，可是現在夜已很深，防守必定比較疏忽。

何況他今天才到這裏，別人就算懷疑他也絕對想不到他今天晚上就有所行動。

他認爲這是他的機會，以後就未必會有這麼好的機會了。

他決定開始行動。

× × ×

窗子是開着的，窗外就是那片樹林，窗戶離地絕不超過三丈。

可是他並沒有從窗戶跳下去。

如果有人在監視他，最注意的一定就是這扇窗戶。

所以他寧可走門，走樓梯，就算被人發現，他也可以解釋。

「新換的床舖，還不習慣，所以睡不着，想出去走走。」

他已學會，無論做什麼事，都先要替自己留下一條退路。

× × ×

門外有條走道，另外三間房，門都關着，也不知是不是有人住。

這裏想必是唐家接待賓客的客房，郭雀兒很可能也住在這裏。

但是無忌並不想找他。

他絕不能讓唐家的任何一個人看出他們是朋友。

這也是他爲自己留下的一條退路。

× × ×

小樓內外果然沒有警衞，樹林裏也看不出有暗卡埋伏。

近年來，江湖中已沒有人敢輕犯唐家堡。太平的日子過久了，總難免有點大意疏忽，何況這裏已接近唐家的內部中樞，一般人根本就沒法子進入這地區。

無忌却還是很小心。

樹林佔地很廣，以他的計算，要走四百一十三步才能走出去。

他相信自己計算絕對精確。

就算走的步子，大小有別，其間的差別也不會超過三十步。

他算準方向，走了四百一十三步。

前面還是一片密密的樹林。

他又走了三十步。

前面還是一片密密的樹林。

他再走五十步。

前面還是一片密密的樹林。

無忌手心已有了冷汗。

這樹林竟像是忽然變成了一片無邊無際的樹海，竟像是永遠走不出去了。

難道這樹林裏有奇門遁甲一類埋伏？

他看不見。

濃密的枝葉，擋住了天光夜色，連星光都漏不下來。

他決定到樹梢上去看看。

他這決定下錯了。

在他這種情況下，無論多少的錯誤，都足以致命！（本章終．全文未完）

眞人眞事／希華·文　盧令·圖

永春白鶴拳

苦練成絕藝

在港九設館授徒的大門派當中，詠春拳以及白鶴拳都是很有名氣的，不過，另有一個門派稱做永春白鶴拳，在港擁有門徒甚衆，這個門派驟然聽了進耳，似乎是詠春拳當中的一種，實則不然，它因爲在福建的永春縣創造出來，故此稱做永春拳，並非詠春。

說到這一門派的源流，相當有趣，開山劈石的一個人本來是富家子弟，叫做方掌光，一連三代都是殷商，傳到方掌光那一代，他却不善經營，至於武藝，非常喜歡，因爲他醉心武藝的緣故，訪求名師指點，但有一技之長的拳師前往該處拜訪，他都待以師禮，非常誠懇的求學，因此他所學得到的功夫相當複雜，至於他的家裏，有演武廳和兵器架，設備齊全，看來很是威武。

因爲他喜歡練武的緣故，生意場中很少露面，幾代留下來的生意，到了他的手上，不但無法發揚光大，而且逐漸失去顧客，他所經營的商店無法維持，終於關了門，至於他的家產，亦隨之蕩然，一向受他供奉的師傅，無可留戀，便也紛紛離去，他以爲自己苦練二十年之久，已經登峯造極，不可一世。

某天，有一個白鬚白髮的老翁穿了白袍，登門拜訪，方掌光迎他入室坐定，很謙虛的說：「以前我還有些家產供奉過境的拳師，現時我已經窮下來，無法招呼，敬請老翁原諒。」

這位老翁自稱姓白，聽了此言，哈哈大笑，道：「方先生，我只是仰慕大名，認爲世上難得一個富家子弟如此喜歡武藝，爲了練武，傾家蕩產，故此登門求見，並非無地容身。」

聽了這番話，方掌光有些不高興，因爲對方只是說他的練武精神值得仰慕，並非說他的

機智結良緣

拳脚出色，爲之傾倒，故此他立刻臉色一沉。

白翁看見方掌光似乎不高興，沒有告退，還笑着說：「方先生苦練二十年，拳脚方面，當然是非常出色的了，可否表演一兩種拳脚讓老朽開開眼界呢？」

此公形容奇特，出言不遜，方掌光聽了，不覺另有一種感想，懷疑他是個很有本領的江湖老道，並非下場交手，只是表演一番，料想沒有甚麼損失，主意打定，他就在家裏的演武廳把三十多個拳師衷心指點出來的拳路表演出來。確是伸拳踢脚，非常快速，而且很有威勢，不過，白翁看了，搖了搖頭，說：「方先生，你本人的身型手法都是第一流的功架，可惜你所練的拳脚未能出神入化，只是拳來脚往而已，花了二十年的光陰，還把整副家產浪費，實在不値得了。」

方掌光聽了這樣的批評，憤然而起，說：「白翁，你能夠如此批評我的拳脚，當然你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了，倘不是你年紀老邁，我就不客氣請你下場較量了。」

白翁聽了竟然臉露微笑，說：「這樣也好，可以證明你的功夫所學有限，甚至連我這個老頭子也無法擊倒。」

方掌光沉住氣，跟白翁遙遙相對，相距十二尺，突然大喝一聲，兩人同時出擊，他以爲對方簡直無法捱得自己的一拳，故此，剛剛交手，只用六七分氣力，殊不料白翁並不躲閃，但却在他的右拳剛剛打到胸前來，把上半身向後靠，便化了這種攻勢，他發招出擊，白翁忽左忽右，總是纏住他的身邊，沒有進攻，但却無法打中白翁的身體，連續打了三十多招，拳打脚踢，始終不能夠擊倒白翁，至於白翁的掌

風却來來往往，在臉前幌動，方掌光靈機一觸，知道對方手下留情，否則，自己早已敗下來，他根本上是個認眞喜歡武藝的人，對於失敗，絕對不會擺在心上，反而因爲得到名師指點，着實高興，轉念一想，便卽退後兩步，跪在地上。

他跪地拜師，白翁欣然點頭，由那天開始，白翁就每天在月亮東升之際，前來他的屋中授武，直到天色微明，然後離去，至於他的行踪，却異常詭秘，方掌光只想練武，並不理會他是何等人物，只有特闢一個房間給白翁有時在該處休息而已。如是者過了兩年，白翁始終沒有在方家吃過一頓飯，更沒有受到金錢上的接濟，但仍非常有耐性的敎他練習各種屬於白鶴派的拳脚，另又敎他內勁，務求身手靈活，不易給對方抓住，然後乘機出擊。

後來，有一天，他對方掌光說：「我就快要到外邊遠遊，無暇久留，將來你有機會把它發揚光大，任意定一個拳術的名稱好了。」

當時方掌光只是隨意聽聽，並沒有把這番話擺在心上。怎料白翁說完這番話，翌日的晚上就沒有再來，過了兩天，方掌光突然靈機一觸，以爲白翁已經來了，不過在房間休息，於是，在外敲門，繼而他發覺房門虛掩，索性推門入內，怎料剛剛置身於房間之內，突然看見房裏有一隻白鶴，向高處飛去，轉瞬間就振翼凌空，不知所踪。

一直白翁都沒有說過他的眞姓名，那時留下一隻白鶴，白鶴可以三幾天不吃東西，也不會餓壞，房門開了，便卽飛去，由此可見白翁與鶴有緣了，方掌光索性把那一派拳術稱做白鶴拳。

從北南下的三大門派，螳螂、鷹爪、白鶴，其中的白鶴拳是「言永福」這個拳師受創之後躲在寺裏苦練，看見鶴蛇相鬥，然後觸悟出來的，那種白鶴拳並非以鶴爲名，而是以鶴爲師，因爲白鶴沒有手，故此，這一派拳脚從不施展擒拿手，而是跟對方交手，便卽化招出擊，稱做甩手拳，表示永不纏打，至於方掌光所學的拳脚，雖然稱做白鶴拳，並非摹仿白鶴的一舉一動，只是看見白翁房間之內有鶴飛出，爲了紀念他，然後把這種拳術稱做白鶴拳而已，這兩個門派名稱相同，實則拳脚有別。

方掌光早就苦學了二十年的拳脚，後來得到名師指點，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便卽依照師傅所說的話去做，索性設館授徒，那時他的家產已經蕩然無存，必須謀生，於是做起拳師來。

當時永春縣的一個姓顏的人，叫做顏起誕，在他門下學了十年，得到他的功夫八九成，那時，同安縣的葉晉溪也在他的門下學武，兩人都在學成之後到外邊另創拳脚，發揚本門的絕技，至於方掌光，雖有妻室，但沒有兒子，僅有一個女兒，大家都喚她做七娘，到了八歲開始，就敎她學習武功。七娘天資聰明，習藝多年，武功精湛，不幸方掌光的妻子忽因病去世，於是，父女兩人，留在館裏，相依爲命。雖然門徒不少，生活方面絕無問題，但因女兒逐漸長成，亭亭玉立，方掌光一來想替她找尋歸宿，二來想得個孫子承宗接祖，索性揚言於外，要是有人能把七娘擊倒，便有資格入贅爲婿。

兩年後，忽有一人登門求戰，此人稱做陳對墀，他雖然是個江湖賣藝郎君，但却異常英俊，七娘對他發生好感，交手之際，故意留下多少破綻，讓對方發招，一經中拳，便卽搖搖欲倒，方掌光在旁看，心知肚明，索性假戲眞做，便稱讚陳對墀的武功高强，有資格入贅，當卽徵求他的意見。

陳對墀本來就是孑然一身，浪跡江湖，看見七娘如花美貌，加上方掌光是個小富之家，當然笑着點頭答應，於是就此變成方掌光的佳婿。其實陳對墀的武功比不上七娘，不過生長英俊，她一見鍾情，然後變成夫婿，照這情形看，他入贅之後，應該朝夕苦練武功，希望承繼方掌光的拳脚才對，殊不料他的性格疏懶，得過且過，且又貪飲貪食，正式是個酒色之徒，方掌光對他的期望化爲烏有，不久患病，三年後身歸黃土，剩下來的武館給他料理，根本就不成器皿，這傢伙日以繼夜的到娼寮去尋歡作樂，根本不把七娘看在眼裏，七娘恨之刺骨，却又無可奈何，終於忍無可忍一走了之。

在福建萬壽縣有一間庵堂叫做永春庵，七娘就逃到此寺，削髮爲尼，閒來無事，仍在庵堂的後園苦練，於是她的武功更進一步，內勁更强。至於陳對墀，她始終是恨之刺骨的，不過，婦人之心比較柔弱，沒有殺機而已。

回說顏起誕，他離開師門之際，七娘仍是小女孩，故此，顏起誕對她並無印象的，剛巧路經此地，便到武館謁見師傅，此時才獲悉方掌光已經去世，陳對墀此人本性懶散，毫無門志，話不投機，應酬幾句，便卽離去。後來查悉七娘在萬壽庵爲尼，而且常練武，武功比前更加出色，便帶了自己的首徒曾四，前往該處跟七娘會晤。

七娘雖然八歲習技，但因顏起誕跟隨父親學習武功有十年之久，仍然有點印象，知道他是師兄，因此她看見大師兄顏起誕到訪，十分高興，不過，相叙未久，顏起誕忽然說：「我們這一個永春白鶴派的拳脚，必須有人承擔師傅方掌光的位置，做第二任的掌門人，雖然我是師兄，你却武功精湛，我們應該較量一下，看看誰做掌門人較爲適當。」

這番話本來有點道理，但是，七娘聽了進耳，却仍覺得來意不善，她早已知道顏起誕曾經苦學父親的眞傳白鶴派多年，武功不弱，且又是俗家的人，如果要把本門的拳脚發揚光大，當然是由他做掌門人好些，她多次婉詞謝絕，不願交手。

那時兩人在後院的晒穀場之內交談，七娘的態度十分正確，不料顏起誕却在心裏另有別的想法，以爲七娘背着他敎授白鶴拳的功夫，實則材料有限，不敢跟他交手，他以爲七娘以前輸給陳對墀是眞正打輸的，且又不知她在庵堂苦練內勁，武功愈來愈精，故此發生這種懷疑。

人類的心理往往如此，不疑則已，一經疑惑，便愈想愈似，顏起誕一想再想，索性迫七娘交手，大聲說：「彼此是同門的師兄妹，研究武功，有何不對呢？如果你不肯接招，恕我不客氣！」

說完，他就忽然發招出擊。

七娘看見他這樣暴躁，非常不滿，但因他的拳脚已到，只得被迫接招，打完了然後再行理論，就此兩人打起來，交手之後，顏起誕的出手處處受制，顯然不敵，不過，他的好勝心切，還有些獨特的絕招是個人研究出來的，於是，手法突然大變，處處用毒招出擊，愈纏愈緊，連發七招，想插盲七娘的一雙眼，七娘被迫，最後避無可避，左手已給對方捉住，他的另一隻手閃電般向她的一雙眼插下來，七娘無法躲避，只得發另外一招解救自己。因爲顏起誕的手距離她有二尺過外，運用內勁向眼睛插下，然後能够一插卽盲，距離較遠，七娘的右手跟顏起誕的身體相距不到一尺，兩人同時發招，顏起誕就慢了一步，二龍爭珠的手法還沒有好好的施展出來，肋骨第三節的一個大穴，已給七娘用鳳眼捶挿入，使勁一按，慘叫一聲，就此倒在地上，喘息不已。

這一招敗中求勝，並非白鶴拳的本門絕招

，而是七娘在庵堂裏面苦心研究出來的，專破上門無法解救的危機，顏起誕沒有學習過這一招，因此不敵，他倒地喘息之際，忍痛說：「我給你點了大穴，不死也受重傷，等於廢了武功，此後我一發動內臟就隱隱作痛，無法繼續苦練了，因爲我迫你發招，受到傷亡，咎由自取，我對你是毫無怨言的，我只有一個最後的請求，希望你做永春白鶴的掌門人，如果你仍然拒絕，就請你收曾四爲徒，叫他到庵堂苦練武功，直到技成爲止，然後由他做掌門人，這樣安排好不好呢？」

事已至此，七娘不能不表示她的態度說：「我答應你敎曾四武功，讓他做掌門人，因爲我已經出家，不願再行敎授拳脚，不過，我仍有一個條件，我恨透了陳對墀，却又無法忍心下毒手，如果曾四三年之內，武功精湛，我認爲他必然可以殺敗陳對墀，就請他下山替我報仇，務令陳對墀殘廢，但却不必把他殺死，使他一生受苦，此後就由曾四做本門的掌門人，這是我的條件，意下如何呢？」

顏起誕聽了，非常高興，不斷點頭。

當時顏起誕後悔莫及，不過，他希望七娘收曾四做徒弟，傳授武功，使本門技擊發揮，仍是善意的，七娘答應之後，曾四就在七娘指點之下，學習更高深的武藝，兩年多些，他把七娘手上的白鶴拳功夫完全學成，便卽履行以前的諾言，替七娘找陳對墀，怎料抵達該處人去樓空，再三查問，然後知道陳對墀自從七娘走後，佔了她的家產，跟着開武館，但因酒色是躭，武功有限，門徒愈來愈少，負債纍纍，有一天，債主臨門，他揮拳應戰，給人一脚踢中心窩，倒地吐血，此後他想盡辦法醫治，仍是枉然，前後幾年，家產蕩然，跟他同居的流鶯也逃去無踪，後來他死於肺病，曾四調查清楚之後，便回到七娘那邊報告，此後七娘就叫他做白鶴永春派的掌門人，定名福建永春白鶴拳，凡是設館的師傅，屬於這一門派的話，必須在武館正中供奉白鶴祖師，右邊供奉猛虎將軍，左邊供奉方七娘，把方七娘看做開山始祖，兩邊還有一對聯語，寫的是：「白手拳能降猛虎，鶴咀聲可震高天。」聯語最頂的兩個字就是白鶴，借此表示白鶴拳的威武。

人總會死的，七娘死後，曾四就承繼她的志向，把這一派武功從永春縣傳到甫田，德化，南安，仙遊，晉江等幾個大縣，附近許多門徒到那裏學習，曾四悉心研究，把白鶴拳技分做五十四種，另有刀，棍和雙戟大刀等種類很多。

曾四病逝，第四傳的祖師叫做鄭禮，繼續發揚光大，鄭禮四十歲後，一般人尊稱他做禮叔，他的門人極衆，當時白鶴拳就盛行於閩南一帶，再因閩南的人士不少出外謀生，尤其是到星加坡，故此，星洲有許多人學習到永春白鶴拳，把它加入猴拳，羅漢拳，玄女拳，太祖拳，變成五祖拳，直到現在，仍在星洲流行。

鄭禮所傳的弟子很多，可是，眞正學得他手上的武功那一個人只是漳州的張倉。張倉八歲就喪母，跟隨父親到處搵食，到達永旺縣，就在當地住下，因他自幼喜歡武藝，不願讀書，父親把他送到鄭禮的武館去，在館中料理雜務，同時學習武功，因爲他整天練武，因此成就較大，練武之人，絕不計較出身，鄭禮認爲他是得意子弟，便讓他做第五代的掌門人，後來張倉的父親喪生，他就扶靈到漳州把父親骸骨安葬，就在漳州的一間賣香燭店裏面做傭工，維持兩餐，當時族中兄弟，無人知道他的武功厲害。

事有湊巧，到了正月初三，依照漳州城的習俗，香店休息，在大廟前面到處擺賣各種元宵物品，遊客如雲，張倉到該處看熱鬧，忽聞銅鑼聲響，知道有人賣武，投其所好，無意中就跟同伴行近該處參觀。

那時曠地上有一個白髮老翁，另一個少女，在廣場賣藝，老翁鳴鑼聚衆，跟着自稱是鳳陽縣的人，那個少女是他的孫女，志在結交英雄，到時她在鋼綫上面行走，舞動雙劍，任人以銅錢向她拋擲，如果擲向她身上的銅錢無法擊中她，給她雙劍撥落，跌在地上，那些銅錢就歸她所有。

假定，有人用錢擊中她的話，年輕而且未有家室，便有資格跟她較量拳脚，此人如果能够把她擊敗，便把她下嫁此人爲妻。

最後老翁還說，祖孫兩人，足跡已歷數省，仍然沒有人鬥得過她，因此他渴望找到適當人物跟她相配。

說完那番話，忽見一個艷麗的少女，亭亭玉立，飛步躍登鋼綫之上，揮舞雙劍，那條鋼綫雖然離地僅有四尺，就算跌下，仍不要緊，不過，一邊顧住在鋼綫上面行走，同時要揮動雙劍，用劍光罩住嬌軀，看見銅錢就把它撥開，那就不容易了，稍爲怠慢，便會跌下來。看熱鬧的人，有些確是想親近她的，另外一些人抱着好奇心，總之，銅錢如雨，向她拋擲，正如老翁所說，沒有一枚銅錢把她擲中。

這種情形給張倉看在眼裏，不覺心裏暗暗想一遍，那些人只知道用銅錢拋到她的身上，她看見寒光一閃，便卽揮劍，手上有勁，很容易把銅錢撥落，無人能够打得中她，丟盡了漳州青年人的面子，他年少氣盛，想替閩南爭一口氣，便從身上抓出一把銅錢，向高處拋落，變成天女散花，從空中跌落。

十多個銅錢一齊跌下來，少女雙劍總有漏洞，無法在高處撥開，原因是她要顧住一雙脚踏着鋼綫行走，因此肩膊和秀髮上面各中一個銅錢，她一時不愼，立脚不牢，立刻躍在地上，觀衆齊聲叫好。

她剛跌下來，羞得滿臉通紅，轉眼看看張倉，見他雖然衣着平常，並非富貴中人，但却眉宇軒昂，而且他能够把銅錢拋到高處，一齊跌落，可見他的思想高人一籌，或者武功不弱，當時她羞憤交迸，嬌聲一喝，便把手中所握的雙劍向張倉直刺過去。

她未必是想刺傷張倉，可是，人到劍到，張倉當然要暫時避開，另一方面，張倉也想一顯身手，臉上微笑，施展巧燕登枝這一招，刹時躍登鋼綫上面，仍在鋼綫之上走動，少女雙劍如飛殺上，他仍可閃避，不至於跌下來。

到了那時，張倉的朋友才知道他身懷絕技，紛紛鼓掌，老翁明白孫女的心事，怎會用雙劍向鋼綫上面走動的人衝刺，劍劍落空呢？當然是芳心喜歡他了，立刻喝令孫女罷手，還向張倉打個招呼，請他由鋼綫躍下，一齊到酒家喝一杯。

就此兩面談妥，張倉非常樂意得到這個才貌雙全的妻子，點頭答應，不久便卽成親，並在漳州北門租了一間大屋，正式開設武館，敎授永春白鶴拳，不再替人做散工了。

一來老翁和孫女本身的武功甚爲精湛，二來張倉確有極好的武功根底，武館設立之後，他們三個人還虛心研究出一套十一式坐馬拳，作爲白鶴門初步拳法，跟着許多種兩人對打，甚至四人對打，盡可能的把它弄得多姿多采，至於本門的白鶴拳，招數愈來愈多，一共加到一百零八式，老翁和孫女，根本是少林派的高手，於是，在傳授白鶴拳之外，還敎少林十形拳，另有少林殺手棍，降龍伏虎棍，連環刀，滾堂刀，羅家槍，梨花槍，太祖劍，達摩劍，兵器對拆，白鶴門從此發揚光大。

（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瓦解惡勢力　情困英雄心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寇英傑以絕世玄功，鎭懾了向他偷襲的鄔大野後，又責以大義，曉以利害，鄔大野一方面爲了功力不敵，另一方面也因爲投効二十四令後，並未蒙鐵總令主的重視，在白馬山莊中的權力，也被剝奪凈盡，心中早有悔意，能得寇英傑許他將功贖罪，並願爲他後援，遂決計聽從寇英傑的說話，召集五名心腹手下莫雨秋、雷鳴、曹開武、葛山及馬義，計誆許鐸到來內廳，俟許鐸和他兩名心腹郭柱和裴橫坐下後，鄔大野出其不意，出手拿住許鐸肩井穴，而莫秋雨也同時抽出短刀，極其快捷的抵在郭柱背後——

「追星手」郭柱正準備躍身而起，却已不及，登時爲之一驚，動彈不得！

「三羊星」曹開武一見眼前形勢，遂即突然向身邊的「左臂神刀」裴橫出手，無奈，却是慢了一步——

曹開武也同「金鼠星」莫雨秋一樣，原來備得有一口鋒利的七首 這時因見莫雨秋已出手發難，忽然想起，急，裴橫出手時，却已嫌得慢了一步。

只聽見「哧！」的一聲，一股刀光閃出如電，直向裴橫後背扎過去，却由於裴橫事先有了警惕，只見他猛然一個快翻急轉之勢，閃開了對方的刀勢，這口刀却是擦着他的右臂劃了過去，連衣帶肉頓時破開了一道血口子。

「左臂神刀」裴橫大驚之下，喝叱道：「不好！」

左胳膊翻揚之下，已把斜揹在後背上的一口「弧形刀」撤在了手上——

不容他這口刀遞出去，緊挨着他另一邊的「碧猴星」謝小乙已經猝起發難！

謝小乙的兵刄是一對純鋼打製的「鶴嘴鐮」，一見情勢有異，陡地喝叱一聲，霍地向前滑身而進，一對鶴爪鐮齊抖出去，分向「左臂神刀」裴橫兩肋上猛扎了過來。

裴橫大驚之下，舞動「弧形刀」，只聽得叮噹叮噹兩聲，磕開了謝小乙的一雙鶴爪鐮，同時身子快速的向着壁角而退。

這當口兒，「亥豬星」馬義，「雄鷄星」葛山，各自叫嘯一聲，分別向他兩側逼近。

兩人的鉗形攻勢之下，裴橫一時無所遁脫，頓時動彈不得。

這一番異動之勢，不啻使得原本肅殺陰森的現場，更平添了一番緊張氣氛——

一剎間，大廳內像是着了一層寒冰，每個人都被凍結住了，無論主客雙方，都顯示着起自內心的震驚——

當然，其中以許鐸等三人的感觸，更具不同——

面對着死亡的陰影，「智多星」許鐸不得不作出一番最後的掙扎！

「鄔莊主——」許鐸儘量使自己保持着鎭定：「你們這是幹什麼？想造反不成？」

「你說對了，一點都不錯！」鄔大野冷笑道：「正是造反，先宰了你們三個，然後對付鐵海棠那個老狗！」

許鐸神色大變，却不得不越加的克制着心裏的驚懼！

「哼哼！」他臉色鐵青道：「鄔莊主，我要是你就不會有這麼愚蠢……就憑你們這幾個人，莫非還膽敢與名滿武林的『宇內二十四令』爲敵？」

鄔大野冷冷一笑道：「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今天先殺了你們三個再說。」

許鐸嘿嘿一聲冷笑，道：「殺了我們三個……你以爲有這麼簡單，鐵夫人那邊會饒得過你們？」

——他忽然神色一變，「哦！」了一聲：「原來如此，想必你們暗中已與那個寇英傑取得聯繫……來個裏應外合，哼哼……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成功大事？簡直是作夢！」

鄔大野目光一掃裴橫郭柱二人，見他二人已確被自己這邊實力控制住，不禁寬心大放！

「姓許的，你死在眼前還敢信口雌黃！」鄔大野眼睛裏交熾着毒惡：「算你瞎了眼，你鄔大爺豈是甘居人下之人，又豈是你這類小醜所能左右的？這幾年來，你鄔大爺受你的氣可是夠多了，今天可要你慢慢的償還給我一個痛快！」

話聲微頓，倏地轉首招呼道：「刀來。」

「三羊星」曹開武答應一聲，遂即將手中一口鋼刀拋了過來，鄔大野抬手接住。

接刀、出刀，看來是一個式子，不愧是「妙手崑崙」。

刀光乍吐，一片血光閃過，「智多星」許鐸的一隻左耳已被割下來。

「智多星」許鐸全身打了一個寒顫，一股熱血順着他左面腮幫子淌了下來——

即使他鬼計多端，力持鎭定，目睹身受之下，也禁不住嚇了個忘魂喪膽！

「啊——」他駭得瞠目結舌：「鄔莊……主……有話好說，你……可千萬不要下毒手呀！你……」

「有話好說？嘿嘿……」鄔大野連聲冷笑着：「我與鐵海棠原來處得不錯，還不是你這個東西從中挑撥離間，如今已是萬難相處，一刀殺了你也太便宜你了！」

掌中刀向前一探，「哧！」一聲又割下了他另一隻耳朵，「智多星」許鐸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妙在鄔大野的另一隻手，仍然搭在他肩上，控制着他身上的穴道，使得他動彈不得——這可就應上了那句話：「惡人自有惡人磨」！以鄔大野之狠心辣手來對付許鐸之陰險心性，當得上是同惡相傾。

一剎間，這位素日爲虎作倀，八面威風的副莊主，已是面目全非！

鄔大野更施展他靈活的手法，在他前額兩頰上分別各劃了一刀，許鐸不禁發出慘厲的呼叫聲——

「莊主……有話好說……有話好說，無論什麼條件，我都答應你，只請你饒了我這條命……饒了我這條命吧……莊主——」

一剎時他淚下如雨，混合着臉上的鮮血，滴濺得全身都是，這番情景非但郭柱裴橫兩個人看得亡魂喪膽，就連「金鼠星」莫雨秋以次等一干人，亦無不觸目驚心！

然而，鄔大野却絲毫無動於衷——

他的刀緩緩舉起，反覆的以刀光照射着許鐸的眼睛，然後豎起刀身，直直的由許鐸正面前胸劃下去，劃了一道約有三尺長短的口子，一時之間皮開肉裂，血花四溢，許鐸戰慄在血泊裏的身子，一次又一次的起伏着，那樣子就像是被杖擊出血的一條蛇。

鄔大野大聲狂笑着，目睹着他親手加諸在許鐸身上的傑作，一時得意極了。

「許鐸！今天你應該知道你鄔大爺的厲害了吧！」鄔大野比着手裏的刀：「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鄔大爺倒要看看你嘴裏的這根舌頭有多長？」

刀勢一抬，已把一截刀尖挿在了許鐸嘴裏，緊接着用力一擰，一陣喨喳聲響，竟把許鐸滿嘴牙齒攪落下來，許鐸鬼也似的慘叫一聲，咿呀連聲的張着血嘴，却聽不出他是在說些什麼！

現場的郭裴二人看到這裏，俱都忍不住發出了一陣戰慄，然而他二人各自都有切身之危，顧人思己，那能不爲之魂飛魄散？

「妙手崑崙」鄔大野對於「智多星」許鐸的積恨，顯然根深蒂固，已到了不可化解地步，每一出刀，都顯示着他刻骨的忿恨，下意識裏也得到了一種發洩！

忽然，他鬆開了搭在許鐸肩上的那隻手，內力甫卸，許鐸狼也似的由位子上竄了起來。

他雖然身上多處負傷，却沒有一處是制命之傷，無碍行動，這時身上穴道忽然解開，只以爲對方存心赦放，躍身就逃！

那裏想到，這正是鄔大野爲圖更新殺人花樣的方式之一，隨着許鐸跳躍出的身子，鄔大野咆哮一聲，掌中刀由下而上倏地揮出。

——「唰！」地一片刀光閃過，緊接着「克察！」一聲脆響，已把許鐸一隻左臂，齊着腋下平整的砍了下來，許鐸負痛急轉，暴露了他另一半身子，鄔大野挺身上步，更不遲緩。

第二刀再次揮出，這一刀却是由上而下，「克察！」聲中，遂即把許鐸那隻右臂齊肩劈落在地。

緊跟着刀勢一轉，「哧！」的一聲，掌中刀已深深挿進了許鐸前心，往前一送，許鐸的屍身，平仰直直的倒了下去。

大廳裏頓時瀰散出一片血腥氣息，尤其是目睹各人，更有一種極欲嘔吐的感覺！

裴、郭二人不啻感同身受——

這其中「左臂神刀」裴橫似較「追星手」郭柱具有轉動的餘地，當此生死存亡攸關俄頃之間，那一個又甘心坐以待斃？

「左臂神刀」裴橫忽然悲憤的狂嘯一聲，掌中「弧形刀」向外一撩，格開了「亥豬星」馬義的一口「七星劍」，倏地向外擠身躍出。

他身子才擠出一半，「碧猴星」謝小乙陡地橫身而出，掌中的一雙「鶴爪鐮」快似流星般地落下來，直取他的後背。

裴橫背後現刃，「叮噹！」兩聲，架開了他的一雙鶴爪鐮，刀勢一吐，施展出他最拿手的「通臂一刀」，白光乍揚，匹練似的光華倏地一閃，砍中在謝小乙左胸上方，後者發出了一聲慘叫，登時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左臂神刀」裴橫一招得手，那裏還敢惡戰，足下一頓飛快的向廳門縱去，不意面前人影一閃，却爲「妙手崑崙」鄔大野迎面阻住。

裴橫運刀就劈，鄔大野身子向下一伏，閃開了他的刀勢，緊接着擰身現肘，陡地一掌擊出，只聽見「碰！」的一聲，正中在裴橫前胸上。

這一掌鄔大野無疑施出了全身勁道，眞有一掌判生死之威！

掌力一吐，聲如裂帛，只見裴橫身子球也似的彈了出去，重重的撞在了石壁上，登時橫屍就地！

「金鼠星」莫雨秋眼見這般情景，生怕再有意外，當下不假思索的手起一刀，刺向「追星手」郭柱前心，「噗哧！」一聲，深入沒柄，隨着他往回起刀之勢，一股血箭，足足噴出了兩尺遠近。

「追星手」郭柱慘呼一聲，連人帶椅子一併向前面倒了下去，遂即一命歸陰！

不過是瞬間的工夫，三個强敵相繼斃命。

在場各人除了謝小乙以外，倒不曾有任何人負傷。

鄔大野察看了一下謝小乙的傷勢，雖說是不足以致命，却也不輕，當下急命人將他小心抬下去療治，又吩咐各人將現場作了一番整理，三具屍體也作了一番必要的安置。

眼前剷除外來勢力的第一步工作，做得很是得心應手，鄔大野乃將此一情勢的發展情況，悄悄的知會了「迎賓閣」內的寇英傑，雙方取得了默契。

起碼在眼前，他們雙方的步驟看來是一致的。

× × ×

在寇英傑所研習的武功之中，最稱奇妙莫測者，除了「魚龍百變」身法和「風柱功」等以外，還有一種喚做「小諸天收藏神術」，是他義兄朱空翼精心傳授給他的。

這種功力的微妙之處，在於聚結體內的功能於一團一點，用以定點攻破穴脈，開脈合血，或是作身體某一部位的定點防範，都有神奇不可思議的效果！——

當然，如果用以防止毒性的擴散，更是具有神效，神奇的令人難以置信！

寇英傑自從研習透澈了這門功力後，還不曾有機會施展過，然而，現在，就在這一剎間，他的機會來了。

× × ×

「玉燕子」戰丕芝今天出落得異常標緻！一襲雪白色的長衣，陪襯着她薄施脂粉的臉盤兒，顯示得那麼出落凡俗，就像是甫行開放的一朵水仙花，給人以不染纖塵之感！

然而，誰又會想到，這一剎她心裏所懷的鬼胎？

在兵刃相加，怒相搏鬥的一刻，殺一個人是極其容易的事，但是在冷靜深思之後，動手去殺一個人，就並不容易了，如果被害者純係無知；沒有防範，死於你的佈局陰謀暗算，這種人姑不論他的心性如何，最起碼他必須要具備有超越常人的鎭定，這種「鎭定」之力，常與「天性」有關，却非後天人力所能鍛鍊出來的。

因此，當戰丕芝雙手送上這碗燕窩羹時，雖然她力持鎭定，却也由不住有些神不守舍！

尤其在寇英傑伸手接碗的一剎，她的心更像是要從嘴裏跳了出來——

然而她却也不曾忽略了她的使命。

就在彼此轉手的一剎，戰丕芝小指輕點碗內，預藏在指甲內的「蛇籐毒粉」，已經奇妙的注入碗內之燕窩羹內，正如鐵夫人沈傲霜所言，這是一種特製的劇烈奇毒，入水卽溶。

是以，在極短的一剎，這碗看來香美的燕窩羹內已經飽含了毒質，却是無色、無香，甚至於在你大喝幾口之後，依然不會覺查出任何「有異尋常」，這類毒，誠堪稱得上是「人間劇毒」了！

寇英傑接過了燕窩羹，目注向戰丕芝的臉，後者下意識的低下頭來。

「姑娘妳不舒服？」

「啊……不不……」戰丕芝力持鎭定的道：「我很好，沒有什麼……」

寇英傑微微一笑道：「這碗燕窩羹看來一定很好吃，主人是專爲我準備的呢，還是住在迎賓閣的客人，每人都有一份？」

「是……專爲相公準備的……哦！不不……每人都有一份，每個人都有。」

戰丕芝連連的變着臉上顏色！顯然的，她是不擅於從事這類謀害工作的。

寇英傑那雙眸子直直的注視着她，深邃的目光，就像是兩根尖銳的針，深深的刺到了她的心裏！

「人之初，性本善！」——他不相信天底下眞有那種「壞人」；那種壞到無以復加的壞人！——

尤其是眼前這個姑娘，看來應該是屬於「美麗善良」那一型的，何以竟會昧却良知，幹起陰險至毒的殺人勾當！——這一點却是他想要明白的。

戰丕芝在他眼光的注視之下，感覺到一種內怯，遂卽把眼睛移向窗外——

然而，當他目光再回過來的時候，寇英傑已在進食那一碗燕窩了。

他吃的很慢，從容置口，緩緩嚥下。

戰丕芝忽然間就像是爲閃電擊中了那般的吃驚！

最先她睜大了眼睛，繼而面色發青，緊接着全身發出了一陣子戰慄，簌簌的抖動起來！

寇英傑無視於她的反常，繼續的品嚐着手上的燕窩——他已經吞下去有半碗的份量，仍在繼續吞食着。

戰丕芝再也克制不住內心的壓迫，忽然尖叫一聲，驀地撲上去，陡地一掌擊在了那隻蓋碗上。

「叭！」——青瓷細碗撞在牆角，頓時粉碎！

「妳——」寇英傑霍地站起來：「姑娘妳這是怎麼回事？」

「寇相……公……」

只說出了這三個字，她再也忍不住，驀地撲倒在寇英傑膝下痛哭出聲！

寇英傑驚訝的說道：「姑娘，妳這是幹什麼？」

「寇相公……」戰丕芝仰起了臉，眼淚漣漣的道：「你已經中了毒……燕窩羹裏面是有毒……」

說到「毒」這個字時，就見寇英傑身形一幌，陡地坐了下來，刹時間那張臉變成了慘白顏色！

戰丕芝見狀，驚駭的道：「你……你怎麼了？」

她霍地跳起來道：「來——我帮着你，把吃下去的東西快吐出來……快……」

一聲陰森的冷笑，起自窗外——

「已經來不及了！」

話聲甫落，珠簾輕响一聲，一個長身宮粧的美婦人，已經翩若驚虹的飄身進來。

「玉燕子」戰丕芝乍然看見這個突然現身的婦人，不禁臉色猝變，倏地後退三步，行禮如儀——

「夫人……妳來了……？」

來人顯然正是那位身負傑出武技，在「宇內二十四令」之內；掌有生殺大權；地位僅次於總令主鐵海棠的鐵夫人——沈傲霜！

「丫頭——妳辦的很好——一邊站着去，回頭有賞！」

在說這些話時，她臉上不曾現出一絲笑容，「玉燕子」戰丕芝噤若寒蟬，答應一聲，後退至壁角站定，一時宛若置身冰炭！

鐵夫人的眼光，這才緩緩的移向座上的寇英傑！

幾會何時，寇英傑的臉上已經回復如常，目光裏所顯現的是異常鎭定，他不曾開口說一句話，對於沈傲霜的卽時出現，似乎也並不感到意外。

沈傲霜冷若寒冰的面頰上終於現出了一絲笑容：「寇英傑，有句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終於也會上了我的當，吃下了我所設置的人世劇毒——蛇籐毒粉，現在你應該知道了吧！」

寇英傑仍是不出一聲。

沈傲霜冷笑道：「我不妨告訴你，你所吃的這種毒藥，尋常人只須舌頭舔上一舔，也必死無異，你雖然精於內功，至多也不過苟延一些時候，在半盞茶時間之內，你將會全身臃腫，七竅流血而死……」

寇英傑目光炯炯的盯視着她，顯然防止着她的別有陰險——他正在默運神功，將吞下劇毒聚斂在一起，壓制在右面「氣海穴」門之內。

沈傲霜冷笑道：「你不說話，莫非我就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了，你是想用氣機抗毒，將之逼出體外，可是？——眞是妄想！」

一面說，她脚下往前踏進了兩步。

一層强大的氣力圈，在她足下踏進時，跟着向前逼了過去，寇英傑立時就有所察覺，他依然端坐不動，臉上表情不緩不急，靜靜的看着對方，倒要看看她向自己如何出手。

沈傲霜站住脚步，臉上帶着傲然的微笑：「兩年不見，你的進展確是令我驚訝，只是你太不智了，不智到居然膽敢與宇內二十四令爲敵，所以你才會落得了今日的下場！」

一面說着，她足下又繼續的向前走近了兩步。

緊隨着她身邊的無形力圈更向外擴張了許多——忽然一股强勁的力道反彈了過來。

兩股無形的內力猝然交鋒之下，沈傲霜的身子大爲震動了一下，身軀由不住向後退後了一步——

可是迎面撞擊而來的無形力道，顯然不止於此，就在沈傲霜脚下還不曾站穩當的當兒，再次衝撞過來。

這一次較諸前一次更不知要猛厲多少，沈

傲霜想退一步守住陣脚的願望顯然難以從願，嬌軀幌了一下，一連又向後退了兩步、三步、四步——直到第四步，她才勉強算是站定了身子。

一剎間，她那張冷艷的臉上，現出了大片的紅暈——這種內力的抗衡，最是有損元氣，沈傲霜竟然挺受不住，一時劇烈的喘息起來！

這一突然的轉變，不啻使得她大爲驚心！陡然向座上的寇英傑望去，對方已經睜開了眸子，正自凌厲的注視着自己——

毫無疑問的，眼前這種驚人的內力圈，是由他身上擴散出來的。

沈傲霜簡直難以置信，一個身受劇毒；卽將待死之人，竟然能夠提運力道？更何況這股力道竟是這般的强大，難以抗衡！

一陣驚嚇之後，沈傲霜才又回到了現實，她用無比驚懼的目光，注視着當前的大敵——

「你……？」

只說了這一個字，她遂卽二次運施力道，向外擴張出去。

樓閒裏立時漲滿了這種無形內力，四面牆壁發出嘰吱吱！一陣子響聲，彷彿難以承受得住。

對方——寇英傑坐着的身子，顯然並不曾受到任何影响，沈傲霜原以爲自己大量的加强內力之後，定可以扳回先前的頹勢。

是以在她內力方自擴出的同時，遂卽向前跨出一大步，可是這一大步才跨出了一半，却由不住遭遇到了極大的阻力，使得她那隻抬起在半空中的脚；硬生生的擱舉在半空中，一時竟是上下不得。

非但如此，緊接着迎面再次衝擊過來的大股力道，逼使得她身子大大的幌動一下，情不自禁的遂卽又向後退了兩步。

沈傲霜一時面色雪白——

如非她親身體受，她簡直難以置信，對方竟會有這股驚人的內功潛力！

頓時她遂卽把輕視寇英傑的潛在意識一掃而空——第三次提聚眞力——無疑是全身之力，再次的向外逼運出去，一時之間整個閣樓都爲之搖動起來。

四溢的力道，使得下垂的廂簾，也起了一陣子强烈的揚動，整個樓室內，陡然間像是注入了大風，站立在一旁的戰丕芝頓時爲之耳鼓發漲——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然而，這番聲勢，只保留了極爲短暫的一霎，緊接着遂卽趨於平靜！

揚動的湘簾停止了擺動。

顫抖的四壁也不再顫抖。

一切反常的形態，在極爲短暫的時間裏都改變了過來，沈傲霜大驚之下，才發覺到，坐在位子上的寇英傑；這時緩緩的站了起來。

隨着寇英傑站起來的身子，一種奇異的力道，由他兩肋迅速的擴展出去，形成了一個極爲廣擴的氣圈，沈傲霜所發出的內力，顯然巳被他所擴展出去的這個氣圈，緊緊的包住，並且用力的向內收縮着。

雙方乍一見面，巳經較量了起來，捨棄了兵刃拳脚，彼此正以本身的內力氣炁作一場險惡的拚鬥！

這種比鬥的方式無異極其特別，但險惡凶狠之勢却是不下於兵刃拳脚。

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裏，雙方誰也不曾移動，只是彼此注視着。

過了一會兒，才看出沈傲霜那張紅暈的面頰上，現出了一片汗珠——

她雙眉緊皺，牙關緊咬，滿臉怒容，想是因爲不能取勝對方而心卿怒火，只是「怒火」並不能爲她少緩眼前之頹勢，緊接着她身形搖了一搖，禁不住向後退了一步！——不僅僅是後退一步而已，她的身子一時間搖動的那麼厲害！

反之，寇英傑却顯得那麼鎭定。

在一個適當的機會裏，他遂卽又向前踏進了一步，沈傲霜一連後退了兩步。

寇英傑再前進。

沈傲霜再後退。

這種後退的趨勢，絕非出自她本願，而是不得不退後，是以，每退後一步，都像是爲她帶來了極度的痛苦與不安！但是她却是情不由己，非後退不可。

一進一退，形勢至爲明顯。

漸漸的沈傲霜巳被逼近到牆邊——終於，她再後退一步，背部巳抵在了牆面——

寇英傑再前進一步——强大的氣機，形同是一座無形的高山，用力的擠迫了過來。

沈傲霜發出了一聲輕咳，一時臉色漲得更紅！

面對着寇英傑的强大勁力，她巳經無能爲力，汗珠子一粒粒的由粉面上滾落下來。

自從她出道以來，下嫁與鐵海棠之後，就記憶所及，的確還不曾見她這麼狼狽過。

現在她巳經嚐到了寇英傑的厲害，確知對方實力的驚人；然而在對方內炁眞力混合而成的壓力之下，休說是出手還擊，簡直連移動一下都誠爲不易！

沈傲霜本人稱得上是一個練「氣」的能者，所以她深知這類氣炁的厲害，只要自己稍一失神，爲對方所變幻的氣機攻入體力，當場卽有性命之憂！

有了這一層認識，沈傲霜才越發的不敢掉以輕心。

現在她巳經感覺出來，對方正在變幻着氣炁，使之遍佈自己體外，每一個能够轉動的空隙，都吃對方這種無形的內炁眞力塡充得滿滿的。

剎時間，沈傲霜感覺到環身四週，陡然平添了極大的力道，使她頓時爲之動彈不得！

此時此刻，寇英傑只要再向前踏進一步，沈傲霜必將重傷無疑！

一種無比的驚懼，陡然侵襲着她！

「你——寇英傑——」說出了這幾個字，她遂卽發出了一陣冷咳。

在寇英傑强大的內力壓迫之下，她再也難以保持住原有的矜持，那雙眸子裏所交熾的巳不僅僅再是恐懼而巳！

「沈傲霜！」寇英傑目注着她，冷冷一笑道：「妳現在應該知道，妳巳經不再是我的敵手！」

沈傲霜只是頻頻的喘息着，非僅如此，她不得不竭盡所能的運施着身上的內力與對方對抗着。

「想不到妳的心如此險惡！」寇英傑冷笑着：「你我原無怨仇，妳竟然欲置我於死地，眞可謂蛇蠍婦人心了！」

沈傲霜掙扎了一下：「寇英傑你——」

才說了這幾個字，巳爲寇英傑所運出的內力逼撞進去，身形微微一震，隨卽吐出了一口鮮血！

頓時她閉住了張開的嘴，一時禁若寒蟬，再也不敢開口出聲。

寇英傑臉上顯示出一種勝利的微笑。

「妳巳經不是我的對手了！」寇英傑打量着她：「我只要再前進一步，妳必將怒血炸體而亡，你們宇內二十四令，對我師門來說，是不共戴天的大敵，我豈能平白無故的就輕放了妳？」

沈傲霜面色不禁佈起了一片恐怖的陰影！

寇英傑冷笑道：「在妳死前，妳還有什麼話要說？要不然可就來不及了。」

沈傲霜作了一個要說話的樣子，但是却不敢張開嘴來。

寇英傑見狀，明白過來，頓時向後面退了半步。

頓時氣機和緩，不若先前之凌厲。

雖只是半步之差，對於沈傲霜來說却是一個生死之轉機，登時她臉上大現輕鬆。

「大現輕鬆」並不表示她可以「自由行動」！她仍然在寇英傑强大的無形內力壓迫之下，只是解開了「死亡」的威脅而已——

「寇英傑……」沈傲霜喘息了一下，道：「你如果想要我出口……想向你討饒，那可就錯了……」

寇英傑冷笑道：「我不曾有這個念頭，只是，我却有一種欣慰！」

「欣慰？」

「不錯！」寇英傑挑動了一下長眉：「目睹着妳死的欣慰！」

沈傲霜身子微微震動了一下，却是沒有說話。

「雖然，我現在面對的不是鐵海棠本人，却是他的愛妾！」寇英傑微微一笑，說道：「當然，妳的死，對他極爲重要，目睹妳的死，憧憬着鐵海棠的懊喪、傷心，就形成了我的快感與欣慰！」

說到這裏，他臉上洋溢出一種無比的快感：想到鐵海棠那張挫折痛苦的臉；他內心更不禁充滿了激烈的快感，是以，在他目光再向眼前的沈傲霜注視過去時，可就顯示出無比的殺機。

沈傲霜似乎已由對方眸子裏的光采，看出了不妙，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戰！

但是儘管如此，她仍然能够堅持着她的信條——絕不向敵人開口求饒。

她只發出了一聲深沉的嘆息！

嘆息聲中已含了無窮的氣餒、傷感，與遺憾！

她當然很遺憾！——因爲在她這一生之中，還有一大半的生命歷程未曾走完，而眼前一呼百諾的場面，尤其多彩多姿，就這樣死了，自是人生最大的遺憾，她豈能心甘情願！

「寇英傑……」她吶吶的道：「你可曾忘了一件事？」

寇英傑冷笑道：「什麼事？」

「你一定不會忘記的，」沈傲霜嘴角依然顯示着傲態：「兩年前，在此白馬山莊，你曾是我夫婦掌底游魂，當時若非是我夫婦網開一面，焉能會有你的命在？自然也就不會再有今天的你了。」

寇英傑冷笑着搖搖頭：「妳以爲這麼說，我就會對妳網開一面，眞是痴心妄想！」

沈傲霜苦笑道：「你不妨再想得遠一些，那一次在四郎城，你夜探金舟時，我有足够的能耐可以制你於死地，可是我並沒有……甚至鐵小薇與你的私情，我也洞悉入微，我並不曾向任何一個人說過這件事……」

寇英傑不禁臉色微微一紅，這並非顯示他曾與鐵小薇之間有不可告人之事，而是被人當面提起來，總有點不好意思！再者沈傲霜言中之意，似乎認定了他與鐵小薇之間曾經有過私情來往，這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隱忍下去。

「妳誤會了！」寇英傑冷冷笑道：「我與鐵小薇之間，一如我與妳，並無絲毫不可告人之事，更談不到什麼私情，只是鐵姑娘心地純樸善良，較之她父兄大有不同，與妳的陰損狡智更不可相提並論，妳如果這麼認爲，可就大錯特錯了！」

「哼！」沈傲霜道：「誰相信你的鬼話？哦——我明白了——正因爲我知道你們之間的荀且之事，所以你才必欲置我於死，可是？」

寇英傑陡然一驚，暗忖道：好厲害的女人，竟然以此來要脅於我，迫使我不得不對她網開一面！我豈能眞的就着了她的道兒？

沈傲霜雖然正如所思，只是她當然不會眞的認爲寇英傑就此放過了她——

她只是在借故拖延時間罷了。

由於寇英傑後退一步，已使得加諸在她正面的壓力大大爲之削弱，這時借着雙方對答之機，她已將本身功力重新調整了一番。

雖然前此在寇英傑內力頁進之時，她已負了內傷，但是尙無碍於她的出手。

須知沈傲霜功力精湛，不過僅次於鐵海棠，其師「枯竹庵主」更是武林中聞名喪膽的怪異人物，武功高不可測，由於其人行踪飄忽，行事怪異不拘正邪，黑白兩道均視爲蛇蠍，近三十年風聞她罹患「朽骨症」後，才不再惹事生非，有道她息影泯江，又有人說她退居大荒，至今仍然是個謎團！只是沈傲霜爲她這一時候所收的弟子，却是實在的。

因此有關「枯竹庵主」這個怪人的確切行藏，嚴格說也只有沈傲霜才知道實在情形。

枯竹庵主所習武功極其博雜，沈傲霜不過才得其十之一二，其中尤以「竹影婆娑」身法最稱詭奇莫測，沈傲霜恨在未曾施展，即受制於寇英傑的傑出內氣功力之下，心中自是大爲不服！

這時借着雙方答對之便，她暗中將身上內力重作調整，忽然雙掌作勢，陡地向寇英傑正面全力擊出。

這一式「排山運掌」，功力端的驚人，隨着她一雙玉手推出處，强大的功力，形成了一堵壓力極强的無形力牆，排山倒海般，直向寇英傑擠壓了過來。

寇英傑猝然一驚，由不住倏地向後退出一步——他雖然防備對方有所異動，却沒有料到竟然如此勢猛，當下身子霍地向側方一偏，形成「魚龍百變」身法中的一式，極其巧妙的已避開了對方的掌力主鋒，隨着這股迴旋而出的氣流，已把身子挪出了丈許以外。

沈傲霜只想能脫一時之困，倒無意與他眞的交手。

這時見狀，纖腰擰處，隨着她遞出的一雙手掌，已將緊閉的一扇軒窗震得霍然敞開，她身子恰如脫弦之矢；猝然向窗外飛射直出。

沈傲霜身法施展得不謂不快，只是較之寇英傑却依然嫌得慢了一步。

就在她身子方自墜落地面的同時，只覺得頭頂上一股疾風掃過，眼前人影一閃，寇英傑已當面而立。

沈傲霜面色一沉，反手之間，已把繫在背後的一口青霜短劍握在手上。

「寇英傑——你不要欺人太甚！」沈傲霜抱劍前胸說，「再要逼近，你可休怪我劍下無情！」

「哼——」寇英傑冷笑道：「那一個要妳留情！沈傲霜，妳只管放劍過來，看看能否傷我分毫？」

一邊說，他雙手徐徐向兩側張開，右足輕輕擧起，僅賴左脚尖輕輕點地——

夜風之下，只見他身子輕輕擺動着，一如「風擺殘荷」，更像煞綁紮在田地裏的那些稻草人。

然而，這種姿態一入沈傲霜眼睛裏，却不禁使她大吃了一驚！

像沈傲霜這等武功閱歷之人，對於江湖武林中各大門派的傑出武功，幾乎無所不知，對方只要一拉開架式，她立刻就能有所鑑別，然而對於眼前寇英傑來說，顯然有些失靈。

只是有一點——她雖然不能認出對方這種奇特招式的來路出處，却可以斷定出這種招數

的威力必然不可輕視！

這種身法的奇特微妙之處，在於他虛點在地面上的那隻脚尖，似乎以此爲「支點」，使得他身子可以隨意轉移到任何一個方向，看來都極其自然。

沈傲霜頓時知道今夜要想從容脫身，怕要大費週章了。

她唯一的希望，即在將要施展出手的這套「竹影婆娑劍」法上，看來，再想藏拙已是不能。

右手抱劍，左手揑着劍訣，分向東南西北各自指點了一下，名爲「定劍四方」！

大家身法，果然不同於一般。

一股冷濛濛的劍氣，猝然由她緊抱在前胸的短劍上閃爍而出，先只是細細的一條，緊接着却形成一片光華，分幻出千百點銀芒，將此一人一劍映照得分外顯眼醒目！

寇英傑風聞她師承「枯竹庵主」，一手「竹影婆娑劍」法頗是了得，這時見狀，心內雪然。

沈傲霜這時已完成了劍道中最上乘的「身劍合一」，準備將本身所培練的內元功力，徐徐的貫注入劍身，是以，這口劍一經施展，即將數倍於平時功力。

這時夜風蕭蕭，將樓前一叢高可參天的修竹，吹得唰唰作响——空中一彎寒月，時隱時現的，出沒在竹影婆娑之間。

以景應時，似乎有利於沈傲霜的出手！

她早已作好了一切萬全的準備，只是她仍然佇守着眼前這塊方寸之地，遲遲不肯出手，顯然是因爲還不能摸清寇英傑的路數。

寇英傑忽然間冷笑一聲，那雙眸子益見明銳。

沈傲霜短劍貼項豎起，光映眉睫——

「寇英傑，」她冷冷的道：「莫非你打算徒手來迎接我的劍招？」

寇英傑點頭道：「正有這個意思。」

「好大的口氣，」沈傲霜面染秋霜道：「你可知我將要施展的劍法，爲你生平所僅見麼？只怕就是你那個死去的師父郭白雲在世，他也不敢如此托大，你竟然……大言不慚……只怕你眼前即將濺血我的劍下……」

她表情陰沉，言出清晳，一個字一個字都說得淸淸楚楚，顯示出她雖然在憤怒之中，却能控制着自己的情緒，只此鎭定功夫，即爲常人所不能及。

寇英傑聆聽之下，亦不憤怒！

他冷冷的道：「我知道你這套『竹影婆娑劍』法，是得自高人的傳授，但是在我『魚龍百變』身法之下，妳却難以取勝！」

「魚龍百變？……」沈傲霜顯然爲之大吃了一驚！那雙眸子，迷惑的在他身上轉動着，說道：「你是說……金龍老人的……的魚龍百變身法？」

「不錯，」寇英傑冷冷笑道：「你將有幸，見識到這種功夫，沈傲霜，妳且把那套竹影婆娑劍法儘情施展開來，看看是否能是我的敵手？」

沈傲霜忽的怔住了！

自她懂事以來，即風聞江湖上在傳說着：當年武技至尊「金龍老人」所遺留下來的那卷「金鯉行波圖」，爲了這卷秘圖，武林中惹起了數不清的是非風波，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一再的事實證明，所顯示有關那卷「金鯉行波圖」的一切，俱都是捕風捉影之談，謎團的終結，最後落在郭白雲身上，一切的顯示，似乎這卷武技至寶確實爲郭白雲所收藏，這個謎結的最後追踪，終於因爲郭白雲的死亡而幻滅消失！

眼前的寇英傑，無疑正是郭白雲死前最後所接觸唯一的一個人，郭白雲當然可能把那卷「金鯉行波圖」留贈給他，鐵海棠就曾經堅持過這種懷疑，只是在幾次查無實據之後，這麼大的一件事，竟然也就不了了之。

這些事情飛快的在沈傲霜腦子裏掠過，再回過來打量着眼前的寇英傑，即令她感覺到這個人分外可懼！

「好，」沈傲霜冷冷的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那我就來見識一下名震武林的『魚龍百變』身法吧。」

足下輕點一下，陡地欺身而進，掌中劍猝然向外劈出，一道寒光直向寇英傑臉上猛劈下來。

寇英傑忽然身形轉向右首——

沈傲霜一聲清叱，一振掌中劍，劈拍！聲响中，掌中劍一分爲二，搖出了兩道銀虹，分向寇英傑左右兩肋上刺了過來。

這一手劍法，高奧之處在於虛實不分——正所謂「實中有虛」「虛中有實」了！

兩道劍光，其中一虛一實，妙在你根本無法看清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名謂「竹影婆娑」確是有其道理。

寇英傑早已全神貫注，這時見狀霍地把身軀向上一伸，不經意的已施展出魚龍之式——冷銳的劍鋒緊擦着他右邊身子，劈面掛肩直削了下去。

高手對招，無不是速戰速決，訣竅在於每出一招必將是心智的結晶，絕不輕擧妄動，是以在一招失手之後，即可能授人以進身之機。

沈傲霜這一手分光劍，在「竹影婆娑」劍法中，屬於第十二手，一招失手，緊接着她身軀伏地向後一仰，驀地飛起左脚，直向寇英傑臉上點了過去！——這一手即是預防寇英傑乘虛而進。

寇英傑在她足尖踢勢之下，整個身子霍地向後倒了下去，——他似乎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態，全身的重力，僅僅憑藉着那隻虛點在地上的脚尖——

當初他與拜兄朱空翼切磋武技時，朱空翼特別指點他「臨陣鎭定」心法，在千軍萬馬，衝鋒陷陣中保持一定之明見，才是一等功夫。

這種功力的顯示，用以對敵交鋒，最能發揮其效果威力，寇英傑顯然已得其神奧。

冷靜的思攷，用以臨陣對敵，常能使他遇危不危，見險不險，即以眼前而論，他甚至於已經猜出了沈傲霜的另一着殺手。

果然，就在他方興此念的一刹，沈傲霜已發動了她凌厲的攻勢——

一片劍光閃過，裹擁着她整個的身子，有如拍岸的浪花，陡地向寇英傑身上捲了過去。

這一招果然厲害！

厲害之處在於你不可能預知她劍勢的落處，在一片一片耀眼的劍光影裏，耳聽着唏哩哩的鳴劍之聲，沈傲霜一人一劍早已滙集成一天狂濤，陡地向着寇英傑身上罩落下來。

寇英傑想不到對方劍勢如此之猛，眼光所及，只見身形前後左右，全是呼嘯而至的闌珊劍影，四面八方一齊逼迫下來，令人眼花繚亂，簡直無法抉擇。

沈傲霜顯然知道寇英傑的不易取勝，是以積聚全身功力，施展出最稱猛銳的一招「狂風萬樹搖」，決計要以此狠毒劍招，迫使對方劍下喪生。

這一手厲害的劍招，自從她入道江湖以來，還不曾用以對敵，沈傲霜如非把對方視爲畏敵，萬無一上來即施展如此殺着的道理。

——那裏想到，她雖然用心狠毒至苦，却依然並未能稱心如願！

眼看着寇英傑整個的身軀已完全在她耀眼生輝的劍氣籠罩之下，已是不可能再脫逃——

就在這一剎間，寇英傑才施展出他不可思議的身法！

對於沈傲霜來說，若非是她親眼看見，親自體驗，簡直是難以相信。

眼看着寇英傑偉昂的身軀，在極短的一剎之間，變幻了七種姿態。

迎着沈傲霜那狂風暴雨般的七式殺着，寇英傑所變幻出的七式身法，眞可稱得上恰到好處——

不知是這種怪異身法的感應，或是寇英傑的那種身法太過於酷似一尾大魚？

總之，就在這一剎，沈傲霜却感覺到，眼前的寇英傑陡然幻化成了一尾大魚，一尾金色的巨大鯉魚！

七種不同的滾動身法，恰似驚濤駭浪裏金鯉戲波時的不同閃避姿態——

武林中雖不乏奇人異士，只是能在幌身一招之間連續施展七種不同身式的人，簡直不曾聽過。

沈傲霜那麼猛銳的七劍，竟然連續都落了空招，說得洩氣一點，眞是連對方衣袂都沒有沾上。

對於沈傲霜來說，這一剎眞是她生平未有的經歷，自然，這一剎快如電光石火，在她心目裏簡直留不下任何痕跡。

沈傲霜所能興起的唯一念頭，即是儘速抽身！

一念之興，她擰身就退。

那裏想到，在求勝不能之後，就想從容退身已是不能，那個人——寇英傑身上隨地放射出大股吸力，使得她轉動皆難。

隨着寇英傑擦起的一隻手掌，不偏不倚的正切在了她的右手脈門之上，「嗆啷」一聲！掌中劍已脫手飛出，落於塵埃！

寇英傑所施展的顯然是一種連環手法，隨着他猝然欺進的身子，另一隻左手陡然直向着沈傲霜胸腹擊到。

他顯然已被沈傲霜的無情劍勢所激怒，是以這一掌也就不見留情，五指伸處，手掌之間凝聚了巨大的力道，手掌推處，沈傲霜顯然不勝負荷，嬌軀不禁一陣子顫抖，發出了一聲驟咳——

似乎已是不可化解的死招！

此時此刻，沈傲霜心膽俱寒，萬萬無能爲力再思抗拒對方這等凌厲的一招。

就在千鈞一髮的節骨眼上，只聽得高聳如雲的竹梢上，一人高聲喚道：「掌下留情，施不得！」

樹帽子「嘩啦啦！」一聲震响，猝然間搖落下千萬片落葉。

這些落葉原是算不了什麼，只是如果一經貫注高人的內勁眞力之後，可就大爲不同，所謂「落葉飛花，傷人於百步之外」，即是指的這種勁道。

眼前情形，正是如此，千萬落葉，即在先前那一搖動之下，無不眞力內具，呼嘯一團，直向地面上沈寇二人當頭罩落下來。

緊跟着，一條人影，飛星天墜般的自空而落。

這人誠然是有心之人，身子落下之處，不偏不倚，正在二人之間。

落身出掌，快到不及交睫。

這一掌顯然是存心在爲沈傲霜解圍，只聽得「拍！」的一聲，兩隻手掌迎在了一塊——

來人雖說功力不凡，只是當此一掌，却也絕不輕鬆，由不住身子大大的搖幌了一下。

無論如何，能够承受寇英傑這全力一掌之人，畢竟是不易多得，稱得上武林罕見！

來人長身玉立，一身黑衣，青巾紮髮，顯然是一女子——寇英傑乍看之下，不禁心裏一動，幾乎以爲是師妹郭彩綾——

只是來人顯然是一婦人，再者，斜佩在對方婦人胸前的一口狀如新月的短劍，猝然使他記起了來人的確切身份——

「成……老前輩——是妳麼？」

黑衣婦人冷笑一聲道：「不錯，難得你還認識我——」

是時，沈傲霜已絕處逢生，陡地縱出丈許以外，羞愧驚怒之下，對於自己救命的這個恩人，却不免打量了幾眼，一時竟未能認出來人是誰。

婦人看着沈傲霜微微點頭道：「沈傲霜，妳已經領教過了，寇英傑已非當年吳下阿蒙，——郭白雲陰靈有知，實該含笑九泉——白馬門聲的威勢得因此子之重現，光照武林，大勢已定，不可挽回——」

沈傲霜蛾眉一挑，不服的道：「妳是何人，口氣如此托大？」

婦人微微一哂：「成玉霜——妳可曾聽過這個名字？」

沈傲霜登時一驚，後退一步道：「哦——妳就是成玉霜……？我聽說過妳！」

成玉霜冷冷一笑道：「回去吧！宇內二十四令的氣數已快完了，轉告鐵海棠，要他少造點孽吧！」

沈傲霜呆了一呆，獰笑道：「多謝妳臨危援手，沈傲霜生平絕不輕易受人恩惠，日後必當湧泉以報，至於宇內二十四令的事，顯然非小妹所能做得了主。不過這番話，我一定爲妳帶到就是——」

說到這裏，鳳目向一旁的寇英傑掃了一眼，神色益見冷峻：「寇少俠蓋世神功，我拜領了，只是我這個人却是生來的死心眼，不見棺材不掉淚，下一次見面，咱們有機會還得再比劃比劃，也許到時候我還可能爲少俠你引見一個人，一切見面再談吧。」

話聲一頓，舉手爲禮，倏地轉身待去。

黑衣婦人成玉霜忽地出聲道：「慢着！」

沈傲霜微微一笑，回過身來：「怎麼，成大姐妳還有什麼要交待的？」

成玉霜冷冷的道：「我還忘了一件事情，妳回去以後告訴鐵海棠，就說我的意思，請他馬上放兩個人。」

「兩個人？什麼人？」

「妳只照着我的話說就是了，」成玉霜冷峻的道：「聽不聽在他，不過我這是好意，他要是執迷不悟，最後一定要吃大虧……」

「哼——」沈傲霜鼻子裏輕哼一聲：「宇內二十四令乃當今武林第一門戶，擁有數千名弟子，共分四壇二十四令下置九十六舵，黨羽遍佈天下，高手如雲，大姐……你確信這麼大的一個帮派組織，就這麼容易被人給挑了？我看不會這麼容易——」

一面說着，那雙深邃的鳳眼，却向着一旁的寇英傑飄了一眼，撇撇嘴：「因此，我奉勸那些自以爲了不起的人，在跟『宇內二十四令』作對以前不妨自己衡量一下，憑他一個人就能跟上千個人鬥麼？哼——」

成玉霜冷笑一聲，還沒有開口，寇英傑已忍不住道：「到了這個時候，妳依然執迷不悟，宇內二十四令雖有龐大組織，在我看來只是一羣烏合之衆，鐵海棠沐猴而冠，自比侯王，不值一笑，我既然動了你們，就不會中途而止，勢必要眼看着你們宇內二十四令土崩瓦爛，在整個江湖武林中除名不可！」

這番話說得義正詞嚴，絲毫不帶威脅口吻，出自他鎭定神態，更似正氣昭然！

沈傲霜氣得臉色一陣發白，後退了一步，手指向他道：「寇英傑……這可是你說的，好——就衝着你這幾句我也要給你別別苗頭，看

看你又能狠到那裏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着瞧吧，早晚會有人收拾你的。」

寇英傑抱拳道：「寇英傑隨時候教！」

沈傲霜倏地掉身而去。

寇英傑道：「站住。」

沈傲霜聞聲止步，强忍着心裏的怒火，忽然冷笑道：「怎麼——寇少俠還要發表什麼高論麼？」

寇英傑冷冷的道：「話已經說完了，我只是關照妳，白馬山莊我決心收回，帶着妳的殘餘勢力趕快離開，明天天亮之前，這莊子裏不許有你們一個人存在，否則的話，休怪我手下無情！」

沈傲霜倏地回過身子道：「你……你也太狂了……好！我照你的話吩咐下去就是了，不過許副莊主他們是不是這麼聽話，我可就不知道了。」

寇英傑冷冷的道：「妳不必爲許鐸担心！這個人已經不在了。」

「不在了？」沈傲霜陡然吃了一驚：「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已經死了！」

回答的再明白不過，沈傲霜豈能不懂？登時呆了一呆，氣得一陣子發抖！

「好……好……」她連聲冷笑着：「寇英傑……在金沙灘風雷堡，宇內二十四令總壇，我和總令主等着你，你敢來不敢？」

「一定到。」寇英傑抱拳道：「不送。」

沈傲霜萬難再逗留下去，冷笑一聲，倏地騰身直起，起落之間已落足數丈之外，再縱起，星月下如野鶴衝天，已隱身於星樓之間。

寇英傑的話已交待清楚，沈傲霜勢必要將屬於宇內二十四令的人連夜撤離，以免遭受到無意的損失；——至此而言，可以說宇內二十四令的所有勢力，完全撤出，在寇英傑來說，算是獲得初步的勝利！

打量着沈傲霜消逝的身形，成玉霜輕嘆一聲，微微搖頭道：「可惜——論才藝武功，這個女人都稱得上是一流角色，只可惜她生性過於好强，自從下嫁與鐵海棠之後，更由不住養成了唯我獨尊，狂妄自大習氣，眼看他們夫婦逆天行事，只怕終將引火自焚，後悔無及！」

寇英傑道：「前輩說的甚是，正因爲如此，今夜小侄才對她手下留情，她如果怙惡不悛，下次再見面，小侄萬萬是饒她不過。」

「唉——」成玉霜那顆眸子在他身上一轉道：「你們年輕人辦事總是過於性急，沈傲霜雖是多行不義，只是眼前却是殺不得的。」

寇英傑道：「爲什麼？」

「有兩個原因！」成玉霜緩緩的道：「英傑，你可知道她的師門來歷麼？」

寇英傑想了想，點頭道：「據說她曾經是『大荒山』枯竹庵主的門下。」

「你知道就好！」成玉霜道：「據我所知，枯竹老怪物，對於這個弟子極爲疼愛，不看僧面看佛面，對於枯竹這個老尼姑，却要留些情面才好！」

寇英傑一驚，道：「枯竹庵主如今仍在人世？」

「怎麼不在？」成玉霜冷冷一笑道：「據說這個怪人自從罹患朽骨症之後，三十年已不見外客，但是三十年前，她猶當盛年之時，却是武林中一個極不可輕視的人物——就連你死去的師父郭白雲與鐵海棠，都不得不仰仗她的顏色，我也曾與她有過數面之緣……深知此人之諸多怪異與不易遭惹。」

寇英傑微微冷笑道：「向來正邪難已併立，如果枯竹庵主自甘下流，要與其弟子站在宇內二十四令一邊，小侄勢必將與她一分高下！生死存亡在所不計。」

「你……」成玉霜一雙妙目在他臉上轉了一下，忽然淺笑道：「當然，以你今天的成就，已可擠身於當今天下極流之境，但是寇英傑……你却免不了還帶有年輕人的盛氣，而且，你應該知道，當今天下，堪與你一較高下的人，還有不少，這些人或以武技傑出，獨樹一格，或以詭詐出衆，既入極流境界，就足以構成你的威脅，你却不可不防呢！」

這幾句話，在在流露出她一個女性長者的慈祥，這種神采慈愛，却是寇英傑以前所不曾領略到的。

說了這幾句話，成玉霜轉身步向一座石亭，寇英傑隨後跟過去。

落座之後，成玉霜微微笑道：「你的傑出成就，無疑使我大感驚訝，剛才你與沈傲霜對招時，我居高臨下，已看見了你傑出的身法，不怕你見笑，其中很多奧妙之處，竟使得我也莫測高深，更是看不出它的出處——然後，我與你相對一掌之後，才又發覺到你敢情已練到『五氣通關』的內功造詣，以此看來，你可是練習過一種名喚『風柱功』的罕見功力？」

她雖是侃侃而談，那雙妙目却是瞬也不瞬的注定着寇英傑，不容他作違心之言。

寇英傑心中大生欽佩，當時只點頭道：「前輩高見，小侄的確練過這個功夫！」

成玉霜眸子一亮，大生驚異——

「這就難怪了……」她緩緩點頭道：「當今武林，我還不曾聽說過，有人精擅這門功力，你總不該會是自己摸索出來的吧。」

「不是的……」寇英傑吶吶道：「小侄乃是承受高人的傳授！」

「高人的傳授？」成玉霜一笑道：「這個人是誰？」

「是——」話已出口，他却臨時吞住，遂即改口道：「是我一個拜兄！」

「那麼，你這拜兄又是誰？」

寇英傑遲疑了一下，想到義兄朱空翼離奇的身世，終不便輕易洩露。

成玉霜道：「怎麼，莫非還有不便啓齒之處麼？」

「前輩請見諒！」寇英傑苦笑道：「事實確是如此，小侄當初曾親口答應，不得將這位拜兄大名輕易洩露外人，尚請前輩原諒！」

成玉霜微微一笑，點頭道：「這也罷了，我只是心裏充滿了好奇而已，想不到當今世間，竟然還會有如此高人，……足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是不錯的了！」

寇英傑想起前情道：「方才前輩曾經提到幾個身在極流之境的人物，莫非這等人俱是鐵海棠一夥，將要與小侄爲敵麼？」

「這就難說了——」她微微冷笑了一下，「不過，就跟前情形而論，這種發展，似乎對你很不利，也就是說，你已經招惹了他們。」

寇英傑微微一驚，臉上現出一絲迷惑！

成玉霜看着他，微笑道：「你大概還不知道——看來你武功雖然已擠身天下極流境界，但是閱歷尚還距離很遠，也好——我就說出來，給你長長見識，今後你遇上了這幾個人，心裏如果先有個準備，不至於冒失吃虧！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寇英傑道：「謝謝前輩的開導！小侄當謹記心中。」

成玉霜道：「我剛才曾經提到過幾個身在極流境界，而又可能與你爲敵的人——其實這種敵對的遭遇，終將難免，即使你不會招惹過他們，也是在所難免！」

「這又爲什麼？」

「傻孩子！這個道理很顯淺，」成玉霜道：「因爲凡是武功越高强的人，越不願甘居人下，站得越高的人，永遠是最危險的！」

「這個道理小侄懂得！」寇英傑道：「樹大招風，名高見忌，但是——這種說法對於那些武技卓絕，而又明哲保身的人，未始不能『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理論上是這樣，事實上却並不如此。」成玉霜臉上帶着微笑：「武林中沒有一個能夠明哲保身的人……除非你在踏入武林之始，就先拋開手上的劍，但是那麼一來，你根本就不算是一個武林中人，否則，就如同你現在一樣，只要一天劍在手上，你就無法能夠拒絕別人對你的挑戰！」

寇英傑沒有開口。

「你能麼？」她臉上帶着神秘的笑：「這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事情！」

頓了一下，她又接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像你死去的師父——郭白雲吧！他該是一個最能懂得急流勇退，而又明哲保身的人了，然而，他最後結果如何？」

寇英傑垂首不語，內心感到無比的沉痛，成玉霜的話漸漸使他覺得深具睿智而有眞理！

「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江湖武林中，越是往上行走的人，越具有風險性……這其中設非大智大奸之輩，很難能逃過橫禍加身的刦數，有一句佛家常用的話——一飲一啄，豈非前定。」

「我把話好像扯得太遠了！」成玉霜冷冷的一笑，接着又道：「但是實在的情形確是如此，四十年來，我親眼看見許多人因此喪生，苟活到現在，能夠倖免貟死，所謂的武林高手、長者，實在寥若晨星　太少了！然而這些苟活未死的人，並不能就栂得上太平無事，自此一帆風順……」

臉上帶着冷峻的笑容，成玉霜刻劃出的武林生涯，眞可謂「入骨三分」！

「終於我看見了……」她的眸子深湛的注視着寇英傑：「你的適時出現，勢將引發起一場武林風暴，這些人包括你本人在內，都將要接受一項極嚴重的攷驗，那將是極爲殘酷的一場生死存亡之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天道如此，任何人都難以避免！」

寇英傑料想不到自己正是她話中的核心人物，聽到這裏不禁興起了一番戰慄——內心更不知是一種什麼感受，頓時臉上現出了一種激情！

成玉霜那雙深邃的眼睛，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他，見狀忽然發出了一聲嘆息！

「你血氣方剛，心懷讎仇，再加上一身傑出的武功，這將使你萬難甘於寂寞——但是……」微微一頓之後，她吶吶道：「有許多事情，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一個人是不能永遠活在仇恨之中的……你又何必不試着忘記那些使你不愉快的事？那些使你不愉快的人？寬恕是一種美德；也是安慰自己唯一的方法……寬恕一個人的罪惡常常比殺死一個人更能得到自己良心的慰藉！你願意這麼做麼？」

寇英傑十分感動的道：「前輩教誨，誠乃金玉良言，小侄當謹記不忘！」

成玉霜驚喜的道：「你是說，你願意放棄向鐵海棠復仇了？」

「不！」寇英傑凌聲道：「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寬恕！」

成玉霜似乎微感失望：「爲什麼？」

「因爲先師郭白雲死在他手上，這筆仇恨，使我永遠也難以忘懷！」

成玉霜呆了一會兒，輕嘆一聲，面現苦笑道：「難道你以爲你師父死的很寃枉？」

「當然！」寇英傑道：「他老人家原是不該死的。」

「他們難道不是很公正合理的決鬥？」

「表面上是的。」

「事實呢？」

「事實却不是，」寇英傑冷冷的道：「郭先師是死於鐵海棠狠毒的暗器之下——」

「我知道。」成玉霜點點頭：「你說的是彈指飛針？」

寇英傑奇道：「前輩原來知道？」

「你太健忘了！」成玉霜黯然一笑：「那一夜，你護靈在旅邸，我們見面時，你曾經告訴過我，那時，你顯然沒有這身功夫——」

寇英傑點點頭道：「不錯，當時我曾經告訴過前輩！」

成玉霜道：「說起來鐵海棠以狠毒暗器『彈指飛針』，暗傷郭白雲，固然有失忠厚，但是你師父郭白雲未能事先防止，却不能不算是疏忽，他二人既已言明決死力拚，自是無所不用其極，嚴格說起來，鐵海棠的出手，也是無可厚非的。」

寇英傑冷笑道：「前輩顯然在替鐵海棠辯護！」

成玉霜搖搖頭：「我無意替鐵海棠辯護——也不會偏向郭白雲——」

寇英傑道：「但是，郭先師與前輩，到底曾是結髮的——」

「不要說了——」成玉霜冷笑揷口道：「那是以前的事了，對於過去的事，提起來我只有恨——我好恨！」

說到「恨」字時，她情不自禁的挑了一下細長的蛾眉，那張白瘦娟秀的臉上交熾出一番凌厲！

成玉霜冷聲說：「眞要提起來，郭白雲欠我的太多了——」

站起來往前面走了幾步，背向着他，寇英傑發覺到她似乎抬起衣袖，輕輕由腮邊擦過。

對於這位前輩當年與郭白雲先師夫妻反目之事，寇英傑固所不知，只是他却猜測其中必多曲折——這是他極欲想知道的。這個悶葫蘆他早已蹩不住了，然而他却不便去刺探，設非是成玉霜自己說出來，他實在不敢主動的去問什麼，聆聽之下，他認爲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向對方探索一下個中究竟。

「前輩——關於妳與先師……？」

成玉霜面色一冷，揷口截斷道：「不要再提了！」

接着她冷笑了一下，打量着寇英傑：「你可是聽見了一些有關我與郭白雲或是什麼人的傳說？」

「這個——」寇英傑點了一下頭：「是聽說過一點。」

「哼！」成玉霜冷笑道：「有些話你是不能相信的，閑話都是閑人說出來的。」

「但是——前輩，有一點妳老人家却是不能否認。」

成玉霜緩緩的道：「那一點？」

「那就是——妳老人家與先師，曾是結髮的夫妻。」

成玉霜冷冷一笑，看着他道：「你還知道多少？」

寇英傑道：「外面，甚至於白馬山莊的人，都傳說妳老人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

「已經不在人世了，是不是？」

「他們確是這麼認爲！」寇英傑得寸進尺的道：「爲什麼前輩……不……」他忽然頓住，遂即吶吶的道：「我似乎要改口稱呼妳老人家爲師母才是！」

「你還是叫我前輩的好！」成玉霜臉上就像罩上了一層霜：「因爲，你所說的固然都是實情，但是却又不盡然——哼哼！」

她忽然臉上出現了一絲冷笑：「你也許還不知道，我與令師郭白雲的夫婦名份，在二十年前，已經結束了！」

寇英傑怔了一下：「爲……什麼？」

「爲什麼？問得好！」她眸子裏含蓄滾動的淚光，除了傷心以外，更爲的是悲憤，怨恨，羞辱與不平——

「你一定要知道麼？」

「如果前輩認爲不值得隱瞞的話！」

「唉——」她的面頰，又和緩了下來，說：「還談什麼隱瞞不隱瞞！其實，這件事情，知道的人早已不在少數了。就算多上你一個，也不爲過之，何況，在這些人當中，你比他們，更有資格知道。你知道吧！」她臉上含蓄着一種悽苦的表情：「我……我是被令師一紙休書，休棄而離的！」

寇英傑吃驚的道：「這——爲什麼？」

「因爲……」她木訥的流出了淚：「他疑妻不貞——」

寇英傑一陣黯然，却是一時不知再說什麼才好！

「就這樣……」成玉霜緊緊的咬着牙：「我成了武林中的敗類，再也無顏苟活人間……郭白雲也許認爲我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才對外面宣佈我死了——」

寇英傑再次的苦笑着，甚至於不便妄置一詞！

「這一切都是你師父幹的……你那個武林中公認人品武功，均屬一流的師父做的……好事……」

她的臉邊一剎間起了一陣痙攣，晶瑩的淚光裏，更刻劃出她的刻骨銘心仇恨！

「你師父是一個量度很狹，個性偏激到極點的人！」她冷笑着道：「凡是經他認定的事情，任何人也難以改變，因此在他的這個罪名認定之後，我的一切都被犧牲了，包括我的聲望與名節……那一夜，他曾親自仗劍，要想殺死我……我不甘心！我二人就在這座山的後面，展開了一場殊死之爭……」

寇英傑聽得有點不寒而慄！

「皇天有眼！」成玉霜聲音裏充滿了沉痛：「他的劍招原是高過我的，然而那一夜他却是與我打了個平手，可憐我是如何的向他祈求，表白我的無辜，他却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冷酷無情，若非是……鐵海棠的卽時來到……」

「鐵海棠？」寇英傑實在是難以保持着沉默：「前輩，請妳說清楚一點，妳老說的是那一個鐵海棠？」

成玉霜苦笑了一下：「自然就是今天宇內二十四令的那個鐵海棠。」

寇英傑着實吃驚不小，一時爲之瞠然！

「若非是他卽時的出現，我只怕是死定了……」成玉霜冷笑了一聲，「只是對於他的救命之恩，卽使到現在，我並不心存感激！」

成玉霜冷笑道：「因爲他的卽時出現，更加深了郭白雲對我的猜疑，使得我百口莫辯，當眞是跳到了黃河裏洗不清了！」

寇英傑一驚道：「原來是爲……了他！」

成玉霜黯然的點了一下頭：「就是他——鐵海棠——一個身懷絕技，但玩世不恭的人，你也許還不知道，其實除了你那個死去了的師父以外，直到今天還不曾有外人知道——鐵海棠他是我一個遠房的表哥——我們之間還是親戚！」

「哦——」寇英傑悵悵的站起來，走向一邊，看着遠處，心裏着實氣悶的很！

成玉霜冷笑道：「但是他却是一個用心不良的小人——我總算認清了他的爲人——郭白雲與他的仇恨，起因就在這裏……想不到一直延續了二十年之久，最後，終至於一方死而後已——」

「不——」寇英傑冷冷的道：「對我來說，這個仇恨還沒有結束，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必當致力於殺死鐵海棠而後已……前輩，莫非妳不懷恨他？這樣一個人，還值得妳對他寬恕原諒？」

成玉霜喟然發出了一聲嘆息！點點頭：「當時我確是恨他入骨，可是老實說，郭白雲才是我第一個懷恨的人，甚至於直到今天……我仍不能忘記他的無情……鐵海棠雖然用心陰損，但是他却是一個忠於感情的人，再說，我與他之間，始終保持着淸白，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我輕視他，却不恨他！」

寇英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苦笑道：「這麼說起來，前輩犧牲得太不值得，也太不應該了！尤其是先師，更不應該讓他老人家含恨而終！」

「他的確是含恨而終！」成玉霜緊緊的咬着牙：「這是他的報應！」

寇英傑悵悵的道：「他老人家以後可曾知道了事情的眞像？」

「如果不知道，豈能含恨而終！」

成玉霜冷笑着，兩行淚水又自奪眶而出。

「你已經都知道了！」成玉霜落目於當空的一輪皓月，「二十年歲月悠悠，事到如今，我又能恨誰？找誰報復？死者已矣——過去的永遠是無法再追回來的——」

她消瘦的臉忽然現出了一種落寞在她揚起的額頭；寇英傑忽然發覺有幾道淸晳的皺紋，畢竟歲月無情，韶華如水，像她這般絕色的美人，傑出的武功，在無情的歲月裏也憔悴了，老了。

想着她二十年所身受的一切，寇英傑由心充滿了同情，上天似乎對於她太不公平了。

成玉霜慘然的笑着，打量着他：「任何人在經歷過我所遭遇的這一切之後，對人生的看法，必將會有很透徹的認識和改變——年輕人有勇氣面對一切，不是壞事，但是切忌意氣用事，你要切記！」

寇英傑由衷的應着：「我記住了。」

成玉霜臉上重新又恢復了笑容——

「這一說，我的話題又拉遠了，」她思索着道：「你剛才問我什麼來着？」

寇英傑道：「前輩方才曾經提到過幾個要我注意的人物……也就是前輩所謂的幾個極流境界的人物！」

「不錯，」成玉霜點點頭，道：「你雖是身懷絕技，到底初涉江湖，閱歷不够豐富，面對着的敵人，却是無不對你而用其極，你不可不防！」

微微沉吟了一下，她緩緩的又道：「在我的印像裏，也許只有這幾個人，能够對你直接構成威脅——第一個自然是鐵海棠！」

頓了一下，她冷冷的接道：「對於鐵海棠這個人，我當然瞭解得比你要清楚的多。」提起了鐵海棠，她臉上頓時罩起了一層薄怒，却又似有一種內在的矛盾——

「這個人你要特別的注意，此人功力深湛，智謀尤其高人一等！」冷笑了一聲，她接道：「據我所知，我爲了完成統一天下黑白兩道的雄心抱負，曾經苦心練成了幾種罕見的功夫，然而這些都還可以防止，最可怕的，却是此人的笑臉攻勢，使你在不知不覺裏，就會墜入彀中！」

寇英傑冷冷一笑，確信自己不會爲他所騙——對於鐵海棠這個人，他一直存着深沉的敵意，也可以說，他的勵志練功，有一半是爲了他，二人設非是不見面，只要見了面就萬無妥協餘地。

成玉霜輕輕一嘆道：「你第一個要遭遇到的敵人很可能就是他——我總希望你們能够化干戈爲玉帛，這件事當然是行來不易……只是慢慢你就能體會到這個人的潛在力量，用極爲

可怕來形容他一點也不過份！」

寇英傑點點頭道：「謝謝前輩的提醒，今後對於他我自會特別留意。」

成玉霜道：「鐵海棠雖然奸雄一世，文經武略都高人一等，但是這個天底下，他仍然有些畏懼，也就是說，有幾個人並不甘心爲他所用，甚至於處處顯示出狂放不羈與他爲難的神態，這就令鐵海棠不得不有些顧忌，於是不得不用盡心機的設法拉攏。」

她冷笑又道：「如果我預料不差，這幾個人終將爲他所動，果眞那樣，宇內二十四令將會轉危爲安，得到了極有力量的靠山！」

寇英傑說道：「前輩可知道，都是些什麼人？」

成玉霜點點頭道：「我當然知道，一個是苗疆異人『青毛獸』厲鐵衫，還有一個你也許沒有聽說過……就是我也只不過平生見過他兩次而已……」

「這人是誰？」

「『黑衫客』邊震！」成玉霜冷冷的道：「是一個出沒海南，擁有相當勢力的巨盜！除了這兩個人以外，當今武林老一輩的，深爲鐵海棠所懼的只有一個了。」

寇英傑皺了一下眉道：「還有一個？」

「這個人就是方才承你掌下留情那個沈傲霜的授業恩師——『枯竹庵主』！」

寇英傑微微呆了一下，冷笑道：「枯竹庵主既是罹患朽骨症，三十年不見外客，又豈能輕爲鐵海棠說動，出來插手管閑事！」

成玉霜道：「話是不錯，但是如果這其中牽扯了沈傲霜的師徒情誼，情形卽將不同。所以這也是我方才堅持不可對她下手傷害的原因之一。」

寇英傑忽然想到沈傲霜臨去前所說的話，似乎話中有恃無恐，看來必然影射的就是這個老尼姑——

一個鐵海棠已深深爲他頭痛，尙不知是否能够應付得了，忽然間又加上了三個勁敵，寇英傑焉得不爲之驚心？當下心裏盤算着未來的得失取捨，不自覺臉上現出了一番凝重表情！

成玉霜冷冷的道：「以上三老，據我所知，正是當今最厲害，也是對你構成威脅的幾個人物，以眼前情形而論，黑衫客邊震與枯竹庵主，雖然還沒有明顯的動態，只是那個縱橫苗疆的老怪物『青毛獸』厲鐵衫，顯然已爲鐵海棠說動，目前已是金沙灘風雷堡的貴客！」

寇英傑冷冷的道：「這一點，後輩已經想到了，而且顯然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成玉霜道：「爲什麼？」

寇英傑微微苦笑道：「因爲厲老怪的兩個徒弟——怒江雙童，俱都在我手上吃了虧，受了重傷！」

成玉霜微微一怔，輕嘆一聲道：「這麼說，你們之間的樑子是結定了，你初入江湖，頻結大敵，這樣對你是極爲不利！」

寇英傑冷冷的道：「後輩但問是非，不計得失功過！」

成玉霜微微一笑，遂不多言：「好吧，夜已深了，臨行之前，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

寇英傑躬身抱拳，說道：「前輩請賜問當面！」

「你應該知道，彩綾與我乃係母女的關係！」她臉上顯然帶起一番戚容：「雖然到目前爲止，她還不肯承認這個事實，可是我對她暗中的關切，却是無微不至！」

寇英傑頓時顯得很沉重——

每一次，只要當他想起了這位小師妹，心裏就會說不出的一種紊亂，經過了連番的痛苦折磨，他早已由昔日的軟弱而變成了今天的堅強。

然而不可否認，對於彩綾的感情，却是他對外行爲所表現出最爲軟弱的一面。

「哼！」成玉霜的眼睛像是兩把利刄：「其實你不須要多說，我也看得出來，然而，我却不明白，什麼事又使得你眼前喪失自信而裹足不前？」

「這——」寇英傑一時表情極見窘迫：「前輩，我不知道您在說些什麼？」

「你當然知道。」成玉霜冷笑一聲：「這件事，我原來並不知情，還是最近才知道，所以決定來這裏看看你——」

寇英傑心如刀扎，苦笑道：「這麼說，你老人家見過小師妹了？」

「我當然見過——」頓了一下她苦笑道：「也只是在暗地裏……她變多了！」

寇英傑沒有說話，只是他臉上的關注之情，却是任何言語所不能表達的。

成玉霜冷笑道：「她以前就够任性的了，現在似乎更爲變本加厲，這孩子……唉！似乎只有我這個娘，才最瞭解她，然而女兒大了，她已經再不需要我這個娘了！其實她壓根兒也就沒有需要過我這個娘！」眼睛直視向寇英傑：「她需要的是你！」

寇英傑痛苦的垂下了頭——他的出息忽然變得很沉重：「太晚了……」他吶吶地說：「我……我……」

兩隻手深深的插進頭髮裏——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也學會了折磨自己，雖然在旁觀者的眼睛裏，認爲該是如何的幼稚多餘，然而當事者本人，常常却是無比的認眞，這就是感情的微妙與不易捉摸之處！

「不晚！」成玉霜打量着他，說道：「解鈴還需繫鈴人，郭白雲的傳人，不應該是軟弱的人，卽使在博取愛情一方面，也不應該是個弱者。」

寇英傑的手由頭髮裏拔出來。

成玉霜的臉上現出了笑靨！

「再說，你把千斤重擔，交付給你最好的朋友，這也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前輩！」寇英傑狼藉的笑着：「原來你老人家什麼都知道。」

「我知道的也許比你更多，」成玉霜的臉色一片沉重：「你應該記住，你師父所留交給你的不僅僅是這一身傑出的武功，更重要的是他這個女兒！」

寇英傑吃了一驚：「這些事，前輩何以知道？」

「我當然知道！」成玉霜道：「你的一切，都有人告訴我。」

「這人是誰？」

「你的好朋友——卓君明！」

「卓君明？」寇英傑驚奇的道：「卓君明……他和前輩是……？」

「他是我最心愛的弟子！」

「啊——」寇英傑驚訝的道：「原來如此！」說着他舉步趨前，向着成玉霜深深一拜，誠執弟子之禮。

成玉霜一笑道：「這是怎麼回事？」

寇英傑道：「君明兄義薄雲天，對我恩情並重，妳老人家既是他的恩師，就是我的恩師，卽使捨棄師門淵源，也當恭執弟子之禮，今後，如有差遣，弟子必當効犬馬之勞，萬死不辭！」

言罷，情發於表的深深又拜了三拜。

成玉霜眼睛裏，交熾着喜悅的淚痕：「怪不得郭白雲會對你如此器重，你果然令人喜愛……君明屢番對你推重，我尙難下斷語……這麼看起來，彩綾對你之一番情，也是由來有因的了！」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為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